

今古傳奇



融媒体大IP指定纸媒平台

王/新/禧 食鼎记·食势造英雄

白食易在热薪叟的指点下击退了敌人，解除危机，准备前往秦淮船宴，赴史琉璃之约。刚认识的大哥罗高天也与他同路，二人一同纵马而行，殊不知一场闹剧正在宴会上等着他们……

· 洵/公/子 李狐

一座江湖

- 三尺铁入万众中：如何在浩瀚的江湖留下自己的名字？
- 三尺铁入万众中：英雄无敌

侠眼看天下

- 《霍元甲》：武魂不灭，精武不朽！

侠说八道

· 呆萌暖男马光佐

天天下图 龙神潭

牧/龙/闲/人

龙云舒被百草门众人从蛟腹中救出，几经治疗，终于好转。他本欲尽快赶回武当回禀玄冥教之事。未料，百草门附近村庄突然爆发寒毒，为了报答百草门的救命之恩，龙云舒执意一同前往调查。就在众人到达村庄之后，一系列变故突发而起，事件的背后，神秘的黑影也渐渐浮现……

2019己亥年



总第512期

ISSN 1003-3327



邮发代号：38-370

每月1日上市 定价：15元

目 录

CONTENTS

2019年8月



武侠原创

012 天下图·天龙神潭（下）

文 / 牧龙闲人 图 / 楔子

龙云舒被百草门门主姬无殇救活，准备回武当复命，路上正遇到龙妖袭击村落。他与同路的姬仙媛一同入海追击龙妖，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千年的惊天秘密……

114 李狐

文 / 洵公子

江湖中总少不了作恶多端的反派与见义勇为的少侠，两者互相对峙又交织共生。但有时候，坏人未必是真正的坏人，而英雄也未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个名为江湖的棋盘上，究竟谁才是棋子？

主管单位 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 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总 经 理 鄢元平
 总 编 辑 何大猷
 常务副总经理 王晓晴
 副总编辑 杨如凤
 副总经理 刘曦涛 张目 邱牧
 社长·主编 吴帆
 执行主编 苏琳
 副 主 编 肖瑶
 编辑部主任 潘明 吴颖
 文字编辑 胡幸 刘长青
 美术室主任 肖瑶(兼)
 美术编辑 肖雅
 邮发公司总经理 张目
 发行公司总经理 张目(兼)
 广告公司总经理 高可勤
 广告业务经理 阮珊
 广告业务电话 (027) 87927033
 总编室主任 毛爱红
 法律顾问 胡燕早
 投稿邮箱 jgqwx@126.com
 中国标准 ISSN 1003-3327
 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050/I
 对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订 阅 代 号 38-370
 发 行 售 点 武汉市邮局
 零 售 点 全国各地报刊零售点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 日上市
 印 刷 单 位 今古传奇印务有限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4200003300060
 公 司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翠柳街 1 号湖北省文联院内
 邮 政 编 码 430077
 编 辑 部 电 话 (027) 87927046
 今古传奇读者 QQ 群 160838400

稿件版权声明

凡向本刊投稿并获得刊出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 1、稿件文责自负：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整著作权(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 2、完全权利许可：《今古传奇》杂志有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电子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端、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使用或授权使用该作品的权益，无需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
- 3、独家使用权：未经《今古传奇》杂志书面同意，作者不能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电子杂志、网络、无线增值业务、手持终端、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或授权使用该作品，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 4、优先代理权：《今古传奇》杂志拥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代理刊发作品的影视、动漫、游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提到版权)的改编开发权。

特别提醒

若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如错页、空白页、漏页)，请直接与出版印务中心联系调换。出版印务中心电话：027-87927012

武侠原创

120 食鼎记·食势造英雄(七)

文/王新禧 图/董绍华

白食易在热薪叟的指点下击退了敌人，解除危机，准备前往秦淮船宴，赴史琉璃之约。刚认识的大哥罗高天也与他同路，二人一同纵马而行，殊不知一场闹剧正在宴会上等着他们。

主题专栏

003 一座江湖 文/留刀

·三尺铁入万众中：如何在浩瀚的江湖留下自己的名字？

·三尺铁入万众中：英雄无敌

151 侠眼看天下 文/曲终

·《霍元甲》：武魂不灭，精武不朽！

155 下期预告

156 侠说八道 文/明月

·呆萌暖男马光佐



中国邮政报刊发行
China Post Newspaper & Periodical Distributor



随心订阅
·邮·享生活



今古传奇官方微信

· 报刊在线订购网址: BK.11185.CN
 · 客户订购电话: 11185
 · 全国邮政营业网点
 · 合作服务热线: 010-68659099

一座江湖



作者 | 留刀

出身中医世家、武术世家，形意拳传人，狂热的武侠爱好者。坚信可以用文字的力量，唤回每个人心中侠义的本能。

三尺铁入万众中： 如何在浩瀚的江湖留下自己的名字？

san chi tie ru wan zong zhong:
ru he zai hao han de jiang hu liu xia zi ji de ming zi?

明代是中国武术发生重要变化的时代，也是武术家辈出的时代。那个年代名字能流传至今的武术家大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军旅武术家，如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许国威、茅元仪等，他们功业显赫、事迹昭然，在正史之中记载清晰；另一类就是民间武术家，这些民间武术家能留名至今，原因又可以分为几类。

其中的一小部分，自己有著述传世，所以一直为后世所尊崇，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如程宗猷、程子颐等便是如此；还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文献史料中得知其姓名，有的还能稍稍考知其武艺梗概，如李良钦、李通、边澄、绵张、洪转、洪记、张松溪等，大致都属于此类。

而还有一部分最为奇特，他们自己并无著述，但是名声远超那些仅见于文献史料中的同道，这是因为他们结识有几个文人或教了几个文人徒弟，如此他们的名字和武艺被弟子记载下来，便在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有些人还成了后世拳家顶礼膜拜的偶像。

在这类民间武术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王征南，另一个便是石敬岩。

王征南及其“内家拳”，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赫赫名声，关键在于他有幸结识了黄宗羲一门，又曾经教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习武。经黄氏父子为之揄扬，今天成了许多人景仰不止、攀附不迭的古代武术奇人。

石敬岩大略与王征南同时代，都是明末的武术家，武术成就上石敬岩并不比王征南低，他留给后世的武术遗产和有关他本人事迹的史料，也比王征南要多得多，但石敬岩身后却相当萧索，远不及王征南声名显赫。在武术界，王征南的大名近于无人不知，“内家



黄宗羲



拳”尽管在王征南歿后就已成绝响，然而今天以“内家拳”自命的拳种拳家不胜其多。相比之下，知道石敬岩的人就很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以石敬岩为宗的任何拳械流派。

究其原因，内外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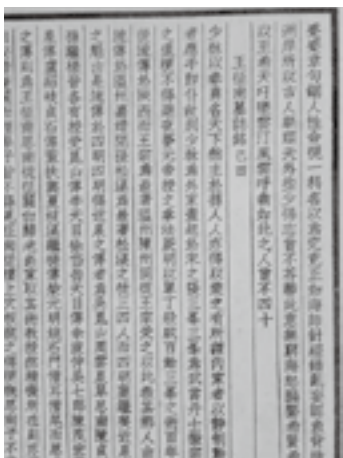
于外，作《王征南墓志铭》的黄宗羲，是明末士人中的翘楚人物，又是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大师之一。黄宗羲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民间拳师，写下洋洋数千言的墓志，其子黄百家又笔录了王征南《内家拳法》，于是凡读这父子二黄文集者，莫不从二黄的角度出发，对王征南肃然起敬。与之相比，记述过石敬岩的几个历史人物，如钱谦益、陆桴亭、吴殳等，固然也都是明清之际的知名人士，但总的来看，影响都不及黄宗羲大。

钱谦益是明末文坛盟主，也是黄宗羲十分尊敬的老师，按理说在当时影响力不比黄宗羲差，然而当明清革代之际，他投入了清廷的怀抱，这在当时看来就是大节有亏，一顶“两朝领袖”的帽子使之后世黯然失色。而终生为弘扬石敬岩武艺而孜孜不倦的吴殳，则是一位“一生困厄”又遭受世俗鄙薄的失意者，他虽在诗、史、武三方面都有所成就，然而身后十分寂寥，名字近于泯没。钱、吴等人自身的冷落，自然就导致了被他们所记载的石敬岩的冷落。

于内，更重要的问题出在石敬岩自身。石敬岩的武艺以枪法为核心，兼及刀法，都是临阵实用的军旅武艺。他出于部伍而死于沙场，虽然也曾经是以传授武艺为糊口之计的民间拳师，身份也是民间武术家，但他的武艺基本上属于军旅武艺范畴。王征南则偏擅拳法，属于纯粹的民间武术。

在明朝，民间拳术已经蔚为大宗，俨然有与军旅器械技法双峰并峙之相，不过地位上总归还是以军旅器械为尊，因此在当时，石敬岩的地位名声尚在王征南之上。但发展到清代中期以后，传统的军旅武术便趋衰落。近代武器的发展，使古老的弓矢刀枪之类丧失了当年的威风，只能悄然退出军旅而另辟蹊径。与此同时，早就具有更多体育元素的民间拳术却勃然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为几乎是包罗万象的近代武术体系。

近代武术与古代武艺之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古代武艺以军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近代武术则以“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术为主体。从形式上看，前者以若干可分可合的单个实用方法为主，



《王征南墓志铭》



钱谦益



形意拳中保留了这种锻炼方式称为“单操”，而排斥“套子武艺”；后者则以套子为主要演练形式。

对于这一点，武术界有人曾经大为抨击，认为近代武术已失去武术真形，但我觉得，武术的近代化是武术自身适应历史变化的结果，也是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武术能够生存下来并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石敬岩的大名直到清康熙年间，江南故老犹能言之，后来便渐渐寂然无闻了。这是与军旅武艺的衰微同步的，石敬岩及其“石家枪”都成了历史的陈迹，成了非经仔细摩娑则不辨其年代的沉沙折戟。这一历史的裁判固然相当严酷，但大体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则，符合武术演变的规律。历史是曲折的，其现象往往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这也许就是古人常说的“人之显晦，固有时也”。

与之相比，当初名声远较石敬岩为小的王征南，今天可以说是热闹极了。当然，我们不必对石敬岩、王征南两位古人强作高下轩轻之分。这二位一古代武术家各有千秋，都应当给予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黄百家的一本《内家拳法》，给后世武术界带来了内家、外家的歧议纷争，并进而演义出武当、少林等无数光怪陆离的说词，王征南因此被蒙上了一层层灵光宝气。对王征南来说，身后走红自是幸事，然而红得到了与他本人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是某些人的字号和商标时，假使王征南冥冥中有知，恐怕连他自己也要为之茫然了。

百多年来不断走红的王征南，尽管名声显赫，“传人”们不计其数，然而他的形象被层层神话，变得模糊不清，如今我们想要搞清楚他的真实面孔和武艺成就需要下大功夫、花大气力，因为他已被太多的浓烟迷雾所笼罩。反而石敬岩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年，但当他一旦被人们从记忆中寻索到时，他的形象是清晰的，他的武艺成就也大体上斑斓可辨。

所以，天下之事，幸与不幸真是不好随便判定，不要轻易地去下结论。

三尺铁入万众中：英雄无敌

sān chǐ tiě rù wàn zòng zhōng:yīng xióng wú dì

古代武术家最重师承渊源，因为古代武术很大程度上是用之于实践的某些特殊技术，这些技术是实证的、经验的，只能依靠言传身教、心传口授的教学手段来进行传授，所以师承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对石敬岩的武艺，我们不妨也根据师承关系加以考察。

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石敬岩的武艺主要有这样三个内容和来源：

第一个内容，前面已经谈到，石敬岩年青时曾受教于常熟县令耿橘。陆桴亭说耿橘曾教给石敬岩“击剑之术”；吴旻则说耿橘向石敬岩传授了双刀法，后来石敬岩随陈监军征两江苗民时，“只以双刀临阵”。陆、吴都是石敬岩弟子，但对于石敬岩跟随耿橘到底是学刀还是学剑说法不同，以我观点来看，吴旻的说法更可信。

明代军旅中用剑者绝少，剑实际上是过了时的古兵。明末茅元仪曾说：“古之剑可施于战斗，故唐太宗有剑士千人，今其法不传。断简残编中有诀歌，不详其说。”还有人说：“军中诸技，唯刀剑法少传。”这些话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耿橘召募勇士，亲自授以武技，是为了对付盐梟，当然要立足于实战，不太可能教授古老的“击剑之术”。

而且明代武人好用双刀，这是一种时尚。

吴旻本人就曾随“天都侠少”项元池学过双刀法，而项元池的刀法又来自田州土司瓦氏夫人。在这样一个风气之下，耿橘授石敬岩以双刀，石敬岩又执双刀作战，这都是符合时代特征的事。

除了陆桴亭以外，其他所有人的记载当中也都没有见到说石敬岩的剑法如何。所以，我认为石敬岩武艺的第一个内容是来自于耿橘的双刀法。

第二个内容，据陆桴亭说石敬岩曾与浙人刘云峰同学倭刀，“尽

其技”。

“故公言步战唯长刀最胜。当马毙步斗时，公仰天叹曰：‘使吾得长刀，贼不足尽耳！’卒以器械不利以身与敌，悲夫！”

“浙人刘云峰”这个名字，在程冲斗的《单刀法选》中也有：

“器名单刀，以双手执一刀也。其术擅自倭奴……余故访其法，有浙师刘云峰者，得倭之真传，不吝授余，颇尽壶奥。”

根据《单刀法选》我们可以知道，刘云峰的倭刀法是直接学自于“倭”的，石敬岩既然与刘云峰“同学倭刀”，那应该也是直接学自于“倭”的。如果这个说法可信，石敬岩的倭刀与刘云峰的倭刀应该出于同源。但这个说法到底可信不可信就要仔细对比一下双方刀法了。

刘云峰传给程冲斗的倭刀法，由程冲斗“依势取像，拟其名”，著成《单刀法选》一书传世。

而石敬岩的倭刀法就要稍微复杂一点。吴旻《手臂录》卷三是《单刀图说》一卷，其内容也是日本双手刀法，但是其内容明显包含了根据中国枪法、棍法、剑法加进去的内容，对整个刀法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甚至在基本理论上与刘云峰系统的刀法已形成某种对立。不过仔细查看，基本技法与程冲斗所记录的刘云峰刀法有明显相同的地方。一句话，二者之间的同源关系仍然清晰可辨，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石敬岩的刀法和刘云峰的刀法同出一源，只是后来石敬岩或者吴旻对那一套倭刀法进行了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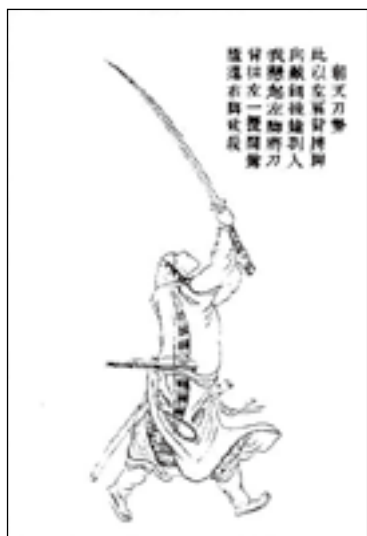
第三个内容，就是石敬岩武艺核心的枪法了，其渊源与内容都比较复杂，需要多费一些笔墨。

根据吴旻记述，石敬岩的枪法本宗“马家”。

所谓马家，即明代六合枪三大派——杨家、沙家、马家——之一的马家。此马家，既见于戚继光《纪效新书》、何良臣《阵记》，又见于王圻《续文献通考》，可以肯定地说，它是明代六合枪诸流派中十分重要的一支。

出自马家，这是石敬岩自己说的，不过晚年的吴旻对于乃师是否真正出自马家曾表示过怀疑。

王圻《续文献通考》载，马家枪有“上十八盘，中八盘，下十八盘”之名目，石敬岩在教授吴旻时，并未言及“十八盘”等法，因此吴旻对石敬岩的师承产生了怀疑。



《单刀法选》中的刀法

但我觉得吴旻的怀疑是多余的，王圻的书我看过，他所罗列的“枪之家十有七，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其分出者，有大闪竿、小闪竿、大六合、小六合、穿心六合、推红六合、埋伏六合、边拦六合、大封闭、小封闭名；曰马家枪，上十八盘、中十八盘、下十八盘；曰金家枪；曰张飞神枪；曰五显神枪，花枪七十二势；曰拐突枪；曰拐刃枪；曰锥枪；曰梭枪；曰槌枪；曰大宁笔枪；曰拒马枪；曰捣马枪；曰峨眉枪；曰沙家十八倒手竿子；曰紫金标；曰地舌枪”，多数得自于传闻之间，有些是从宋代《武经总要》上直接摘下来的，如拐突枪、大宁笔枪之类，只是一种别致的枪形，并无枪法可言。王圻信手抄来，聊充数目而已，我并不认为明代枪家确有十七家之多。

实际上是吴旻本人对此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张飞、拒马之类，不过一时口语所成，非真有十七家之法也。”然而他又据王圻“十八盘”之说怀疑石敬岩是否确实出自马家，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吴旻晚年，在谈论枪法时，往往有持论偏激而莫衷一是的地方，这与他谈诗论人很相似，大致属于思想方法上的偏隘，我之前就曾经说过，不再赘述。我写文章的时候很少片面地来看一个人，吴旻、陆桴亭，他们都是优缺点很明显的人，各自有靠谱和不靠谱的地方，我都会说明。

我判断石敬岩枪法出自马家最重要的根据是枪式特点。据吴旻的《峨眉枪法·马沙杨三家枪式说》云：

马家木枪长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径半寸，腰硬如铁，重六七斤，唯此一式。

这是马家枪的标准枪式，与杨家枪式不同，与沙家竿子尤不同。吴旻在《手臂录》中又说：

石敬岩木枪长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径半寸，腰劲如铁，重约十斤。

这两条材料虽然同出吴旻之手，但前者是吴旻根据程真如的《峨眉枪谱》所描述的马家枪枪式，后者则是他追记石敬岩所执枪的枪式。二者的来源并不相同，两条材料的一致，证明在枪式迥然有别的明代杨、沙、马三家枪法中，石敬岩所执枪式表明他的确是宗奉马家的。在三家枪式中，马家枪最短，杨家枪长于马家，沙家竿子最长。马家枪正因为其最短，所以技术要求也最高。它适宜武艺精

深的枪家，而不适宜于教练普通士卒，所以戚继光、程冲斗在挑选训练士卒的枪法时，基本上都主要取材于杨家。对此，吴旻亦有过毒舌而又精辟的论证，这里就不具体引用了。

石敬岩枪法本出马家应当是靠谱的，后来他又曾受教于刘德长，这我在前文已经谈到。但刘德长的枪法出于何处，石敬岩在教吴旻等习枪时从未说过，对吴旻来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直到康熙元年，五十一岁的吴旻在鹿城盛辛五家设馆，在盛家碰到盛辛五的朋友朱熊占。朱弓马精绝，武艺高超，枪法曾受教于海阳程真如，而程真如又受之于峨眉僧普恩，故称“峨眉枪法”。在盛家巧遇朱熊占，是吴旻一生中的大事。在此之前，顺治十八年吴旻曾写了《石敬岩枪法记》一篇，大略叙述了石敬岩枪法要点，但由于“革代之后，心如死灰”，他连笔、墨都已废搁，更无心于枪法，是故对所学石敬岩枪法“多所忘失”。结识了朱熊占，二人“意气投合”，刚巧朱氏又是精于枪法的高手，于是他“追数石敬岩之法”，向朱氏“询质异同”，不想他久已生疏的旧学，经与朱氏研讨后“顿还旧观”，简直“焕若神明”。

这样，他就振笔写下了《手臂录》中有关枪法的主要篇章。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朱熊占的切磋交流，他发现，石敬岩所传枪法实际上与程真如所传峨眉枪法如出一辙。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认为，尽管石敬岩没有说明刘德长枪法的渊源，但石敬岩曾说：“德长初本少林僧，枪未造极，复游天下，而后特绝。”既然德长曾“遍游天下，安知不得之峨眉乎？不然何其如水入水也？”

当然，这是吴旻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必确定如此，只是能肯定一点，就是石敬岩的枪法的确与普恩——程真如——朱熊占一系的所谓“峨眉枪法”暗然相合。

除了吴旻，别人对于石敬岩的枪法渊源也有记载，比如陆桴亭在《石敬岩传》里有这样一段说法：

尤精梨花枪，与河南李克复同师传，而公技更胜。游少林、伏牛、五台，皆尽其妙，枪法遂为第一。

“梨花枪”即六合枪，因六合第一合以“梨花摆头”结束，所以六合枪又名梨花枪。陆桴亭这段材料对了解石敬岩枪法渊源似乎是很重要的，但其中“与河南李克复同师传”的说我觉得不太可靠。

首先，李克复之名见程冲斗《长枪法选·长枪说》，程言：

世人尊枪为艺中之王，盖以长技无踰于此，余甚慕焉。访有河南李克复善其技，余师之，得其法。

程冲斗的书我是基本都相信的，因为他确实是个实在人，这个等我们以后说到程冲斗的时候再细说，所以依据他的说法，程冲斗枪法主要来自李克复，即其《长枪法选》所见内容。而李克复枪法与戚继光《纪效新书·长兵短用说篇》所载枪法出于同源，基本上属于明代六合枪系统的杨家一派。所以二者内容不仅大同小异，而且一起笔就推尊杨家，都依托于金代末年的红袄军首领李全之妻杨妙真。

但石敬岩的枪法自称属于马家，其内容也与程冲斗枪法大不相同。这样，石敬岩与李克复“同师传”之说便不能不令人生疑。

其次，程冲斗大致是明代末年的人，他的第一部书《少林棍法阐宗》刊行于万历四十四年，其他书刊行于天启元年，此时，石敬岩约当四十岁出头。依此推断，程冲斗与石敬岩大致同时在世，而程冲斗稍长于石敬岩，程冲斗既然师事李克复，自然李克复辈分年龄应该都比程冲斗大，石敬岩又如何与李克复“同师传”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可能性不大。

其三，吴殳从未谈到石敬岩与李克复有什么关系，更未提到自己的枪法与程冲斗枪法同属杨家枪系统，相反，吴殳对程冲斗多有贬词，有时甚至很尖刻。假如石敬岩与李克复同师传，与程冲斗渊源相近，吴殳必不会一味的扬石抑程。

所以我觉得陆桴亭关于石敬岩与李克复同师传的说法多半出自臆测，毕竟他练武更接近于是个票友。

至于“游少林、五台、伏牛三山，皆尽其妙”就更不可靠了，这三山在明代均以武僧享名天下，但都是传闻多于事实。嘉靖间郑若曾助胡宗宪著《筹海图编》等书，对三山武艺有极尽夸张之描写，甚至说三山“其刹数百，其僧亿万，内而盗贼，外而夷狄，朝廷下征调之命，蔑不取胜，诚精兵之渊藪也”。可实际上少林枪法在明代所有枪家眼中都是粗陋不堪的，所以上一代的少林高僧刘德长才要出外学枪，而这一代的少林第一洪纪和尚也枪法不济。

明朝人不重考证，写东西的时候往往以耳代目，陆桴亭也不免于此，所以在上述石敬岩武艺渊源的时候，基本不采用陆桴亭的资料，特此说明。



《筹海图编》



原
异
江
湖
系
列

天
下
图
·
天
龙
神
潭
(下)

牧
龙
闲
人
◎
著
楔
子
◎
绘

上期回顾：

百草门在中州的云梦泽偏安一隅，始终保持收钱救人的中立态度。但神秘的水葬师引来蛟龙袭击云梦泽村落，百草门弟子姬仙媛和灵木出手击杀了蛟龙，却意外从蛟龙腹中剖出了失踪已久的武当少侠龙云舒，而且他竟然还没死……

第十二章

云梦惊魂



云梦泽西岸，石爬子村。

白蛟巨大的骨架，横陈在村外的湖滩上，在月光下白惨惨的，萧索而凄凉。

几只小兽伏在白蛟散落着的内脏上，吭吭哧哧地拱食着。鸟儿在白骨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只挑拣着最鲜的嫩肉啄食。各类蝇虫亦闻腥而动，嗡嗡鸣鸣地，围着残骸飞舞起落，争相叮食啃咬。

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蹲坐在蛟骨的旁边，正生起一堆篝火，将一大串蛟肉架在火上烤。他是后来才听说的闹蛟之事，因此来得晚了些，等他匆匆忙忙赶到这里的时候，蛟肉已被附近的村民瓜分一空。他费了好些力气，才终于从兽口下抢出了几块边角碎肉。

大蛟的血是蓝色的，这令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他把肉拿到湖边，就着湖水冲洗，蓝血洗净后，白花花的蛟肉裸露出来，冰凉嫩滑，令他不由得咽了口唾沫。他饿得紧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就地生火烤肉。

蛟肉被烤得滋滋冒油，泛着金黄色，香气四溢。他在旁边望着，不住地吞咽着口水。记忆中，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此刻闻着这肉香，便觉天下再没有比这更美味的食物。他不确定蛟肉是不是已经完全熟了，但他已经等不及了，拿起串肉的木棍，将肉放到了嘴边。

曾有那么一瞬，他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如此奇特的蛟肉，不会吃坏了身子吧？但这个念头只冒了一下头，便被他压了回去：吃蛟肉的又不止我一个，他们敢吃，我又怕什么？

他一口咬下去，焦香的油汁从唇齿间滋出，飞落在身前跳跃的篝火中，“滋啦”一声，带起了一串火花。

滚烫的肉块，烫得他“吸溜吸溜”地倒抽凉气，但他实在无法抗拒这肉香的诱惑，龇牙咧嘴地猛嚼几口，囫囵着吞进了肚子里。

真他娘的香！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这蛟龙肉真他娘的不是凡物，简直比猪肉牛肉好吃一百倍！他满嘴流油，肉香味在口鼻间流转，熏得他晕头转向。这次他长了些记性，朝着第二块蛟肉吹了几口凉风，然后将嘴巴凑了上去。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哗啦……”

那声音很轻，从身后传来，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拨弄了一下湖水。

他一惊，迅速转头望向身后。

冷月的光辉下，黑沉的湖水缓缓漾动，他的视线在湖面上搜寻，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

一阵阴凉的湖风，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扭回头来，暗骂自己疑神疑鬼，将肉串重新拿到嘴边，狠狠咬了一大口。

“哗啦……”又是一响。

这一次，他听得清清楚楚，那声音就从近岸的湖水中传出，像极了什么东西在蹑水走路。

“谁！”他低喝一声，猛地扭头。

鸟兽们的反应要比他迅速得多，在他声音喊出口的同时，野兽们已撒腿朝着远岸逃窜而去，鸟儿们扑啦啦振翅飞向高空，转眼隐入了漫漫夜色。大片的蝇虫被鸟兽的动作惊得飞起，它们在半空嗡嗡绕了几圈，后又重新落回了蛟尸上。

他望着近岸的湖水，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有点心慌，他知道，湖水中一定是有什么东西的，凭借刚才的声音，他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人，但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人在湖水里走？

他狐疑着扭回头来，无意识地咀嚼着嘴里的蛟肉，却又突然间想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去。这一次，他注意到湖滩上有一溜水渍，从湖岸开始，一直延伸到了离湖不远的芦蒿丛中。

“谁在那里？”他吼了一声。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这一嗓子故意拔高了声音，然而他心虚气弱，话尾不经意地带了声颤音，反而令他气势大减。

没有回答。

他咽了口吐沫，从篝火中抄起了一根燃火的木棍，犹豫了再三，终于站起身，一手提着火棍，一手握着肉串，朝着芦蒿丛走去。

芦蒿丛的高度大概在三四尺，绿油油的，在湖风中不时摇摆着身躯，簌簌作响。在饥荒的年月，它们常被人们充作粮蔬来食用，而今食物充足，它们便成了杂草，无人问津。

“有人吗？”他又吼了一声。这次他加了防备，声音底气足了许多。

仍然没有回答。

他一咬牙，伸出火棍，朝着身前的芦蒿丛拨去。芦蒿的茎叶软软的，他用火棍左右拍打着，企图将里面藏的东西赶出来，却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现，反而令棍子前端的火焰熄灭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弄错了？他望了眼身前杂乱的草丛，脑子里盘算着，便要转身离开，但就在视线移动间，他忽然注意到了自己的影子。

自己明明倾着身子，可影子为什么是直挺挺的？他有些错愕，又一细望，见影子的头上，竟然生了两只角！

不对，这不是自己的影子！一念及此，他悚然而惊，猛地转过身来。

一具庞大的身躯，正站在身后，瞪着一对明灯般的大眼，直勾勾盯着自己。那身躯足足比自己高着二尺，因是背着月光，看不太清模样，只能看到对方蓬乱的毛发间，生着



一对黑光锃亮的角，那角有半尺来长，分着三瓣丫杈，每根丫杈的尖端，都锋利如锥。

“啊！妖……”他本想喊“妖怪”，然而“怪”字未及出口，对方已探出手爪，扼住了他的脖子。那只手爪布满了漆黑的鳞片，如钢钩一般，只轻轻一合，他便觉一股剧痛从脖颈间传来，几乎令他痛死过去。手爪的主人大概意识到了猎物身体太过脆弱，于是松了些力气，轻轻一提，将他的身体举离了地面。他挣扎着，手刨脚蹬，却如蚍蜉撼树，丝毫挣脱不得。

“蛟……腹中人……”对方盯着他，含糊着吐出了几个字眼，声音粗重得像猛兽的咆哮。

他双手用力抓着对方的小臂，小臂上的鳞片像一枚枚锋利的刀刃，将他的手掌割得满是鲜血。双脚的离地让他有机会与对方保持平视，借着月色，他勉强看出对方高额圆眼，方鼻阔口，鼻翼两侧一对肉须轻缓摆动，像两条扭动着的小蛇。

“腹中人……在哪……”对方又重复了一遍，同时手爪加力，锋利的爪尖直陷进他的脖颈中，令他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鼻涕眼泪齐刷刷往外飙。

这一次，从对方那勉强能够分辨出字眼的声音中，他听出了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在、在……百草门！”他忙不迭地说道。

“百……草……门……”怪物顺着他的指向，望向了大泽的深处，双瞳中闪过了一道凶光。它手爪紧紧一握，伴着一串断肉碎骨的声响，一颗头颅从爪中滑落，骨碌碌滚落在地。他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呼。

在他头颅落地的同时，怪物似乎突然察觉了什么，猛一扭头，望向了湖边不远处的一座石山。石山上，一个白色的身影，正一动不动地望着它。晶莹的皮肤，雪亮的裘服，在皓月的光辉下，就像一尊矗立在山头的冰雪雕塑。

怪物猛一矮身，只如一阵骤起的黑风，直朝石山狂奔而去。它四爪并用，眨眼间便攀上了石壁。那石壁有十余丈高，嶙峋陡直，它带着一阵火星石屑，三蹿两纵便到了山尖，而后将身跃起，一爪挂着锐利风鸣，狠狠朝那白影的头顶拍下。

“你进不了百草门。”她静如雕塑，只轻轻吐出了这句话。

钢铁般的利爪悬停在了她的头顶，利爪带起的风，将她裘帽外圈的白色绒毛吹得四散歪斜。她仍一动不动，只仰着头，用一双冰潭般的眼睛，牢牢地与它对视。

怪物发出一声粗重的鼻息，双目凶光四射。

“我可以帮你。”她轻轻说道，面如冰雪。

第十三章 深蓝之血



次日，天刚蒙蒙亮，姬仙媛便起床收拾停当，前往药王阁。

药王阁是百草门中探究医理、研制丹药、化验分析的场所，这里集中了许多精密而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医疗器具，收藏了无数医界翘楚留下的药方技术和医学典籍，可谓整个

中州最大的医学宝库。

这里也是姬仙媛最长进出的地方。

身为百草门门主唯一的女儿，优越的家世出身没有让她有丝毫的懈怠之心，她自强而自律，并以成为中州第一神医、遍治天下疾苦为目标。

包括治好父亲的痼疾。

姬无殇久病身虚，长期服用药物抵御疾病，在四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了这样一个女儿。晚来得子的喜悦，并未让姬无殇对这个女儿有过多的溺爱，甚至在某些方面，他的要求有些严苛。

他费尽心力地想让女儿接替自己的门主之位，为此过早地给她强加了许多功课。女儿很争气，并且在医学上有很高的天赋，很快从众多医术高绝的弟子中脱颖而出。但随着女儿的长大，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教育方式上的问题，自己培养的女儿，或许会是一个绝代的名医，却决不会是一个卓越的门主，她执迷于医道，对其他事情反而兴趣索然。

是的，对于父亲口中的那些中州局势，那些门派纠葛，那些连横合纵杀伐纷争，姬仙媛丝毫提不起兴趣，即使在父亲的强制要求下，她也只是在表面做做功课。如果可能，她更愿父亲传位于大弟子灵木，那人不见得有多讨喜，但着实是块执掌门派的料儿。自己只愿做一个游历天下的行脚医，徜徉于山水间，见识最奇异的草木花卉，搜集最灵效的古药秘方，走到哪里，医到哪里，纵然不能令全天下的人无病无灾，至少让自己所到之地、所见之人福寿康宁，少受疾患困扰。

在前往药王阁之前，姬仙媛先去了一趟神农苑。神农苑的青藤大门紧闭着，她看不到里边的情景，更不知道父亲的救治工作进展到了何种地步。父亲昨日的反常表现，一直在她的大脑中挥之不去，她站在门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左右望望无人，才终于鼓足勇气，将耳朵贴近了门侧。

自己现在所做的，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若被其他门人弟子看到，一定会被笑话吧！她心里想着，紧张极了，脸红得像一块布，胸口处好像有一头小鹿胡冲乱撞，“咚咚”声充斥脑海。她努力平稳着气息，半晌，这种“咚咚”声才消停了下去，然后，她听到了门内传来的声音。

那是一种“滋滋”声，声音很小，小得就像是三丈开外一条蛇从草丛中缓缓爬过。不对，不是一条蛇，随着她的心越来越静，她听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声音，杂乱无章，就像是无数条蛇的狂欢。

神农苑中不可能存在这么多的蛇，她心中纳闷，正欲继续细听，忽觉不远处一队脚步声传来，赶忙直起身子，装作若无其事地迈步离开。

一队巡逻的弟子从神农苑的门前走过，与她打了个照面，纷纷朝她施礼。

她尴尬回礼，直到巡逻队走远，才松了口气。

这么暗的天色，他们应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异样吧！她自我安慰着，抬手摸了摸涨红发热的脸颊，快步离去。

来到药王阁的时候，里面仍空无一人，并没有其他人先来。

药王阁内分作几个部室，包括用于分析合成的研究室、储存药材药丹的储药室、以

及珍藏医学典籍的青囊馆等，这些部室彼此间以白木镂花隔断隔开，嵌以清透琉璃作饰，宽敞通透。百草门行医售药所获钱财，除了用于维持门内各机构正常运转之外，剩下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投入到了药王阁中，作为收集收藏、增置设备、研究创新之经费。

研究室内，并列摆放着两座操作台，长一丈六，黑晶石的台面，光可映人。黑晶石耐酸耐碱，抗蚀性极佳，可有效防止各类试剂药品的腐蚀。操作台上连接摆放着各种仪器设备，靠墙则是各类较大型设备设施，一排排管路错综复杂。这些器具中不乏一些贵重的琉璃制品，透明的琉璃能够帮助实验者更好地观察药品反应情况，同时，其性质稳定，能避免药品受到污染，从而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精准。

姬仙媛径直来到视显微镜前。

这个巨大的家伙，竖立在墙根的角落，比姬仙媛还要高上一头。它建造于二百年前，以乌金木制作支架，以赤铜打造镜筒，以琉璃磨制镜片，最多可以将物体放大四百倍，足以观测血液中细胞的运动和形态。

她伸手从怀中掏出了一支透明的血样瓶，它仅有指头大小，其内盛装着少半瓶蓝色的液体。

是大蛟的血液。

配制稀释液，涂布血样片，调整观测域，所有步骤进行得有条不紊，灵活熟练得仿佛刻进了骨子里。透过视显微镜的目镜，她看到了大蛟血细胞放大四百倍后的样子。

红色的血细胞，外围充斥着大量蓝色的物质，那些蓝色物质就像一缕缕轻盈的烟雾，在血液中缓缓飘荡。它们朝着血细胞侵蚀，极缓极慢地渗透到红细胞的内部。她在其中看到了几枚被完全染成蓝色的血细胞，剩余的一些，也已被染蓝了大半。

果然如此！她移开视线，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

百草门医术传承千年，早便认识到血液对维持生命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疾病，都可以通过血液检测出来，亦可以通过调理血液，使病患更早地康复。她观测过人类的血液，也观测过成百上千种动植物的血液或者汁液。她知道，绝大多数动物的血液呈红色，是因为其中的运氧蛋白富含铁离子，而某些贝类或甲壳类的血液呈蓝色，则是因为铜离子大量蕴含其中。红色也好，蓝色也罢，这都是血液本身的颜色，由生物体自身决定，与外界无关。

但大蛟的蓝血不同。

它的蓝血，并非是天生的蓝，而是血液中侵入了其他物质，令它的血液在肉眼中呈现了蓝色。

视显微镜的倍数已到极限，她无法看清那些蓝色物质究竟是怎样的形态，也从来没有在书中见过相关的文字记载，她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命名，称呼它为“蓝毒”。

是的，这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蓝毒，第一次见到它，是在父亲的血液里。

那是许多年前的一天，父亲发作了怪病。实际上，这种怪病从她记事起，就一直在困扰着父亲，只不过那一次突然变得剧烈。当时父亲正在给一位患者诊病，药方刚刚开了一半，执笔的手便毫无征兆地颤抖了起来。父亲想要压制住这种颤抖，可这种颤抖反而更加激烈，转眼便漫延至全身。与此同时，一股暗蓝色从皮肤下浮现出来，令整个人变

得分外怪异。

她当时就站在父亲的身侧，原本在认真学习记录父亲的诊病方法，骤然见此，先是被吓了一跳，接着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父亲。不料，父亲一把将她甩开，而后霍地站起，几步冲进了内室，剧烈的动作将身后摆放的铁树盆栽险些撞倒。她快步跟上去，却发现父亲已将屋门反锁。

她拍打着屋门，呼唤着父亲，里面却一点回应都没有。就在她抑制不住情绪，打算撞门的时候，门忽地打开，父亲出现在了门口。

“我没事。”父亲沉着脸，坐回座位，继续写完了药方，而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毫无异状。若不是他额头上贴着一块跌打膏，她几乎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觉。

从铁树盆栽上，她找到了那片给父亲额头留下伤口的叶子。叶子坚硬而锋锐的边缘，残留着一丝细微的血痕，蓝色的。

从那以后，父亲的这种怪病便会时常发作，身体也越来越差。她曾问起过父亲究竟得的什么病，父亲却也说不清楚，只道是可能误尝了某种草药，导致沾染了毒患。对于父亲的这种低劣谎言，她自然是不相信的。

虽然父亲一直在瞒着她，瞒着门中所有的弟子，她还是从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每次发病，父亲都是浑身冰冷，颤抖不止，皮肤也泛起暗蓝色。不过，再次看到父亲的蓝血，是在两年前的一日。

那日她去往药王阁，见父亲正在包扎手上的伤口，却是他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琉璃皿，被刃角所伤。父亲谢绝了她的帮助，独自收拾了散落在地的琉璃碎片，扔去处理。她查看了碎片散落的位置，发现遗留的血迹已被父亲擦拭干净。她有些失望，却突然注意到，洗漱池下的地面，有一滴蓝色的血痕。那应是父亲清洗伤口时无意中留下的，她急忙收集了起来。

等到晚上父亲离开之后，她将那滴血放到视显微镜下观察，缥缈轻盈的蓝色物质，包裹侵蚀在血细胞的周围，与如今所见蛟血的状态，如出一辙！

同样的血，她不认为这是巧合。

她沉思着，思考着父亲和大蛟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共通之处，但就在这时，突听“轰隆”一声巨响，脚下大地猛烈一颤，震得周围仪器“哗啦啦”一阵乱摇乱响。

是神农苑的方向！她大惊，急冲出药王阁，朝神农苑飞奔而去。

第十四章 神农草枯



姬仙媛赶到神农苑的时候，门前已围了一群弟子，又有其他弟子陆续从各个方向闻声而来。

“怎么回事？”她稳了稳身子，然后迈步穿过人群，走向神农苑的青藤大门。

大门紧闭着，里面听不到任何动静。

“回禀小姐，方才我等于附近巡察，忽听得苑内一声震响，匆忙奔至此处，门内却已恢复了平静。我等考虑到门主封禁之令，不敢擅自行动，正欲请小姐定夺！”巡逻队的首领当先出列，朝姬仙媛禀报。

未等姬仙媛答话，忽听一人高声道：“还定夺个屁！赶紧把门给我破开！门主若有差池，谁能担待得起！”众人循声一望，却是灵木匆匆赶至。

“呃……遵命！”首领先是一顿，随即颌首应命，招呼手下人，各抡刀斧强行破门。那大门由条条青藤交织盘绕而成，既坚且韧，他们全力施为，费了好些力气，才终于破开了一道可供单人通过的空隙。

灵木当先纵身而入，抬头正欲呼唤门主，却一下子僵在了原处。

姬仙媛不知发生了何事，紧随其后入内，向前一望，眼之所见，亦令她目瞪口呆。

苑中的各类奇花异卉，数以万计的珍贵药草，无论是云梦岛土生土长的，还是由中州各地移栽而来的，此刻已尽数枯黄萎焉，它们耷拉着脑袋，瑟缩着身子，一派死气沉沉的模样，令整个神农苑都失了颜色、

一名植药师进入苑中，看到眼前这一幕，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疯了般冲进花草丛中。他俯着身子，一株一株地翻看着地上的花草，而后一屁股坐到地上，号啕大哭。

不远处巨大的不死木，那棵倾倒千年亦不曾枯朽的巨木，如今就像被抽干了汁液，变得皱缩干瘪。其上生长的百种秘草，损毁得最为严重，大部分都已化作了枯枝败叶，微风一吹，便折断了身子，跌落在神木下方的泥土中。

姬仙媛和灵木急朝不死木冲去。未到近前，忽见不死木中白光一晃，一人从木穴中纵身而出。他站在高高的不死木上，如瀑的长发随风轻摆，一双龙眸似夜空中两盏朗星，顾盼生威。他的周身带着一股灵气，说不上从何而来，却仿佛令周围的一切黯然无光。

龙云舒！

姬仙媛一眼便认了出来。如今的他，容貌已不复年少时的稚嫩，但眸子里的清澈还在，骨子里的傲气还在。那是一种深深刻进骨子里的傲，一动一静间，纵然举止恭谨，傲气却已自然流露体外，仿佛天地万物，都是他脚下的匍臣。

“什么人，胆敢擅闯神农苑！”灵木提剑站定，抬头朝男子大喝一声。他此前从未见过龙云舒，亦不曾想到，先前那个裹在白茧中的“怪物”，竟与眼前这个神仙般的男子是同一人。

其余弟子各提刀枪棍棒，将不死木团团围住。

“武当弟子，龙云舒是也！”男子扫了眼下方众人，朗声回道。

简单的几个字，犹如在人群中投下了一枚火炮，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就连灵木都有些傻眼。他仔细打量着男子，努力和先前蛟腹中人的样貌对比，觉二者确有几分神似，然而若让他得出确切结论，他却是不敢的。

龙云舒并未待他答话，只俯身抱起一人，轻一纵身，跳下不死木。

“父亲！”姬仙媛惊呼一声，疾步迎上前去。

龙云舒怀中那人，正是姬无殇。

姬无殇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嘴唇惨白，原本就枯瘦的身躯，此刻更是小了一圈。姬仙媛快速查验着他的身体，而后从怀中取出一粒回神丹，喂入了他的口中。那回神丹圆滑赤红，入口即化，一缕赤色气滑入心脉，于体内流转开来，通达四肢百骸，所经之处，灰白的皮肤渐渐有了血色。

半晌，姬无殇终于睁开了眼睛。

“门主！门主！”人们围拢过来，连声呼唤着。

姬无殇没有回应任何人，也没有看身边这些弟子一眼，他的一双眼睛，只直直地盯在龙云舒的身上。

姬仙媛望着姬无殇，从他的眼中，她看不到一丝救活人命的喜悦，也看不到一丝百草枯死的哀伤，他满眼充斥着，唯有恐惧。

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就像是在望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到中午的时候，姬无殇的身体已无大碍。

植药师对神农苑中的植物进行了统计，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药草已然枯死，剩余的三分之二，也遭受重害，需细心调理方能恢复。

不死木受损严重，灵气已减少了大半，其上生长的百种秘草全部枯亡，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复生机。

也即是说，龙云舒的身体吸收了神农苑近乎一半的灵气，才最终醒转过来。

真是怪物！联想到龙云舒在蛟龙腹中数月亦未被消化，姬仙媛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姬门主以万年不死木，救龙云舒之性命，恩同再造。有道是重恩不言谢，他日云舒定有回报！”龙云舒站在姬无殇的床榻前，深施一礼道。

“还望我百草门遭难那日，云舒贤侄能够记得今日这般承诺。”姬无殇道。

他的这番话说得甚是奇怪，就像一个洞察了天机的卜者，在对后事做着交代。

龙云舒道：“君子之诺重于泰山，决不敢忘。”

姬无殇点点头。

龙云舒继续道：“在下离开武当日久，还要回去向道尊复命，改日有暇，再专程来拜会姬门主。”

姬无殇道：“云舒贤侄莫急。我即刻派人前往武当山，将你身落云梦岛之事通知道尊。贤侄只管在此小住两日，由媛儿为你悉心调养身体，以防落下遗患。待你同门前来接迎，再走不迟。”

龙云舒道：“多谢姬门主美意。不过，云舒着实有要事急需当面禀告道尊，不便拖延，望姬门主海涵。”

龙云舒苏醒后的这段时间，他已向姬仙媛大致了解了当前的江湖局势，然而令他惊讶的是，江湖上并未有关于兽灵出世的传言。自己昏迷了足足三个月，违天唤醒禹戮之灵的事情，竟然没能在江湖中流传，这实在令他感到不安。他不认为每一个见过兽灵的人都能够守口如瓶，其中最大的可能便是那些人，都已被灭口。

兽灵的力量足以撼动中州天下，违天煞费苦心地得到了它，却又做得悄无声息。如此谨慎低调行事，是不是意味着，这背后藏匿着更大的阴谋？

这件事，必须尽快禀告道尊。

“既然云舒贤侄执意要走，我便不多留！”姬无殇道。又吩咐灵木道，“设宴，为贤侄践行！”

龙云舒不好再推脱，抱拳拱手道：“多谢姬门主！”

百草门饮食以清淡为主，大多是些果蔬素食，亦有泽中独有之鱼蟹、岛上特有之兽禽，味道新奇鲜美。菜品汤品常辅以灵药仙草烹制，十分注重滋养。

席间，姬无殇问起龙云舒前事经过，龙云舒简单说了，但故意省去了违天和兽灵之事。此事关系重大，一旦传出，必会掀起滔天骇浪，还需禀明道尊后再做打算。

姬仙媛坐在一旁，虽对龙云舒之事早有耳闻，如今听本人亲讲，仍觉心惊肉跳、惊险异常，望向龙云舒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敬许之色。

灵木在旁见了，心中十分不痛快，暗道：区区鬼教分部，灭之又有何难？不过是被你小子撞了大运罢了！他心中想着，面上却不曾带出来，只端起酒杯，朝龙云舒示敬道：“龙少侠英雄盖世，在下佩服至极！龙少侠，请！”举杯一饮而尽。

龙云舒举杯回敬：“灵兄过誉了！”

灵木又道：“龙少侠，在下有一事不明。那日我与媛儿斩蛟屠龙，将少侠从蛟腹中救出，却不知，少侠何以落入蛟腹，又是如何从蛟腹中留得了性命？”

他特意向龙云舒强调了救命之事，以此拿捏龙云舒。

龙云舒却不在意，微然一笑，道：“说到此处，还要感谢灵兄和姬姑娘之恩！那日我坠落还魂崖，该处深不知几百千丈，其下乃是无边深潭。那潭水冰寒入髓，我重伤在身无可抵挡，记忆中最后所见，便是一张血盆大口吞噬而来。如今想来，应是那白鳞大蛟无疑。它将我吞入腹中，倒也将我与那冰寒之气隔绝，令我免遭冻寒而死。至于我如何从蛟腹中留得命在……望灵兄恕罪，在下着实不知其中缘故。”

灵木哈哈一笑，道：“龙少侠吉人天相，自有天神护体，区区大蛟，还奈何不得龙少侠的金刚不坏之身！”

姬无殇一直在仔细听着龙云舒的讲述，脸色却是阴晴不定，直到龙云舒讲完，他也未能缓过神来，只愣愣地坐在原处，似乎陷入了深思。

姬仙媛注意到了他的状态。实际上，在龙云舒讲述的过程中，她有大半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父亲的身上。视镜下，蛟血中缥缈的蓝色烟雾，幽灵一般在她的眼前飘来飘去，大蛟的身影于其中缓缓浮现，与眼前父亲的身影重叠一处。

大蛟来自那片寒潭，那么父亲呢？

龙云舒所讲，确是他所知实情，然而有一点却被他隐瞒了下来。在蛟腹中的这段时间，他觉得自己蒙蒙眈眈的，似乎保留着一丝意识，他觉得自己又见到了那条龙。他不确定那是真实还是虚幻，亦或是梦境，他看到那条龙变得极其虚弱，纵然如此，它也盘成一盘，将他的身躯护在中心。周围的冰寒与烈火、腐液与毒烟，疯狂地朝着他的身躯涌来，却尽数被龙身抗下，在这轮番的冲击下，龙身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虚弱。

没错，一定是它保护了自己。龙云舒心想。

“你以肉身凡胎，封印我残魂之力，你可知你若身死，我必魂灭！”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龙对他说过的这句话。

他愈发不安起来。人生第一次，他对自己的身世有了怀疑。

他自幼生活在武当山，是武当九代道尊座下的唯一弟子。道尊告诉他，所有人也都告诉他，他是道尊从武当山下捡来的。那时道尊下山修行，在山脚下的路旁发现了这个弃婴，于是带回了武当。他根骨奇特，对习武有很深的造诣，道尊收他为亲传弟子，将他安置在了金顶。这近乎白纸一样的身世，因是道尊告诉他的，所以他深信不疑。

那是亦师亦父的人物，在他的心中，高大得就像武当山最高的天柱峰。

然而现在，他开始对道尊的话有了猜疑。

武当其他弟子常会下山历练，壮门户、涨见识、行善事、积福德，道尊却从不让他下山，他屡次请命，都被道尊委婉拒绝。这一次，道尊主动安排他调查抱犊山人口失踪之事，没想到，一下子便闯出了这么大的勾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他突然有了当面询问道尊的念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龙云舒的沉思，他抬头一望，见是一名百草门的女弟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启禀门主，大事不好！”

姬无殇面色微愠，道：“何事如此惊慌？”

女弟子道：“有水探来报，言云梦泽石爬子村发生疫情，一夜之间，全村人尽数病倒！”

“咦？”姬仙媛轻咦一声，道，“石爬子……不就是昨日闹蛟的村子么？”

女弟子道：“是的，小姐，正是那闹蛟的村子。据说，是因为村民们吃了蛟肉，所以……”

“这帮蠢材！”灵木骂道，“不是叮嘱过他们要将大蛟掩埋吗？这种未明之物怎可胡吃！”

“事已至此，责怪已然无用。”姬仙媛道。又起身朝姬无殇请命道，“云梦泽乃百草门根基所在，出现此等急疫，切不可等闲视之。弟子请命，即刻率领医护队，前往石爬子村！”

姬无殇沉吟一阵，道：“当此中州动乱之际，云梦泽发生这等祸端，不可不防。媛儿，你此去务要小心，除了救治病患，更要注意是否有歹人从中作梗。”

“弟子谨记！”姬仙媛应道。

第十五章 水村寒疫



云梦岛距石爬子村有二百余里水路，乘百草门特制的双桅快帆，一个时辰即可到达。龙云舒站在船头青藤大旗之下，远眺云梦泽大水，泽上烟波浩渺，别是一番壮阔景色。此番姬仙媛率人去往石爬子村，龙云舒返回武当山，皆需从云梦泽西岸登陆，正好顺路

同行。

忽闻远处传来一声悦耳的低鸣，众人循着望去，见轻缓起伏的波涛中，一道血红色的背鳍露于水面，朝着帆船的方向快速游来。它身后拖着长长的一道水尾，看起来体积应是不小。

“小白，我在这里！”姬仙媛朝着远处兴奋挥手。

那水中之物听得她的呼唤，接连发出阵阵悦鸣，而后，一股水柱骤然喷出，竖直射起七八尺高，在空中散落成一朵硕大的水花，闪烁着七彩的光芒。

龙云舒看得惊奇，眼瞧着那红鳍越来越近，随后水花一翻，一物猛地跃出了水面。

它体长近丈，呈纺锤形，吻部狭如尖锥，尾鳍弯如新月，光滑的皮肤直接裸露在水中，并无鳞片覆盖。它全身大部都是如雪的白色，仅有背鳍是鲜艳的红色，似一柄浸血钢刀由白身上斜透而出，对比分明，带着一种纯洁而邪异的美。

它在湖面上翻腾跳跃，频频发出悦耳的鸣叫，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是……什么鱼？”龙云舒问道。此物他首次见到，只觉它动作优美、长相可爱，忍不住出口询问。

“龙少侠，这便是你见识不足啦！”身旁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开口回道。她个子不高，长得娇巧机灵，声音清脆如黄鹂啼柳，“此物名为血鳍豚，虽有鱼之形、却无鱼之实，故而并非鱼类！”

答话之人名作“柳儿”，是姬仙媛的贴身药童。所谓药童，乃是百草门中专门负责各项与药材相关杂务的职位，大多只具备基本的辨药识草、询病看诊的能力。此人因自幼追随姬仙媛，耳濡目染，医术不俗，早已超过了一般医师的水准，地位也在诸多医者之上。

龙云舒心中不解，问道：“有鱼之形、无鱼之实……此话怎讲？”

她本就等着龙云舒发问，此刻见问题出口，立时清了清喉咙，笑吟吟道：“龙少侠，您且听好了！这世间之物种类何止亿万，但其出生方式无外乎有四种：一曰胎生，如人，由母胎成体而生；二曰卵生，如鸟，由卵壳成体而生；三曰湿生，如虫，依湿气受形而生；四曰化生，无所依托，只由天地孕化而得。按此归类，血鳍豚与一般鱼类迥然相异，它们在母豚体内成形，属胎生生物，出生时便有二三尺长，靠吸食母豚乳汁存活，直至能够自主捕食鱼虾。”

“此物着实稀奇！”龙云舒抱拳谢道，“在下受教了！”

“那是自然！”柳儿一脸得意，道，“我们云梦泽一带水物丰富，这血鳍豚，更是此间独有，你在其他地界，可是无缘见识呢！”

她正说着，那血鳍豚突地从船侧水中跃出，它人立着，伸出两只胸鳍扒着船帮，朝着一旁姬仙媛频频点头鸣叫，一双眼睛竟似带着笑意。头顶一朵红色的荷花刺绣，精致传神，光泽鲜亮。

姬仙媛俯下身子，双臂环住它的头颈，将脸颊与它的头脸轻轻贴在一处。它轻轻拍打着尾鳍，带起阵阵水花，将她的衣服打湿了大片，她也不气恼，只发出欢快的笑声。

血鳍豚与姬仙媛亲昵一阵，便重新滑入水中，隐去了身影。姬仙媛朝着它消失的地方挥手作别，半晌，脸上笑纹渐去，转而发出了一声叹息，道：“血鳍豚长相可人，又通晓人性，

故常常遭到猎捕，贩卖到杂耍艺人的手中，作为取悦民众的玩物。又因其肉质肥美，更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名贵食材。长此以往，此物日益稀少，整个云梦泽，怕也不足百头。”

龙云舒一阵黯然。

柳儿道：“小白年幼时，被渔民捕获，锋利的网钩在它的头部留下了一个直径寸许的深孔，小姐正巧撞见此事，便出钱将它买了下来。它当时奄奄一息，精神状态很差，伤口也感染严重，小姐经过四个多月的救治，才将它从鬼门关抢了回来——这也是我百草门有载以来，第一次有人通过水中给药，成功将一个濒死的水生物救活——不过，它的伤口虽然愈合，头顶的疤痕却难以消除，于是，小姐又专门研制出一款刺绣颜料，可长年浸泡水中不消融、不褪色，用这种颜料，在它的头顶绣下了一朵荷花，将那疤痕掩住。”

龙云舒叹道：“若天下人都能像姬姑娘这般善良纯真，世间该少了多少争战与杀戮！”

姬仙媛笑了笑，道：“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应公平地享有生存的权利，我所做的，只是一名医者该做的事情罢了。倒是龙少侠以武止戈、惩奸除恶，才是真正的侠之气概！”

龙云舒道：“姬姑娘过奖了。”又道，“姬姑娘不妨直呼我名便好，‘龙少侠’这三个字，呼来呼去，总教在下觉得惭愧。”

姬仙媛抿嘴一笑，道：“好！那我便直呼你为云舒，你便也同我的朋友一般，唤我作媛儿吧！”

龙云舒尚未答话，却听一旁传来“呵呵”笑声，却是柳儿插言道：“媛儿媛儿，这名字可亲近得很呢！”

她语气中满是调笑，姬仙媛不由面上一红，抬手轻轻拍了下她的脑袋，佯怒道：“我和云舒相识之时，你大概还在你娘亲的肚子里吹泡泡呢，倒调笑起来来啦，没大没小的！”

“哦——”柳儿作恍悟状，“原来是青梅竹马哟！难怪……嘿嘿嘿……”

她笑声中别有深意，令龙云舒都觉面上一红，姬仙媛更是脸红得像块大红布一般。她气道：“小丫头讨打！”抬手朝着柳儿便打，柳儿却已笑着避开，朝着舱中跑远。

姬仙媛道：“小丫头不懂事，还望你不要见怪。”

龙云舒笑了笑，道：“权且当她童言无忌吧！”

如此，众人边说边行，双桅快帆乘风破浪，再不多时，便来到了石爬子村。

远远见得一大群人候在岸边，男女老少，怕是有数百人之多。此时正值七月酷暑，烈日当空，这些人却穿着厚厚的冬衣冬裤，裹着围巾戴着帽子，一副严冬腊月的打扮。

为首之人正是石爬子村的村正李元宝。

村正裹着一床大棉被，见到百草门的旗号，当真是见到了保命的救星，老远便挥手跳脚地招呼。船一靠岸，便抢步上前，接迎着姬仙媛道：“姬神医呀，您可来啦！您可一定得救救我们全村这几百口子呀！”

姬仙媛此前已向报事人了解过患病村民的症状，如今亲见眼前这般境况，仍不免皱起了眉头。这些人一个个面色惨白，嘴唇发青，纵然穿着棉衣，仍止不住地打哆嗦，似乎冻得不行。视线放远，村子里房前街上，向阳处或坐或倒着许多人，他们晒着太阳，身

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棉褥，身体状况比面前这些人更有不如。

这般景象，龙云舒更是首次见到，跟在姬仙媛的身旁，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他原本打算回往武当山，但眼前这些病患，令他觉得情况很是蹊跷。

众人下得船来，周围村民立即围拢过来，将众人挡得严严实实，一个个面容愁苦，叫嚷着请神医救命，一时间乱成一锅粥。

姬仙媛道：“诸位乡亲莫急，我百草门在此，定会倾尽所能，为大家诊治疾患。还望大家配合一些，保持良好的秩序，便于我等开展诊断工作。”

村正闻言，扭回头大吼道：“都他娘的给我往后退！再往后退！谁敢比我靠前，就不给他治，冻死他个狗娘养的！”他故意骂得凶，以此来提高气势，然而嘴巴冻得说话都有些含糊，牙齿也打了颤，这令他的语调听起来颇为怪异。

村民们往后退了一些，噪音也小了许多，只满眼希冀地望着姬仙媛。

姬仙媛见人们的情绪稳定了些，才安排众医进行身体诊查，然后对村正道：“李村正，还请您详细与我讲讲，大伙儿是如何患病？”

村正紧紧地裹着被子，朝姬仙媛近处凑了凑，却一眼瞧见姬仙媛身侧的龙云舒，眼睛向下一瞄，正见龙云舒腰间缠着一柄龙吟软剑。那剑明晃晃的，正中央一条白龙，灵动传神，随着龙云舒一举一动，鳞身白光闪烁，好似飞腾纵行于云间。他先是一怔，而后骤然“噎噎”倒退两步，指着龙云舒惊诧道：“你是那个……妖怪！”

龙云舒一脸愕然：自己好端端的，怎么就被人当成了妖怪？他哪里想到，他先前从蛟腹中破壳而出的时候，腰间缠着的便是这柄龙吟剑，此刻村正见到这剑，自然将他与那蛟腹中的“妖怪”联系在了一起。

“李村正，这位是武当少侠龙云舒！”姬仙媛介绍道，“此番路过贵处，与我一并探察寒疫之事。”

“武当？”村正眨巴眨巴眼，上下打量着龙云舒，半晌才明白过来，急忙深施一礼，道：“原来是龙少侠，失敬失敬！”

龙云舒抱拳还礼，道：“还请村正与我等细说此间情况。”

村正点点头，忽一脸委屈，用下巴指了指不远处巨大的蛟龙骸骨：“还不是因为吃了那蛟龙肉……”又哆哆嗦嗦地骂道，“那个天杀的水葬师，非怂恿我们吃这蛟龙肉，说是能延年益寿、祛除百病，现在可倒好，全都他娘的快见了阎王！”

龙云舒望向那具蛟骨，阔口獠牙，高额巨目，独角如锥斜指，一副凶悍狠厉相。想到自己竟是被这种怪物吞入腹中，不由得一阵咋舌。

“水葬师……”姬仙媛疑道，“这是个什么人？”

村正苦道：“唉，说是水葬师，实际上他就是一骗子、冒牌货！这老小子从昆州来的，整个一邪魔外道，神神秘秘的，你说我咋就信了他！”

昆州？姬仙媛闻言便是一愣。她想起了此前面见武当道尊时，道尊曾提醒过，要注意提防昆州无名教。这水葬师，由昆州不惜千里迢迢来至云梦泽，会不会和无名教有什么关系？想到此处，她心里泛起一阵不安。

忽听一旁柳儿道：“李村正，你说你挺大个岁数，怎么这般糊涂？这蛟龙来历不明，

昆州人让你吃你就吃？我家小姐还说让你们将它埋了呢，怎么不见你动静？”眼前大片的病患令她心气有些不顺，利用诊脉的间隙，回头怒怼。

村正老脸一红。

“柳儿！”姬仙媛轻斥道，“诊病非同儿戏，务要专心致志，怎还堵不住你的嘴？”

柳儿吐吐舌头，不敢作声。

村正红着脸，左右望望，而后拉着姬仙媛走到一旁，像是生怕被其他人听到似的，压低声音道：“姬大夫呀，其实吧，我跟您说，这个蛟猪肉啊，其他人吃了，我其实还没吃……”

嗯？姬仙媛一愣。

村正干笑了两声，继续道：“我是寻思着吧，自己年老体弱，经不起折腾，有啥好东西先让他们年轻人尝尝，我吃不吃的也不打紧。他们若是吃得好，我再随便尝两口也不迟……”

他小声解释着，一脸单纯无害的样子。

姬仙媛摇头苦笑。

“可我就想不明白了，”他又换作一张苦脸，道，“我这没吃蛟猪肉的，咋也得了这怪病？”

“也许，这种寒疫压根就不是通过饮食传播的。”姬仙媛道，同时示意村正将手臂伸过来，要为其把脉，“你有没有接触过蛟龙的血液，或者有没有接触过其他一些令你觉得可能染病的东西？”

“这个……”村正小心翼翼地将胳膊从棉被里伸出来，撸开一小截袖子露出手腕，递到姬仙媛的面前，“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昨天晚上，确实遇到了一桩怪事！”

“什么怪事？”姬仙媛探二指搭在了他的腕部。

村正道：“我这人呀，有个毛病，每天半夜总得跑几趟茅厕。这不昨天晚上，我半夜起身的时候，就觉得屋子里冷得慌。我当时觉得奇怪，却也没太往心里去，然而出屋一瞧，您猜怎么着？外面竟然在下雪！”

“雪？”姬仙媛疑道，“夏日炎炎的，怎会下了雪？”

“是啊！”村正道，“一开始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老汉活了这一把年岁，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等奇事！那些雪花啊，蓝闪闪的，借着头顶雪亮的月光，仿佛是天上的星星在稀稀拉拉地往下落，一落地便消失无踪。我身上落了几滴雪，只觉那雪花的寒气硬生生往骨子里钻，冷得让人直打哆嗦。我叫醒了老婆子，让她出门看看这等奇观，然而等她披衣服出去的时候，却见外面一切如常，连一丁点雪毛都没有。我被她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只当自己方才所见皆是幻梦，不成想今天早上起床，竟发现全村都染了寒疫。您说说，这寒疫和蓝雪花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姬仙媛静静听完了村正的讲述，最终摇了摇头。她习阅医书无数，实在未见过任何相关记载。夏日蓝雪本就是亘古未闻之事，若说这蓝雪花中携带了寒疫病毒，倒也勉强能说得通，然而单凭这一丝有限的信息便下此结论，委实有些唐突。

她脑中思考着，同时以指尖感受着村正的脉搏。她发现，对方的脉搏强壮有力，显示不出任何疾病的征兆，比一般年轻人都要健康。但对方的皮肤，却很是冰凉。

她知道，人体在抵抗某些病毒的过程中会有发热的现象，这个时候体温升高，人会感觉到寒冷。但村民所患的寒疫明显与上述情况不同。他们是身体变冷，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从他们的身体里一点一点地将热量抽走。

她一念及此，突然右手一晃，将一根银针捏在了指尖，蜻蜓点水般在村正无名指的指肚上一触，一滴血珠缓缓涸了出来。

“啊！”直到这时，村正才感觉到了刺痛，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痛呼，然而呼声未绝，他便张着大嘴，僵在了原处。

他看清了指尖的那滴鲜血，蓝色的。

下一刻，他如炸了毛的公鸡一般，号啕着从姬仙媛的手中挣脱出来。他甩开指尖的血珠，又用力地挤出了另一滴。

仍然是蓝色，和蛟龙血一样的蓝色。

“蓝毒。”姬仙媛轻轻吐出了这两个字，声音几不可闻。

村正的动作惊动了其他人，人们纷纷朝这边张望。当得知事情的缘由后，有人拔出匕首，忍痛在指尖割了道伤口，发现流出的血，亦是蓝色。

一瞬间，村民们像炸了窝一般，哭号叫闹声此起彼伏。

“姬大夫呀，我们这是得的哪门子妖病？”村正拉着姬仙媛的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哭丧着脸道，“您可一定得想想法子，救救我们这全村老小呀！”

其余人亦是跪倒一片，恳请神医救命。

“乡亲们切莫如此，快快请起！”姬仙媛赶忙将村正扶起，示意众人起身。她心中明白，村民们所患寒疫，与父亲所患疾病当属同种，父亲久病多年，亦无根治之法，这些村民又该如何救治呢？

她招呼众医，来至人群外围商议对策，众医皆摇头锁眉，不知从何着手。

村民们见这边久无结果，再次喧闹起来。姬仙媛心急如焚，想了想，迈步回到人群前，高声道：“诸位乡亲请放心，此种寒疫，我等已掌握了病理，相信倾我百草门之力，很快便能得出治愈之方。当下，我等将为诸位熬制驱寒生热之汤药，请诸位放稳心态，专心静养，切不可身心过激！”

她安抚着村民们的的情绪，又开出配方，吩咐众医熬制汤药。她知道，这些汤药虽有驱寒生热之奇效，但终究治标不治本。

还需向父亲禀明此间情况，她想。然而就在此刻，突听一声惊恐的叫喊，从不远处的湖边传来，循声一望，但见湖边那具巨大的蛟骨，正人立而起，双瞳蓝芒暴涨，悍如凶魔！

第十六章 骨蛟还魂



大蛟的骸骨骤然动作，将湖边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那骸骨几无一丝血肉，就连内脏都快被野兽啃食干净，但就是这样一具光秃秃的骨架，竟突然“活”了过来，扭动着身子，浑身的骨节劈啪作响。它扬起脖子，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而后猛地向前一蹿，直朝人群冲了过来。

人们何曾见过此等骇事，只以为是这大蛟还魂，来报杀身食肉之仇，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惊号着四散奔逃。原先赖在地上哼唧的也不再哼唧了，原先穿着棉衣哆嗦着嚷嚷冷的也不再嚷嚷了，村正更是当机立断，一把扔了棉被，撒丫子就往村里跑。

刹那间，人们只作鸟兽散，恨爹娘少生两条腿。

姬仙媛本欲乘船返回云梦岛，骤见此景，亦深感震惊。她学医出身，熟通生物机理，向来不信神鬼之说，然而眼前之事，已完全超出了她的理解范畴，一时间怔怔站在原处，不知如何是好。其他医者更是面色惨白，两股战战，缩在她的身后，踌躇着只想登船躲避。

骨蛟身形如风，转眼便已离人群不远。人群外围，一个女娃站在原地，似乎是被吓傻了，只呆愣愣地望着，竟不知逃避。她身着白色连帽裘服，幼小的身躯，整个淹没在蛟颅巨大的阴影中。

是她！姬仙媛登时一愣：这女娃，不就是昨日在百草门外求医候诊的那位吗，怎么也出现在了石爬子村？她心生疑惑，然而一个念头未及转完，那骨蛟已咆哮一声，迎头朝女娃狠狠撞去。

姬仙媛发出一声惊呼，她想冲上前施救，然而双方此时相隔十余丈，施救已然不及。那骨蛟力猛势沉，若与女娃相撞，女娃定然有死无生！她心中焦急，却见女娃身旁一人，突地向前一冲，横双臂护在了女娃的身前。他面朝女娃背对骨蛟，腰背蓄力如弓，竟是要以血肉之躯，抵挡骨蛟的攻击。

正是昨日跪在百草门外的粗衣男子！

粗衣男子此举无疑是以命易命，为救女儿之命，完全弃自身生死于不顾，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坚硬的蛟骨，正正撞在他的后背，耳轮中只闻“嘭”的一声，他的身体直直跌出。女娃正处于他的身前，他下意识地用双臂将其紧紧揽在怀中，二人去势不减，朝着身后的一株大树砸去。

女娃位于男子与大树之间，以当前的速度，若真的撞上树干，怕是要被撞得骨断筋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白影闪电般赶至近前，探单臂揽住女娃臂膀，单脚为轴，身躯一扭一转，竟轻巧巧地将父女二人的前冲之势卸去。他们围着来人的身子绕了一圈，而后被稳稳放至地面，荡起的沙尘缓缓飘落，在来人的脚下落成了一个浑圆的太极图案。

正是龙云舒！

龙云舒方才这套动作行云流水，完成只在瞬息之间，实则融合了“武当七绝技”中的梯云纵和太极步，以“四两拨千斤”之能，卸去了骨蛟飞撞之巨力，将父女二人救下。过程看似轻巧，实际却是极为凶险，稍有差池，便会被千斤之力所伤，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他将二人放至地面，未等身形直起，便觉身后恶风不善，却是那骨蛟紧随而至，探出尖锥般的独角朝他戳来。他不及回头，只猛一转身，顺势右手一握腰间剑柄，按绷簧剑刃出鞘，但闻平地一声龙吟，剑身裹挟着一道白光，直朝骨蛟削去。

“噌”的一声，宛如金石交击，骨蛟独角，断！

龙云舒一击得手，攻势不停，将身向前一纵，挺剑直刺骨蛟眉心。他并不清楚骨蛟何以动作，更不知其弱点存在何处，但想到万物皆以脑为首，便瞬间做出决断，出招攻其首脑。

独角乃是骨蛟整个身体最坚硬的部位，在龙吟剑下如朽木般一削即断，这令骨蛟对这柄剑颇为忌惮。又见剑刃携雷裹电而来，再不敢硬抗，头颅猛地向后一仰，躲过了龙云舒的一击，同时尾部一卷，根根骨刺如锋刀利剑，挂着尖锐的风鸣，朝着龙云舒席卷而来。它动作怪异，角度刁钻，绝非寻常活物所能做出。

龙云舒心下骇然，急忙纵步闪身，向旁躲避。蛟尾旋卷着从他身侧划过，道道白亮的骨刃似飞转的绞刀，令人眼花缭乱，所携之锐风，将他的衣襟与长发鼓荡而起，刮得头脸生疼。他并不恋战，双足点地跃出战团，抽身疾走。

骨蛟不饶，发出一声凶狠的咆哮，身子一摆，直朝龙云舒便追。

龙云舒奔出数十步，将骨蛟引至一处空旷湖滩，远离了百姓，才止住步子。他挺身立于滩上，龙目如电，傲然注视骨蛟，掌中龙吟剑微微颤动，发出阵阵龙吟。

骨蛟为其气势所慑，身形一滞，停在了原处。它匍于地面，与龙云舒远远对视，双眶中蓝芒闪烁，长长的骨架缓缓扭动，关节发出“咔咔”的声响。片刻之后，它蓦地一声怒吼，直朝龙云舒扑了过来。

龙云舒双目一凛，提剑朝骨蛟迎去。二者再度战成一团。

骨蛟体长身巨，力猛势沉，浑身皆是骨刃，仿似一架移动的绞肉机，一旦沾身，不死怕也要重伤。龙云舒不以为力搏，施展游龙剑法，龙吟剑化作一道炽白龙影，围着骨蛟上下翻飞，剑剑直指骨蛟头颅。骨蛟长身翻卷盘旋，荡起沙石阵阵，坚硬的颅骨穿行于蛟身之间，张着獠牙巨口，时而冲天而起，时而俯冲直下，攻击方式与一般蛇蟒之属迥然而异，常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发起袭击，令人防不胜防，龙云舒一时间竟无法取胜，反而惊险连连。

另一侧，姬仙媛早已赶到了女娃和粗衣男子的近前。

粗衣男子替女娃挡去了致命一击，此时已失去了意识，但双臂仍紧紧地搂着女娃。他的后背被骨蛟吻部的骨凸刺了一个血窟窿，鲜血咕嘟往外冒，将大半个身子都染成了红色。这道伤口离心脏很近，若是再向下一寸，怕是要将心脏刺个对穿。他的肺部器官亦遭受重创，背膀处多处骨折，情况不容乐观。

姬仙媛将他放平在地，急急取出回神丹、止血丹，给他服下，又吩咐柳儿等人，为他止血包扎。这些人都是医中好手，对治疗内外伤势颇有经验，立时围拢过来，消毒，止血，镇痛，接骨……各自分工明确，手法娴熟。

女娃似乎被眼前这一幕吓坏了，只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望着满身是血的父亲，目光呆滞。姬仙媛转而来至她的身前，将其周身检查一遍，发现其只是惊吓过度，身体并无大碍。于是掏出一粒安魂丹，喂到女娃口中。她望向龙云舒的位置，起身正欲上前相助，却听女娃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姐姐，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爹！一定要救救我爹！”女娃跪扑在她的身前，抱着她的双腿，哀声求道。

她心头一软，俯身将女娃搂入怀中。方才女娃遇袭，她并没有第一时间赶来营救，她

为此感到愧疚和不安。如果自己当时没有犹豫那么一下，或许就能赶在骨蛟的前头，将女娃救出，也便不会有女娃父亲此刻的生命垂危。

“我答应你，一定会救活他！”她拍了拍女娃的背，然后将女娃的身子扶起，为其轻轻拭去脸上的泪痕。

女娃的泪水凉凉的，挂在莹白剔透的脸颊上，令她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正在慢慢融化的冰。

女娃轻轻点头。头上的裘帽掉落下来，露出微乱的发髻，发髻上一枚九瓣雪花簪，纯洁晶白，如冰似玉，在出现的刹那，仿佛令周围空气的温度都降低了一些。

姬仙媛朝女娃一笑，抬手正了正这枚雪花簪，而后站起身来，朝战团处飞纵而去。

此刻，龙云舒与骨蛟激斗正酣。骨蛟的身子已变得光秃秃了，许多骨骼都已在战斗中脱落，地面上到处撒落着断骨碎屑，然而即便如此，它的精力仍然旺盛，口中不住发出阵阵低吼，身躯横冲直撞，如狂风骇浪一般，令人难以阻挡。

龙云舒龙吟剑在手，虽占据上风，若想将骨蛟斩杀，却也并非易事。他已经能够确定，骨蛟的要害就藏在颅骨中，因为他几次注意到，颅骨下露出了两只鳞爪。那鳞爪布满了漆黑的鳞片，他不确定那是何物，但显然，那决不会是大蛟头颅的一部分。

姬仙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站在外围，想帮阵却又无从插手，只围着二者疾走，不断变换方位，等待时机。

终于，她发现了这个时机。

在骨蛟又一次的俯冲中，龙云舒身形向后一纵，避开了骨蛟的恶口，而后足尖一点地，片刻不停地折返而来，挺剑朝骨蛟急攻。骨蛟将头颅一抬，蛟尾故技重施，旋转着朝龙云舒绞来，龙云舒施展梯云纵中的“点”字诀，足尖如蜻蜓点水，踏着蛟骨直冲而至，身子高高纵起，双手捧剑，朝着骨蛟头颅狠狠劈下。

骨蛟一慌，急忙将身向高一挺，试图冲天而上。就在此刻，姬仙媛双臂向前一展，千缕白绫闪电般射出，忽地一分为二，缠上骨蛟口边两颗獠牙。骨蛟未加防范，骤然受此拖拽之力，竟一时未能冲起。它大惊，猛一加力，直将姬仙媛的身子拖离了地面。但就这片刻的停顿，龙吟剑已至近前。龙云舒发出一声大喝，剑身白光暴涨，伴着半悬空中一声龙吟，狠狠斩在了骨蛟的眉心！

“轰”！

灼灼白光中一声巨响，颅骨轰然碎裂，片片白骨四散飞落。一条黑影从颅骨中跌出，重重砸落在地。

第十七章 龙面凶徒



骨蛟的身体受龙吟剑全力一击，轰然破碎，根根断骨从空中散落而下。这些断骨多有

锋利的断面或尖刺，如一柄柄利刃，挂着尖锐的破空声，朝着下方的湖滩插落。

龙云舒轻飘飘落于地面，掌中龙吟剑上下翻飞，风雨不透，将近身的断骨拨打开去。姬仙媛则双手一抖，千缕白绫织作一张半球状密网，将自身罩在其内。那网纤薄透明，断骨噼啪砸在其上，网面随之连番抖动，将断骨一一弹开。

骨雨中，一条黑色人形从空中坠落，“嘭”地砸在地上，直陷入地面三尺多深，荡起大团的沙尘，随后便没了动静。

龙云舒和姬仙媛相视一望，待骨雨落绝、沙尘散尽，才各执兵器，朝着黑影的落点凑过去。然而未至近前，便听一声愤怒的咆哮，那黑影猛地从坑中跃了出来。

在看清它的一瞬，在场众人无不惊骇！

它身躯壮硕，比常人高着两三头，通体覆盖着黑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墨玉般的光泽。眉额高隆，龙目凶沉。头顶一对三杈龙角，黑光锃亮，锋如钢锥。鼻翼两侧一双肉须，随着粗重的呼吸翻腾飘摆。它细腰乍背，腿如绷弓，爪若钢钩，鳞下筋肉虬结，整个身体就像一部上满了发条的机械，一静一动皆迅猛强悍，充斥着狂野的速度和力量，似乎每一瞬都可能激射而至、无可阻挡！

这是……一头修成了人形的龙？

“龙妖！”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立时沸腾起来。这昨日才杀了一头蛟龙，今日又现了一头龙妖，难道是有人捅了龙窝不成！眼前这龙妖，个头虽不及大蛟，但既已修出人形，必比那大蛟更凶更恶，却不知眼前这二人能否斗得过。

龙云舒和姬仙媛见了龙妖，亦是深受震撼。他们已然明白，先前骨蛟暴起伤人，皆因此妖藏身于颅骨之中，以巨力拖动整个蛟骨实施攻击。那蛟骨不知重几百千斤，此妖控制其飞腾跳跃，该是有多么恐怖的力量！

龙妖身躯微弓，像一只蓄势的绷簧，与龙云舒二人远远对峙。几根白骨插在背膀处，丝丝蓝血顺着伤口往外流淌，它却浑然不觉，只龇着獠牙，瞪着一双龙目，恶狠狠盯着二人，眼瞳中蓝芒如电。

“何方狂徒？胆敢在此伤人害命，速速与我报上名来！”龙云舒手持龙吟剑，厉声喝问。

龙妖望向龙云舒，双瞳中闪过一道厉芒，以一种低沉得近乎猛兽咆哮的声音道：“龙……太……子……”

它发音含糊，带着粗重的鼻息，龙云舒连听带猜，才勉强确定出“龙太子”三个字。这一瞬，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那条巨龙，它置身于无边的黑沉潭水中，蟠附在高耸的山峰上，道道巨粗的锁链，将龙身与山峰绑缚一处，龙身轻轻一动，便有金色的闪电从锁链中泛起，打得龙身冒出阵阵白烟。它咆哮着，浑白的眼球似悬天的日月，散发着灼目的光辉。

“此处寒疫肆虐，可是你施放的寒毒？”姬仙媛问道。她似乎没有听清龙妖口中的那三个字，亦或者，她对那三个字并无兴趣。她最关心的，是这石爬子村的数百条人命，以及父亲那持续了数十年的痼疾。

“是……”龙妖扭转视线，望着她回道。

这个字发音还算清晰，姬仙媛很容易便听懂了，一晃手中千缕白绫，道：“交出解毒

之药，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哈哈……”龙妖闻言先是一滞，继而仰天大笑，声音如滚滚闷雷，“有胆……来取！”话音未落，身形猛地向后倒纵，一下子便跃出了三四丈远。它朝着龙云舒二人狠一龇牙，而后猛地转身，朝着湖水大步飞蹿而去。

“休走！”二人见它欲逃，飞身便追。

龙妖奔至湖边，扭头一望，见二人紧随而至，发出一声粗沉的鼻息，将身一跃，直跃入大湖中。它身躯一摆，破开水面，好似一条游鱼，朝着湖深处快速游去，几下便到了数丈开外。

二人赶至湖边，眼睁睁瞧着龙妖脱身，不由得又急又气。这龙妖来路不凡，“龙太子”三字，更是令龙云舒心神不安。他有心入水追击，擒获这龙妖问个明白，然而对方那灵鱼一般的游水速度，让他明白人力决不可能追得上，若仓促入水，反容易遭其所害。

龙妖见二人不敢入水，立时放下心来。它远远停在水中，回转身来，朝着岸上二人发出一声肆无忌惮的狂笑，嘲讽之色溢于言表。龙云舒大怒，一眼瞧见不远岸边停靠的双桅快帆，朝姬仙媛道：“借宝船一用！”纵步飞身，跃入了船中。

姬仙媛紧随龙云舒之后，登船便道：“杜宽周济，速速开船追击龙妖！”

此时船上正有两名水手，细高挑名叫周济，矮胖子名曰杜宽，二人得此命令，慌忙解开固船缆绳，一人去升船帆，一人抄起船桨，将船只朝着深水划去。

帆船正常行进时速度飞快，起航时却是十分缓慢，须以船桨拨水助力，将船速提起，再逐步升起船帆。帆叶升起的顺序、高度、角度，与风向、风力、水流等因素息息相关，需要水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控调整，非经验丰富者绝难掌控。

龙云舒看得心急，却听姬仙媛道了声：“龙云舒莫急！”同时从怀中一伸手，掏出了一只水哨。

那水哨有指头大小，以整块鱼骨雕琢而成，润白如玉，形状恰似一尾鱼儿。个头虽小，雕工却是精致传神，每一片鳞都细致入微。这些鳞片随着哨身的晃动，表面波光潋滟，令鱼儿好似置身湖中戏水一般。

姬仙媛将水哨放至唇边，轻轻吹响。那哨声空灵澄澈，似鸟飞深山、鱼鸣清涧，伴着叮咚落水，顺湖面远远传播开去。

龙妖置身湖中，不知姬仙媛所做为何，不由心生警觉，道：“狡猾……吾去也……”言罢，将身一摆，继续朝着大泽深处游去。

龙云舒见龙妖逃走，下意识地脱口唤了声“媛儿”，姬仙媛却是目不斜视，口中哨声不停，一双眼睛只牢牢盯着远方的湖面。

就在龙妖的身影快要消失在视野中的时候，远处突然传出了一声长长的鸣音。

龙云舒一愣，凝神望远。但见远方幽蓝的湖面上，骤然搅起了一波白色的水浪，水浪前方，一道艳红的背鳍，似一柄浸满了鲜血的钢刀，在大湖中浮沉起落。

血鳍豚！

龙云舒一眼便认了出来。与此同时，姬仙媛的哨声变得短而急促，远处的血鳍豚亦发出一声声急促的鸣音，似对姬仙媛的回应。

龙妖停了下来，停在距血鳍豚不远的位置，准确而言，是被血鳍豚拦住了去路。龙云舒远远望着，一方面对姬仙媛驱使血鳍豚拦截龙妖的法子表示钦佩，另一方面，也为血鳍豚捏了一把汗。他见识过那头血鳍豚的身体，以龙妖强大的攻防能力，他不认为血鳍豚能够拦得住它。他觉得龙妖会直冲过去，以蛮力驱退血鳍豚，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龙妖并没有发起进攻，而是一动不动地悬浮在水中，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他有些纳闷，但很快他便清楚了龙妖迟迟不敢动手的原因。他看到，一道道血红的背鳍，正从血鳍豚身后的湖面裸露出来，粗略一望，便有十余数之多。它们发出声声尖锐的鸣音，一字排开，将龙妖的前路完全封锁。

第十八章

血豚之围



望着远方出现的大群血鳍豚，龙云舒转忧为喜。他望向姬仙媛，由衷赞道：“好手段！”姬仙媛放下水哨，朝龙云舒微微然一笑，道：“多谢！”

龙妖扭头望了一眼远处的二人，又回过头去，盯着前方白浪中的十数条豚影，它权衡再三，猛地发出一声咆哮，直朝豚群冲去。

豚群中传出一声尖鸣，随后倏地散开，朝着龙妖聚拢而来。它们动作灵活迅捷，携着一道道水浪，将龙妖团团围困其中。

这些血鳍豚大多是体长过丈的成豚，骨坚皮厚，身重力猛，它们围着龙妖，并不急于进攻，只在其周身冲腾穿梭，卷起道道强劲水流，朝着龙妖的身躯冲击拍打。龙妖置身其中，身子被卷得左歪右斜，满眼所见，尽是错乱的水流和红白的豚影，不多时，便已眼花缭乱、头昏脑涨。豚群亦不断发出声声刺耳的尖鸣，一波波冲击着它的耳膜，更令它判断力大打折扣。

龙云舒在船上望着，感叹血鳍豚战法高明。姬仙媛站在一旁，一边密切观察着湖中战况，一边道：“血鳍豚是云梦泽中最聪明的水生生物。常有渔人遭遇船难，被豚群所救，一路护送至岸边。它们性格温驯，对人类十分友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软弱。事实上，它们的攻击力很强，团队协作能力更是一流，能够战胜体型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二人这边说着，群豚那边已展开了新的攻势。它们凭借杂乱的水流作掩护，朝着龙妖发起突袭，或以长吻冲撞，或以重尾横扫，每一击怕是都有数百斤的力道。龙妖纵然皮糙肉硬，亦不敢正面硬抗，只频频闪躲，在水中左支右拙，迭遇惊险。

姬仙媛见状，略微松了口气。然而龙云舒却是神色一紧，他牢牢盯着战场，盯着盯着，突然大惊失色，高声喊道：“不好！快加速前进！”

姬仙媛骇了一跳，她心中不解，正欲询问其故，便见战场上异变陡生！原本处于劣势的龙妖，骤然一个翻转，身体速度加快了一倍不止，直逼近一头血鳍豚，一爪掏开了它的肚腹。霎时间，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大片的湖水。

“啊！”姬仙媛发出一声惊呼。

“加速前进！”龙云舒再次大吼道。他已然注意到，那龙妖表面仓皇惊乱，实际却是留有后手，每每能于血鳍豚迅猛的攻势下避过要害。它以这种看似狼狈的闪躲，逃避着血鳍豚最有力的攻击，又凭借强悍的身体抗下一些相对轻微的碰撞，令血鳍豚无法对其造成有效伤害。相反，它那巨大力量加持下的如钢利爪，对于血鳍豚的身体，却能造成十足的伤害，尤其是在它熟悉了血鳍豚的攻击方式之后，这种伤害更足以致命。

此时，双桅快帆的帆叶已升起了多半，帆船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杜宽仍然猛挥着船桨，尽可能地使船速更快。然而只这片刻的工夫，又有一头血鳍豚重伤在了龙妖的爪下。龙妖的身体在水流中似无根的浮萍，然而一旦获得与血鳍豚近身的机会，便如出膛的火炮般骤然爆发，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重创对手。

这是一个天生的猎手，如果说血鳍豚是一群敏捷的狼，那么它，便是一头凶猛的虎。

双桅快帆离战场越来越近。龙妖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条重尾扫过来的时候，它身躯猛地一拧，双腿借力在重尾上一蹬，身子直朝包围圈的一侧射去。那里是包围圈最为薄弱的地带，一头七八尺长的血鳍豚正从那个位置冲过来。它躲开了血鳍豚迎面的撞击，从其体侧一滑而过，同时伸出利爪，插入了对方的腹部。

鲜血喷薄而出，血鳍豚剧痛之下，身躯猛地一摆，朝它横压过来。它双臂一撑，竟硬生生抗下了血鳍豚的重压。它的身躯受此巨力，朝后方连翻了几个跟头，却正好从两头血鳍豚之间的缝隙中抽出身来。它突出了重围，甩了甩痛麻的双臂，身躯一摆，快速朝着大泽深处逃去。

群豚见状，奋起而追。它们的速度比龙妖更快，转眼便分左右包抄而至，正欲重新发动攻击，忽听一阵绵长的哨声传来，却是姬仙媛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龙妖的战力超出了她的预料，她不忍群豚搏命，及时将哨声吹响。豚群受此命令，不再硬行攻击，只随在龙妖的左右，以水流和鸣音袭扰。

与龙妖和血鳍豚相比，龙云舒二人乘坐的快帆速度上仍差着一截，于是，双方刚刚缩短了距离，很快便再度拉远。

姬仙媛见如此下去不是办法，将哨声放至唇边，再度吹响。两道豚影从前方折返回来，很快便游至了船舷两侧。姬仙媛扭头朝龙云舒道了声：“请！”而后身形一纵，竟直接跳到了其中一条血鳍豚的背部。她跨坐其上，双手扶握背鳍，身形向前一倾，口中急道：“小白，追！”快速朝着龙妖追去。

龙云舒见状，不由得一阵咋舌。血鳍豚这类生物，他今日尚属首见，让他乘此物追波逐浪，若说心里不虚定是假的。然而见姬仙媛动作自如毫不怯弱，他便不好拖沓，暗道我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被女孩比了下去！于是将身一跃，跳上了另一头血鳍豚。这头血鳍豚比小白还要大着一圈，背鳍炫红，几道血流状的红色斑痕，从背鳍的根部生出，朝着四周延展，将雪白的豚背铺占了大半，带着一种妖冶的美。

它的身体十分光滑，龙云舒猝然跃上，险些因防备不周滑落水中，急忙双臂环握豚鳍，双腿夹紧豚背，稳住身形。

血鳍豚驮负着龙云舒，破开层层水浪，紧紧跟在姬仙媛与小白的身后，一路向前疾驰。

它在湖面上忽高忽低、忽起忽落，龙云舒贴在它的背上，大半个身子都被湖水淋透，却也丝毫不敢松懈，只密切关注着周围的水况。

双桅快帆渐渐被龙云舒二人拉远，直到此刻，帆叶才终于在周济的操控下完全鼓起。快帆速度达到峰值，它乘风破浪，远远跟在二人的后方。

龙妖奋力向前奔逃，时而没入水下，时而浮于湖面，动作迅捷灵活似一尾黑鳞大鱼，上下穿梭，横冲直撞，却如何也摆脱不得群豚的围追。它有心停下来拼命，又注意到龙云舒与姬仙媛二人就跟在豚群不远的后方，只得咬紧牙关，继续朝前猛逃。

姬仙媛口中水哨不时响起，指挥群豚消耗龙妖的体力。龙妖在水中显露出的敏捷和力量，令她意识到，己方并没有充足的把握擒获这个对手，眼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消耗它的体能，待其力竭之后，再一举将其制服。

龙云舒逐渐掌握了血鳍豚的骑乘方法，与姬仙媛并骑而行，时刻紧盯龙妖的动向。他注意到，龙妖的臂膀、腿膀等关节处，皆生有鱼鳍一般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地面的时候是收拢着的，入水之后才会打开，拨水分流，令它在水中灵活自如。同时，它的气息很长，往往能潜入水面之下很长时间才露出水面换气。自己修习武当龟息功，能大幅降低呼吸频率，减少机体对空气的消耗，却也不敢保证在这种追逐逃亡的过程中，能比它憋气的更长。由此来看，此妖应有长期的水下生活经验。

封印在幽蓝深潭中的巨龙，再一次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一定要抓住它！望着前方不时浮没于湖水中的黑色鳞影，龙云舒暗道。

如此一路向北，追逐了约有小半个时辰，远远的，便见前方的湖面之下，出现了一轮巨大的蓝月。

第十九章 幻水古阵



那是一汪深蓝色的圆形水域，直径十丈有余，呈现近乎完美的圆形，它淹没在湛蓝而静谧的湖水下，远远一望，好似一轮深蓝的满月，镶嵌于湖底晶蓝色的岩石圈中，又似一颗巨大的蓝瞳，静静地仰望苍空，深邃而神秘。

龙妖一头扎入了蓝洞中。

群豚紧随而至。一道道白影，在洞口上方翻腾飞窜，发出阵阵尖锐的鸣音，却没有谁敢擅自入内。

龙云舒和姬仙媛随后赶上，二人各自骑乘血鳍豚，浮于湖面探身下望。湖底是大片的晶蓝岩石，它们高低错落，在湖光中蓝芒闪闪，似漫天繁星洒落山野，十分炫目。蓝洞位于一处相对平坦的石体间，深不知几许，湖水沿着平滑的洞壁，缓缓向内流淌，其内蓝沉沉一片，不辨事物。龙妖扎入蓝洞之后，便不见了踪影，二人向内寻望一阵，却觉头晕目眩，仿佛身下是一张地狱魔鬼的巨口，随时都要将人吸卷吞噬一般。

龙云舒对云梦泽不甚熟悉，望向姬仙媛，试图询问姬仙媛这是何处，却见对方亦是满脸疑惑，想来这位土生土长的云梦人，亦不知晓此处为何地。

是的，对于湖底的这个蓝洞，姬仙媛比龙云舒更觉讶异。她在云梦泽生活了近二十年，对这数百里大泽虽不敢说了如指掌，却也基本通晓这一带的水况地貌、村风民俗，她从未听闻过云梦泽中有眼前这样一处地方。按说，这蓝洞如此怪异奇特，不是早该被人们发现、并传得沸沸扬扬才对吗？

她脑中胡思乱想，视线移动间，忽然发现蓝洞外侧的晶蓝岩石中，竖立着什么事物。因距离尚远，视线受水体阻隔，她无法分辨出那具体是什么，但能肯定绝非自然存在之物。

“我下去看看！”她朝龙云舒打了声招呼，身形向下一压，血鳍豚一个猛子钻入湖中，破开水体，载着她朝那事物接近过去。

龙云舒见状，暗道：水下境况不明，焉能叫一女子独身泛险？深吸一口气，一催座下血鳍豚，紧随姬仙媛朝湖底游去。湖水阴冷，他没身其中，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忙运起武当心法纯阳诀，一股热流从丹田升腾而起，通达四肢百骸，将那股寒意阻在了体外。

二人一前一后来至湖底，这才看清那事物是什么。

竟是一座造型怪异的巨大石雕。

它由整块的晶蓝巨石雕凿而成，高愈一丈，形似一头凶狮端坐于地。它造型古拙，浑身布满粗大的鳞片，四爪如龙钩，长尾似蛟蟒，然而项上却无头颅，颈子齐根而断，在这幽暗的水下世界，散发着阴森诡谲的气息。

在一旁散乱的石体间，二人找到了它的头，却是一颗宽鼻环眼的狮面龙首。

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龙云舒伸手指了指断颈，又指了指龙首上的雕刻痕迹。姬仙媛凑近望了望，朝龙云舒点了点头。雕痕已然久远，其上水锈斑斑，然而这颈子上的断痕，却是新的。

狮面龙首上刻着繁复的符文，这些符文歪歪扭扭，从额间漫过头顶，滑至颈后，并在断颈处中断。他们重新返回兽身旁，这才注意到兽脊上也布满了符文，这些符文的刻痕相对较浅，在经年的湖水侵蚀下已然斑驳不易分辨，它们一路向下，沿着石兽四足爬至地面，又以兽身为中心密麻麻盘桓三周，蜿蜒着通向了不远处的蓝洞。

二人将视线放远，见蓝洞周围的地面，尽是这样蜿蜒的符文。它们似一条条藤蔓花枝，分合缠绕，将蓝洞裹缠在内。蔓间蓝芒点点，带着奇幻而邪异的美。

二人身前的这只石兽，只处于蓝洞符文的一个分支上，另有其余分支，以蓝洞为中心，朝着其他方向延伸攀爬。他们所站的位置，只能看到蓝洞这一侧的四五条分支，另一侧数目为何，因距离尚远，纹浅水暗，却是看不清楚。

龙云舒就近游向一条分支，在那里，他发现了另一头晶蓝石兽。

龟身厚甲，像乱石间的一座小山，嶙峋的甲背上，雕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裸露在外的皮肤，布满粗大的龙鳞。四足撑地，脖颈前探，仿佛在努力迈步向前，但那颈子上，同样没有头颅。

它的头颅滚落在不远的一处水藻丛中，秃额小眼，阔口短须，却是龟面龙首之相。

此时，姬仙媛气息将尽，她拉了下龙云舒的胳膊，朝上指了指，座下血鳍豚将身一摆，

游向了湖面。

二人浮出水面，大口喘息，待气息稍稳之后，姬仙媛问道：“怎么，有何收获？”

龙云舒道：“确有一些收获。那头狮身龙面兽，是为狻猊，乃龙九子之一；龟身龙面兽，是为赑屃，亦属龙之九子。湖底的场景，让我想到了一种阵法，但我暂时还不敢定论，需要进一步探查。”他面有疑色，不等姬仙媛答话，再度驱使血鳍豚，游向了湖底。

姬仙媛呼吸吐纳，三番之后，才驱使小白潜入湖底。她看到龙云舒已找到了另一头石兽，那石兽似乎拥有一具粗长的鱼身，因隐在杂乱的晶蓝石与水草中，她无法看得真切。她并没有跟过去，而是跳下豚背，蹲伏在了蓝洞外围的藤蔓符文间。符文大多生满了水锈，但那绝妙的设计和精湛的雕工，却是岁月无法磨灭的，她用手轻轻触摸，细细感受着纹路刻痕，直到气息将近，才再次浮出水面。

这一次，她不再下潜，只待在湖面，望着龙云舒在湖底时走时停、寻望探查。期间，龙云舒又露出水面换过一次气，直至围着蓝洞绕完一周，将各个分支行遍，才最终浮上湖面。

“是我武当的九龙幻水阵！”在喘匀气息之后，龙云舒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他望着湖底的蓝洞，脸上阴晴不定，似乎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中。

“武当的阵法？”姬仙媛亦是满脸不解，“武当山距云梦泽近两千里遥，怎会在此处设下这样一座大阵？”

“这也是我无法理解的。”龙云舒道，“我方才再三确认，大阵中设有九重阵图，分作龙之九子，九龙的造型姿态、排布方位和阵法符文，皆与武当《太和阵谱》中的九龙幻水阵吻合。我武当大小阵法不下百种，能够布设水中的却寥寥无几，是以我对此阵印象颇深。此阵主九龙化虚、幻水无形，水中之物，大到丘山谷壑，小到草木顽石，皆于阵中隐去形迹，人船纵然行至左近，亦会在不察间绕行而过，玄妙非常。”

姬仙媛道：“如此说来，幻水阵布设于此，乃是要将湖底蓝洞隐藏其内。看那石雕刻痕斑驳古拙，怕是已有千年之久，也即是说，蓝洞那时便已存在，只因九龙镇守，才一直未被附近渔人发觉。”

“不错！”龙云舒点头道，“而今九龙尽被斩首，大阵遭破，蓝洞方才显露于世。”

姬仙媛道：“我方才勘察石兽符文，亦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这座幻水阵，似乎是由百草门修建的。”

“哦？”龙云舒一愣，“你是说，百草门也有幻水阵？”

“不不不，”姬仙媛道，“百草门中并无这类阵法。我的意思是，此阵开创者既为武当，承建者却是百草门。那石兽与符文的雕工，我再熟悉不过，用的乃是百草门金医一脉的针刀技法，而那符文的排布样式，也与百草门自古相传的草藤纹一致。所以我推测，是你我两派合力建成此阵，共同将这云梦泽中的秘密固守于此！”

龙云舒道：“没想到我武当山与你百草门，千年前便有如此协作。只可惜如今阵法被毁、蓝洞现世，却不知是何人在此蓄意破坏，亦不知洞中事物如何！”

姬仙媛道：“这毁阵之人，莫非是那龙妖？”

龙云舒略一沉吟，道：“那龙妖武力尚可，然而强破这幻水阵，却是不太可能。”又望

向身下蓝洞，道：“容我下去查探一番！”说着，催座下血鳍豚，便欲游向蓝洞。

“龙云舒不可！”姬仙媛一把抓住他的腕子，将他的身子拽停下来。忽觉自己此举太过唐突，不由俏脸一红，忙松开手，道，“下面太危险了。”

龙云舒一笑，道：“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处既有贼人破坏，若不探个明白，岂不是要被贼人抢了先机？”

“可是……”姬仙媛道，“看这蓝洞中的水色，深度怕是要在三十丈以上，冒然潜入其中，很可能未至洞底，便已耗尽了气息，那就危险……”

“谢谢你，媛儿！”龙云舒忽然打断道。

“啊？”姬仙媛神色一紧。

“放心吧！”龙云舒道，“既然龙妖能够入得，我龙云舒又因何入不得？”言罢，身形向下一压，乘着血鳍豚，直朝蓝洞冲去。

姬仙媛心中焦急。她水生水长，自然知晓深潜的凶险，稍不注意便有性命之虞。龙云舒纵然身体素质过硬，但潜水经验的缺乏，很可能给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她急得焦头烂额，身下血鳍豚亦不安地转了一个圈。她一咬牙，正欲随龙云舒冲向蓝洞，却忽然注意到，远方的湖面上，出现了一道白影。她定睛一望，不由大喜，朝龙云舒大喊道：“龙云舒等等，我有办法啦！”

第二十章 杀人沉舟



远方，一道帆影破浪而来，正是百草门的双桅快帆！

杜宽、周济二人合力操船，将船速提升至巅峰，然而即便如此，与龙妖和群豚相比，速度还是慢着一些，双方距离越拉越远。二人借助瞭远镜，竭力追寻着群豚的身影，直到此时，才终于赶了上来。

此刻，龙云舒乘坐血鳍豚，直冲湖底蓝洞。那蓝洞深邃幽沉，向外散发着阴冷的气息，像一只巨眼，怒视着快速接近的一人一豚。龙云舒屏息凝神，正欲冲入其中，座下血鳍豚突然发出一声惊鸣，身子猛地折转，远离了洞口。龙云舒吓了一跳，急忙双腿夹紧豚背，身子贴紧豚身，才没有被血鳍豚甩脱。

血鳍豚在洞外徘徊游荡，任凭龙云舒催促，却也不敢进入洞中。其余十数头血鳍豚，亦在一旁翻腾游窜，搅起阵阵水流。龙云舒无法理解它们的意思，但能够感觉出，它们对这蓝洞充满了忌惮。

龙云舒心中愠恼，又听上方姬仙媛呼唤，只得一咬牙，暂时放弃入洞。座下血鳍豚如蒙大赦，飞快地游出了湖面。

杜宽、周济操控快帆减速，缓缓朝二人靠了过来。姬仙媛不等船只停稳，便高声问道：“杜宽、周济，船上可备有水肺？”

周济答道：“有两套！”

“好！”姬仙媛应了一声，又朝龙云舒道，“既有水肺，我们潜入这蓝洞，便简单多啦！”

龙云舒心中不明，问道：“何为水肺？”

姬仙媛解释道：“水肺乃是一种水下助呼吸装备，简单而言，便是用鱼鳔做成的空气储囊。云梦泽一带生活着一种鱼，被人们称作‘皮条子’。此鱼身体瘦长，皮肉柴硬，不为人们所喜，但它的鱼鳔，却是坚韧弹滑，耐刮耐磨，密封性极佳。人们将它的鱼鳔以桐油反复刷涂晾晒，做成空气储囊，潜水时佩带此物，作为呼吸之用，可大幅延长在水下的活动时间。”

谈话间，快帆已开至了近前。杜宽将大铁锚抛入湖中，船身借着惯性向前滑出一截，然后渐渐稳当下来。

二人跳上船，见周济已然给两套水肺充足了气。那水肺各由三只鱼鳔并排绑缚而成，每只鱼鳔长二尺挂零，直径四五寸，油黄发亮，摸上去软软的，却是力压不破。水肺制作时便已经过了去味处理，又经常年的使用晾晒，腥味已然很淡，但仍不免稍有些水腥味的残留，龙云舒五感灵通，那味道令他有些膈应，然而为了潜入蓝洞，也只能忍下。

二人在杜宽、周济的帮助下，将水肺紧紧缚于背后。

姬仙媛为龙云舒讲解了水肺的使用方法，以及一些潜水的关窍，准备停当后，二人这才重新跳上血鳍豚。他们打开水肺的控气阀门，将呼吸管叼在口中，游向了蓝洞。

在接近洞口时，血鳍豚再度显露出了不安。姬仙媛轻抚小白的头顶，安抚着它的情绪，半晌，它终于镇静下来，朝着洞内游去。

有了小白做主心骨，龙云舒座下的血鳍豚安静了不少，它随在小白的身后，也游入了蓝洞。

随着二人的身影消失在蓝洞中，洞外群豚呼啦散开，伴着阵阵哀鸣，向着远方游去。

杜宽、周济望着四散的血鳍豚，心中惊疑。周济道：“宽儿，你说这洞里藏了啥，竟他娘的连血脉都吓成这样？”

杜宽眯缝着眼睛，盯着蓝洞望了半晌，道：“要我说吧，这里边一准儿住了什么妖魔鬼怪！你想啊，咱这云梦泽大水无边，汇聚天下地水灵脉，怎是平凡地界能比得了的？定有妖魔在此间修行！这下边的洞穴，兴许就是哪个大妖的老巢！”

他说得煞有介事，周济听了，面色一慌，道：“若真是如此，小姐进入其中，岂不是要有凶险？”

“你怕啥？”杜宽道，“小姐心地良善，自然福大命大。再者说了，她身边不是还有那个龙云舒吗？那小子可是武当道尊座下弟子，一人荡平鬼教分部，捉个妖怪还能含糊？”

“你说得倒也不错。”

“诶，对了老济，你有没有发现点事儿？”

“啥事？”

“当然是小姐和龙云舒啊！我发现呀，小姐看龙云舒的眼神儿，似乎有点不太对劲，有点……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周济来了兴致，朝着杜宽凑了凑。

“我跟你说哈！”杜宽望了眼蓝洞，确定龙云舒二人尚在洞中，这才一脸神秘地小声道，“她看向龙云舒的时候吧，那个眼睛里，似乎总含着那么一丢丢的……那个词该咋形容来着？我这话到嘴边咋还想不起来了，就是那种微妙的眼神，流露着一点点喜欢，又带着一点点欣赏和崇拜……”

“含情脉脉？”

“对对对，就是含情脉脉！”

“嗯……”周济琢磨了琢磨，“没吧，我咋没看出来她眼神有啥不同，她不是对咱都挺好的吗？”

“嘿，你还真是榆木脑袋！”杜宽道，“你难道没注意吗？小姐在那小子面前话可挺多，尤其刚才教那小子潜水时，那个周到细致劲儿，平日可没见她对谁这么火热过。还有啊，你看柳儿，动不动就调笑他俩，那丫头可是小姐肚子里的蛔虫，小姐啥心思她能不知道？她要是没看出点啥，敢开那样的玩笑？”

“经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不过话说回来，龙云舒那小子确实不错，与咱小姐倒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

这二人在船上闲来无事，一边观察着蓝洞，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扯着八卦。就在这时，突听船下传来“砰”的一声闷响，船身跟着剧烈一震，二人站立不稳，险些跌倒在地，急忙抓住船帮稳住身形。

“怎么回事？”杜宽惊道。

“他娘的，好像是有啥东西撞了下船头！”周济道。他一边说，一边抽刀在手，直朝船头奔去。

“啥东西，咋闹这大动静？”杜宽疑道。他踌躇了一阵，从旁抄起一只桨，追在周济身后。

周济奔至船头，探身朝着水下张望。清蓝的湖面，在方才的巨震中荡起一圈圈水波，以船体为中心，向着周围荡漾开去。他的目光在水波光影间探寻，看了半晌，才慢慢直起了身子。

“啥东西撞的？”杜宽守在一旁，急问道。

“不知道。”周济答道，“他娘的连条鱼苗都没有！”

杜宽闻言，也扒着船帮探身往水下瞧瞧。他体宽肚圆，这个动作做起来有些吃力。

受船体遮挡，他的视野范围比周济狭窄得多，贴近船底的区域有相当大一部分盲区，视线能及处，确实没什么异常。

“不会是在船底藏着吧？”他收回身子，声音有些发虚。

“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这疼得慌？”周济道。他紧握刀柄，朝着四下湖面扫视。

“要不，咱把船挪远点？”杜宽建议道。他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往湖水中瞟了两眼。

“好！”周济应了一声，转身便朝着帆索走去。然而未至近前，突听杜宽叫道：“等等！”

“怎么了？”周济止住步子，一脸疑惑，“你瞅啥呢？”

杜宽趴在船边，探身朝湖水里望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物，揉了揉眼睛，更加细致地观望。半晌，才直起身来，脸色煞白，颤声道：“咱们的……锚呢？”

“什么？”周济疑问了一句。对方的声音太低，他不敢确定自己听到的是否准确。

“咱们的锚……不见了。”杜宽咽了口吐沫，这次他的声音清晰了很多。

“你他娘的说胡话呢？”周济爆了句粗口，几步走到船边，“这他娘的不是在这儿呢吗？”他用手抻了抻船头的锚缆，正要指给杜宽看，却一下子僵在了原处。

只见那长长的锚缆，从船头一直斜垂至湖底，然而它的前端，却是空荡荡的，原本的四爪大铁锚，竟不翼而飞！

那大铁锚的重量少说也有二百斤，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啥东西有这么大的劲头，又为何跑到湖底偷锚？联想到方才船底的那声巨响，二人齐齐大叫一声不好，猛地向旁一跃。耳轮中只闻“咔”的一声，伴着船体的巨震，一物猛地砸破船板，从下方露了出来。

正是那四爪大锚！

大锚钩爪刚硬，其中两爪直接撞破船板，另外两爪则卡在了船板下。

二人足下无根，在巨震中双双翻倒在地，猝见眼前这一幕，一时皆惊得目瞪口呆。这双桅快帆的船底乃是双层结构，上下两层船板间有横纵龙骨支撑，造船的板材均选用云梦岛深林中的百龄老杉木，每层船板以四道寸厚板材拼接，轻巧灵便且坚固耐用。对方以蛮力破壁，该是有多么恐怖的力量！方才那第一声巨响，想来便是对方以大铁锚撞破了第一层底板，随后这第二击，直接将整个船底洞穿！

大铁锚的两爪卡在船板间，船底之人猛一较力，伴着“咔嚓”一声响，直将船板豁开了一个裂口。木屑飞溅中，两条粗长的手臂从中伸出。

那手臂比常人的大腿还要粗上一圈，生着黑色的绒毛，好似猿臂一般。粗厚的手爪扒住裂口的两侧，猛地向左右一扯，那坚硬的船板，竟好似纸片一般碎裂开来，转眼被扯出了一个大窟窿，随后，一个胖大的身躯从中露了出来。

正是胖子违天！

他发出一声狂笑，五官在笑声中扭曲，隐隐幻作一张猿面，凶厉残暴。他半截身子没在船底，双手按住船板，试图从窟窿中钻出，然而他肚腹宽肥，这一下竟未能出来，反而卡在了窟窿中。

杜宽周济跌在一旁，原本吓得傻了，只以为来了吃人的妖怪，此刻见妖怪卡在船中，周济恐惧中虎胆陡生，暗道机不可失，若被这妖精脱身，焉有我等的命在！于是跳起来，抡刀朝违天头顶狠劈。

违天不怒反笑，见钢刀迎头劈落，猛地抬起左臂，横在头顶。那手臂瞬间胀大了一圈，道道黑筋隆起，好似一条条游蛇盘绕。锋利的刀刃重重劈在这条手臂上，伴着“叮”的一声脆响，刀身断成两截。违天毫不停顿，手腕一翻，叼住周济手中的半截刀身，随手往怀中一带，周济站立不住，一个踉跄，朝他跌扑过来。他眼中闪过一道凶光，抬起右臂，一拳大力轰出。巨力之下，拳头连同小半截手臂，直直穿过周济的胸膛，透背而出！

他缓缓从周济的体内拔出手臂，其上沾染的鲜血化作道道黑气，融入了手臂中。

周济瞪着大眼，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何事。他低头望了望，见胸膛处一个血窟窿，透过这个窟窿，背后的远天碧水清晰可辨。他张了张嘴，一头栽倒在地。

杜宽在一旁见了，当时便尿了裤子，忽听一声诡笑从高处传来，嘿嘿然如成了精的老耗子。抬头一望，见在那高高的桅杆顶部，不知何时站立一人。那人身披银裘，头戴银斗笠，

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如着了一身碎镜，刺人双目。

正是水葬师！

杜宽吓得狠了，手中船桨“铛唧唧”掉落在地，慌乱中朝腰间一伸手，摘下一物，却是一支响弩。

百草门中常以响箭作为紧报信号，他将响弩举在手中，便欲按绷簧释放信报，不求能够慑敌，只求放出些响动，给湖底蓝洞中的姬仙媛示警。

水葬师站在桅杆顶，朝下嘿嘿一笑，猛将身形一转，织成蓑衣斗笠的百千枚银刃忽地分散开来，化作一道丈八银蛇，从杆顶蜿蜒着朝杜宽扑下。此刻响箭刚刚离弦，尖锐的鸣声方一响起，便戛然熄灭，却是疾速飞至的银刃将哨子削成了数截。

千百计的银刃紧随而至，自上而下，转眼将杜宽包覆在内，活生生将其裹成了一只银粽子。伴着一声凄厉的号啕，锋利的银刃齐齐向内收紧，鲜血崩溅！

第二十一章 万龙水窟



龙云舒与姬仙媛二人，各自背着水肺、骑着血鳍豚，缓慢地朝着蓝洞深处游去。

蓝洞直径十丈有余，洞壁皆是荧光闪闪的晶蓝石，将整片水体映成了一片蒙眬的蓝，置身其中，犹如置身梦幻的世界。蓝洞直上直下，湖水沿着内壁缓缓向内流淌，在经年的冲刷中，洞壁被磨得光滑平整，几乎能粗浅地映出人的影子。偶有蓝鳞的鱼从身旁游过，长须大眼，形貌奇特，见了人也不知惧怕，只好奇地朝着二人打量。

姬仙媛朝龙云舒比了个手势，提醒龙云舒注意洞内的水流。既然有水体的流动，证明此洞的底部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能够经得起湖水的不断灌入。置身水下，二人口不能言，只能以手势进行交流。

龙云舒朝她点点头。在入水之前，姬仙媛便已告诉过他，二人佩戴的水肺，一般情况下能够维持人体两刻钟的呼吸，足以支撑他们完成极限潜水。所谓的极限潜水，是针对人体而言的。一般人的极限潜水深度大约为十丈，而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水手，最多能下潜到三十丈的距离，若再继续深入，人体便很难承受住深水带来的巨大压力了。

龙云舒随在姬仙媛的身侧，缓慢地向下。这也是姬仙媛事先教给他的。深潜时，下降的速度一定要慢，否则心肺来不及适应水下压力的改变，很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事实上，他并没有感受到压力变化造成的身体不适，他只是觉得很冷。

真的很冷，比在洞外的寒意还要强上几倍，他不得不分出一大部分精力，以纯阳诀抵御阴寒气息的入侵，以至于不能细致地观察周围环境。并且，他觉得身下的血鳍豚也很冷，它身体的肌肉紧紧绷着，有时候甚至会抽搐那么一两下，这令他感到非常奇怪。

姬仙媛一边下潜，一边默默估算着深度。当前的深度大约是三十丈——水体传来的压力，让她有把握将估算误差控制在三丈之内——这个深度，已经是专业潜水者才能达到

的了。呼吸时的闷滞感，令她觉得胸腔有些难受，转望龙云舒，却见他尚未流露出深潜时的不适。在她看来，龙云舒自幼生活在武当山，那里山多水寡，纵有飞瀑深泉，又如何与云梦泽相比？所以，她先入为主地认为龙云舒水性定然不佳，可如今见了，才觉对方的水性决不在自己之下，不由得愈加对他刮目相看了。

就在此刻，她隐隐听到上方传来一声急响。

她一惊，那响声，像极了百草门传递急报的响箭！她赶忙凝神细听，然而那响声却消失了。她摇了摇头：定是深水对自己的感官造成了影响，令自己产生了幻听。

二人继续下潜。

五丈之后，胸口处的闷滞感愈发严重，如果再继续深入，怕是不能确保安全。姬仙媛朝龙云舒比了个手势，示意龙云舒停止下潜，返回湖面。

龙云舒朝她摇了摇头，意思是我还能继续深入。其实，胸口处的闷滞感，也已令他觉得不舒服，但他不愿此时放弃。此时放弃，意味着前番行动彻底失败，不仅会失了龙妖的踪迹，蓝洞的秘密也可能再无缘被自己揭晓。

他轻催座下血鳍豚，继续朝着深处下潜。

姬仙媛不忍将他独自留在此处，咬了咬牙，跟随在他的身后。

又潜五丈。

二人当前距离水面已有四十丈，这一深度，姬仙媛从未听闻现实中有谁达到过。

她只在传说中听过。据说，百草门初代门主叶婴，曾研制出一种用于深潜的药丹，名为水行丹，服之，能令人在水深五十丈处行动自如。但这终究是传说，很可能是后人为了神化门主而杜撰出来的。在她看来，百草门历经千年传承，医术药术比之立派时已不知强着几十倍几百倍，加之门中从无断代，倘若真的有此妙方，如今怎会造不出此等妙药？

冒然下潜至一个从未有人到过的深度，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继续深入，不会有潜在的风险，以及会不会给身体留下遗患，都无法预知。她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制止龙云舒继续深潜，将其尽快带出水面，检查身体无恙后再作打算。

她打定主意，紧催血鳍豚赶上龙云舒，正欲催促龙云舒返回，却见龙云舒当先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向下看。

她一怔，随着龙云舒所指朝下望去，但见不远处的下方，晶蓝闪闪。

竟已到了蓝洞之底！

“注意安全！”龙云舒朝她比画了一下，而后手握龙吟剑，乘血鳍豚当先游了下去。

这是一处巨大的水下洞窟，直径不知几十丈，完全浸没在淡蓝色的水体中。它位于蓝洞的尽头，置身其中，抬头望，但见偌大的蓝洞就直直悬在头顶，仿佛一轮深蓝巨月当空压下。

姬仙媛乘着血鳍豚，从蓝洞中游下，几缕白绫于身周轻缓飘舞，好似月宫落下的仙子一般。龙云舒纵然心地清净，此时见了，亦不禁一愣神，直到对方一眼望过来，才觉自己于礼有失，慌忙别过头去，朝着周围打量。

水洞周围皆是蓝光闪闪的晶蓝石壁，石壁上精雕细琢了一幅万龙图。这幅长卷沿着洞壁铺展开来，将偌大个洞窟铺得满满。但见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霸下、狴犴、

负屃、鸱吻等龙九子赫然在列，更有应龙、螭龙、蟠龙、虬龙、蜃龙、螭龙、夔龙、蛟龙、虺龙等不同龙种，这些龙或行或盘，或伏或坐，或施云布雨，或吐雾行风，或踏琼山，或闹沧海，或穿莽林，或跃深涧，或吞星辰日月，或饮江河湖川，当真是活灵活现，尽显鬼斧神工之妙。

二人立于洞中，周围群龙环伺，纵然心知这些都是石雕壁刻，亦觉心下惴惴。

“皆以百草门针刀技法雕刻。”姬仙媛贴近壁刻打量了一番，朝龙云舒示意道。她面上平静，内心却是波澜起伏。按她的测算，这里的深度已达五十丈，这样一处万难达到的地界，出现如此浩大的工程，并且这工程还具有明显的百草门特征，叫她如何不惊诧？做这一切的，究竟是何人，此处又究竟是何处？

五十丈！

她的脑海中再度划过了这个数字。一千年前，门主叶婴造水行丹，服之，水深五十丈处，人可行动自如。这两个数字，竟是如此一致！

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传说也许是真的。此处的石雕壁刻，建造年代与蓝洞之外的幻水古阵基本一致，都有近千年的历史，这与叶婴所处的时代基本相符。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当年叶婴研制水行丹，目的便是让人在这蓝洞之底修建万龙水窟！

龙云舒并不知晓姬仙媛内心的焦灼，因为此刻，他的整个人，正陷入更加强烈的震撼与茫然中。眼前这幅万龙长卷，似乎触动了他心底的某根神经，让他觉得眼前的画卷是如此熟悉。他细细地想，却又如何也想不起来何时何处见过。

一定是不曾见过的，自己自幼于武当山修行，怎会见过这云梦泽深水之窟的石刻？他这样告诫着自己，却无法安抚那根神经，反而令它更加强烈地跳动起来。他头脑发胀，陷入思维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他觉得自己走入了画中，亦或者是那些画中的事物活了过来。他站在接近天的高处，那些龙就跪匍在他的脚下，它们高呼着什么，但声音乱糟糟的，他一句都听不清楚。但他知道，那是来自它们最虔诚的叩拜，于是，他仰天大笑，天地间飓风骤起，卷起遮天黑云，荡起万丈黄沙，道道巨闪于天地间穿梭，声声惊雷于浊世中炸响。

就在此刻，突闻九重天上一声龙吟，霎时间风云退散，雷电销声，天地一片清明。他一下子清醒过来，这才发现自己仍站在万龙长卷的近前，手中龙吟剑嗡嗡作响，定是它将自己由幻境中唤醒。

姬仙媛站在他的身侧，一脸担忧地望着他，他朝着她微微一笑，示意自己无碍，而后驱使血鳍豚，朝着洞的一侧游去。

他为了追踪龙妖而来，但在这个洞中，他并没有见到龙妖的踪影，只看到洞的一侧，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白影。因距离尚远，洞中幽暗，他无法真切看清楚那是什么，只大概觉得那应是一座石像。

他朝着石像接近过去，周围石壁上的道道龙影，随着他的经过，逐渐闪烁起晶蓝的光芒。它们注视着他，似乎他的到来，令它们平静了千载的心，重新跃动了起来。

他与石像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他终于站到了石像的身前。石像背后幽蓝的神光缓缓点亮，浑圆如满月，将石像笼映其中。他仰起头，凝望着石像的脸庞，渐渐地，整个

身子竟开始颤抖了起来。

那张脸，他再熟悉不过。

姬仙媛随在他的身后，也看清了石像的模样，一时间只惊得目瞪口呆。正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石像所雕非是旁人，正是龙云舒！

第二十二章 极寒地域



龙云舒做梦也想不到，这深水之窟中矗立的石像，雕刻的竟是自己。

石像高近三丈，着长衫，负手而立。长发如流瀑，龙目赛朗星，平和中自带一股傲视天下的气势。其雕刻技法细致而传神，每一缕衣褶、每一线发丝都精心雕琢出来，栩栩如生，尽得人物神韵。

龙云舒站在它的下方，二者除了大小不同，其余各处简直一模一样，他仰头凝望，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之景，唯余一尊巨像，高高地矗立在天地间。巨像低头望着他，朝着他露出微笑，和煦如春风，却令他毛骨悚然。它张开口，朝着他轻轻地道了一声：“你终于来了。”他闻在耳中，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周围景象旋即恢复了正常。

他觉得自己额头冒出了冷汗，若非此刻身在水中，这些冷汗应已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方才的那个声音，清冷淡然，纯净得纤毫不染，他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嗓音，也从来没有见过拥有这种音色的人。它直接从自己的脑海中响起，清晰自然，仿佛一直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深处，直到此时此地，才朝自己道出了这句时隔千年的问候。

姬仙媛站在龙云舒的一旁，眼前之景，亦令她震惊到了极点。她方才还在思考叶婴千年前建造万龙水窟的目的，却没想到，这水窟中供奉的，竟是龙云舒。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凑近石像细细打量，其上的雕刻痕迹，确与周围洞壁上的万龙长卷出于一辙，皆为千年前的产物。

石像的腰间，同样雕刻着一柄龙吟剑，她下意识地望向了龙云舒的手中剑，二者完全相同，剑柄一条白龙，灵动飘逸。石像的身下，一条大龙盘旋而上，它将石像的下半身缠裹其中，龙头昂在石像的身前，张着大口，瞪着双目，凶悍异常。

这条龙也是由晶蓝石雕凿而成的，与洞窟周围的晶蓝石相同，随着视线的晃动，龙身晶光闪闪，仿佛活过来了一般。随处可见的晶蓝石，令姬仙媛开始注意石像的材质。石像以白贝岩雕凿，洁白无瑕，拥有近似玉一般的质感。白贝岩本身并不昂贵，云梦岛近岸的石滩上便有大量产出，然而它出现在此处，却足以让人惊奇了。此处与云梦岛相隔一二百里，建造石像的人为了更好地塑造出龙云舒白衣若仙的形象，不惜远道运来此石，置入这水窟之中，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石像背后不远，便是水窟的尽头了。石壁上，万龙长卷首尾于此交汇，道道龙纹蜿蜒盘曲，将一个蓝幽幽的洞口拱在正中。洞口浑圆，直径丈余，朝外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远远一望，便似石像背后升腾发散的神光。水流从石像身侧滑过，朝着洞口汇聚而去，汹涌地灌入其中，发出声声怪响，隐隐似群龙咆哮。

龙云舒一催座下血鳍豚，绕过石像身侧，朝着洞口游去。

他突然的动作，将一旁的姬仙媛吓了一跳，姬仙媛伸手欲行制止，却已不及。她因龙云舒的鲁莽而气恼，无奈之下，也只得随后跟随。

在进入洞口之前，龙云舒扭回头望了眼石像的后背，这一望，竟令他停下了身子，但这个过程很短暂，在姬仙媛赶到之前，他便已再度催促血鳍豚，游向了洞口。

姬仙媛心中生疑，在游到龙云舒停留的位置后，也驻足回望。她看到，在石像的后背，有一大片青色的斑痕，那斑痕极不规则，从颈下一直漫至腰后，如果非要说它像些什么的话，大概像一条悬空盘绕的龙。不过，这龙形实在有些粗糙，与石像精细到每一根毛发的雕刻风格迥然相异，仿佛是宣纸上泼墨晕染的一般，又像是石料上天然存在的瑕疵。但姬仙媛知道，这决不可能是瑕疵，一座用心到连选材都来自百里之外的石像，怎可能允许有这么大一片瑕疵呢？然而若说是雕刻者刻意为之，她又实在不明白这种做法有何意图。此刻，龙云舒已然游入了洞内，她索性不再多想，也随之进入。

洞内水流湍急，直直地通向前方。常年的冲刷，令洞壁光滑如镜。二人骑豚从中穿游而过，上下左右皆映着人与豚的影像，仿佛置身于一个蓝色的圆镜通道内，奇妙非常。

通道的长度大概有十几丈左右，在水流的助推下，二人很快便到了尽头。他们被强大的水流推出洞外，又在血鳍豚的驮负下快速上浮，很快便浮出了水面。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地下世界。蓝色的地下河，以二人置身的深潭为起点，朝着远方蜿蜒奔流。河岸两侧，皆是犬牙交错的晶蓝石笋，它们比蓝洞中的石体更蓝更亮，与蓝色的河水交相辉映，荧光闪闪，织作一条星河，一直通向目力不及的远方。另有一些高大的石体，连通在地面与岩顶之间，这些石体的下部是晶蓝色，越向上蓝色越浅、黑色越重，及至数丈高的岩顶，已是黑沉沉一片，仿似黑云压盖下的夜空。一根根钟乳石似魔鬼的爪牙，从黑沉的天幕高高垂下，尖端闪烁着荧蓝的光芒，带着一种险峻而奇异的美。

姬仙媛望着眼前的景象，竟一时有些呆了。她回忆着二人行经的路线。就地理位置而言，当前所在的位置，应属云梦泽西北部的地深处，向上数十丈高，便是云梦泽的湖水。若非亲眼所见，她绝对不敢相信湖底之下会存在这样一处地界。云梦泽素有内陆水眼之称，天下地水灵脉尽汇于此，而眼前这条地下河，又将云梦泽的水引向了何处？

她心里想着，见龙云舒已催动血鳍豚，朝着岸边游去。面前的人是神秘的，自打从蛟腹中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他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凡的人，即使他抽尽了神农苑近半的药力，她也未有丝毫的痛惜，只由衷地赞叹好一副仙胎傲骨！但现在，当看到那尊于万龙水窟中屹立千年的古老石像时，她突然觉得他有些可怕。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仿佛那个瞬间，与自己站在一起的，是一个穿越了千年的神祇，高高在上，神圣而不可侵犯。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随在他的身后，望着他的背影，想出口询问些什么，然而看对方的状态，似乎也正陷落在巨大的困惑中，这令她知道，此刻并非问东问西的时候。

正在这时，他突地打了个寒战。

“怎么了？”她脱口而出，随即又后悔自己出口太急。这么快速地答话，明摆着自己在背后悄悄窥视着对方，这委实不是一种礼貌的行为。

“很冷……”龙云舒回答。他扭回头望向了姬仙媛，面色发白，冻得牙齿都几乎打了颤。

“冷？”她这才注意到他的异状，不由得心里“格噔”一下。

“不会是……”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的脑子里，分明浮现出了石爬子村的村民在烈日下裹着棉被的场景。

“不知道……”龙云舒答道。纵然她话音未完，他也明白了她的话中之意。只不过，他着实不知是否和村民们一样中了寒毒。

这一路走来，从湖底的幻水古阵开始，他便已觉得冷，只以纯阳诀将寒意压了下去，并未朝深处细想。及至蓝洞水窟，这种寒意更为严重，但纯阳诀至刚至烈，倒也勉强可以抵挡寒意的入侵。然而如今，二人来在这地下河中，寒意已成倍剧增，任他运起纯阳诀，竟也无法抵挡。这是一种直刺灵魂的冷，在这种寒意下，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颤抖了起来，也许用不了多久，自己的灵魂就会被冻僵，从而丧失思考的能力，让肉体成为一具无知无觉的躯壳。

“让我看看。”姬仙媛不容龙云舒分说便拉过他的胳膊，探二指搭在了他的腕部，少顷，又将手背贴上了他的额头。

体温是热的，这令她松了口气。

“寒毒尚未深入，我们快些离开这水！”她早就觉得周围的水体有些古怪，直到此刻，才意识到水中的蓝色与蓝毒有关。

二人双双跳上河岸。

“怎么样，好些了么？”

“还是很冷……”龙云舒回答。离开水体，并未使他感到更舒服一些。

两头血鳍豚将头露出水面，搭在岸边的晶蓝石上，可怜兮兮地望着二人，发出一声声浅吟。龙云舒注意到，它们的身躯竟也在颤抖，似乎与自己一样，处于难以抵挡的寒冷中。

他突然想起，此前柳儿曾向自己介绍过，血鳍豚并非鱼类，而是与人类一样，同属胎生动物。这类生物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体温恒定，其摄入体内的能量，有相当一部分用以维持体温在一个固定的范围。血鳍豚的标准体温，正巧与人类近似，由这一点来讲，这两个家伙应与自己有着相同的体验，当真是同病相怜。

“你似乎并不冷。”他对姬仙媛道。他注意到，姬仙媛面色如常，身体毫无不妥，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冷意。这令他有些奇怪。一路行来，二人二豚皆在一处，若说此地有寒毒侵体，为何独独姬仙媛不受影响？

经龙云舒一提，姬仙媛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察查自身，确实丝毫不觉寒冷，至多觉得地底世界常年不见光照有些阴凉，但这种“凉”，与“冷得打颤”，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我们离开这里吧！”她建议道，既然无法理解，那么尽快离开此处，总归是无错的，“蓝毒并非只存在于水中，这里的空间，可能都已被它们占领。”她这样说着，寻看四周，更觉得周围蓝蒙蒙的，不似人间。

此时离开，龙云舒着实有些不甘，他咬牙想了想，忽双手掐诀，闭目凝眉，道了声：“白瞳！”探二指一压眉心，随后，双目猛然睁开。

那双眼，竟于一瞬间化作了一片白茫。那是一种纯粹的白，浓厚而深沉，不见纤毫的杂质。在这双眼睛下，周围的一切都显现了形迹。

所谓白瞳，并非视觉，而是一种感觉。它突破了人类视觉的极限，将周围的一切细微变化纳入感知，令世间每一处污垢都无所遁形。曾经，龙云舒一度以为这是道尊传予自己的独门秘法，但现在他知道，这一能力来源于自己体内的那条龙魂。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幻觉中的那条龙，双目皎皎如满月，却也是没有黑眼瞳的，只有一片纯粹的白。

白瞳下，他看到周围的世界，漂浮着一层蓝色的物质，如烟似雾，却是活的。它们朝着自己缓缓聚拢而来，纠缠着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朝体内侵入。这些蓝雾越往高处越稀薄，越往低处越浓厚，最低处汇作一条浓蓝色的长流，从自己的脚下，一直绵延至黑暗的远方。两团红色的光影置身于蓝色的长流中，像丢落在蚁群中的两块肥肉，令众蚁疯狂地朝着它们包裹而来。

白瞳中的世界与肉眼所见迥异，但他知道，蓝色长流所属的位置便是地下河，两团赤红的光影则是血鳍豚。蓝色物质由地下河而来，朝着周围的空气中飘散，是以越至高处，便越稀薄。

他望向姬仙媛的位置。姬仙媛在白瞳中，呈现的也是一团红色的光影形象，中心处接近赤红，越向边缘越近橙黄。这种状态是正常的，但他紧接着发现，在她胸口的位置，存在着一团白色的光晕，那光晕若隐若现，朝着周围轻轻发散，隐隐将她的整个身子笼罩其中。周围的蓝雾似乎对这团光晕很是忌惮，只朝她轻一接触，便又远远避开。

是这团光晕将蓝雾隔绝在了体外？他心生疑惑，盯着那光晕，努力想看得清楚，然而那光晕却也奇特，他盯了半晌，也未能分辨出它的本体。

就在这时，突听姬仙媛发出一声惊呼，猛地转过了身去。

他骇了一跳，骤然收回了白瞳。白瞳极耗心力，他因收功紧急，头脑“嗡”了一声，赶忙低头闭眼，半晌才缓过劲来。他缓缓睁开眼睛，双瞳已恢复了正常。

“怎么了？”他望了望姬仙媛，又看了看周围，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之处。

姬仙媛此时已转回身来，一张脸却是通红。

“你……”她望着龙云舒，面色既羞且怒，想要说些什么，支吾了半晌，却欲言又止。最终只气得一跺脚，别过了身去。

龙云舒甚是不解：这人还真是怪得很，方才还好好的，怎么片刻的工夫，就无故发起了脾气？

他哪里会想到，自己方才施展白瞳时，盯着对方的胸部望了半晌。对方不知白瞳中的世界与肉眼所见不同，只将他当作了登徒子，趁机占人便宜。他又似装傻充愣，询问对方“怎么了”，这叫对方一个姑娘，如何答得出口？

“你的胸前有什么东西，令寒毒惧怕。”龙云舒没再多想，直切正题。

“什么？”她一愣。

“你的胸前有令寒毒惧怕的东西。”龙云舒站在她的身后，又重复了一遍。

她低头，下意识地抚住了胸口。

她望着自己的胸部，并未发现任何异状，但手指传来的触感，却让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胸前确实存在着什么东西。她细细寻视，最终，从胸前的衣襟处，摸出了几枚透明的雪花。

第二十三章

巨像倾塌



姬仙媛这才知是自己错怪了龙云舒，面上红晕更盛。长长呼了口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几枚雪花的身上。

雪花通体透明，有指甲盖大小，入手冰凉。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已超出了肉眼辨识的极限，即使放于眼下，也若无物。洞内光线微弱，她将它们托于掌心，细致调整观察角度，才勉强能够看到雪花边缘折射出的一丝蓝芒。

“是什么？”龙云舒见她对着掌心细细打量了半晌，忍不住催问道。

“几枚雪花。”她转回身，将手举到了龙云舒的面前。她的掌心是温热的，雪花却并未因此而融化。

龙云舒注目于她的掌心，却见其上空无一物。他效仿着她的动作，微微低头侧目，终于看到了掌心正中的几缕蓝芒。

“哪里来的雪花？”龙云舒疑道。

姬仙媛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也是经你提醒才发现的。”

“很奇怪的雪花。”龙云舒继续打量着它们，“比水还要透明，有九个瓣。”

“嗯？”姬仙媛闻言一愣，抬眼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它们的身体，比水还要透明。”龙云舒道，“并且，它们有九个雪瓣。一般的雪花，不是只有六瓣么？”

九瓣雪……姬仙媛调整着视线，细细数去，这些雪花果然皆是九瓣。如此形态，当真是雪中异类。她甚觉诧异，又觉眼前之物似曾相识，略一思量，一个身影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个身影，她曾经两次遇见，一次是在百草门的门外，另一次，则是在石爬子村外的湖滩。

冰雪般的容颜，清潭般的眼眸，是那个身穿白裘的女娃。那女娃的头上，就戴着这样一枚九瓣雪花簪！

一念及此，她竟悚然而惊！她终于明白这些雪花来自哪里了。她想起来，此前女娃遭遇骨蛟袭击，自己为她查验伤势，就在自己起身欲行离去的时候，女娃突然扑到自己怀里放声大哭，她的泪水凉凉的，浸透了自己的衣襟。

那时，她的注意力尽数集中在骨蛟的身上，并未意识到泪水冰凉这件事本身就已不同寻常。之后，自己与龙云舒一路追击龙妖，更是无暇他顾。但现在，面对遗留在自己胸

前的九瓣雪，她蓦地醒转过来。一瞬间，只觉毛骨悚然。

“速回百草门！”她猛将掌心一握，纵身跳上血鳍豚，直朝来时的圆镜通道游去。

龙云舒不解其意，然而看对方的状态，便知定有急事发生。他并不多问，只跃上血鳍豚，追随在姬仙媛的身后。

通道内水流湍急，二人来时顺水而下，易如反掌，返回时却要逆流而上，难度陡增。两头血鳍豚一前一后破开水体，摇头摆尾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前进。二人紧紧贴在豚背上，以此来减小水阻，费了好一番工夫，才终于临近了通道的尽头。正欲一鼓作气冲出，却蓦地发现，前方万龙水窟中，多出了两道身影。

一个体胖身宽，长臂若猿；一个身披银裘，头戴斗笠。他们悬在水窟中，正一脸阴笑地望着通道内急急赶来的二人。

这两个人，姬仙媛并不认识，但他们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却令她本能地觉得危险。她心思电转，猛地一催座下血鳍豚，试图加速冲出洞口，却见那二人忽地朝后一撤身，让到了石像的后方。那胖子发出一声朗笑，双臂平展，但见那手臂骤然胀大了一圈，道道黑筋隆起，震得周围水体一波波散荡开去。接着，他双手按住石像前胸，大力一推！

伴着“咯”的一声闷响，偌大的石像，竟从脚下齐根而断，直挺挺地朝着洞口砸了下来！

那胖子将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姬仙媛将将来至洞口，整个人便暴露在了石像之下。洞口狂涌的水流，令她行动艰难，根本无法有效避让，眼睁睁瞧着石像当头压下！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龙云舒忽从后方赶至。他探手攥住姬仙媛的手臂，发力朝后一拽，直将姬仙媛从豚背拽下。耳轮中只闻“轰隆”一声巨响，石像重重砸在洞口。

剧烈的震动中，狂卷的水浪裹挟着崩碎的石块，一股脑涌入了通道。二人首当其冲，直被狂放的力量掀翻，随着水流朝通道外卷去。这种情况下，任你有天大的能耐亦无处施展。龙云舒只将姬仙媛往怀中一揽，气贯周身，硬生生抵抗着肉体与石体的碰撞。

姬仙媛被龙云舒搂在怀中，头脸死死贴着龙云舒的胸膛，她想挣扎着推开一些，却完全动弹不得。龙云舒周身隆起的筋肉，坚硬得像百草门外虬结盘生的青藤木，两条手臂也像两道钢箍，将她的身体牢牢护在其中。她挣脱不动，索性紧紧环住龙云舒的腰，埋头闭眼，任凭周遭风嚎海啸、地转天翻！

仿佛只是一瞬，又仿佛已是地老天荒，周围狂卷的水流骤然平息，震耳欲聋的轰鸣也随之淡去。姬仙媛只觉周身一轻，忙睁眼观瞧，见是二人已被冲出了圆镜通道，落入了通道外的深潭中。

几块大石从身侧划过，朝着潭底滚落。通道内的水体晃荡了几下，而后归为了平静。

姬仙媛挣开龙云舒的双臂，回身重新朝着通道内游去。

水体的平静令她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她快速游至了通道的尽头，发现整个洞口已被石像巨大的身体堵住。几缕细流从石体缝隙间涌入，却已掀不起任何水花。她伸手用力推了推石像，只如蚍蜉撼树，纹丝不能撼动。

出不去了。她的心瞬间一冷。

她仍有些不甘，搜寻着石像与洞口的缝隙，试图找出一个足以容人通过的地方，却失败了。不过幸运的是，她也没有在石像下或者乱石中发现小白的身影，这说明小白有可

能在最后一刻逃了出去。

是的，当时自己离开了它的背部，它的身子因此而灵活了许多，定能闯出乱流，逃出生天。她这样安慰着自己，并为它真心祈祷。

此时，龙云舒从后方游了过来。他屏息的功夫一流，游水的速度与姬仙媛这个水生水长的云梦人相比，着实差着一大截。他一张脸憋得通红，背上的水肺却是瘪的，定是在方才的翻滚磕碰中被挤破的。

望着他的窘态，姬仙媛不禁“扑哧”一笑，原本沮丧的心情也好转了些。她从自己的口中拽出呼吸管，一把塞进了龙云舒的嘴里。

龙云舒猝不及防，差一点被呛到。

这么野蛮吗？他想。

走！她拉着他，快速朝通道外游去。

方出了圆镜通道，便见前方白影一晃，却是龙云舒座下的那头斑背血鳍豚。方才乱流中碎石横飞，它着实狠狠地挨了几下，然而它皮糙肉厚，却也不甚在意，只是被乱流卷得晕头转向。它在深潭中游荡了一番，此刻见了龙云舒二人，便立时游了过来。

二人翻身坐上豚背，很快浮出了水面。往河岸上一躺，大口大口地喘气。

“那两个人是谁？”姬仙媛喘匀了气息，扭脸朝龙云舒问道。

“不清楚，但他们一直在跟着我。”龙云舒道，“三个月前，便是他们将我引入的玄冥教中央分部。那个胖子，名字似乎叫做违天，至于来自何处，我着实不知。而那个蓑衣人，曾自称城隍爷，显然，这个称呼不足为信。”

姬仙媛想了想，道：“原来他便是违天。”

龙云舒疑道：“你知道他？”

姬仙媛点点头：“我也是最近才听到的这个名字。昆州巫门山一带，新近成立了一个教派，名为‘无名教’，昆州八巫皆是其中要员。而这个违天，便是昆州八巫之首，被奉为巫门山山神，精通狂战术，力大无穷，赤膊如钢。至于那个蓑衣人自称城隍爷，应是你弄错了。八巫中有一人，姓‘承’名‘湟’，承是传承的承，湟乃湟水之湟，取‘水虽广阔、亦为人控’之意，此人便是水葬师。”

龙云舒这才知晓二人来历。忽又想起一人，道：“如此说来，那昆州八巫中，也应有一人是偃师喽？”

姬仙媛道：“确有一偃师。此人乃八巫中唯一的女子，具体姓氏无人知晓，只唤作单字‘妾’。”

“这便是了！”龙云舒道，“这些人狼狈为奸，合谋引我入玄冥分部，现又阴魂不散，随我来至此地，想来又要有所图谋！”

姬仙媛道：“这也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前日，镗铼门、唐门先后出事，无名教皆脱不开干系，而就你刚才所言，玄冥分部受剿，也有无名教参与其中。这中州局势，当真是被这一教之力搅得一塌糊涂。而今，他们出现在云梦泽，怕是要对我百草门不利。只可惜咱二人困在此处，虽然知了这消息，却也脱身不开。”

二人一阵默然。

龙云舒道：“你方才见了九瓣雪，便着急回百草门，却是何故？”

姬仙媛叹了口气。她并未急着回答，而是坐起身，左手一晃，那几枚雪花便出现在了掌心。她从中分出两枚，递到龙云舒嘴边，道：“吃下去。”

龙云舒一愣。

姬仙媛见他不动作，又从中分出两枚，用二指捏了，丢入了自己的口中。

“我还能害你不成？”她又将雪花递了过来，“你再不吃，怕是要被蓝毒冻死了！”

龙云舒打了个冷战，起身捏住雪花，打量了一番，然后拧着眉头，放到了嘴里。

两枚雪花在口中缓缓化开，龙云舒只觉一阵冰凉，从舌尖一路滑过颈嗓，流入心肺，又在心肺中打了几个转，随后朝着全身迅速漫延开去。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凉了下來，而随着身体温度的降低，他不再感觉到冷，周围的蓝毒，尽数被自身的凉意驱散。

姬仙媛站起身，将剩下的几枚雪花放入了两头血鳍豚的口中。

“这些雪花，叫做雪女之泪。”姬仙媛转回身，道。

第二十四章

雪女之泪



“《天下图·雍州志·异人篇》有载，昆仑山中有雪人，其雄者，身壮力强，举身皆毛，色如皑雪。其雌者，肤若凝冰，力难缚鸡，有凝湿化雪之能；擅泣，泪遇水则冰。”

姬仙媛站在地下河的岸边，引《天下图》之言，为龙云舒解惑。

“昆仑雪族居住在雍州之西的昆仑山脉中，不入人世，是以鲜少有人知晓。族中男子浑身生满白色毛发，体壮力猛，女子却是肌肤光滑冰润，身虚体弱。雪族以女子更为高贵，她们是冰雪的象征，能够操控严寒，将水湿之气凝结为雪花。血统越纯正，凝出的雪花瓣数越多，以六瓣为最低，九瓣为最高。掌控九瓣雪者，被视作‘雪公主’，在族中拥有最崇高的地位。”

龙云舒心中惊诧。他从来未曾想过，世间除了人类之外，竟还有这等奇异的种族。他没有答话，只静待着对方继续往下讲。

“方才石像砸塌了圆镜通道的入口，我检查了通道坍塌下来的晶蓝石。”姬仙媛迈步走到一株晶蓝石笋前，那石笋三尺来高，由根至尖颜色渐变，越向高处蓝色越淡，她轻轻拍了一下，示意龙云舒弄断它。

龙云舒挥起一掌，石笋拦腰而断。

她俯身望了望石笋的断面，然后指给他。

龙云舒狐疑着凑到近前察看，发现石笋的中心竟是黑色的，与头顶上方的黑石一般不二，只在黑石的外围，才有厚厚一圈晶蓝色的石体。

“这些晶蓝石，乃是由一种微生物的尸体化成的，这些微生物我姑且称其为‘蓝毒’。蓝毒顺地下河而来，并将此处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们流动在河水里、漂浮在空气中，

死后则附着在黑石上，经历代的沉积，终化作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晶蓝石。”

姬仙媛停了片刻，以便给龙云舒留下足够的时间去理解。

“类似于珊瑚？”龙云舒疑问了一句。他见过珊瑚，数年前，苏州妙绝山庄曾为武当敬献过一株红珊瑚，那物有成人高低，状若鹿角，色如鲜血。他曾以为那是人工雕琢所得，后来才知，竟是由珊瑚虫的尸体天然生成。珊瑚虫本身细弱，它们聚集一处，在前辈的石骨上生长、繁殖，死后再化作石骨，一茬复一茬，经年累月，最终沉积为珊瑚礁。某些极其巨大者，甚至能积成岛礁，绵延数百里，蔚为壮观。

“你说得不错！”姬仙媛道。她原以为自己需要对晶蓝石的成因解释一番，没想到对方一点即透，倒省了她许多言语。

“作为一种低等生物，蓝毒对热量有着极大的嗜好。温热的血液，是它们最喜爱的场所，所以一旦发现活物，它们便会闻腥而来，向血液中入侵。”姬仙媛并肩坐到龙云舒一旁，继续讲道，“这些家伙的体积太过细小，能够轻易穿透织物或者皮毛，从而渗入到血液细胞中。它们寄生在血液里，吸收细胞的热量为自身所用，宿主因此而感到寒冷。这种冷，与你穿了多少衣物无关，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你的血液，你无从防范，也无法阻止，你只能大量地摄入食物，以此转化为能量，尽量地满足它们。它们在血液里生长繁衍，血液因此而显现为蓝色，而随着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需要的能量也便越来越多，当宿主无法及时满足它们时，便会因能量枯竭而死。”

“危险的毒物。”龙云舒朝四周望望。他无法看到那些蓝毒，但他知道，它们无处不在。它们中的一些此刻就围拢在自己身周，像一群围着肥肉的饿狼般跃跃欲试。

“我很早便知蓝毒的作用原理，只可惜，至今尚无根治之法。”姬仙媛神色一黯，道，“家父近年来全身心投入到抗蓝毒药物的研制中，为此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专为药王阁增设了许多先进的实验设备设施，我不知他具体进展如何，但应是不太乐观。”

“嗯……”龙云舒沉吟了一下，“你们早已知晓蓝毒的存在？”

“实不相瞒家父感染了蓝毒。”姬仙媛道。

“对不起，在下失言。”龙云舒道。姬无殇身为堂堂百草门主，竟也受蓝毒所扰，这着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家父染病日久，他无法治愈，只以一种药水进行压制。那药水只有一小瓶，精心收藏在他药王阁的私人锁柜中，每次取用都小心翼翼的，对所有人严格保密，我也只偷偷接触过一次。它很凉，透过琉璃瓶的瓶体，仍能冰得人打哆嗦。它也很纯净，比水还要透明，只能通过液面上折射的一丝亮痕察觉它的存在。我对此一直很好奇，但直到今日，我才终于知道了它为何物。”

“一瓶液体状态下的雪女之泪！”龙云舒道。

“没错，正是雪女之泪。”姬仙媛道，“雪女之泪是冰寒凝作的精灵，它的这一特性，令它成为了蓝毒最为惧怕的存在，简直算得上是蓝毒的天命克星！”

难怪吞了雪女之泪，蓝毒便不敢再近身。龙云舒想通了此中关节，道：“雪女之泪既于你身上发现，说明雪公主已然现身，并与你有过接触。你可想到是何人？”

姬仙媛长叹了一口气，道：“雪公主非是旁人，便是你于石爬子村救下的那个女娃！”

龙云舒闻言，不由一皱眉头，细细回想，那女娃的长相，确实像极了个冰雪娃娃。

姬仙媛继续道：“雪族人避世而居，向来不入人间，概因他们的身体抗寒畏热，难以适应中州的气候条件。此番雪公主跋山涉水亲临云梦泽，所谋定非良善。昨日，她佯装病患，试图潜入我百草门，却被守门人拦下。她在门外苦守多时亦不得入，于是重新返回石爬子村，与龙妖合谋一处，令石爬子村一夜之间寒疫肆虐。”

“有些难以置信，”龙云舒道，“她还是个孩子……”

“不要被她的外表蒙骗！”姬仙媛道，“雪公主在雪族中地位崇高，并不仅仅是血统纯正的问题，她们的心，和她们冰潭般的双眸一样雪亮，具有远超常人的思维和洞察力。此前，我从村正口中了解到，石爬子村昨晚星夜飞雪，那雪花皆呈蓝色，想来便是高浓度的蓝毒蕴含其中。除了雪公主，谁人能够做到？她以凝湿化雪之法，将蓝毒溶液凝成了雪花，撒入了石爬子村中，蛟血内的蓝毒渗入人体，令全村人一夜毒发，由此将你我二人引至石爬子村。随后，她与龙妖在你我二人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使她父身患重伤——姑且算作她父，那男子并非雪族，二者真实关系如何尚且不知——并特意将九瓣雪留在了我的身上。你我二人追随龙妖而来，进入到眼前这片地界，她则以父亲伤重为由，卖个可怜相，随医护队返回百草门。若我猜得不错，她应已踏上了去往百草门的船！”

此时，云梦泽畔，石爬子村外，柳儿正一脸焦急地在湖边踱着步子。她不时放眼远望，却始终不见姬仙媛等人返回。此时距追捕龙面人已然过了近一个半时辰，期间，她朝空中先后发射过三次响箭，均未得到回应。她心里极为不安，眼看天色将暗，这茫茫大泽，又该何处去寻？

“柳儿，倒不如我们暂且返回，禀明门主此间情况，再撒下人马搜寻。”一名医师上前建议道。

她叹了口气，想了想，然后迈步来在了粗衣男子的近前。粗衣男子趴在白垫上，背部的伤口已然经过了包扎，但仍然昏迷不醒。

“他的情况怎么样？”她向一旁护理的两名医师问道。

“伤者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伤情不容乐观。”一名医师回道，“因背部遭受重击，伤者右侧肩胛骨裂，右七肋、右八肋骨折，脊软组织三级损伤，心脏中度、肝脏重度钝挫伤，肺毛细血管破裂及支气管破裂出血。我等已对断骨进行接合，对背部伤口进行消毒止血，对脏器以丹药进行初步修护，后续还需细致护理调养，以尽可能少留遗患。”

柳儿点点头，未及答言，粗衣男子身旁的女娃已跪扑在了她的脚下，哀声哭求道：“姐姐，冰儿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爹，不要丢下我们……”她应是觉出了众人要返回百草门，哭得很伤心，泪水好似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往下落。

柳儿迟疑了一下。百草门素有规定，严禁将不明身份之病患带回门中，她对此心知肚明。然而此刻望着女娃那张冰雪般纯真无害的脸，她怜悯之心顿起：若是将这对父女丢下，父亲必不能活，女儿年纪尚小，孤苦伶仃，也将落于危险之境。想到此处，她朝左右吩咐道：“将这对父女带回百草门，安排专人护理。”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女娃迭声道谢，声音甜得像蜜。

早有人调来船只候在岸边，众人离岸登船，朝着百草门驶去。

“目的。”地下河畔，龙云舒问姬仙媛道，“雪公主为了进入百草门，如此煞费苦心，目的为何？”

姬仙媛静默了半晌，道：“能让雪公主忍耐酷暑、跨越数千里遥来至云梦泽，我想除了我百草门中的兽灵秘宝，怕是再无其他事物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了。”

“兽灵秘宝，”龙云舒道，“想必你说的便是那异兽之灵。”

“你竟也知晓此事！”

龙云舒苦笑，道：“禹弑之灵，已被违天唤醒。”

“什么？”姬仙媛闻言霍然站起，面色惊白，“那是足以撼动天下的力量……”

“所以，当你告诉我锱铢门和唐门先后出事的时候，我便有了不好的预感。”龙云舒道，“狸力之灵和朱雀之灵，很可能也落入了无名教的手中。”

“现在他们将魔爪伸向了百草门！”姬仙媛愈加不安起来，“我们知道了这些消息，却被困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还能继续向前！”龙云舒站起身，望着地下河绵延的远方，道，“蓝毒发源于那里，身具蓝血的龙妖和白蛟来自于那里，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的父亲，应该也去过往那里。”

姬仙媛闻言先是一愣，随即恍悟。父亲感染的蓝毒，确实最有可能来自于此地。他身为百草门主，百草门的千年遗迹在此，他怎么可能不知？又转念一想，他既然来过，想必也见到过那万龙水窟中的石像。是的，他一定是见过的，当日自己将龙云舒带入草神殿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当时的表情震惊而激动，若不是知道些什么，他怎会有那般一反常态的表现？

“水窟中的石像……”姬仙媛对那尊雕刻着龙云舒的古石像有满心的好奇，只是一直不知该如何开口。此刻经一番长谈，见龙云舒心绪平稳了，才终于有机会出口询问。然而话音方出口，便见龙云舒的脸色骤然暗淡了下去，她慌了神，赶忙止住了言语。

“呃……其实……我觉得这也许是巧合。”她支吾了半晌，劝慰道，“天地间容貌相似者不可胜数，可能，你只是和那个古人长得很像……或者，他是你的先祖？”

龙云舒看了她一眼，一言不发，默默地转过身去。

又说错话了么？她心里一紧。自己这是怎么了，竟连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却见他背对着自己，双手似乎在腰间鼓捣着什么。

“你……在干吗？”她歪着头凑近了些，想看看他在鼓捣什么，却见他双臂向后一靠，长衫直从肩头滑落，将整个后背裸露了出来。

“啊！”她一声惊呼，慌忙别过头去，惊叫道，“你干吗……”

“请帮我看看它。”他笔挺站在原地，长衫落于腰间，只将背部朝向了她。

“啊？”她一怔，慢慢扭回头，已是俏脸绯红。快速扫了眼他的后背，正要问他看什么，却一下子愣住了。

白皙如玉的肌肤，道道筋肉微隆，其上一大片青色的斑痕，像水墨晕染得一般。那斑痕隐隐似一条龙形，头尾足身依稀可辨。龙头位于脊背中上部，龙身垂空一盘，将龙尾

落于腰际，一张龙面正向朝外，却是闭目阖唇，状同沉睡。

“与石像背后的图案如何？”龙云舒见她良久无言，问道。

“完全一样！”姬仙媛回答道。在四字出口的一瞬，她明显感觉到龙云舒的身子垮了下去，仿佛那残留在心底的唯一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连背部的胎记都一模一样，这就是同一个人！这一刻，她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任她如何设想，也想不通这其中的关窍。面前的人儿，明明只有二十岁，怎么会出现在千年前古人的刻刀下？是因这世间真的有前世今生么？还是说，他其实是一个活了一千年的老妖怪？还有，他们将他的石像掩藏在云梦泽深水之底，安置于万龙环伺的水窟之中，那时的他，又该有着何等的身份和作为？

破茧而出的身体，干枯皱缩的神木，死气沉沉的药园，以及父亲那恐惧到极点的眼神……前事种种纷纷跃出脑海，令她揪作一团。

“我们走吧！”龙云舒整理好衣衫，道。他的声音平静如常，令她从陌生之中重新寻回了一丝熟悉之感。

“好！”她重重点头。

二人跨上血鳍豚，龙云舒在前，姬仙媛在后，顺着地下河的流水，快速朝着远方行去。

第二十五章 武当天算



武当山，朝天宫内。

首座段天伯盘膝坐于大殿之上。他头戴云天冠，身着白色云纹袍，两道长眉迎风拂摆，三缕白髯飘撒前胸，宛如下界的仙人相仿。此人修习混元天劲，已臻窥天之境，觅得几分返老还童之法，纵然年岁早已过百，皮肤却仍是滑嫩细润，只如几岁的孩童一般。尤擅卜测占筮，有洞悉天机之能，故被世人称作“天算”。

一幅金色卷轴，正正摆放在他的身前。那卷轴合拢着，轴宽三尺三寸，其上三个字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正是一一天下图！

他双手按在天下图的双轴之上，抬眼望向殿口站立的道尊：“天下图接引天地灵气，九九八十一日方能打开一次，道尊师兄，你确定要动用它的力量么？”

道尊点点头，道：“我有一种预感，他还活着。”他的背后，一黑一白两道仙波，隐隐组成一个硕大的太极图，缓缓流转。

段天伯收回目光，他不再多言，猛将双轴左右一分，图卷骤然大开。但见一蓬金光由卷中燃起，朝着上空发散开去，直分作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将整个大殿笼映其中。他不敢稍呆，双手掐诀快速变幻，伴着声声清灵的咒语，殿中光华缓缓朝着中心聚拢，并渐渐在头顶上空，凝结成一副色彩斑斓的巨型光影画卷。

高山远海、冰原大泽、雪山荒漠、莽林深潭……整个中州天下，尽数凝于头顶上空

纵横三丈三尺之地。那是光与影组成的立体世界，中州的每处地方，都按比例微缩于此，置身其下，能看到绿色的丛林，能看到白色的雪山，能看到黄色的沙漠，能看到蓝色的湖潭，甚至连山间缭绕的云雾、江中奔腾的流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段天伯的额上有细密的汗珠渗出，口中咒语愈发急促，双手诀只化作一团残影，令人目不能接。天机剑由胸前浮现而出，它悬空而置，剑柄在上，剑锋朝下，围着中轴慢慢旋转。修长的剑身，以剑脊为界，一侧黑一侧白，剑护处圆圆的太极图案，斑驳古旧，朝外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咄！”他蓦地一声大喝，指诀直指半空中的画卷。天机剑一阵急颤，忽地破空而出，直朝画中飞去。那修长的剑身，随着与画中景物的接近，竟也慢慢缩小，最终只化作绣花针般的一点星芒，在山河间盘旋飞舞。

道尊站在一旁，视线追随着天机剑的剑影，双眉紧锁。

终于，天机剑悬停在了画卷正中的位置。剑锋直指处，赫然便是一汪大泽！

“在云梦泽。”段天伯仰望天机剑所指之处，说道。

“云梦泽……”道尊面色更加凝重，静了一瞬，忽道，“阴童、阳童何在！”

“在！”

随着重叠一处的两声清脆应答，道尊背后一黑一白两道仙波忽地一散，化作一黑一白、一女一男两个童儿，他们五官精致，不似生人，只如画影，朝道尊深施一礼，动作整齐划一，仿佛是一人之身。

“传我口谕：命玉虚宫首座浮渊、紫霄宫首座列缺子，即刻前往云梦泽，不得有误！”

“是！”阴童阳童齐齐转身，欲行离去。

“且慢！”道尊忽又想起一事，叫住了二人。随后单手一扬，两滴清莹的水珠，朝着二人飘去。

“将此物一并交予两位首座，当有妙用！”

“是！”二人抬手接过，转身疾步而行。他们越行越快，忽又化作两道光波，疾速飘远。

龙云舒、姬仙媛二人，共乘一头血鳍豚，在湍急的蓝色河流中快速行进。

河流时深时浅、时宽时窄，蜿蜒曲折，常有高大的晶蓝石凸出河面，尖利危耸，似魔鬼迎空探出的爪牙。河岸两侧也皆是尖利的晶蓝石笋，它们嶙峋错落，朝外散发着微蓝的光芒，在河水的映衬下，表面波光荧动，只如群魔乱舞，阴森中透着几分邪异的美。

河水中不乏一些蓝鳞的鱼儿，或圆或扁、或长或短，就其体型而言，应属不同种类，但其长相却颇多相似之处，额骨高隆，深眶大眼，宽鼻阔口，唇边生须，好似同胞的兄弟一般。河岸两侧偶有蜥蛇之属，闻到人声，便迅速朝着石缝间躲藏，其体貌亦是披蓝鳞、生短须，着实叫人稀奇。

“这些生物在此地活得很好，蓝毒似乎不能伤害到它们。”龙云舒双手扶握豚鳍，随着血鳍豚在河水中忽上忽下，谨慎地朝着周围打量。

“蓝毒的危害，大概只是针对于胎生动物而言的，冷血动物则鲜少受此影响。”姬仙媛贴坐在龙云舒的背后，解释道，“鱼蛙蛇蜥之类，皆属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外界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蓝毒纵然能够寄生在它们的血液中，在这幽深冰冷的地底世界，活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无法对它们造成致命的伤害。”

龙云舒由衷赞道：“媛儿，你懂得真多！”

姬仙媛笑道：“生物乃是百草门的基础课程，我自幼学医，岂会不知此些理论？正所谓隔行如隔山，你对此从未有过接触，自然觉得玄奇。”

龙云舒点点头，又道：“你有没有觉得，此处生物的相貌有些奇特？鱼蛙也好，蛇蜥也罢，皆是巨目短须，为何会如此相近？”

姬仙媛想了想，道：“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物体的形貌。这种改变或快或慢，慢者可能需要千百万年之久，快者也许数代便可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些生物的生存环境中，应是存在什么事物，让它们的形貌集体发生了改变，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

她并未将那“特定的方向”言明。前额高隆，深眶巨眼，宽鼻阔口，唇边生须……这种形貌，让她不禁将它们与一种传说中的生物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生物自二人到达蓝洞以来，便已多次见到它的雕像石刻。

没错，是龙。

这里的物种，大到蛟蟒，小到鱼虾，都在不同程度地朝着龙的方向转变。

地下河一路流向西北，水浪愈急，这也是令姬仙媛感到诧异的地方。云梦泽一带，东南方向地势低洼，大江由此直下东南，沿途接引大小水脉，再向东入海。眼前这地下河，却是逆向西北而行，着实有悖常理。

二人向前行了良久，按地理方位而言，应已出了云梦泽的范围。不知从何时开始，空气开始呈现出了一种淡淡的蓝色，缥缈如梦幻一般。这是一种肉眼可辨的蓝，证明此处的蓝毒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浓度。

“龙云舒，慢些！”姬仙媛提醒道。越来越急的水流，越来越浓的蓝雾，让她的心里有些发慌。

龙云舒微一点头，稍稍放慢了速度。就在这时，忽见前方河道上空，有一蓝荧荧的柱状物，从洞顶的黑石丛中垂挂而下。那事物通体荧蓝，似乎也是由晶蓝石构成，但比一般的晶蓝石体更为明亮一些，在周围黑石的衬托下，极为显眼。

二人心中狐疑，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朝着前方缓缓行去。

飘荡的蓝雾和昏暗的光线，令二人的视线无法及远，直到又行出一段距离，才终于能够将之看清。

那是一具干枯的尸体，头下脚上地吊挂在洞顶杂乱的根须中。它不知已存在了多少年月，体表被晶蓝石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些晶蓝石一层层沉积其上，带着粗糙的鳞斑纹路，闪烁着粼粼的光华。它双腿并拢、双臂抱肩，脖子夸张地向后仰着，几乎折成了一个直角，脸部则平平地对着身下的河水。

二人从它的身下经过，抬头望着它，双方的垂直距离大概只有一丈，能够清楚地看到它脸部的石斑鳞纹。它闭着眼睛，五官平静，但那高隆的额头、宽大的鼻翼和咧至两腮的嘴角，都已足够令人感受到这张脸生前的凶狠可怖。

“好怪的尸体。”姬仙媛道。她行医出身，见识过许多种尸体，然而在这阴森的地底世

界，骤见一具尸体以此种姿态出现，仍令她从心底里泛起了一阵寒意。

龙云舒面色凝重。眼前这具尸体，似乎是一具成年男子的身体，但它的容貌，却与沿途所见各类物种一般，皆与龙面有几分相近。如此怪异的模样，到底是人还是妖？它又因何以这种姿态出现在了此处？看它周身那荧闪闪的蓝芒，想必是有厚厚一层蓝毒附着其上，如此高浓度的毒物，即使有雪女之泪在身，也要远离为妙吧！

“我们走！”龙云舒一催座下血鳍豚，加快了些速度，继续顺流而行。

随着二人的身影消失在了深处，“尸体”的双眼蓦地睁开，浓厚的蓝毒从体表骤然腾起，一阵旋卷后，又重新落归了它的身体。它缓缓抬起脖子——关节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望向了二人离去的方向，而后慢慢咧开嘴角，发出了无声的狞笑。

也许是出于心理作用，自见到那具尸体之后，二人便觉得周围的气氛有些紧张。他们一边前行，一边留心观察着周围的情景，只行出不远，便见到了又一具尸体。

同样的龙面人身，同样被晶蓝石覆盖、朝外散发着荧蓝的光芒，它直挺挺站在河岸的一侧，贴靠着身后的洞壁，双臂抱肩，像一个粗糙而古朴的石雕。

“又是龙化之相……”姬仙媛低声道。她远远打量着尸体，尸体表面覆盖的晶蓝石，让她无法准确判断它的年代，更无从推测它的死因。那枯瘦的身形和古怪的五官，甚至令她无法肯定它是不是人类。

“前方还有。”龙云舒从尸体身上移开视线，望向了前方。

姬仙媛随之望去，但见地下河的深处，一株株荧蓝的事物，正直直地站在河岸两旁。她目力不及龙云舒，直到距离临近了一些，才终于确定，那些竟都是尸体。

大大小小的尸体，通体散发着蓝光，直挺挺地贴在河岸两侧的石壁上，每隔一段距离便出现一两具，一直绵延至视线不及的尽头。二人行于河中，周围蓝雾蒙蒙，只如穿行于阴森的尸林中相仿。

“龙云舒……”姬仙媛轻轻唤了一声。周围的景象，令她本能地觉得不安，不自觉地朝着龙云舒贴近了些。

“媛儿莫怕！”龙云舒口中应道，“有我在！”

他语气坚定，只这三字，便好似将所有危险与重担扛于一身，令姬仙媛不由心中一暖。她扭头望向龙云舒，龙云舒此刻正细细留意那些尸体，察觉到身后目光有异，一回头，与她的目光正正迎在一处。

“怎么了？”龙云舒问道。

她面上一红，赶忙摇头。

龙云舒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忽而耳根一动，猛地扭头朝一处洞壁望去。

“什么？”姬仙媛惊问。循声一望，见那处洞壁离地丈高，掩在一簇晶蓝石的光影背后，黑黢黢看不真切。她未及明白，便见龙云舒已将身一探，在掠过一株石笋的刹那，挥起一掌将石笋的尖端砸落，随后手腕一抖，笋尖挂着一道蓝芒，直朝那处洞壁射去。

龙云舒这一套动作风驰电掣，只发生在瞬息之间，伴着“当”的一声脆响，一道黑影从洞壁处飞落而出。那黑影并不稍停，迈开大步，顺着河岸朝下游发足狂奔。锋利的脚爪，在乱石间带起一溜火星。

正是龙妖！

二人一路追寻龙妖而来，始终不见其身影，没想到它竟埋伏在了此处！姬仙媛不由得一阵后怕：若非龙云舒发现及时，那龙妖趁暗暴起突袭，二人置身河中，怕是难以抵挡！

“追！”龙云舒大喝一声，身下血鳍豚将身一摆，快如离弦之箭，朝龙妖紧追而去。

姬仙媛坐在龙云舒的背后，对血鳍豚骤然提速毫无防备，只发出一声惊呼，身朝后仰，眼看便要跌落水中。忽见龙云舒单臂向后一探，稳稳地将她的右手握在掌中。

她大惊，只一愣神的工夫，便觉手上一股大力传来，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一扑，撞上了龙云舒的后背。她挣扎着打算直起，竟一时未能成功，这才发觉手臂已被龙云舒揽在了腰间。

她又惊又羞，挣扎着再动，却听龙云舒喝了声：“坐稳！”与此同时，血鳍豚猛地朝左侧一闪，电光石火间，避过了一块凸出河面的巨石。她惯性之下，身子忽地朝右倾斜，直朝那巨石撞去。

她大惊失色，急忙腰眼发力，身子朝左摆正，将将与巨石擦肩而过。她惊出一身冷汗，双臂环住龙云舒腰肢，紧紧贴在龙云舒背上，再不敢胡乱动作。

血鳍豚紧随龙妖之后，在湍急的水流和散乱的巨石间飞速穿行。

二人身后，一具具尸体睁开了双眼，它们扭动了几下僵直的关节，而后俯下身子，四爪及地，踏着河岸边的乱石，朝着二人消失的方向奔去。

第二十六章 激流勇进



就在龙云舒、姬仙媛二人追击龙妖的时候，云梦岛上，柳儿一行已抬着粗衣男子，带着女娃，穿过石滩莽林，到达了百草门外。

青色的毒瘴缓缓流转，将百草门笼在其内。随着众人的接近，甬道内毒瘴潮水般卷向左右，为众人让出了一条通道。

“谢谢沃土爷爷！”柳儿朝着毒瘴中凸显出的一张人脸，欢快地叫了一声，而后率人从甬道中穿行而过。那人脸有半人来高，完全由青色瘴气凝结而成，皱眉垂眼，卷发如藤，脸上沟纹纵列，正是守门人的模样。

“等等！”人脸双唇一动，吐出了这两个字。

众人一愣，纷纷驻足回望。

毒瘴人脸化作一个漩涡，迅速朝着中心收束，随后，守门人从中显露出来。他只露出上半截身子，下半身则被旋卷的瘴气掩在其中，好似拖了一道风尾。

“怎么了，沃土爷爷？”柳儿疑道。

守门人瞅瞅担架上的男子，又望望担架旁的女娃，道：“此二者为何人？”

“哦，沃土爷爷！”柳儿上前回道，“这对父女乃是我等在石爬子村所救。父亲身受重

伤，若不尽快救治，恐有性命之虞！”

守门人手执青藤杖，裹着风尾，从毒瘴中迈步而出，众医师急忙朝两旁避让，以防被毒瘴风尾所伤。他来到担架旁，伸青藤杖将男子身上的单被轻轻揭开一角。

男子仍处于昏迷中，面容苍白毫无血色。经一路的奔波，背部伤口再度开裂，鲜血涌出，将缠裹的白棉布洒湿了大片。

守门人面无表情，将单被放下，而后又望向了女娃。女娃守在担架的一旁，宽大的裘帽将头脸遮在其下。

“抬起头来。”守门人道。

女娃身子一震，似乎被守门人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她低垂着头，犹豫了片刻，才缓缓将头抬起，迎向了守门人的目光。

冰冷的童颜，搭配着清澈而明亮的双目，像一个不染纤尘的冰雪娃娃。她与守门人对视，守门人身下的毒瘴风尾，将她裘帽外的白绒吹得飘摇不定。

二人这般对视，守门人瞳中精光闪烁，女娃却也不惧，双目只如两汪清潭，任凭对方眼神如何锐利，却也掀不起丝毫的波澜。

半晌，守门人终于收回了视线。

“去吧！”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迈步离开，重新融入了大片的毒瘴之中。

“谢谢！”女娃低下头，以不为人知的声音轻轻吐出了这两个字。

回春堂是百草门专门接待外来病患的地方，这里的医师直接与各类患者打交道，具有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柳儿将父女二人安排在了回春堂，指定专人照看，自己则直奔草神殿，面见门主姬无殇。

姬无殇在听完事发经过之后，竟骇然失色，一下子从青藤王座上站了起来。

“你是说，媛儿和龙云舒为了调查寒疫之事，擅自追寻龙妖而去，便再无音信？”他注视着下方的柳儿，一双眼睛像要喷出火来。

“是的，门主！”柳儿心中一慌。门主鲜少有如此急躁的时候，这令她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久等小姐未回，不敢拖延，赶忙返回门中，将此事禀告门主……”

“糊涂啊！”姬无殇长叹一声。

柳儿闻言，吓得一哆嗦，暗想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么？却听姬无殇继续道：“难道他二人便看不出，那龙妖此举乃是蓄意而为，特意将他二人引至大泽深处么？”

柳儿低头不敢言语，却见殿侧灵木跨步而出，朝姬无殇一拜，道：“弟子请命，即刻撒下船只，彻搜云梦泽，将师妹安全带回！”

姬无殇缓缓摇了摇头：“我知道她去了哪里。”他直了直佝偻的身躯，一向病恹恹的脸上，此刻竟有了血色，双目炯炯。

“来人，备我的分水胄，本座要亲自前往！”他说着，径直走下殿来，大步朝殿外走去。

柳儿与灵木俱是一惊。

“门主……”灵木从身后唤了一声。

“灵木，此间大小事务，暂且交由你管理。务必加强值守，密切关注来岛人员，不得有误！”他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道。

龙云舒与姬仙媛二人，共驭血鳍豚，穿行于激流乱石之间，紧追龙妖不放。

那龙妖动作敏捷，手脚并用，在河岸两侧的乱石丛中飞跃纵走，一起一落便有二三丈远。钢利的足爪与石体碰撞刮擦，落点处碎晶乱飞、火星四溅。

血鳍豚亦不甘示弱，身形只如一道白色的闪电，在蓝色的河流中折转飞窜。二人伏在它的背上，透过狂卷的水流，牢牢盯住龙妖的动向，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龙妖见无法将敌甩脱，身形一落，双爪叼起一块巨石，直朝后方丢去。那石块有缸口大小，挂着呼啸的风声，翻滚着朝二人撞来，二人恰至河道窄乱之处，想催动血鳍豚躲避已然不及。危急关头，姬仙媛双臂一抖，千缕白绫忽地散开，化作一面伞形护罩，将二人遮在其后。那伞面旋转如陀螺，与巨石斜向擦碰，巨石方向一偏，从二人身侧掠过，重重砸入岸边的石笋丛中。

姬仙媛不饶，千缕白绫凌空一抖，拧作一道长索，朝龙妖缠绞而去。龙妖赶忙身形一纵避开白绫，而后向下一塌腰，继续朝前方奔逃。它一边逃，一边频频朝后丢出巨石，龙云舒只得操纵血鳍豚躲避，偶有躲避不及者，便需姬仙媛以千缕格挡。

如此追了半晌，龙妖速度渐缓，举止间已显疲态。龙云舒心中一喜，正欲急催血鳍豚赶上，却见前方河道骤然转了一个急弯，弯处水流湍急，隆隆作响。他不敢急追，稳住身形，同时提醒身后姬仙媛坐稳。

血鳍豚一头扎入弯道，狂卷的水浪瞬间将二人淹没其中。二人憋住一口气息，从水浪中穿行而过，却觉周围水流骤急，细一察觉，才知弯道之后河道骤然收窄，由先前的两丈有余，收窄为不足一丈，河水汹涌而入，流速快了一倍不止。二人知水况凶险，正欲操纵血鳍豚降低速度，向前一望，不由得大惊失色。

但见前方，狭窄的河道陡然向下倾斜，几乎呈了一个二十度的斜坡，河水好似一群脱缰的野马，奔腾嘶吼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斜坡尽头，地势骤降，河水倾泼似瀑布横飞，直闯入一片鬼牙森立的魔窟之中，隐隐有阵阵咆哮从中传出，似龙吟虎啸，似鬼哭神嚎，纵然未至近前，已令人心魂俱颤。

“快停下！”姬仙媛急声喊道。

在她话音脱口的同时，龙云舒已双腿向后发力，试图控制血鳍豚停下，然而那血鳍豚此刻速度正疾，在这狂泻的水流中，如何能停得下身子？纵然摇头甩尾，仍是不由自主地朝着下游冲去。

二人暗道不好，随着距离的临近，魔窟中的景象更多地呈现出来，怪石林立，河道盘卷，水浪排空，蓝雾弥漫，其凶险之状，当真是前所未见。

龙妖站于魔窟之前，回头朝二人发出一声狂笑，而后将身一纵，在鬼牙魔爪般的石林间几个腾跃，消失不见。

中计了，二人蓦地醒转。这龙妖深谙此间地形，有意将二人引至此处，二人一脉若是这般冲下去，怕是要被激流乱石扯成碎片。

“龙云舒退后！”情急中，姬仙媛突然一声娇喝，同时双手一按龙云舒两肩，身形借力跃向空中。她轻灵灵好似一只蝶儿，朝着龙云舒所在处飘落。龙云舒心领神会，身形

向后一错，双臂凌空一接，托着她纤腰两侧，将她轻轻置于身前。

姬仙媛不待坐稳，猛将双臂大展，千缕白绫化作两条长腕，分左右射向河流两岸。它们尾端缠着姬仙媛的臂膀，首端分作五指，各自扒住几株石笋，在血鳍豚的拉扯之下，快速绷紧。她双臂较力，竟是要以自身之力，阻住二人一豚的前冲之势！

龙云舒见状，忙身往前倾，用胸膛倚住姬仙媛后背，同时探双手攥住千缕长腕。他的臂展比姬仙媛更长，所攥之处正好处于姬仙媛的双臂之外，如此一来，便将大部分力量分担过去。那血鳍豚冲势何其猛烈，在千缕绷直的刹那，他只觉双膀传来一阵拉扯的剧痛，但他并不松手，只气贯双臂，以蛮力将千缕扯住。

但闻“嘭、嘭”两声巨响，千缕下的石笋无法抵住这巨力的拖拽，乍然碎裂开来，令千缕瞬间松脱。龙云舒收势不住，双臂一合，直将姬仙媛抱在臂间，他吓了一跳，慌忙松开双臂，连说话都打了结巴：“对、对不起……”

姬仙媛面上一红，心中却是偷偷一笑。她并不多言，只效仿龙云舒一贯傲然的语气，道了声：“坐稳！”千缕迎空一抖，重新化作两条长腕，朝着河岸两侧抓去。

二人与前方的魔窟更加接近，血鳍豚在狂猛的水流中，仍是无法自控。二人力合一处，将千缕紧紧拉在手中，全力阻止血鳍豚的冲势。又是“嘭、嘭”两声响，千缕所抓石笋再一次碎裂。血鳍豚发出几声绝望的鸣叫，却被前方轰隆的水啸声淹没。

眼见魔窟近在咫尺，二人心急如焚。姬仙媛双手幻如莲花，眨眼间，千缕白绫一分为六，化作左右各三条长腕，逐对射向两岸。它们彼此间隔两三丈远，拖在二人一豚的身后，牢牢扒住几丛石笋，齐齐拉紧。龙云舒将六条长腕一并缠上双臂，硬生生抗住巨力的撕扯，身下血鳍豚冲势骤然一缓。

“嘭、嘭！”两条长腕扯碎了石体，脱落下来，卷入奔腾的河水中，血鳍豚的身子随即向前一窜。龙云舒紧咬牙关，将剩余四条长腕紧紧攥在手中。他指节泛白，手臂因用力过猛，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嘭、嘭！”又有两条长腕脱落开来，带起大片碎石朝下滚落，转眼便在水浪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血鳍豚又向前窜出一大截，摇摆着身体，发出惊声尖叫。龙云舒一声暴吼，额头青筋暴起，将最后两条长腕死死拉在怀中。

终于，血鳍豚的身子停了下来。长腕下的石笋在崩落几块碎石之后，承受住了拉力，将二人一豚险险留在了魔窟的边缘，血鳍豚的大半个脑袋都已探出了飞瀑之外。

二人抬眼前望，但见魔窟直径近乎百丈，狂涌的河水倾泼而下，形成了一道落差近丈的飞瀑，它借着飞闯之势，在偌大的窟中环绕三周，仿佛一条蓝色的巨龙，盘在洞窟之底。三圈水道渐次缩窄，流速愈急，最终在洞窟中心卷作一个直径三丈的漩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

九缕蓝色细流从水道中分出，借急莽的水势，沿着嶙峋的洞壁盘旋而上，好似九条长龙汲水，将洞壁妆点得波光潋滟，光影缭绕。它们行至高处，与九颗龙头连通一处。那九龙头均布于洞壁数丈高处，凌空探远，张着大口，将水流喷吐而出。水流自高空坠下，散作大片蓝色的水珠，荧光闪闪，犹如繁星坠落，美轮美奂。

河道之间，一株株晶蓝石峰拔地而起，高者十数丈，低者一两丈，似龙背上凸出的根

根骨刺，险峻陡峭。其上尖石如鬼牙交错，蓝晃晃凌空直指。间或有一具具晶蓝尸身杵立在高大的石峰之上，垂手闭目，状同沉睡。

二人望着眼前之景，不由得一阵后怕。身下血鳍豚发出一声惊鸣，摇头摆尾地调转身形。它死里逃生，此刻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慌忙朝着上游疾逃。

龙云舒携手姬仙媛，跳上了一旁的巨石。二人相视一望，庆幸之余，更生出了一劫后余生之感，彼此一笑，并肩站于巨石之上，朝着洞窟中寻视。

第二十七章 地下龙城



洞窟应是天然形成的，但其中有诸多人工修造的痕迹。一道道蜿蜒的纹路，以洞底漩涡为中心，朝着周围延伸发散，它们铺占了大片的地面，通达每一株石峰的根部，又顺着石峰攀爬而上，宛如蓝色雨雾中一条条顽强生长的青藤。

是草藤纹，龙云舒想。这些纹路，和蓝洞外九龙幻水阵中的纹路形制相同，都是百草门的草藤纹。它们将空中洒落的雨滴收集起来，形成道道荧蓝色的微流，最终汇入洞底的漩涡中。

“下去看看？”龙云舒道。

姬仙媛一点头：“好！”

二人纵身跃下，各执兵器在手，加着一百二十分的谨慎，朝着洞底漩涡走去。

“奇怪……”在经过一株石峰的时候，姬仙媛蹲下身子，轻轻触摸着根部的纹路。

“有何不妥？”龙云舒持龙吟剑护在一旁，扫了眼那些藤纹。

“这些纹路，嗯……”姬仙媛未急着下定论，而是走到另一株石峰前，再次检查了其上的纹路，这才答道，“这些纹路确是我百草门的草藤纹不假，然而这雕刻技法……似乎是我百草门的针刀技法，却又与针刀有所出入。这里的纹路线条虚浮，笔工粗糙，与针刀讲求的快巧稳准相悖，毫无精致可言。”

龙云舒闻听，亦俯下身子，看了看那些线条，但他不通此理，丝毫觉不出有何异样，只道：“莫非是有人刻意仿造？”

姬仙媛摇了摇头：“说仿造却也不对。针刀技法开创于金医一脉，由针灸刀疗之术演化而来，无基础者是很难模仿出的。而且，眼前这些线条也丝毫没有仿品的滞塞之感，整体一气呵成，若非对草藤纹和针刀技法了然于胸，是绝难达到如此水准的。”

龙云舒不解：“那又该是何原因？”

姬仙媛闭上眼睛，指尖随着草藤纹轻轻游走，半晌才道：“雕刻者技法精熟，但身糙手躁，力难自控，气凌魂乱，如疯似癫。”她缓缓睁开眼睛，“匠人们刻下这些藤纹的时候，状态已然不妙。”

龙云舒心中一惊。他抬起头，望向了石峰高处杵立的晶蓝尸身。龙化的面容，粗糙的

利爪，以及体表层层沉积的石斑鳞纹，令他觉得说不出的难受，仿佛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他的神经。

“走吧！”姬仙媛站起身，朝着洞窟中心的漩涡走去。

蓝色的漩涡，狂卷的急流，一波波冲刷拍打着石峰水岸，惊起一道道丈高的水浪，震得脚下大地都在颤抖。二人此前曾眼睁睁瞧着龙妖躲入了这洞窟之中，到如今不见踪影，莫非是跳入了这漩涡？龙云舒从旁劈开一块巨石，奋力抛入其中，巨石转瞬淹没，就连入水声都被周围轰隆的水浪声掩盖。

二人相顾一望，皆摇了摇头。抬头向四周打量，姬仙媛忽而指着洞窟内侧的石壁道：“龙云舒你看，那里是什么？”

龙云舒循着一望，见在洞壁的高处，有一些黑乎乎的窟窿。那些窟窿并不规则，大大小小，零零落落，遮在嶙峋的石丛后，掩在缥缈的蓝雾间，乍一看只当是石体间的裂隙，此刻离得近了，才见里边黑洞洞的，似乎别有玄机。

“过去看看！”龙云舒当先朝该处走去。

姬仙媛跟在龙云舒身后，二人穿过一株株晶蓝石峰，来在了洞壁之下。那些石窟最近者离地也有三四丈高，像猛兽张开的巨口，其外尖石丛生，更似巨口中龇出的獠牙，它们吞吐着幽蓝的云雾，隐隐发出低沉的喘息，仿佛随时都会从沉睡中醒来。

龙云舒朝上望了望，选好一处石窟，飞身而上。他施展梯云纵，足尖点踏着洞壁凸出的石丛，三蹿两纵，便到了石窟之外，手执龙吟剑，凝神向内窥望。

姬仙媛站在下方，一晃手中千缕白绫，正欲随身而上，却见龙云舒蓦地身形一滞，闪电般拉开架势，将龙吟剑横在胸前。

“龙云舒？”她心中一紧，急唤道。

龙云舒朝石窟内望了片刻，而后收住架势，朝她招了招手，执剑迈步而入。

姬仙媛心中狐疑，右臂一扬，千缕白绫凌空飞上，缠住一丛石笋，身形借力飘起丈高，未待下落，左臂白绫已飞入更高一处石丛，将身再度拉起，如此交替往复，转眼便跃至了石窟前。探身朝石窟中一望，亦是骇了一跳。但见石窟内尸影绰绰，数十道晶蓝尸身直挺挺站在地上，将偌大个空间占去了多半。它们背对着洞口，似乎在围拢着什么，忽闪跳跃的火光，将它们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在地，犹如一条条扭曲跳动着的蛇。

火光！她骤然一愣。细细望去，透过尸群的空隙，她看到群尸围拢着的，就是一团火焰！受尸身阻挡，她无法将那里的情况看得真切，但能看到龙云舒此刻就站在火焰旁，露出一脸的疑惑。

她朝周围略一打量，便迈步朝着龙云舒走去。

脚下是凹凸不平的黑石，多有斧凿修整过的痕迹，但这工程着实粗糙了些，某些边缘的位置甚至还有残存的石笋。洞顶也有钟乳石垂挂下来，走路的时候也许一个不小心，便会被那尖利的石锋撞得头破血流。洞窟四壁更是怪石嶙峋，一颗颗骷髅头装饰其上，高额深眶，阔口獠牙，结着厚厚的蛛网，十分骇人。

群尸站在洞窟中央的位置，她小心翼翼地迈入其中，却闻到了一股特别的气味。

气味很熟悉，然而在这种地方闻到，却令她有些难以置信。她以为自己出现了错觉，

不由得止住步子，然而那气味却更加浓郁起来。

是香气，煮肉的香气。

在尸群中闻到一股油腻的肉香，这令她的胃部一阵痉挛。她下意识地掩了掩口鼻，快步走到龙云舒的身侧。

一堆根柴燃烧着红彤彤的火焰，其上架着一口大石锅。她定睛往锅中一望，见那竟是满满当当的一大锅肉。那些肉被切成巴掌大小的块状，切口粗钝，肉色惨白，似乎刚刚煮了没多久，肉香味中还带着淡淡的血腥气。肉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泛着淡淡的蓝色，半颗骷髅头从中仰露出来，瞪着一对圆圆的眼眶，直愣愣地望着她。

连续的奔波，此刻早已到了晚饭时分，她原本饿了，可眼下这锅肉，却令她几乎把午饭呕了出来。

她扭头移开视线，望着龙云舒，道：“是龙妖所为？”

龙云舒摇了摇头。

在话音出口的同时，她已然意识到做这些事的决不会是龙妖。二人追踪龙妖而来，龙妖消失不过盪茶的工夫，哪里有时间煮下这一大锅肉？

有古怪！她一念及此，猛然调转身形，同时双臂一探，千缕白绫忽地飞出，直缠上身后挺立的两具晶蓝尸身。她二指轻压，努力感受着千缕传回的动静。

没有心跳，确是尸体无疑。

她抬起头，望着眼前这群尸体，一时间有些毛骨悚然。

它们闭目阖唇，双臂抱肩，一层层晶蓝石在干枯的体表沉积成粗糙的鳞纹，令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石刻的雕像。它们杵在这洞中，守望着这一大锅滚开的肉，静静地，仿佛一群等待着开饭的饥瘦难民。

她心有不甘，十指连动，道道波纹顺着千缕延伸开去，令千缕端部忽地二分为四，以两具尸体作节点，分化出了四道细绫。它们直直扑向后方四具尸身，转眼将之缠在其中。

没有心跳。

她一咬牙，双手幻作两团残影，千缕四分为八！八条细绫朝着周围发散开去，再缠住八具尸身。她闭上眼睛，细细体察着千缕上可能存在的任何风吹草动。

仍然没有心跳。

“看起来已经死了很久。”龙云舒道。

她睁开眼睛。龙云舒说得没错，这些尸体都已经死了很久，她无法判断出具体的年代，但几十年几百年应是有的。她仍不甘心，再度幻动双手，试图检查其他的尸体，但就在这时，突听“扑棱”一声响，从洞窟内侧传来。

“谁！”她猛地扭头望去。

在她话音出口的同时，龙云舒已飞纵而出，龙吟剑化作一道电光，直奔洞窟一处角落。那里处于火光的边缘，黑乎乎一片，隐隐可见石案石凳之类，更有一口大石缸，圆滚滚有二人合抱之粗。龙吟剑剑锋直指处，正是缸内！

姬仙媛千缕白绫一收，纵身护在龙云舒身侧，却见龙云舒盯着缸中之物，缓缓将龙吟剑撤回。

“怎么了？”姬仙媛探身朝缸中望望，见那缸中存了少半缸水，其中蓝晃晃两团事物，却是两条三尺多长的蓝鳞大鱼。

那鱼的身形有些像鲶鱼，体表却生有粗大的鳞片，散发着淡淡的蓝光。硕大的鱼头，与龙面极为相似，一对圆钝的龙角从高隆的额头凸出出来，有二寸来长，分着两瓣丫杈。两只圆圆的大眼，凶光四射。

“是它们闹出的动静。”龙云舒道。

“这两条鱼，明显比之前河道中的鱼类龙化程度更高。”姬仙媛道，“却不知来自何处。”

龙云舒摇了摇头。转而走到一旁的石案前，低头打量。

石案有六七尺长，用厚厚的黑板磨制而成，其上扔着一把石刀，散弃着一堆断骨。断骨下的蓝血，将案面铺染了大半，又顺着案角流淌到了地面。此时案上的血水已尽枯干，只极其缓慢地在案角汇聚成泪，“咚”地一声砸落在了地面的血洼中。

一只血手印印在石案的边缘处，根据形状可以看出，那是一只枯长的指爪，掌心带着粗糙斑驳的鳞纹。锋利的爪尖，在案板上留下了四道浅浅的刮痕。

“这里应是它们的厨房，”姬仙媛在一旁道，“它们集体生活在这片魔窟中。”她一边说着，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情景：一个龙面人身的怪物站在案板前，左手按着一大块血淋淋的肉，右手握着石刀，费力地将肉中的骨头剔除。身后一群龙面怪围着，贪婪地望着案板上的肉，发出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息。

它并不理会，将骨头堆弃一旁，左手扶着石案的边缘借力，右手刀则高高挥起，将肉一下一下地剁成巴掌大小的块状。石刀很钝，肥厚的肉块多处粘连着，它索性以手爪将这些肉撕扯开，而后转身将肉块丢入到了滚开的石锅中。其余龙面人迫不及待地朝石锅围拢过来，它朝它们发出一声嘶吼，警告它们肉还没熟，不能食用。它返回案板前，弯腰从缸中捞起一条龙面鱼，正欲抡刀宰杀，却听到了洞外传来的异响，于是将鱼丢回大缸，快速隐入了洞窟黑暗的角落。其余龙面人则直挺挺站在原地，不敢稍动。

“我们去看看其他的地方。”龙云舒道，转身朝着石窟外走去。

“好！”姬仙媛应道。此处阴森的气息，以及那阵阵令人作呕的肉香味，令她一刻也不愿多待。

随着二人的离去，尸群后方几具晶蓝尸身，骤然睁开了双瞳。凶戾的目光，令洞中篝火“噗”地一暗。

二人出了洞口，借着周围鬼牙参差的石笋，跃上了更高一处石窟。此处石窟小着许多，其中摆着石床石柜、石桌石凳之类，看起来就像一户古朴原始的人家。墙壁上以兽头作为装饰，更有一副七八尺长的猛兽骨架，放置在屋子的角落。它獠牙利爪，像是一头鳄鱼，但额头上却生着一对尖利的龙角，龙角尖端蓝光闪闪，应是有晶蓝石附着其上。墙侧立着一面椭圆形的石镜，由整块的晶蓝石精细磨制而成，二人置身其前，镜中的影像微微扭曲，带着一种蒙眬的蓝，令人深感压抑。

几具晶蓝尸身贴墙而站。二人一路走来，委实见过了太多这类尸体，心中虽然奇怪，却也有些见惯不惊了。他们在屋中快速巡视了一番，之后出了屋子，转而进入其他的石窟查看。

石窟内的陈设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日常起居所用。这些家具器物大多都是石质，磨损痕迹明显，年代应已久远，但上面并没有多少灰尘，不知是洞窟封闭少有尘土，还是长期有人居住使用。

二人一路向上，渐行渐高，连续巡查了七八间石窟，却也未发现有何特异之处。最后，他们站在群窟的高处，俯视整个地下洞穴。

此时距离地面已有十数丈高，洞穴中的大部分景物都已囊入视野之中，就连那些鬼牙魔爪般的晶蓝石峰，也大多处在了二人的脚下。从此处望去，群峰高低错落，一些高大者隐隐排成一列，随着蓝色河流的走势，蜿蜒铺远。

“好像一条巨龙。”姬仙媛望着身下群峰，说道。

“是的。”龙云舒点头道。

这条巨龙盘于洞底，由一株株晶蓝石峰排列而成，头身尾爪俱全。头身部石峰高大，尾部石峰渐趋低矮，四只龙爪成对位于龙身两侧，霸气十足。洞穴中央蓝色的漩涡，犹如龙爪下一颗高速旋转的龙珠，闪烁着荧蓝的光芒。一株高大的石峰构成龙头，静静地守望在“龙珠”的不远处。

龙头峰比周围所有的石峰都要粗壮，龙云舒注意到，峰体中部偏上的位置，有一团蓝雾明显厚重，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但被蓝雾阻隔，看不真切。他的视线在自身与龙头峰之间逡巡，又抬起头，望了望洞顶。洞顶黑乎乎的，距二人有几丈高，一些特别粗大的钟乳石，从洞顶高垂而下，几乎抬手可及。

龙云舒正自盘算，却听一旁姬仙媛道：“需要过去吗？”

他扭头，见她正晃荡着手中的千缕白绫，一脸得意。

他笑了笑：“那便有劳了！”

姬仙媛不再多言，手中白绫一抖，化作一条细长的白蛇，朝着斜上空一根巨大的钟乳石缠去。那钟乳石距离二人有十几丈远，白绫牢牢缠在它的根部，她用力拽了拽，确定石体稳固后，朝着龙云舒一招手：“抓紧我！”

龙云舒望了望斜跨十数丈的白绫，不由得一阵咋舌。因距离太远，白绫此时只化作针粗细的一缕，纵然见识过白绫的强度，他的心里也不免一阵打鼓。却听姬仙媛催促道：“怎么，还怕我的千缕摔着你不成？”

“好！”他牙关一咬心一横，龙吟剑往腰间一盘，探右臂猛将白绫抓在手中，一环一绕将白绫缠紧于臂上，同时左臂一揽姬仙媛的腰肢，双足奋力一蹬地面，只如飞天蜘蛛一般，朝着蓝雾下的龙头峰摆荡过去。

姬仙媛发出一声惊呼。她原打算带龙云舒体验这飞天之感，万没想到龙云舒先发制人，抢在了她的前头。仓促之下，只紧紧抓住龙云舒的胳膊，不敢稍动。耳畔风声呼啸，吹得她大脑一片空白，胸中也似小鹿乱撞，龙头峰转瞬近在眼前，她才蓦地惊觉，急呼道：“龙云舒小心！”

龙云舒双眉一凛，借着千缕之力，携姬仙媛跳上龙头峰。他脚下施展太极步，身形连转三圈，终将二人的前冲之势卸去。千缕白绫从空中脱落，随着他的转势，以二人为中心在身外飞旋飘舞，带起道道蓝雾，流水一般轻缓流转。

第二十八章 不朽金身



二人站在龙头峰的山腰，周围蓝雾迷蒙。

脚下是一个直径三丈的圆形石坪，半人多高的魔爪石丛环成一圈，将石坪围在中央。坪上道道青藤纹蜿蜒扭转，接引上空飘落的晶蓝雨雾，汇聚成道道蓝色细流，缠着石峰盘旋而下。逆着青藤纹的走势前望，尽头处是一座巨大的魔牙王座，它依山而建，通体皆由晶蓝石雕凿而成，蒙眬的蓝色光晕，将正中一人笼在其内。

那人盘膝而坐，身体枯瘦如风干的腊肉一般。它被厚厚的晶蓝石层包裹在内，因蓝雾遮挡，二人无法完全看清其形貌，但能够看出，它的项上赫然便是一颗龙头！头顶一对硕大的三叉龙角，长度几可盈尺。两道龙须从唇边生出，在轻风与蓝雨中舒缓飘动。

二人心中骇然，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紧握兵器，缓缓走向王座。随着距离的临近，二人越发觉得此人面相与龙无异。如果说先前所遇龙妖有七分龙相，那么眼前此人，已足足有十分龙相了。它闭着眼睛，脸部筋肉已近枯干，其外覆盖着一层硕大的龙鳞，在周围水雾的滋润下，宛如出水的蓝色宝石，光芒闪烁。王座左右，两名龙面人抱肩侍立，它们比常人高着一头，面目狰狞，仿佛两尊蓝甲魔神一般。

“看起来比下方那些尸体的年代还要古老。”龙云舒道，“以金身坐镇龙头峰，却不知此人是何来头！”他口中说着，扭头望向姬仙媛，却见姬仙媛盯着王座上的金身，一脸疑惑，似乎陷入了沉思当中。

“媛儿？”他轻声唤道。

“啊？”姬仙媛猛地醒转过来，“什么？”

“你怎么了？”他有些担心。

“哦哦，没事……”她摇了摇头，又望望那具金身，道，“刚才乍一见它，觉得有些眼熟，所以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眼熟？”龙云舒疑道，“你见过它？”

姬仙媛笑道：“你却会说笑，我怎能见过这般龙一样的人呢？只不过，它虽然生了一颗龙头，五官却与我见识过的一位古人有些神似。”

见识过的……古人？龙云舒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正要再问，却见姬仙媛神色一滞，而后忽一纵身，径直跃上了王座。

龙云舒吃了一惊，赶忙提剑纵身跟上，护在她的身侧。她近距离地打量着金身，然后伸出手，轻轻抚向了它的前胸。

龙云舒这才注意到，金身的胸前，用左臂揽着一件物事。那物事大部分遮在臂下，只露出四四方方的一角。晶蓝石层将这一角与金身一并包裹在内，是以不易察觉。

姬仙媛探出食中二指，用指节对着那物什轻轻一叩，随着“咔嚓”一声脆响，表面附

着的晶蓝石层裂开了一道细纹，那细纹向着周围快速延展，在到达那物什的边缘后，石层骤然碎裂，哗啦啦散落而下，将那物什裸露出来。

银丝纺纸，金缕绣字，却是一部古籍。

它在晶蓝石中不知已包裹了几百千年，一朝现世，刹那间散发出银光千道、金芒万点。龙云舒大感稀奇，姬仙媛已捏住古籍一角，将它轻轻拽了出来，但见封皮上三个金字——《青囊书》。

这个名字，龙云舒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转望姬仙媛，却见她咬着下唇，脸上尽是难以置信之色，竟连捧着书籍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她颤抖着，一页一页地翻看，既迫不及待，又生怕将书页弄坏。那些书页皆是由极细的银丝织成，薄如蝉翼，其上文字以同样极细的金线绣成，精致而华美。

龙云舒站在一旁，不敢出言叨扰，只随着她翻看书中文字。她翻页的速度很快，他无法看明白书中具体记载的是什么，只大略地知道与医学相关。

“没错，这就是医学神著《青囊书》！”在接连翻了十几页后，姬仙媛终于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激动与震惊之情溢于言表，“我百草门立派千年，皆因此书相佑！”

堂堂百草门，作为中州第一大医学门派，竟靠着这样一本书发迹，这令龙云舒甚为不解，对这本书立时燃起了极大的兴趣。

“《青囊书》真本久已失传，现百草门所存皆为抄本，没想到，它竟身藏此处！”姬仙媛抬起头，望着眼前的金身，道，“此人，乃是我百草门的……”

“小心！”

她话音未落，一旁龙云舒突然大喝一声，探手将她往怀中一带，紧接着，一只利爪挂着尖锐风声，贴着她的身侧划过，重重砸击在王座旁凸起的魔牙石丛上。那石丛如道道锋锥竖立，利爪直直拍入其中，霎时间乱石横飞。她扭头一望，见那利爪的主人，正是王座旁站立的龙面侍卫！

她大惊失色，万没想到那干尸一般的身躯，竟突然活了过来，更没想到它会以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实施偷袭。这钢铁般的利爪和开山裂石的力量，若非龙云舒及时出手相救，此刻自己怕是已经陈尸就地了！

龙面侍卫一击不成，勃然大怒。它瞪着一双龙眼，发出一声粗犷的咆哮，合身朝二人扑来。锋利的爪尖挂着蓝芒，好似一道蓝色的闪电，破空而至！

龙云舒将姬仙媛护于身后，龙吟剑化作一道白闪，朝着龙面侍卫迎去。白闪蓝电交碰一处，伴着“当”的一声金石交击，龙面侍卫“蹬蹬蹬”连退数步，站定之时，右臂一道三寸长的伤口，蓝色的鲜血顺着晶蓝石的鳞纹蜿蜒而下，滑过指尖，滴滴答答地流淌在地。

它周身附着晶蓝石层，纵然坚硬，却也无法抵住龙吟剑的剑锋。

方才这一招交锋，龙云舒心中便已明了，对方的优势在于体强身硬、力道迅猛，却不精于招法，更少实战经验，只凭借优异的身体条件进行原始性的攻击。他看透了这一点，丝毫不给对方喘息之机，龙吟剑化作一片纷乱龙影，朝着龙面侍卫席卷而去。

龙面侍卫只觉眼花缭乱，分不清剑身何处，它急中生怒，咆哮一声，挥舞着双爪硬朝

龙云舒扑来，道道蓝芒交织如网。龙云舒见状嘴角一扬，龙吟剑数道龙影归一，化作一条白龙，蜿蜒穿过蓝网，直奔它的颈咽喉！突听姬仙媛喊了一声：“莫要伤它性命！”于是电光石火间，剑锋一偏，从它的左侧腋下划过。

龙面侍卫左臂瞬间失了气力，死蛇一般晃荡了几下，耷拉在了身侧。但它似乎不觉疼痛，右爪直朝龙云舒头脸抓来，龙云舒身形一矮避过利爪，向前一跟步，左手成掌虚空一圈，直直推在了它的小腹。

这一招名为“千山叠”，乃武当七绝技之一。看似一掌平平无奇，实则掌心内息流转，如武当千峰之势，连绵起伏不绝。那龙面侍卫受此一击，只觉腹间一阵翻江倒海，劲力一叠叠涌来，一峰高过一峰，一浪赛过一浪，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后方跌去，生生撞破一丛石笋，朝着龙头峰下方坠去。

它“嘭”的一声砸落地面，缓了半晌才从地上爬起，仰望龙头峰，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吼，而后手足并用，攀着嶙峋陡直的山体重新朝上方爬来。它一条手臂被废，垂在身侧动弹不得，只用双足单爪交替扒着石丛，却也丝毫不知退缩。

山腰石坪之上，在姬仙媛出口提醒龙云舒的同时，另一位龙面侍卫也趁机发起了突袭。它跃至姬仙媛的身后，锋利的指爪狠狠朝她后心掏来。

姬仙媛虽正面朝着龙云舒，对身周背后的警惕却丝毫未敢松懈。先前那龙面侍卫打了她个措手不及，令她的戒备心提高到了顶点，此刻闻身后恶风不善，不待回头，千缕白绫便忽地一卷，凝作一面巨掌，朝身后压去。

龙面侍卫大惊，赶忙双臂交叉横于身前，护住头胸要害。巨掌呼啸而至，与双臂交碰一处，它只觉一股大力涌来，身形直被向后震退。它双足猛向下压，钢刀般的趾甲陷进地面岩石，在石体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它停稳身子，正待发作，又见那巨掌迎风一抖，化作一条长腕席卷而来。它心下一慌，赶忙双爪向外一挥，试图将那长腕拨开，不曾想那长腕陡然一个盘卷，游蛇一般顺手臂快速攀缠而上，转眼将它上半个身子裹在其中。

这一切只发生在瞬息之间，待龙面侍卫反应过来，已受制于千缕白绫之下。它惊怒交迸，双臂拼力外挣，却又如何能挣得脱？只觉道道白丝缓缓收紧，勒得胸腹喘不上气。它朝着姬仙媛发出怒吼，身形猛向后坐，以蛮力强行争夺。

姬仙媛左手揽着《青囊书》，只以右手掌控千缕，被龙面侍卫猛一夺，身形不稳直往前倾，急忙右手五指连动，一波波劲力顺着千缕朝龙面侍卫涌去，以此化解对方气力。然而正所谓一力降十会，对方体壮身猛，她脚下地面湿滑根基不稳，仍不受控制地朝对方滑去。

正当此时，突见一道白影从身侧掠过，却是龙云舒！他口中叫了一声“媛儿”，左腿蹬前，右腿屈后，直朝龙面侍卫飞踹而去。姬仙媛瞅准时机，千缕忽地一收，那龙面侍卫骤然失了支撑，身朝后仰，恰巧龙云舒飞腿赶至，正正地蹬在它的胸膛。两股力道合为一处，它的身子只如一枚榴弹倒飞而出，径直飞出石坪，撞在了数丈开外的一株石峰上。

巨大的力量，震得石峰骤然一颤，碎石稀里哗啦地朝下滚落，它的身体也随在碎石当中，坠向峰下。峰下数道石笋朝天直指，锋利尖锐，一旦摔落其中，怕是要被串了糖葫芦。

忽见它一声暴吼，双爪狠狠插向石壁！它十指陷入其中，以此抵抗着身体的坠势，硬生生将石壁拉出了十道数尺长的沟痕，终在落地之前，止住了身子。它双爪血肉模糊，身体伤痕累累，几道长长的血痕留在石峰上，触目惊心！

它低头望了望双爪，又扭身抬头望向龙云舒二人，双瞳中如怒火燃烧。它发出一声咆哮，身形一弓一弹跃至龙头峰下，扒着石壁朝上方快速攀爬。

第二十九章 青囊医书



龙面侍卫强悍的战力，令龙云舒二人深受震撼，但就在这时，忽觉不远一株石峰上有所动静，循着一望，竟见一具晶蓝尸身扭了扭脖子，朝二人这边望了过来。它发出一声声粗重的鼻息，活动了活动四肢，一些石层随着动作从体表脱落下来，朝着山峰下滚落。

“它们……还活着！”龙云舒环顾四周，语气中不无惊叹。

是的，它们还活着，在这具晶蓝尸动作的同时，更多的晶蓝尸苏醒过来。石峰上，洞窟中，河道旁，一具具尸身睁开了眼睛，它们从各个角度望向龙头峰上的二人，双瞳中凶光闪烁，伴着阵阵低沉的咆哮，迈开足爪，朝着龙头峰围拢过来。

“你方才为何不让我伤它性命？”龙云舒环视身下渐渐逼近的尸群，问姬仙媛道。

“它们也是生命，”姬仙媛的呼吸有些急促，“它们或许是无辜的！”说话的同时，忽一转身，朝王座上的金身疾步走去。

“帮我拦住它们！”她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她跃上王座，蹲跪在金身的背后，运起掌力，轻轻震开了金身体表的石层，而后右手一晃，指尖已多出了一根银针，直刺金身背部。

“呃……”龙云舒愕然。他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那根银针似乎刺在了金身颈下的某个部位，但他完全看不到。

“能做到吗？”她见龙云舒有些犹疑，便问了一句。说着，又一根银针捏在指尖，刺向了金身背部更低的位置。

“我是想问，需要多久？”龙云舒朝身下望望。此时许多晶蓝尸已在朝着峰上攀爬，蓝压压一片，目之所见，怕是不下百具。转望河道入口处，蓝影绰绰，似乎正有更多的晶蓝尸快速奔来。

“一炷香的时间。”她说道，低头翻开手中的《青囊书》，在其中搜索着什么。

“一炷香？”龙云舒一咋舌，“您可真会给我出难题。”

她从金身后探出头来：“如果做不到，咱俩不如趁早跑路。”

“当然做得到！”龙云舒不甘被她小觑，一口应道。他迈步站到石坪中央，剑柄朝腰前一磕，将龙吟剑收缠在了腰间，随即双掌一拍拉开架势。忽又扭头道，“但可说好了，只管一炷香，莫要临时加码！”

姬仙媛一笑：“那是自然！”而后聚起精神，再度捏起银针，朝金身刺下。

龙云舒不再多言，扭回头时，已是一脸严峻。他以身立处作中宫之位，按九宫八卦跨步踏位，步似行云，身如流水，周遭蓝雾随身而行，渐渐流转开来，在石坪中央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太极图。他站在太极中央，气沉丹田，阔步抬掌，一双龙目顾盼四方，太极图在身下缓缓旋转。

冲在最前的晶蓝尸已跃上了石坪，它望着龙云舒一声咆哮，双足蹬地，如一头迅猛的饿狼，直朝龙云舒扑来。龙云舒站在原地，竟不知闪躲，只如木雕泥塑般纹丝不动。它心头一喜，只当是龙云舒吓得傻了，半悬空中猛一挥爪，恶狠狠地朝着龙云舒的脖颈抓来。

它的瞳中带着残忍的笑意，钢钩般的手爪，眼看便要触到龙云舒颈上的肌肤。但就在这时，龙云舒忽地身形一偏，宛如一片薄云，从它的身侧擦肩而过。它骇了一惊，未及应变，龙云舒已探出双手，一手刁住它的腕子，另一手捉住它的臂膀，一捋一带，借着它的前冲之势，将它直直朝前送出。它原本势猛，此刻被龙云舒一送，更加收势不住，身子直冲出石坪外，朝着峰下跌去。

龙云舒轻巧破敌，撤步重新站于太极中心，龙目如电。此刻已有更多的晶蓝尸攀上了石坪，它们见同伴不知怎地就蹿到了峰下，一时大感错愕。又一晶蓝尸从侧方发动突袭，龙云舒不急不慌，身形一转避过锋芒，双手化掌凌空一圈，以寸劲推在了它的肋下。带起的掌风先是将蓝雾圈作一个太极，后又在它的肋下轰然破散。它的身子斜斜跌出，亦飞出了石坪，滚落峰下。

其余晶蓝尸见状，更觉惊奇，一时面面相觑。忽听一声粗犷的咆哮传来，却是先前坠落峰下的龙面侍卫。它废了一臂，好不容易重新爬了上来，见群尸犹豫不前，立时勃然大怒，朝着群尸发出连番的怒吼。群尸不敢怠慢，纵起身形，朝着龙云舒蜂拥而上。

龙云舒此时所用，正是武当内家拳法之首——太极拳。此拳法基于阴阳之理，讲求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圆化直，以四两之力、拨千斤之势。龙云舒见敌方势众，若想持久战，体力便成了重中之重，否则即便不被打死，也要活活累死。于是他立即想到了武当太极拳，自己置身石坪一隅，面对这些体憨力猛的家伙，此功法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此刻面对群尸的围攻，龙云舒脚踏太极步，道道蓝雾随身形流转，太极图忽明忽暗。他避实就虚、借力打力，将太极拳棚、捋、挤、按、採、捌、肘、靠八种劲力发挥到了极致。晶蓝尸一具具飞出石坪、飞下石峰，但它们不屈不挠，凡能动弹者，皆爬起来，重新朝着龙头峰攀爬而上。又有晶蓝尸朝着王座上的姬仙媛扑去，龙云舒忙以梯云纵赶上，再以千山叠将之震飞，决不让敌人对姬仙媛造成干扰。

晶蓝尸的实力比龙面侍卫要弱着一些，然而它们数量众多，集中一处，战力便相当恐怖了。龙云舒纵然招式玄妙，亦渐觉疲累，几番险被利爪所伤。转望姬仙媛，见她正全神贯注地为金身施针，那些银针遍布金身周身各处，简直将金身扎成了刺猬。他虽不通针理，却也看出那些部位多是些要害穴位，对活人而言深有致命之患，不由心中纳罕，暗道你围着一具尸体扎来扎去地作甚，难不成还能让它活过来么？

姬仙媛整个人沉迷其中，时而翻动《青囊书》，时而扎针刺穴，只如置身无人之境一般。她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看起来比龙云舒更为艰难。手中一百单八根银针，针针皆指金身要穴，提插捻转，忽急忽缓，丝毫不敢马虎大意。

《青囊书》为百草门立派之著，对其抄本中的内容，姬仙媛早已烂熟于胸，然而眼前这部真本，其中有些内容她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任何一部医典都无相关记载。这些内容大多是一些奇方偏术，她从来不知道真正的《青囊书》会有这么些可怕的医方。如果说自己以前所见的抄本是正道医典，那么眼前这真本里的部分内容，便是邪魔偏方，这些方子能治病，更能致命，虽有妙用，却绝须慎用，非必死必救之人不可动用。

就拿此刻她所参照的《死针术》而言，其针法穴位，许多都是平时务要规避之处，在这些地方大范围行针，她以前想都不敢想。

终于，七十二道活穴，她依法依序完成行针。她抬起头，望了眼战团中的龙云舒，恰好龙云舒也望过来，四目相对，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时，面色已更加凝重。

她右手一晃，掌心沿左臂轻抚而过，三十六根银针由肘至腕一字排开。她三吐三纳调匀气息，开始对三十六道死穴行针。这三十六穴，每一处皆是致死要害，一般医者决不敢妄自动用，此刻她行针于一身之上，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若是是哪个医者在场见了，怕是要大骂她个“庸医”了！

她这边心神专注全力施为，龙云舒那边战况则愈加吃紧。群尸大概是意识到了有人要对“主子”不利，开始更多地朝着姬仙媛发起突袭。龙云舒退至石坪内侧，脚下太极缩为一丈见圆，只护在王座之前，左来左挡，右来右迎，决不让群尸靠近王座半步。

这一仗只斗了个天昏地暗，正当胶着之际，龙云舒忽觉上方恶风不善，急忙身形向后一错，一道利爪从面前闪电般划过，与鼻尖相距不足半寸，险些割破头脸。

偷袭之人重重踏落在太极中心，锋利的足爪和巨大的力量，直将地面岩石震裂，太极图轰然破碎，道道蓝雾朝四周翻涌。它蹲伏在地，足爪一蹬地面，片刻不停地朝龙云舒弹射而来，两只黑鳞龙爪，直掏龙云舒前胸！

龙云舒避开先前那雷霆一击已属不易，此刻身形未及站稳，再想躲避已然万难。他牙关一咬，双拳直直崩出，与来者爪心碰于一处。来者身猛势急，他站立不住，身形直往后退，后背“嘭”地撞在了王座之下。

姬仙媛正自捏住一根银针，对准金身上腹正中巨阙穴，忽觉脚下王座一颤，转过头来，见龙云舒一身狼狈，不禁忧道：“龙云舒……”

龙云舒直起身，扭头歉然一笑，道：“抱歉，打扰了！”而后向前一纵，重新站到了一丈五尺开外。

那偷袭者与龙云舒硬力相碰，亦不乐观，它身形倒飞而出，在空中折了个跟头，而后蹲伏在地，抬眼朝龙云舒怒目而视。

正是龙妖！

这龙妖先前躲在石峰高处，以逸待劳，单等着群尸耗光龙云舒的心力，它再暴起突袭。没想到龙云舒招法玄奇，竟长久不落风，它担心金身受损，这才悍然出手。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龙云舒单手一叩腰间龙头，龙吟剑忽地弹起，游龙般贴身盘旋。他探手握住剑柄，脚步虚划，身随剑转，一个太极图再度浮现出来。那图案只留于脚下三尺之地，比之先前明亮数倍，隐隐有锐芒闪动。

龙妖并不言语，它双爪发力，爪背鳞筋道道隆起，爪尖突长数寸，如十道钢钩一般。

它瞳中凶光一闪，足爪并用，只如一道黑风，裹挟着碎石星火，朝龙云舒疯狂扑来。龙云舒脚踏太极步，剑随身动，悠悠然朝龙妖迎去，所经之处蓝雾随行，卷作一道旋风，围在身周。

一黑一蓝两股风，黑风粗壮迅猛，蓝风轻柔舒缓，二者转眼交汇一处。那蓝风看似单薄，却绵柔不绝，引着黑风旋转了一圈，竟将黑风无声化解，随后，一道黑影从中跌飞而出，必是龙妖无疑。

那龙妖也不含糊，察觉到不妙，便提前身往下坠，龙云舒这一抛，却未能将它抛入峰下。它落至坪外一处石笋，双足借力一蹬，犹如离弦之箭，再度朝龙云舒袭来。它双爪急挥，爪尖带起十道黑芒，密如刀网，朝着龙云舒罩下，恨不得将龙云舒扯成碎片。

龙云舒见状，忙身形一摆，龙吟剑忽地飞出，在身外疾绕。它挡住龙妖利爪，剑身与鳞爪相击，发出金石之声，火星四溅中，龙妖向后急退。龙云舒接剑转身，龙吟剑疾刺身后，以剑脊左右一抽，将两名借机溜至背后的晶蓝尸抽翻在地。

龙妖突袭未成反落下风，不由得又惊又怒。它发出一声咆哮，周围晶蓝尸齐齐冲向龙云舒。龙云舒置身尸群中，使出太极剑法，这套剑法重意不重力，轻灵柔和，绵绵不绝。龙吟剑剑尖指点圈和，画出正反斜直各种圆圈，引着群尸的招式左右偏斜。群尸虽爪锋力猛，却始终无处着力，明明一爪挥出奔向敌人面门，不知怎地被剑尖一带，便偏向了一侧，抓在同伴的脸上；明明一招掏向敌人肺腑，不知怎地被剑脊一拨，便落了个空，踉跄跌倒在地。一时间，石坪上呜嗷嗷叫，尸翻身滚，乱成一锅粥。

龙妖大骂群尸饭桶，挺身而出，急挥双爪与龙云舒搏命，然而面对这太极剑法，亦是有力使不出，有气撒不掉。它生性刚猛，只气得咬牙切齿，咆哮连连。

龙云舒遵姬仙媛之言，始终不愿伤及性命，虽然占了上风，体力却渐觉不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暗道这一炷香的工夫怎过得恁慢？若再这般下去，自己稍不注意，怕是要有闪失。正欲扭头询看姬仙媛，却听后方一个声音传来：“贵客至此，我龙城子弟还不住手，更待何时？”

第三十章 草神叶婴



龙云舒正自于尸群中苦战，忽听后方一个干枯沙哑的声音传来，那声音不甚清晰，令人听了，只觉牙酸耳软，极不舒服。他心中讶异：自己身后，不是只有姬仙媛一人吗，是何人发出的此声？

他一个念头未及转完，竟悚然而惊！猛地转身，直直望向后方的魔牙王座！

王座上的金身，竟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一双浑浊的龙目，怔怔地盯着自己！他心中大骇，一时间目瞪口呆。转望姬仙媛，见姬仙媛正跳下王座，微笑着朝自己走来。

他一时转不过弯来，却见周围群尸齐齐跪倒，朝着金身便拜，口中发出阵阵鸣语，像

是在念着什么，然而声音太过含糊，他一个字也听不出。龙妖原本与自己纠缠不休，此刻竟似忘了自己的存在，大步走上前去。两名龙面侍卫跟在它的身后，三者来在王座之下，倒地跪拜。龙妖口中高声道：“龙手参见城主！”

这句话龙云舒终于听得清了。龙妖的声音似同猛兽咆哮，却也比那些“晶蓝尸”清晰太多，由此他才知道，这龙妖竟也是有名字的。

姬仙媛此刻已走到了近前，转身站到他的身侧。他求救般地望向她，他知道她一定是了解些什么的，他必须尽快获知信息，以便争取一些主动。

姬仙媛明白他的意思，稍稍朝他靠了靠，而后低声道：“他是草神叶婴。”

草神叶婴……这个名字很熟悉，他细一回想，猛地明白过来：这是百草门的初代门主——叶婴！

得知了此人身份，龙云舒反而更加凌乱起来。百草门成立已近千里，这初代门主，至少也要有一千岁了吧！怎么可能还存活于世？岂不是成了个千年老妖！忽又想起那万龙水窟中自己的石像，不由心中一黯：自己，或许也是个活了一千年的老妖怪呢！

龙云舒抬起头来，细细望向叶婴。此人体外石层已然脱落，皮肉干瘦，体表生着蓝色的鳞斑，只如一具枯朽的干尸一般。一双眼睛仍在注视着自己，那几乎干瘪了的眼眶，竟流出了一滴泪来。

龙云舒被他盯得有些发毛，正想着说些什么，却听对方已当先开口道：“龙太子，你可安好？”

龙太子？龙云舒一阵疑惑，扭头望望左右，而后又朝前望向了龙手。他记得，先前在石爬子村初遇龙手时，自己问其姓名，其说出的便是“龙太子”三字。他有些不明白，叶婴唤龙太子，为什么不看龙手，而要望着自己？再看龙手，见其只跪伏在地，既不答话，也不动作。他想了想，猛地意识到，叶婴口中的龙太子，就是自己！

这一瞬，他的冷汗冒了出来。他突然明白，先前龙手说出的“龙太子”三字，并不是在自报家门，而是在招呼自己！

叶婴见龙云舒半晌不答话，僵硬的脸部，稍稍抽动了一下。龙手从王座前直起身子，朝叶婴说了几句什么，但因发音含糊，龙云舒一时未能听清，却见叶婴忽然仰天慨叹道：“一梦千年，当真是过了千年！”

“你们都起来吧！”叶婴低头朝着下方众龙城子弟道。他的声音清晰了一些，但干枯沙哑的气息仍然浓烈。又道，“此番有人将我唤醒，这里是有百草门的子弟吗？”

姬仙媛闻言上前一步，深施一礼，恭恭敬敬道：“百草门弟子姬仙媛，参见祖师！”

叶婴打量着姬仙媛，道：“是你唤醒了我？”

姬仙媛回道：“弟子见到了您留在《青囊书》中的石寐之法，知您以此中止了身体各项组织器官的活动，化身成石、深寐如死，于是斗胆，以死针术将您唤醒，还望祖师恕罪！”

“谢谢你！”叶婴叹道，“百草门传承千载不灭，老朽甚感欣慰；百草门有医术精湛者如你，老朽甚感欣慰！老朽不舍残躯，于此地下龙城中石寐千载，只为今日报龙太子知遇之恩！”

他说话的时候，再度将视线投向龙云舒，龙云舒亦抬头与他对视。龙云舒脑子里有太

多的疑问，但他并不想说些什么，他觉得自己此刻正置身在一个巨大的迷雾漩涡中，自己的任何一句话，都只像这巨大漩涡中的一根稻草，毫无效用。

“看来，您着实已不记得前事了。”叶婴道，“那您可还记得，自己体内的青龙之灵？”

青龙之灵！龙云舒的瞳中闪过一道利芒。他知道青龙之灵，那是十二兽灵之一。十二兽灵中的每一颗都拥有极大的力量，但其中亦有强弱之分，而这青龙之灵，便是兽灵中的最强者，近乎神一般的存在！

自己幻觉中出现的那条龙，竟是青龙之灵！

姬仙媛站在龙云舒的一旁，惊愕得简直无以复加。她与龙云舒一路走来，相扶相助，共历生死，怎会想到这传说中世上最强的力量，就藏在自己身边人的体内！她忽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在蛟腹中三个月亦能活下来，因为他处在青龙之灵的保护下，那小小的蛟腹，没有能够杀死龙的力量。

“我想知道龙太子的事情。”龙云舒望着叶婴道。

“好！咳咳……”叶婴发出了一连串的干咳，声音干哑得好似喉咙都要裂开。

“老朽逆天而行，以石寐之法留得残命，所剩时候已然不多。谨将所知所遇告知龙太子，至于如何取舍，还需龙太子自行决断。”他坐在王座之上，开始缓缓讲述起了那段尘封近千年的往事。

叶婴年轻的时候，曾是一名狱卒。

当时，世间有一位神医，姓华名佗。此人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精通养生、方药、针灸、手术等各种治疗手段，一生行医各地，百治百效，声誉颇著。

一日，华佗为当朝丞相诊病。那丞相害了头风病，屡治不愈，为此怒杀了许多医者。有人举荐华佗，华佗诊断后道：“丞相的头风病已是旧疾，病根深入脑髓，普通用药已无法治愈。我有一法：以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配制麻沸散，用热酒冲服，令丞相失去知觉；再用利刃切开头脑，割除风涎，洗涤腐秽；最后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才能除掉病根。此法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

那丞相树敌颇多，疑心极重，闻言大怒：“这哪里是治病之方，分明是杀人之法！”

华佗直言道：“草民已多次为人剖腹诊治溃疡，丞相之病，无甚可惧。”

丞相道：“肚腹可以剖，头颅怎能切开？你定是受奸人指使，借此机会前来害我性命！”呼左右将华佗拿在狱中。

华佗入狱后生了病，自觉再难脱身，便决定将毕生行医经验总结出来，广济世人。他每天夜里偷偷写书，整整写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完成，而此时，他的病也愈发严重了。

华佗在狱期间，狱卒叶婴因敬重他的为人，常常拿酒食给他吃，他非常感激。这日叶婴又来看他，他眼含热泪，从草垫下拿出刚刚写好的医书，道：“你对我情谊深厚，我无以为报，便将这本《青囊书》留予你吧。望你能够妥善应用，多多救济世间疾苦！”

叶婴激动落泪，接过医书，即刻跪地叩拜师父。他担心被人告发引来杀身之祸，就连夜将书送到家中，交给妻子细心收藏起来。待他归来之后，发现华佗已死在了狱中。他非常悲痛，发誓要将医术发扬光大，以慰师父在天之灵。

他买棺葬了华佗，辞了差役回到家中，却见妻子正在焚烧那本医书！他不顾一切冲上去抢救，拍打扑灭火焰，可医书已被毁了近半。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妻子，妻子含泪道：“华佗师父因这些本事，在大牢中被囚禁致死！你便不能安安稳稳地多活几年吗？”

叶婴悲愤交加，道：“大丈夫生在世间，若只苟且度日，便是活了百岁，又有何用！”于是一气之下，带着这半部《青囊书》，收拾行囊离开家乡，四处游历修行医术去了。

《青囊书》开篇写明：“诸药以草为本。”医方固然重要，药材却是根本，唯有选用优质地道药材，才能将医方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叶婴知道，这些优质药材多生于大山大泽等灵气充裕之地，于是走访名山大川，遍寻天下珍奇药草。他一边行医，一边刻苦钻研那半部《青囊书》，得益于书中所载神奇，再加上他为人踏实努力，数年之后，医术竟有小成。

这一日，他来在云梦泽畔，望着眼前如画的山水，不禁慨叹好一处神仙福地！他踏上云梦岛，立时被岛上的奇花异草所吸引，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别处罕见的珍贵药材。他欣喜若狂，在岛上暂住下来，每日在山林中寻药尝草，浸淫其中，不亦乐乎。

那时云梦岛尚未完全开化，受大泽阻隔，岛上居民与外界少有接触，守着些珍奇药草却不自知，只当是一般杂草而无人问津。岛上医疗水平更是极差，只有些治疗小灾小病的土方子，却也疗效不佳。若是谁得了大病，便只能凭天由命了。对于叶婴的到来，他们初时多有戒心，可随着叶婴接连为几个岛民治好了病，他们便对叶婴友善起来，直呼其为“神医”。

神医，这是叶婴第一次被人发自内心地冠以这个称呼。

叶婴深受鼓舞，每天更加潜心地钻研医术，为了搜集更多种类的药草，他开始跨入莽林的深处。这一次，他遇到了猛兽。

一头巨大的棕熊，体重大概比五个叶婴加起来还要重，它从密林中奔出，撞断了一颗碗口粗的樟树，而后朝着叶婴猛扑过来。叶婴吓得惨了，磨头便逃，然而逃出不远，那棕熊便已赶至了身后。他惊惶失措，脚下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手中的《青囊书》甩出老远，他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将它紧紧搂在怀中。

棕熊的巨爪呼啸而落，他自知性命不保，只闭眼趴在地上，不再动弹。但就在这时，忽听上方“砰”的一声响，巨熊随即发出一声痛嚎，朝后连连退步。

他一愣，抬头一望，见是一白衣长发的男子，不知何时站在了自己的身旁。衣袂飘飘，气质出尘，真好似仙人下凡一般！想来便是他危急时刻为自己挡住了棕熊的一击。

棕熊大怒，朝着那人发出一声暴吼，扬起巨爪，再度猛扑过来。叶婴暗道不好，却见那人周身气势陡增，一股无形的压力瞬间落在了林中，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那么一瞬，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似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但很快又清醒过来。扭头望时，竟见那棕熊趴伏在地，呜呜咽咽，柔顺得就像一条惊吓过度的狗儿。他心中惊奇，又见那人轻一摆手，棕熊如蒙大赦，爬起身来，屁滚尿流地逃远了。

叶婴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深施一礼道：“感谢恩公救命之恩，在下叶婴，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那人回了一礼，道：“在下姓龙，单字稷。”

龙稷……叶婴在心中默念道。

龙稷的眼部，蒙着一缕布巾，这缕布巾纯白色，从双目前缠过，系在脑后。叶婴有些纳闷，对方的这种装扮，眼睛应是无法视物的，那他又是如何行动自如的呢？

龙稷道：“危难当头，你不顾生死，只对怀中之物以命相护，却是为何？”

叶婴道：“这是一部医书，在下不才，是一名云游的医者，妄想以微薄之力，救济世间疾苦。”

龙稷道：“既是医书，可否容我一看？”

“好！”叶婴并不迟疑，恭恭敬敬地双手将医书递到了龙稷的身前。

龙稷接过《青囊书》，翻看一阵，道：“这是一本好书，成此书者，定是大能！”

叶婴暗暗称奇：对方明明是蒙着眼睛，怎能看到书中的文字？他不好发问，只叹息道：“那人确是大能，只可惜受奸人所害，已然不在人世。他临终前留下这部医书，却因我保管不当，损坏了一半。我有心将其医术发扬光大，奈何才疏学浅，总有地方无法参透，实在是愧对那人。”

龙稷道：“你只身一人，力量终归有限，不如广收门徒，开立宗派，有这《青囊书》为基，当能有所建树。”

叶婴闻言，立时眼前一亮。他平日苦修医术，所想无非是达到华佗那般境界，到时再教一两个徒弟，著一部医书，流传后世。龙稷“广收徒、立宗派”之言论，令他茅塞顿开，然而细一寻思，又不禁黯然，道：“此法虽妙，却又谈何容易。”

龙稷道：“你若有此意，却也不难，请随我来。”言罢，转身朝着莽林深处走去。

叶婴随在其后，越向深处，周围林木越是高大，只如原始森林一般。二人行出一阵，前方林中一根巨木拦住去路。那巨木横倒在泥土中，长七八丈，直径两三丈，不知已死了多少年，树身空蚀，木质糟朽。几株赤红色的灵芝生长在树干的裂隙中，光华闪动，极为醒目。

叶婴见状，不由发出一声惊叹。这几株灵芝少说也有千年，且是珍贵的赤灵芝，像这般集结丛生，着实世所罕见。

龙稷道：“此处灵气充沛，乃是个风水宝地，你的门派不如就立在这里吧！”

叶婴朝四下打量，入目所见，到处都是巨树青藤、奇花异草。他看不出究竟是怎样个风水宝地，但他对龙稷此人，却没来由地充满了信任，于是重重应了一声：“好！”

龙稷不再多言，口中开始念诵起一段咒语。那咒语低沉粗犷，不似人言，只如兽语。随着这咒语声，掌心渐渐有一团绿荧荧的光华浮现出来，由薄及厚，由浅及深，到最后竟凝如实质。道道绿光在其外盘旋流转，美轮美奂。

叶婴大感惊异。他注意到，那团绿光中，似乎隐着一道兽影，只不过那兽影太过模糊，无法看得真切，只能大致看出它全身生着浓密青绿的长毛，额心一只独角，状如弯月。他觉得它的外形有些像羊，正当他准备再细看的时候，龙稷突然抬起一掌，将那团绿光按入了身前横倒的巨木中。

他听到一声低沉的咆哮从绿光中传出，那声音带着远古的厚重气息，只一声，便让他生出一种天高地广人如蝼蚁之感。未等他回过神来，便见那绿光包裹下的巨木，竟开

始焕发了生机。一道道根须滋生出来，扎入了下方的泥土，一株株奇异的花草生长出来，朝着上空伸展。只片刻的功夫，这段早已朽死的巨木，便重获了新生。

叶婴望着眼前这一幕，惊讶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狠狠掐了胳膊一把，剧痛传来，激灵一下清醒了许多，这才敢肯定眼前所见并非幻梦。

龙稷收回手，巨木外包裹的绿光渐渐收拢融入树身，令树身化作了一种春意盎然的鲜嫩绿色。

“此物名为獬豸之灵，乃是我由昆仑山中寻得。”龙稷道，“其灵力强大，能够影响所处之地的环境，有了它的存在，此地灵气将更加充沛，令你开宗立派，事半功倍！”

叶婴闻言大喜过望，倒地便拜。龙稷忙将他扶起，道：“正所谓福祸相依，兽灵强大的力量，亦会影响人的心性，若落入别有用心之人的手中，对天下而言将是一场灾难。故而此事务要保密，决不可对外人道。”

叶婴道：“在下定当谨记。”

龙稷又道：“你需要为门派起个名字。”

叶婴望着身前生机勃勃的巨木，想了想，道：“这巨木之上，有奇异药草百数，皆乃救命良材，便将门派起名作‘百草门’吧！同时也告诫后世门人弟子，为人行事应如这些药草，不争锋芒，只治疾患！”

龙稷微笑点头。

二人就地取材，在巨木旁搭建了两间木屋，又在屋前立了块木牌，上刻“百草门”三字。那木牌修整得并不齐整，但它的落地，直接标志了百草门的正式成立。

大概连叶婴自己都没有想到，如此简陋到有些寒酸的百草门，竟在千年的风雨飘摇中一直存在下来，并最终发展成为了中州第一大医学门派。

第三十一章 龙皇太子



因獬豸之灵的存在，巨木上生长的药草药性玄奇，巨木周围生长的药草也是药效绝佳。叶婴用这些药材熬制汤药，治病救伤，屡获奇效，充分获得了岛上居民的拥戴和信赖。

在龙稷的授意下，叶婴将几个年轻精壮的岛民招入百草门中，作为百草门的第一批弟子。这些人起初颇多犹疑，他们虽然敬重叶婴，但要他们放下锄头渔网，每日与药草打交道，却也有些不愿。于是叶婴自掏腰包，高价开出月俸，这些人立刻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有了第一批“弟子”，叶婴每日里便繁忙了许多。除了钻研医术、诊治疾患之外，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弟子识草辨药。等这些弟子有了基本的药草知识之后，叶婴又开始教他们采集药材，并将这些药材进行简单的处理，而后售往云梦泽外的其他地界。

云梦岛上多有名贵药材，药效极佳，深受各地药商欢迎，很快，这些药材便变成了一包包沉甸甸的银子，流回了百草门。岛上居民见状，大感诧异，没想到这些深林里的“野

花杂草”，在外界竟能值这多银两，一时间人人眼热。

如此轻松的第一桶金，令叶婴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抱着一大包银子，冲到龙稷的屋子里，眉飞色舞地向龙稷炫耀自己的成果。没想到龙稷头也未抬，只望着桌子上的一幅图卷，淡淡地说了一句：“但愿你并未忘记自己的初衷。”

龙稷的轻声一语，犹如当头棒喝，令他一瞬间冷静下来。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才慢慢收好银子，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自己本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可不知为何，在见到这些银子的时候，还是被冲昏了头脑。

他足足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召集所有岛民来在了百草门外。他站在刻有“百草门”三字的木牌旁，对在场所有人道：“云梦岛药产丰富，我叶婴于此创立百草门，目的便是将医术发扬光大，让世人少受病痛之折磨。若诸位不嫌弃，尽可加入我百草门，与我一道完成此艰巨而荣耀的使命。凭借我的医术，凭借此处得天独厚的药产资源，我叶婴虽不敢保证诸位能荣华富贵，却也能保证吃饱穿暖，免遭风吹浪打、日晒雨淋之苦！”

言罢，他一挥手，令弟子将所获银两尽数分给在场众人。

这些银子经过分发，实际每人分得的并无许多，但收获的人心，却是无价的。它让人们知道，跟着百草门干，能比平时赚更多的银子。

许多岛民加入到了百草门中，百草门的门人弟子一下子增加到了七八十号。他们平日仍以捕鱼为业，渔闲时节便由叶婴传授给他们基本的医学知识，再入林采药，销往中州更多的地方。百草门的名声由此渐渐传响，叶婴的名号也渐渐被更多人熟知，许多人慕名而来，或购草买药，或寻医看诊，或拜师求艺，门人弟子逐渐增多，房屋建筑也连成了大片，百草门终于有了些门派的样子。

龙稷将百草门的变化看在眼里，提醒叶婴道：“云梦岛药草虽广，却也终有尽时，倘若有朝一日采卖完了，这些人又该如何过活？”

叶婴想了想，命人围着巨木开辟了药园，又安排专人在园中种植药材。得益于獬豸之灵的守护，这里的药草即使是人工培育，药效亦不会相差许多。

正所谓树大招风，百草门中白花花的银子，难免惹得一些强盗小贼眼馋，叶婴将一些武人招入百草门中，作为百草门的守卫，收拾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贼小盗，偶有大股势力来犯，守卫们应付不了，龙稷便会出面力压。渐渐的，人们都知道百草门中藏着个神仙般的人儿，决不可轻易招惹。

对世人而言，龙稷着实算得上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仙，但对叶婴而言，他则是自己亦师亦友的恩人和伙伴，他只比自己年长一岁，但所知所晓，实在比自己高明得太多太多。叶婴曾经很认真地表示，要将百草门的门主之位让予龙稷，因为他觉得，如果由龙稷来坐这个门主之位，一定比自己强着一百倍，但龙稷很断然地拒绝：“我有和你同等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你要救人，我要救天下。”

我要救天下！这句话，令叶婴热血澎湃。

龙稷是神秘的，叶婴一直这样觉得。即使二人做了许多年的“邻居”，叶婴也一直觉得他神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神秘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浓厚。但叶婴有两个优点，一是喜欢观察，二是不喜欢多嘴多舌。

龙稷隔三差五地便会离开百草门，不知道去了哪里。每次离开短则三五日，长则一两月，并且离开的时间随着百草门运行的渐趋稳定而益发延长。他的身上经常会带着一幅金色卷轴，叶婴没有刻意去看，但也发现了那是一幅地图。地图尚未完成，很多部分是残缺的，但有时龙稷回来后，叶婴会发现那些残缺的部位完善了一些，所以叶婴猜测，龙稷每次出去的目的，就是在绘制这幅地图。叶婴有些奇怪，绘制地图，和救天下有什么关系？

日月如梭，一晃十年。

十年间，叶婴每有空余时间，便会研读《青囊书》，结合书中所学，将岛上的各类奇异药草应用于临床，救治病患无数。他擅识百草，熟通岛上各种药草之药性，又将这些药草分门别类，阐述药性理论，提示用药要点，以病为例，附列相关方剂，集录为《本草医经》一书，影响深远。叶婴由此被世人誉为“草神”。

在研读《青囊书》的过程中，叶婴发现，书中除了大部分的高妙医方之外，也有一些奇方禁术。这些禁术治病效果明显，但会给人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患，更甚者稍有差池，便会伤及性命。他担心禁术流传出去误人性命，便只选取书中良方录为抄本，供门中弟子学习。然而这些禁术毕竟也是华佗师父的心血，他本就对《青囊书》的残损深怀愧疚，又怎舍得再将禁术毁掉？于是以金丝银线，将书中内容尽数抄录，以使《青囊书》万世长存。

这一日，龙稷返回百草门，显得有些心事忡忡。叶婴很少见他如此，便草草安排了手头事务，去到他的屋中探看，一推门，正见他挥笔在卷轴上题字。随着最后一笔收拢，图中骤然燃起一蓬金光，烈如中天之日，金灿灿夺人双目。叶婴急忙低头闭眼，缩到屋子的角落。片刻之后，金光散去，叶婴抬起头来，睁眼往桌上瞧，见那卷轴已被龙稷卷起，其上多了三个金字：天下图！

“恭喜龙兄！贺喜龙兄！”叶婴走上前去，“你的《天下图》终于完成！”

龙稷抬头望了他一眼，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半晌才道：“可否与我到云梦泽上一游？”

龙稷的反常表现令叶婴非常疑惑，但他仍然没有多问，只诺诺地点头：“好……”

二人泛舟云梦泽上，叶婴持桨操船，龙稷立在船头。此时正值夏秋之交，天清气朗，午后的云梦泽一望无垠，静谧得有些忧郁。碧绿的湖面与湛蓝的天空相映一处，妆点着青峰白云，偶有湖风拂过，捎来几丝凉意，却掀不起半丝波澜。

二人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一路安安静静地向前。叶婴不时抬头瞄一眼龙稷，后者的背影几乎凝成了船头的一尊雕塑。

“我要走了。”当云梦岛消失在目力不及的远方，龙稷说出了这句话。

叶婴突然一颤，船桨从手中松脱，险些滑落湖中。他手忙脚乱地抓起桨，又故作镇定地划了几下水，然后突然道：“不回来了吗？”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出这样的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赶走一个厌恶的人。

“不回来了。”龙稷道。

叶婴呆了一下，随后“哦”了一声，划了两下水，又停了桨。

下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其实，从二人上船的时候开始，叶婴的心里便已有了预感。他一直未曾开口，因为他怕自己一旦开口，这紧紧搂在怀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会随之破灭。他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但当它真的到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现实是如此得难以接受。

“我的名字叫龙稷，是龙皇的第十九皇子。”龙稷转身坐在船头，面朝着叶婴道。

叶婴心头巨震。他早已料到龙稷的身份不会简单，但也决不曾想到，此人竟是龙皇之子！

始皇于中州历四十三年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州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定国号为“龙”，自命真龙天子，被世人称作龙皇。他在位十一年，于中州历五十四年崩，传位皇长子焯。也即是说，当朝的二世皇帝，是龙稷的亲皇兄！

叶婴脑中一团乱麻，却又突然想起了一事：始皇有子女二十七人，包括十八位皇子和九位公主，那么这第十九皇子，又是怎么回事？

“始皇于二十二年举兵冀州，征战天下。”龙稷没有注意叶婴面上流露出的疑问，自顾自地说道，“起兵后十四年，他得到了青龙之灵相助，以气吞山海之势，席卷天下，终完成统一大业。”

“青龙之灵……”叶婴重复了一声，这四个字，令他迅速想到了被龙稷融入巨木中的那颗兽灵。

“青龙与獬豸，二者同属十二异兽。它们由影州而来，意外散落中州，因力量受损，蜕化为了兽灵。”龙稷解释道，“青龙是影州龙族的首领，名为烛九阴，是异兽中最强大的存在，力量几可通神。它在那场意外中亦受封印，落入始皇之手。

“对于这股本不该属于中州的力量，始皇并未进行镇压，而是将它应用于了战争。他当然知道它的恐怖之处，但他更渴望权力和天下，他设想着统一中州之后，再将它重新镇压，然而真的等到中州一统，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它了。龙的力量对他造成了反噬，他意识到，自己将会成为龙的傀儡。”

叶婴静静地听着，船桨下意识地划水。这段皇家秘史，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为了遏制龙的力量，始皇找到了武当二代道尊。二代道尊告诉他，这些年，青龙的力量迅速扩涨，早已错失了镇压的良机，整个中州，已无杀死龙的武器。始皇大怒，道：‘我曾与你师并肩作战，你师为了阻住影州妖魔，剜心取血，画灵符聚武当地灵气，以自身封印天隙通道，令妖魔不得进入！你这个作徒弟的，怎连区区一颗龙灵都无可奈何！’

“他的这番话，却提醒了二代道尊，二代道尊正欲讲出解决之法，忽又摇头不语。始皇急，连声催问，二代道尊道：‘非是我不愿明说，实在是此法太过阴损！’始皇道：‘若不告知，待我化龙之日，必将中州化作血海，唯我独活便可！’二代道尊被逼无奈，道：‘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便是婴封术！’始皇问：‘何为婴封术？’二代道尊道：‘人乃万物之灵，又以初生之婴灵性最为纯净，故可用初婴之身，给龙灵再加一道封印囚牢！’始皇闻言，笑道：‘我正有第十九子将生，便以他作此封印！’”

叶婴听到此处，激灵打一冷颤，暗道：常闻始皇杀伐果断，着实名不虚传！又转念一想，始皇这个决定，大概还是因为不愿龙灵落入他人之手。这普天之下，每日皆有大批婴儿出生，始皇若想从其他处捉个婴儿，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

“始皇与二代道尊商量已定，便趁皇妃生产之际，由二代道尊施法，将龙灵封印在了那初生皇子的体内。始皇觉得此子承载了他的整个江山社稷，便将其起名为‘稷’，并赐其国姓‘龙’。”

没错，是龙稷，第十九皇子！叶婴望着船头端坐的人儿，不由心中一酸。却见龙稷抬双手伸到脑后，解下了蒙在眼部的布巾。

一阵湖风，将布巾扬入空中，打了几个转，而后飘落湖面，缓缓湮灭不见。

叶婴看到，龙稷的双目，是一片纯粹的白，没有黑眼瞳。

“中州有句古话，叫做画龙点睛，说眼睛是龙的要害，龙一旦失去双目，便犹如死物。始皇听从了二代道尊的建议，剜下了婴儿的双目，命人远远送离都城。一人携带右目，骑快马一路向西，直到被一座通天的大山拦住去路，那山便是昆仑；一人携带左目，乘快马一路往东，至东海，改乘船只，到达海外一座岛屿，那岛即是蓬莱。婴儿被二代道尊带回武当山看护，并收他作弟子，以掩人耳目。始皇则对外宣称此婴夭折，就连皇室之内，都几无人知晓此婴在世。”

叶婴一阵神伤。他无法理解这种被亲人抛弃、又被当做妖魔处置的滋味，但他知道，面前的人，在安安静静地和自己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滴血。

木船缓缓向前，远方，一片幽蓝的水域呈现出来，巨大的蓝洞，像倒映在湖底的一轮蓝色巨月。

龙稷停了一会儿，继续道：“我作为二代道尊的徒弟，在武当山生活了二十年，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直到那一天，山上来了一个人。

“此人名叫唐圣，来自八台山，体内拥有朱雀之灵的力量。他为了宣泄朱雀的暴虐气息，频繁找人比斗，一连挑了中州十二家门派，未尝一败。而他要挑战的第十三家门派，便是武当。

“得益于体内取之不竭的朱雀之力，唐圣从武当山门一路攻入，不见敌手，直打到了太和宫外。当时，二代道尊正自闭关修行，我守在太和宫门前，与唐圣进行了一番殊死较量。在这场较量中，青龙之灵觉醒了。

“其实，早在朱雀站到山门外的時候，青龙便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但我那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体内有一股力量，急需要发泄出来。我和唐圣斗了个昏天暗地，难分胜负，直到最后各自施展全力一击，双双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唐圣已经离开了，入目所见，到处树木摧折，山石崩裂，一片惨绝。师兄弟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二代道尊站在我的面前，想要解释些什么，但我一句也不想听，只转过身，离开了武当。

“是的，随着青龙的觉醒，先前发生的一切我都已知晓。我并不怨恨他，因为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苍生。青龙的力量暴戾而强大，我和唐圣比斗的时候便已有深切体会，当时有一股恶完全占据了我的心，如果不是最后一刻力量耗尽，我一定会在青龙的控制下大开杀戒。镇压青龙，终归要有人做出牺牲，只不过我恰好便是这个人罢了。

“我因失去双目，自幼处在黑暗之中，但龙的觉醒，让我开始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周围

的事物。我知道，这是龙在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它慢慢积攒着自己的力量，等到成熟的那一日，再将这个世界的一切征服，或毁灭。”

龙稷站起身来，提高声音道：“我游历天下，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重新镇压龙灵的方法。我去过东南浩瀚的大海，我走过西北无垠的荒漠，我跨过高山深涧、冰原雪岭，我穿过毒瘴幽谷、莽林寒潭，我寻找一切恶劣的环境，希望能够以此消磨龙灵的力量，但一无所获。”

他说到此处，猛地转身，指向了前方的水域：“直到我来在此处！”

前方，巨大的蓝洞，像云梦泽中一颗仰望苍穹的巨瞳，湛蓝而深邃。

第三十二章 古蓝病菌



龙云舒和姬仙媛站在地下龙城中，安静地听着叶婴讲述那段已近千年的往事。

叶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没有人敢出言打扰。他的声音愈发沙哑，那干枯的喉管，此刻就像烈日下暴晒的泥沼，一点点地收缩龟裂。

“龙稷告诉我，蓝洞的尽头，连通着一处极深的地下水域，名作九幽寒潭。此潭纵横一千三百里，为阳世最低处，隔断阴阳两界，冰冷沉重。潭中生活着一种远古微生物，叫做古蓝菌。古蓝菌对热量有着极大的嗜好，能够轻易侵入到生物体血液中，吸收生物体能量为己所用。这种特性，让他想到了一个镇压龙灵的方法。

“兽灵的本质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体，龙灵封印在龙稷的体内，令龙稷体内的能量数千倍地强于常人。一旦龙稷进入寒潭，必会引起古蓝菌群落的疯狂攻击。这种攻击对于强大的龙灵来说，短期内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只要龙稷不出寒潭，侵蚀便会一直存在，或许几十年，或许几百年，亦或许是几千年，终有一日能将龙灵的力量侵蚀殆尽。”

龙云舒二人闻言，感慨万千，同时也暗暗称赞大自然造化之奇。没想到这强大的龙灵，克星竟会是一群细弱的微生物。这其中的道理，大概类似于滴水石穿、绳锯木断，不在于一时决出胜负，而在于日积月累的磨损和消耗。

“就这样，龙稷进入了蓝洞。在进入蓝洞之前，他将《天下图》交给了我，托我转交给二代道尊。我知道，他的心里终究迈不过那道坎，以至于自他当日离开武当后，便再不曾回去。他记挂着那个地方二十年的养育之恩，并用这样一幅《天下图》，来作为临终遗赠。

“同时，他也交给我一套《九龙幻水阵》阵图，要我按图设阵，来将蓝洞的入口隐藏。对于他要求的事情，我怎敢怠慢？次日便召集百草门精壮人手，建造幻水阵。

“在数丈深的水下施工，难度比我预想的要巨大得多，水下呼吸问题，水体阻力问题，以及大泽上变幻莫测的狂风骤雨、潮汐水浪，令我们的工程进展十分缓慢。更可怕的是，

蓝洞周围的湖水中，已有古蓝菌的存在，它们无孔不入，虽然浓度稀薄不足致命，却也足以动摇军心了。为此，我花费数月的时间，研制出了两件事什，一是‘水人皮’，二是‘水行丹’。

“水人皮由胶乳制作而成。云梦岛上有一种奇特的植物，名叫‘胶乳草’，此草茎叶胶涩，为牛羊不喜，但其根系发达，根内密布乳管，割之可得胶乳。胶乳经净化、凝聚、成型、干燥等过程，可制得胶片，将之烧熔浇塑水人皮，致密无孔，不透水气，穿在身上，能够防止古蓝菌的侵入。

“水行丹则是一种助于水下活动的药丹，能够增强脏器活动，加快血液循环，平衡水体压力，令人在深水中行动自如。

“在这两种物件的辅助下，施工速度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水行丹的作用效果比最初的设计效果还要好，能够潜入更深的水域。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开始尝试着向蓝洞深处下潜。

“蓝洞中的美景是我们从来未曾见识过的，深潜带来的征服快感也是我们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我们深深为此着迷。最终，我们下到了五十丈深的蓝洞之底。”

五十丈的深度，令姬仙媛对叶婴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意。水行丹的传说并非虚妄，眼前这位一千年前的古人，诚然有如此手段！

“蓝洞的底部并非终点，而是有一个狭长的圆镜通道，继续将水流引往他处。望着通道内湍急的流水，有人提议深入探寻，但最终被我下令禁止了。我想起了龙稷此前对我的嘱托，九幽寒潭位于大地之底，决不是人类应该涉足的地方。

“我们返回了湖底，继续建造幻水阵，但蓝洞之下的情景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龙稷为了天下苍生，甘愿将自己封禁在九幽之地，可这个世界却很快要将他遗忘。我觉得他不应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纵然我不能将他的事迹公诸于世，纵然我答应过要将他的秘密烂于心底，我也仍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痕迹，来证明曾有英雄来到过这个世上。

“所以，我将蓝洞之底修造成了万龙水窟，从云梦岛运来白贝岩，雕凿成龙稷像置于其中，以此作为对他的纪念。不过，在将石像吊入蓝洞之底的时候，水窟中产生的乱流，将几名施工人员卷入了洞底的圆镜通道。

“人们惊慌失措。我赶忙安排人手，系着绳索，进入通道中搜救。经过一番忙乱的搜索，在通道外的深潭中，我们终于将所有人员找齐。所幸的是，并无人员伤亡。

“我们站在地下河的岸边，望着眼前光怪陆离的地下世界，连连惊叹。又有人提议，既然已经进入了此处，不如再顺着河流向前，看看前方究竟是一个如何玄奇的世界。这一次，我答应了下来。

“其实，早在上一次提议之后，我便有了深入探寻的打算，因为我着实很想念龙稷，并且，这种想念随着九龙幻水阵和万龙水窟的渐趋完成而愈发浓烈。我知道九幽寒潭是危险的，但那里似乎存在着一种魔力，吸引着我前往。后来我知道，这种魔力并非只针对我一人，我周围的其他同伴也同样处于它的诱惑中。

“我们顺着地下河一路前行，走了很远，但前方仍然是一望无尽的河水。这条河比我们预想的长得太多，我们准备不足，缺少食物饮水，可能很难走到它的尽头。于是我们

商量一番，决定暂且返回，待改日带足了装备再来探寻。然而就在这时，我们遭到了龙头蜥的攻击。

“这是一种小型的蜥蜴，身长不足一尺，和地下河中其他的生物类似，都生有一颗近似龙的脑袋。我想可能是因为大批人的到来惊扰到了它们，它们从沿岸的石缝间钻爬而出，朝着它们眼中的入侵者发动了攻击。我们用携带的斧凿锤棍，对抗它们的尖牙利爪，经过一番混乱的搏斗，终于驱散了它们。可是，我们体外的水人皮也大多被爪牙割破，许多人的身上都带了伤。我意识到不妙，告诉伤者一定要紧紧捂住伤口，以免被古蓝菌侵入。然后，我们顺着来路快速撤离。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提供的法子根本不可能有效阻止古蓝菌，这些恶魔无缝不钻、无孔不入，水人皮既已出现破损，它们必然会从破损处侵入。事实也正如我所料，第二天，这些人便出现了寒症。

“我对他们的身体逐一进行检查。因与蓝毒接触面积小、接触时间短，这些人只属于低浓度感染，短时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不出一年，随着古蓝菌在血液里增倍繁殖，他们终究难逃一死。我交代他们，平日保证足量进食，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便将自己关在百草门药王阁中，不舍昼夜地对古蓝菌展开了研究。

“幻水阵的建造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我将督造工作交由两名心腹弟子负责，自己则潜心研究治病的方法。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发觉得古蓝菌无解。它们深深地融入血液，无法隔离，无法杀灭，就连人体的免疫系统都无法对它们的侵入产生响应。它们就像血液中固有的组成部分，与人体各项组织器官友好相处，亦不会对细胞造成任何损伤，它们只是单纯地吸收能量而已。

“我一连十数日无甚进展，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我禀报了一个消息，说是其中一名病患，夜半突然发疯，险些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幸被闻声赶来的邻居制止，才未酿成大祸。我心思烦闷，并未对这件事过多上心，只以为是病患因精神压力过大，导致了梦游症。没想到几日之后，又一名病患出现了此种症状。当时亦是晚间，病患坐在藤椅上，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其幼子呼他上床睡觉，却不见任何反应，幼子以为他睡着了，于是上前推了推他的肩膀，不料他突然暴起，按住幼子一口咬在了脖颈。家人惊忙上前阻拦，他又对家人连抓带咬，只如恶鬼附身一般。吵闹声惊动了四邻，众人齐上手，终将他摁伏在地，他昏死过去，待不久醒来，却对前事一无所知。

“接连发生的两起事故，令我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重新对这些病患进行了检查，发现古蓝菌的增殖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估，病患的血液已然变成了蓝色。人们见血液蓝化，又急又怕，围着我要求给出解决办法，我却无法拿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只能尽力安抚他们的情绪。

“当天夜里，同时有三名病患发作，他们神智混乱，逢人便咬，并且力量远胜常人，在连伤十数人后终被制服，然而清醒后又与正常人无异。这件事在云梦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围在百草门的门前，逼迫我立即给出解决方案。我嘴上说着宽限几日，心里却明镜似的，以这些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剩时日已然超不过三个月，这么短的时间，我不可能想出解决办法。

“为了岛上其他人的安全，我将这些病人留在了百草门，隔离后安排专人严密看护。然而仅仅过了三日，岛上便再次发生了夜半伤人事件。这次的行凶者不是进入地下河的那些病患，而是一位曾被他们咬伤过的妇人。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古蓝菌具有传染性，病患的血液中携带病菌，被其抓伤或咬伤皆可致病。

“这一次，云梦岛彻底乱了，人人自危，户户惊惶。惊恐而愤怒的人们将怨气撒向了百草门，认为是百草门的不作为坑害了大家。他们拥入百草门，哭号喝骂，打砸抢掠，这个平日里被他们无上尊崇的医学门派，当某一天对他们的疾病力不能及的时候，便遭到了他们恶意的中伤和疯狂的报复。

“我从药王阁中走出来，对着混乱嘈杂的人群道：‘我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人们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却并不想和他们解释，只安排人手，将所有病患以及被病患伤及的人集中起来，告诉他们，解铃还须系铃人，医治此病，还要前往地下河，找到那些令人感染古蓝菌的龙头蜥。

“数十号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共乘一船，前往云梦泽西北部的蓝洞。我为他们逐一服用了水行丹，而后带领他们穿过蓝洞，来到了地下河。没有人佩戴防护工具，我们直接暴露在大片的古蓝菌下。古蓝菌迅速地侵入着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冷得瑟瑟发抖。

“这时，透过圆镜通道，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犹如山崩海啸一般，连带着深潭中的潭水都剧烈翻涌起来。人们大惊失色，有人反应过来，逼问我发生了何事，我告诉他们，此刻蓝洞的上方是一片幻海，只要云梦泽一日不干涸，外面的人便永远找不到此处，同时，里边的人也永远无法走出。

“九龙幻水阵启动了。

“人们又惊又怒，疯了一般冲上来，对我拳脚相加。我只护住要害，一动不动地等着他们发泄。我没有理由反抗，是我欺骗了他们，将他们的余生留在了此处，如果他们愿意，尽管取走我的命便好。

“或许是他们觉得打死我无济于事，亦或许是因为古蓝菌的侵入令他们没了气力，他们很快收了手，只朝我怒目相向。周围的人们哀伤悲泣者有之，愤怒叫嚣者有之，痛恨喝骂者有之，绝望哭号者亦有之，我一言不发，直到他们的情绪稳定些了，才说了一句：‘要想活命的，跟我来。’而后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人群骤然安静下来，悲泣、叫嚣、喝骂、哭号……一瞬间都停止了，所有人面面相觑。他们突然意识到，百草门主的医术是那般高超，也许真的掌握着治疗古蓝病的方法。他们冷静下来，开始对之前的冲动举止表示怨悔，沉默着跟在我的身后，前往地下河的深处。深入血液和骨髓的寒冷令我们举步维艰，我们像一只只颤抖的爬虫，顺着河流一路前行，饿了便吃水中的鱼虾，渴了便直饮冰蓝的河水。这里的生物大多拥有近似龙的体貌，血液也都呈蓝色，起初人们充满顾忌不敢吃，我便当先给他们做示范，生食了一条龙头鱼。我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体内都充斥着大量的古蓝菌，如果不及时摄入食物，人体便会因能量枯竭而死。

“他们怕死，他们饿坏了，他们见我食后无恙，他们开始接受了这些蓝血食物。这些食物因长久生活在地下，肉质十分鲜嫩，生食虽初时不习惯，但吃了几次之后，便越发觉得鲜甜可口。就这样，我们彼此扶持着一路向前，不辨时日地走了很久很久，终于走到了地下河的尽头，来在了此处地下龙城！”

叶婴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环顾龙城四周。头脸的缓缓移动，令脖颈发出了一阵干涩的“咯吱”声，几道细纹从脖颈处裂开，崩落了几片皮肤的碎屑。

“城主……”龙手等人纷纷叫道，声音粗犷如猛兽咆哮。

“你们且退下！”叶婴突然喝道。被人插言打断，令他怒火陡生，挥手斥退众龙城子弟。剧烈的动作下，更多的裂纹从身体上出现，发出阵阵轻微的脆响。

好大的脾气！龙云舒和姬仙媛二人对望一眼，皆觉得叶婴的脾气发得有些没头没脑。直到众龙城子弟全部退下了龙头峰，他们才忽然意识到，他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接下来要讲的事情不适合被那些人听到。

“那个时候，这里还无人迹，只有高耸的石峰和奔腾的河水。”叶婴继续道，“是后来的我们，将这里打造成了现今的模样。”

“是的，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经过如此长久地跋涉，在体内大量古蓝菌充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死亡，也没有人再次发作狂病，而且，我们渐渐感觉到，体内的那种深入血液和骨髓的寒意，在一点一点地减轻，变得越来越能够令人承受。我知道，我押对了这个赌注。”

“龙稷曾告诉过我，兽灵的力量能够影响所处之地的环境，其灵力越强，影响的程度越深，波及的范围越广。在第一次进入地下河、遭遇龙头蜥的袭击之后，我在返回的途中便突然意识到，青龙的影响已经在此地显现了出来。此时距离龙稷进入寒潭已三年有余，青龙为了抵御古蓝菌的入侵，将龙的气息充分释放，这种强大的灵力，令生活在此处的生物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龙化变异！”

“我们开始朝着龙的方向变化，这种变化虽然缓慢，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它改变的决不只是外表，你们所看到的容貌、皮肤、手脚的变化，只是龙化所呈现出来的表象，这种表象是由内在的改变而引起的。这才是龙最可怕的地方。我们的血液、器官、五感，甚至连心性都在朝着龙的方向发展！”

“我们变成了龙的傀儡……”叶婴的声音突然低沉了下去，后又一声叹息，继续道，“古蓝菌只对特定体温范围内的生物感兴趣，我们体内流淌的龙血具有远低于常人的温度，无法充分激发它们的活性，这是我们得以活下来的秘诀。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变成这龙一般的冷血怪物，永远困守在地底的深处。”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我只是以一个医者的身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住了我患者的性命，又以一个百草门门主的身份，维护了百草门的利益和云梦岛的安全。我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只告诉他们，是至高无上的龙神保护了我们，我们是龙神选择的侍从，终有一日将化身为龙，追随龙神称霸天下，获得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随着身体对地下生活的渐渐适应，我有了足够的体力，于是那日，我去往了九幽寒

潭。”叶婴缓缓低头，望向了峰脚下的蓝色漩涡。

龙云舒和姬仙媛也低头望去。蓝色的漩涡，像巨龙爪中一颗快速旋转着的龙珠，发出阵阵轰鸣。

“我见到了龙稷……”他只说了半句，便止住话语，眉宇间尽是哀伤，像是在强行按住心底的一道伤疤，不愿揭开。他缓了一会儿，才道，“他非常虚弱，古蓝菌侵蚀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又源源不断地从青龙之灵中摄取能量，但这些能量已无法完全维持他体内的各项生理活动，他处于‘死亡’的边缘。但他不会真的死亡，哪怕呼吸停歇、心跳停止，哪怕身体细胞完全失活，也永远会有一丝灵力，停留在他心尖的某个地方。龙灵将永远吊着他的这丝残命，他唯一的解脱方式，便是等到龙灵的力量彻底枯竭。

“我来到他的身前，我的容貌因龙化而改变，令他几乎无法认出，他望着我半晌，最终只惨淡一笑。不需要任何语言，我知他意，他明我心，还需要说些什么呢？我盘膝坐在他的对面，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他，天地无声，不知时日许久。因我过于接近了龙灵力量的中心，在此期间，我的身体龙化速度加快，长出了龙须，生出了龙角，五官也几乎变得与龙一模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望着我，说了一句：‘我要走了。’

“短短四字，那日我二人泛舟云梦泽上，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却已恍若隔世。这一次，我没有落泪，因为我知道，我和他此番也许不是离别，而是同去。‘还回来吗？’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问。

“他望着我，不知是看出了我的决绝之意，还是在努力积蓄着说话的力气。半晌才道：‘千年后，九州危殆之日，吾魂重归！’言罢，再无动静。我伸手探向他的鼻下，已然没有了呼吸。

“就因他的这句话，我放弃了自绝的打算，返回了龙城。人们见我头脑化作龙首，对我愈加尊崇，我则假借龙神之名，言千年后龙神降世，将附我金身，正式率领龙族攻占天下！随后，我以石寐之法，将自身封存在这龙头峰上，其余人等则在此地生息繁衍。他们平日大多处于沉眠中，以将身体维持在较低的温度，从而抑制血液中古蓝菌的活性。不知经了多少代，终成今日这般模样。

“龙稷，如今千年已至，你我终又相逢！”叶婴望着龙云舒，干枯的声音中满是苍凉之意。

“我不叫龙稷，”龙云舒回望着他，道，“我的名字，叫龙云舒！”

第三十三章 九幽寒潭



就在叶婴向龙云舒、姬仙媛二人讲述前事经过的时候，云梦泽外，漆黑的天幕下，一蓝一紫两道身影疾飞而来，他们径直从天空扎下，落在了蓝洞之外。

他二人，一人身着海蓝袍，袍外清波潋滟，蓝色长发轻柔滑顺，如水般垂下肩背，正

是武当山玉虚宫首座浮渊；一人短衣打扮，肩披紫电披风，其上道道微细电流交替闪烁，紫面竖发，尖嘴突牙，眼似铜铃，鼻若鹰钩，正是紫霄宫首座列缺子。

这二人奉道尊之命，前来云梦泽找寻龙云舒，此刻见了蓝洞，不由一皱眉头。浮渊道：“天座所料无错，此处九龙幻水阵果然被毁。”他语调舒缓柔和，似微风拂细浪，令人闻了，便生心宁气静之感。

列缺子骂道：“无名教这群贼子，唯恐天下不乱，着实该杀！”声音只如半悬空中一道惊雷，震人心魄。

水座道：“但愿你我来之未晚！”言罢，忽一扬手，一泪晶莹的水珠，从掌心浮起，飘入了唇间。

雷座亦同等施为，将一颗泪珠含下。

水座双手掐诀，施展混元水劲，便见二人脚下蓝光一闪，两道水波倒卷而上，结作两颗浑圆的水球，各将二人罩在其中。水球外粼波晃动，护着二人缓缓沉入水下，朝着湖底蓝洞飘去。

二人身形消失不久，又见一道银影破浪而来，在月色下银芒闪烁，却是一只银鳞拼合的浪板。那浪板七尺见长，三尺见宽，头窄尾圆，完全由银色鳞片拼合而成，好似一尾银鱼穿行于黑水白浪之间。板上二人一前一后站立，正是违天和水葬师。

“列缺子那厮嘴里好不干净！”浪板停在蓝洞之上，水葬师望着蓝幽幽的洞口，道。他身形枯瘦，只穿着贴身衣物，显然此刻身下的浪板便是由他的银蓑斗笠织成。

违天道：“云梦泽大水无边，对施展混元水劲极为有利，道尊派水座前来倒也在我的预料之中。然而这雷座一并来此，却有些出乎意料了。此人虽狂妄自傲，却也着实有些狂傲的资本，你若与他对阵，还要小心！”

“属下明白！”水葬师点头道。忽而察觉一丝异动，扭头望远。但见远方湖面上，一条帆影迎风驶来。二人略一交换眼色，水葬师足下较力，浪板底部道道银鳞逆起，角度各不相同，借着水浪的流势，快速朝着不远处的一座石山躲避。

船影渐近，船上一杆青藤大旗，迎风飘摆，正是百草门的旗号。姬无殇身着分水胄，立于大旗之下，好似一部铁甲机器一般。那分水胄以黑铁锻造而成，打磨得圆润光滑，主体呈流线型，头部以琉璃作镜，关节处以厚胶连接，能抗水压，能渡流水，极适合水下活动。姬无殇集云梦岛数代人之智慧，耗费极大精力，于近年设计研发出此物，却不知这百草门主有何构想。

他迈开沉甸甸的步子走到船侧，望了眼身下的蓝洞，对船上弟子道：“你们在此等候，待本座入水一探！”言罢，不待船只停稳，双手一扣船帮，纵身跃入湖中。借着入水的惯性，足部铁甲忽地展开，并作一只旋桨，疾速旋转着破开水体，推着他快速朝蓝洞游去。

违天和水葬师躲在石山后，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水葬师道：“这老家伙来得却是不慢！”

违天哼笑道：“人多戏热闹，你我也不能落在了后头！”说着，单手一挥，两颗晶莹泪珠浮向空中。

水葬师单手接过一颗，托在手心打量一番，奇道：“违堂主何处弄来的雪女之泪？莫不是那小丫头已答应入我无名教？”

违天道：“暂未答应。不过，咱二人替她阻住了姬仙媛，她不该感动得落泪么？”

水葬师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笑道：“违堂主果然英明！”他一口吞下雪女之泪，而后足下一压一转，组成浪板的片片银鳞忽地散开，围着二人飞速旋转，似一尾银色旋风，裹着二人钻入水下。那旋风完全淹没在湖面以下，贴着湖底朝蓝洞卷去。

几名百草门弟子正自停船下锚，其中一人略有所觉，抬眼朝前方水下观望。隐隐见蓝洞中闪过一道银光，然而待他细望，却又空无一物，唯有一阵乱流于蓝洞中渐渐平息。

一道蓝色的瀑布，穿过厚厚的石层，贴着陡直的石壁，奔腾注入下方的黑潭中。瀑布水流凶猛，然而一入黑潭，却如泥牛入海，掀不起半丝波澜，更发不出半点声响。黑潭一望无际，从脚下一直通往远方，仿佛一直通到了天的尽头。

龙云舒、姬仙媛及一众龙人，行走在黑沉的潭面上，犹如置身于一个静谧的梦境，毫无真实之感。潭水映不出人的倒影，看起来就像一块凝固着的黑玉，置身其上不能沉落，只觉脚下一片虚无。迈动步子，圈圈涟漪从脚下荡漾开来，却也无任何声响。

姬仙媛蹲下身子，捧起潭水置于掌心观察，其呈现的是幽深的蓝色，比地下河中的水蓝得更深更重，说明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古蓝菌。潭面上空亦弥漫着古蓝菌汇成的雾霭，发出薄薄的荧光，向上望空旷一片，不知高度几许。

“九幽寒潭位于中州大地的最深处，纵横一千三百里。”叶婴走在队伍的最前方，由两名龙面侍卫搀扶着，身子颤巍巍的，像一只干枯糟朽的木偶。他的身体状况显然已不适合运动，然而当龙云舒提出进入寒潭时，这位活了近一千岁的古人，仍倔强地表示一并前往。

“传说，这里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上方为阳世，下方为阴间。”他继续说道，“它沉在阳世肉身的脚下，浮在阴间魂灵的头顶，用自己的黑暗，隔断了两界中任何一道企图窥视它的光线。”

“我可以入水一试么？”龙云舒随在叶婴的身后，突然说道。

叶婴闻言一滞，止住步子，慢慢转过身来。他望着龙云舒，半晌才道：“请便。”

龙云舒一点头，双膝并拢，深吸一口气，而后猛将内力灌注双足，身形直直朝水下坠去。在入水的刹那，他便觉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几乎令胸腹难以承受，急忙气灌周身，绷紧筋肉，抵御水体的压力。他一路向下，深入水中三丈，停了片刻，而后缓缓浮出了水面。

姬仙媛急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腕，探二指压在脉处，见他脉搏正常，才松了口气，道：“你还好吧？”

龙云舒一笑，道：“我很好。”

叶婴望着龙云舒，赞许地点点头，转身继续前行。

龙云舒面色如常，心中却再难平静。眼前这片水域，就是自己幻境中曾出现过的那片黑水！当日酆都城大战阎罗王，自己命悬一线，曾恍惚间来到一片黑色的水域，并见到了那条龙，那片水域带给自己的压力，与方才自己在水下感受到的压力如出一辙。

没错，龙灵就在这里。

他抬起头，望向了远方无边的黑水。透过缥缈的蓝雾，他仿佛看到一道巨大的龙影，

盘伏在天地之间。它望着自己，发出了一声低吟，声音凄怆悲沉，不胜苍凉！仿佛一位孤独的守望者，矗立在荒凉世界的尽头，望着远至的旧年老友，纵有满腔苦涩，却无半句话语，到最后，只化作一声悲叹，尽在不言。

众人安静地行走在这宽广的水天间，像一队缓缓爬行的蚂蚁。

潭中偶有巨型鱼类，身长数丈，头生龙角，体覆龙鳞，它们没在水面以下，有时从众人身下缓缓游过，也许轻一抬头，便能将上方众人一并吞入腹中。这令龙云舒不禁想起了那头白蛟，自己不就是被它吞入腹中的么？此处水域面积极广，抱犊山亦处于某处潭面的上方，自己由抱犊山还魂崖坠落，落入了这片深潭中，恰被白蛟吞下。那白蛟一路辗转，阴差阳错地游到了云梦泽，自己这番境遇，着实算得上是天下一大奇事！然而转念一想，又深觉庆幸，若非白蛟将自己带离此处，怕是自己已然冻死在了这寒潭之中吧！

如此行了良久，前方的天空出现了两轮白月。它们并排挂在高高的天幕上，笼罩在朦胧的蓝雾中，朝四周散发出浑白的光芒。

“那是什么？”姬仙媛抬头望着它们，心中惊疑不定。

“龙的双眼。”龙云舒答道。在他话音出口的一瞬，人们仿佛听到了一声龙吟，从眼前这片静谧而空旷的世界中响起。刹那间，云翻电闪，风起水啸，蓝雾倏地退散，天地骤然陷入了一片黑暗。

一条巨龙，由黑暗中缓缓浮现而出。它蟠在一座陡直险峻的黑峰上，龙头昂于山巅，龙尾没于山脚。青色的龙身，在黑色的山体间盘绕数圈，其外道道巨硕的金色锁链，将龙身与山体紧紧缠缚一处。它的大半个身体都淹没在黑潭中，一动不动，鳞片也暗淡无光，只有两颗白色的眼球，流露着虚弱的光芒。

白色的眼球，没有黑瞳！

众人远远望着这条巨龙，一时间天地无声，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只有龙身下狂猛的黑水，一波波冲击着山体，掀起数丈高的巨浪。

龙云舒突然纵身，踏着黑沉的潭面，朝着巨龙飞奔而去。

“龙云舒！”姬仙媛一声急呼。她放心不下，飞身形朝龙云舒紧追。

龙云舒一路疾驰。道道龙影浮现眼前，声声龙吟响彻耳畔，他觉得自己此刻正置身于一个龙的世界，数以万计的龙，不同种类，不同形态，围着自己上下翻飞、欢呼雀跃，自己纵情奔跑，跑着跑着，竟也飞腾而起，化作了一条巨大的青龙，张口一呼，声震九霄！

龙影于瞳中消散，他猛地纵身而起，跨过身下的巨浪，跃上了石峰！他速度不减，踏着嶙峋的山石，忽起忽落，继续朝着山巅疾奔。

姬仙媛拼力追赶，却仍是远远落在了龙云舒的身后。此刻，她觉得龙云舒仿佛变了一个人，她说不上这种变化来自哪里，只觉得他整个人带着一股陌生而古老的气息，似乎已将一切关于人的情感摒除在外，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冰冷。

兽灵能够影响人的心志，让人成为受其驱使的傀儡！一念及此，姬仙媛悚然而惊。是的，这条龙正在用它那强大的灵力，蛊惑龙云舒的内心。她意识到此点，心中焦急，足下加紧，朝龙云舒急追不舍。

龙云舒片刻不停，不多时便登上了山巅，他身形向高一跃，直直跃上巨龙的头顶！巨

龙仍然一动不动，一对龙目，比龙云舒的整个身子还要巨大，两道长须，像两条青色的巨蟒，在黑空中翻腾飘摆。

龙云舒站在它的双目之间，龙目虚白的光芒，将他的身影映得一片惨淡。他缓缓伸出手，按在了它的额心。

伴着一声似有若无的龙吟，一段关于自身的记忆，潮水般涌入了他的大脑。

四十年前，天下大旱。

这场千年不遇的旱灾，席卷了整个中州，并一直持续了十个年头。江河断流，湖水干涸，大地龟裂，土石成沙。云梦泽水位大幅降低，湖面缩减为只有平日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九龙幻水阵浮出水面，蓝洞显露而出。

武当九代道尊得知此事，即刻由武当山赶来云梦泽，与刚刚即位不久的百草门门主姬无殇会面。二人商议之后，着水人皮，一道进入蓝洞，前往九幽寒潭。在这里，他们见到了青龙。

经过九百余年的镇压，龙稷的身体已完全与龙灵融为一体。婴封术与龙灵原有的天罚阵印合二为一，化作了一条巨大的捆龙索，将青龙缚于黑峰之上。因寒潭水位降低，青龙的大半个身子都裸露于潭外，这令本已虚弱到极点的它，又重新恢复了一些灵力。

二人惊叹之余，更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在青龙的上腹部，有一道巨大的伤口，那伤口朝外翻卷着，看起来似乎是新伤。二人由此进入龙腹，发现此处竟是心脏的位置，而龙的心脏，已然不见了踪影。

龙心乃灵力之源、精魂之本，决不可有失。二人急忙四下寻找，终在山脚下发现了一枚石卵。那石卵高三尺三寸，色如青玉，光可映人，力砸而不能破，却是青龙趁着胸腹裸露、灵力恢复之际，自行剝取了心脏，封藏在了这石卵当中。二人一阵后怕：若非来得及，怕是青龙已将石卵送往他处，石卵中蕴含着它最为精纯的残魂，一旦落入影州妖孽之手，孵化重生，后果不堪设想！

二人携石卵离开寒潭，由道尊将之带往武当山看护，待时机成熟，再送回九幽寒潭镇压。

武当山天地大阵减缓了石卵的孵化速度，龙灵耗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顽强地孵化而出。道尊原以为破壳而出的会是一条幼龙，没想到，却是一个男婴。

龙稷与龙灵千年间融合为一，龙稷的肉身一方面是封印龙的囚牢，另一方面也是龙灵巨大能量的载体。所以当日道尊与姬无殇所见到的青龙，既是龙灵，也算得上是龙稷。

为了掩人耳目，道尊将这个男婴收作了弟子，对外则宣称此婴乃是由武当山下捡来的。当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九百余年前二代道尊与龙稷之间的一幕，竟于武当再度上演，只是主角换作了九代道尊与龙云舒……

“龙云舒！”

一声呼唤，将龙云舒从记忆中唤醒。他睁开眼睛，将掌心从龙的额心移开，低头向下望，见姬仙媛正站在峰巅，一脸担忧地抬头望着自己。

“我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龙云舒朝她微微一笑，道。

这丝笑容，令姬仙媛找回了一些熟悉之感，但心底的那丝不安却更加明显。她望着他，声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抑制的焦躁，道：“龙云舒，请离开那里，我觉得我们需要快些离开……”

“他不能离开！”一个声音骤然从下方传来，打断了她的话。

第三十四章

天罚阵印



二人低头朝下方一望，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叶婴！

叶婴远远站在黑潭之上，仰头望着龙云舒，干枯的身躯，就像黑色大地上矗立着的一根死木，然而那双几乎干瘪了的眼睛，此刻竟闪烁起了一道精光。

龙云舒跳下龙头，站在山巅，青龙的巨口就处于他的身后。他低头俯视叶婴，冷声道：“叶前辈有何赐教？”

叶婴道：“阁下既已知晓龙灵之事，下一步当作何打算？”他的声音仍然枯哑，但气息比之先前已稳了许多，声音传至数十丈高的山巅，亦能被人听得清清楚楚。

这种变化令姬仙媛心中纳闷。叶婴石寐千年，虽然留得了性命，但身体着实已到了油尽灯枯之时，怎又突然有了这般功力？她这样想着，便细细向下打量，隐隐见叶婴的头顶有一点银芒。略一思索，不由大惊失色！

那分明是一根银针，从叶婴的头顶百会穴刺入，穿透人体巅顶，接引周身百脉，入及脑髓！此法乃是《青囊书》中十大禁术之首——回光返照！叶婴用此方法，将体内所余能量一并激发，术尽之时，便是寿终之际！他以性命相搏，是要做什么？

“敢问叶前辈，希望我如何打算？”龙云舒将问题推给了对方，声音依旧冷冷。他虽不懂禁术，但对对方的状态，已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

“两个选择。”叶婴牢牢注视着龙云舒，道，“其一，解封龙灵，凭其强大的力量，逐霸天下！其二，镇压龙灵，永世留在这寒潭之中，以一人之身，换取九州安平！”

龙云舒想了想，道：“便没有其他选择么？比如说，我径直离开，管他什么龙灵蛇灵，与我何干？”

叶婴瞳中闪过一道厉芒，而后摇了摇头，道：“龙已经在你的体内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终会发芽。它将侵蚀你的内心，诱起你的欲望，将你化作龙的傀儡！”

龙云舒笑道：“前辈已将话说得如此明白，还问我做什么？你想要我选择哪个答案，不是显而易见么？”

叶婴一怔，龙云舒面色忽地一冷，朗声道：“当日你于寒潭面见龙稷，想必他不会只和你说了那一句话吧！”

叶婴瞳中精光蓦地一暗，但只是一瞬，复又大亮。他深吸一口气，道：“不错！当日龙稷太子告诉我，千年后龙灵降世，不论缘由，一律以天罚印镇压！”

龙云舒道：“我并无战乱之心！”

“野心会随着力量的强大而增长！”叶婴突然大喝道，“龙灵的诱惑之力，会令你深深陷落其中无法自拔！方才你已经受到了它的蛊惑，你并没有龙稷太子那般强大的定力！”

他口中说着，双手掐诀，那几乎已经锈住了的指节，在剧烈而快速的动作中，发出一连串骇人的“嘎吱”声。他的手颤抖着，身体也颤抖着，但手诀变幻的速度仍是越来越快，道道微细裂纹从指节间出现，渐渐朝着手背扩散，似乎随时都要崩碎开来。

黑沉的潭面开始涌动起来，从他的脚下，一直向着周围漫延，渐渐地，视线范围内的大片潭水尽数起伏起来，它们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要将沉寂了千年的力量释放。

饶是龙云舒胆识过人，亦被眼前这一幕所震撼。如此强大的力量，令他本能地感觉到凶险，然而此刻身下的整个潭面都在起伏，凶险将来自何方，他又着实不知。他告诫自己要镇静，紧张和惊惶只会让自己的感觉变得迟钝，于是努力沉下心来，放开五感，细细体察周围。

一个巨大的八卦图，从下方起伏的潭面浮现出来，它方圆百丈，闪动着道道金芒。阴阳鱼黑白互纠，镇于阵图正中。叶婴立于阳鱼的阴眼部位，仰望龙云舒，嘴角一扬，竟破天荒地露出了一丝笑，一片石屑从嘴角崩裂，转眼卷入了身侧翻腾的水浪中。

龙云舒低头，脚下黑山所处之位，赫然便是阴鱼的阳眼！

“龙云舒，这便是你宿命所归！”叶婴厉声大喝，猛一蹲身，将双掌按入了身前的潭水中。手背上的微细裂纹瞬间扩大，快速沿手臂攀爬而上，转眼将双臂布满。

在他双掌入水的刹那，龙云舒便觉脚下巨震，整个黑山竟剧烈地抖动起来。三道金色的锁链，骤然从黑山下的潭水中冲出，它们挂着一丝丝金色的电流，围着山体盘旋而上，只如三条蜿蜒的巨蟒，直朝上方席卷而来！

龙云舒蓦然惊觉。这三道金链除了比那捆龙索细着一些，其余并无不同，那青龙如此强大尚不能挣脱，自己一旦被缚，怕是更无脱困之日！眼见金链从下方合围而来，越至山高峰细处越是密集，他心思电转，猛地向下一塌腰，逐级踏着嶙峋的山石，朝山下飞纵。

金链似有所感，偏转方向，齐齐朝龙云舒蜿蜒袭来。龙云舒应变神速，将将赶在合围之势形成前，从三道金链的缝隙间脱出身去，而后片刻不敢停顿，急急奔向山下。

叶婴见状神色一凛，手诀快速变幻，身下八卦图金芒大盛。三道金链围着山体一盘，调转方向朝龙云舒紧追。同时，八卦图外一众龙人纷声呼喝，踏着翻卷的水浪，朝黑山迅速围拢而来。

金链的速度比龙云舒快着数倍，很快便追至了龙云舒的身后，其上电流滋滋作响，只如巨蟒吐信一般。龙云舒暗道不妙，忽将身形一偏，绕着山体横向奔走，可那金链只如附骨之疽，紧随其后不放。与此同时，众龙人也以钢足利爪攀上黑山，从下方朝龙云舒发起了围攻。龙云舒逼不得已，只得抽出龙吟剑，一方面躲避金链缠绞，一方面与众龙人游斗，他上下受敌，置身险峻陡峭的黑山上，一时间惊险连连。

正当此刻，忽见一条白绫从上空飞落，直将龙云舒身前一名拦路的龙人击落山下，却是姬仙媛赶至。她的身法比龙云舒慢着一些，是以落在了后头，此时赶上前来，立即抖开千缕，与众龙人战在一处。她仗着千缕变化灵活，倚着一处高石，以上势下朝众龙人

发起攻击，龙云舒顿觉压力一轻。

叶婴见此，不由得又气又怒，暗骂姬仙援助纣为虐、大逆不道！但他无暇分心，只将全部心力集中于天罚阵上，全力对阵龙云舒，丝毫不敢松懈。

天罚阵极耗心力，其威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施术者的功力。叶婴由龙稷处学得此阵，本就不够精熟，加之此刻身体状况极差，是以这阵法威力发挥不足十一。据说，此阵完全激发时，接引天地之力，阵中雷鸣电闪、山崩海啸，九九八十一道金链齐出，每一道都有数抱之粗，便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脱。

眼下这阵中金链只有小腿粗细的三道，饶是如此，亦非人力能够抵挡。龙云舒在三道金链间穿梭游走，险象环生。他深知此阵受叶婴所控，若不攻下阵眼，自己绝难脱身，于是瞅准时机，猛地从山腰一跃而下！

他跳下的位置距离水面尚有十数丈高，完全出乎叶婴的预料，三条金链随之一顿，而后猛一翻转，从空中直追而下。

龙云舒一头扎入翻卷的水浪中，一瞬间，巨大的压力铺天盖地而来，只觉五脏六腑都快被挤碎。所幸他方才潜入过这片黑潭深知其中厉害，提早将心脉护住，这才勉强承受下来。他不敢稍停，奋力浮出水面，纵身朝叶婴疾奔。

身后，三道金链直插潭中，闪电般一个折转，从水下朝龙云舒追击。没有山体阻隔，它们的速度更快了数倍，只化作三道金光，朝着龙云舒快速逼近，眨眼间便追至了龙云舒身下不远。

龙云舒此刻与叶婴相距不足三丈，他双足发力，身形猛地纵跃而起，飞身挺剑朝叶婴直刺！

三道金链破潭而出，如三条冲天而起的巨蟒，从背后席卷而来。

龙云舒半悬空中一声大喝，龙吟剑白光暴涨！这道剑芒，将龙云舒的攻击距离延长了三尺，但就是这区区三尺，让他抢占了先机，能够赶在金链接触他的身体之前，将叶婴刺于剑下！

只要叶婴气息一破，天罚阵必会失效！

叶婴直挺挺站在原地，双手诀一动不动，似乎是没有想到龙云舒的攻势会如此迅猛，惊愕得竟不知躲闪。龙云舒胜券在握，忽见对方瞳中精芒一闪，紧接着便听对方开口言道：“你便不顾她的性命了么？”

龙云舒一怔，对方瞳中，黑山的影子迅速扩大，山脚下，一道身影站在巨石上，脖颈处几只利爪，寒光闪烁！

龙云舒心下巨震，猛一扭头，正见姬仙媛被一众龙人俘获。龙手站于她的身侧，一脸邪笑地望着龙云舒，抬起龙爪，狠狠扼向了她的脖颈！

“不！”龙云舒一声惊呼，龙吟剑剑芒轰然破碎，只散作几缕剑风，割破叶婴头脸，刮入周围空中，消散无踪。

三道金链紧随而至，直将龙云舒卷在当中！天罚阵金芒大盛，阵中狂风忽起，雷火乍现，道道金色的电流于金链外蜿蜒浮现，一波波轰击在他的身上，只如拆筋裂骨、撕心扯肺一般。他一声惨绝，在金链的拖卷下，朝黑山倒飞而去，后背重重撞上山腰石崖，

随后金链一盘，将他紧紧缚于山间。

“龙云舒！”姬仙媛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她挣扎着，却被几名龙人死死压制，丝毫动弹不得。

龙云舒低垂着头，凌乱的长发遮盖了头脸，浑身的衣物焦糊破损不堪。他一动不动，只如死了一般。金链上的电光蜿蜒一阵，这才渐渐沉寂下去。

叶婴见龙云舒终被天罚阵压制，长长舒了口气。他为了操纵此阵，将心力大幅透支，皮肤出现了许多微细的裂纹，像一个干裂的泥娃娃。他缓缓收功，八卦图金光逐渐熄灭，周围水面亦渐趋平静。

他抬头望了望龙云舒，又低头望向山脚下的姬仙媛，正欲说些什么，却忽觉脚下传来一丝异动。那原本渐渐平息的潭面，此刻竟开始颤栗起来，水波如鳞纹，密密麻麻，发出令人心悸的“沙沙”声。他大惊，抬眼前往，发现这阵颤栗是由黑山传来。那黑山颤抖着，发出隆隆的声响，滚落了大块的碎石，震波从山脚一直朝着周围漫延，震撼了整片潭水。

是龙在动，他猛然惊觉。

巨大的龙身，盘着山体缓缓收绞，似乎这头巨兽正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它的动作幅度很小，小到几乎令肉眼难以察觉，但其释放的力量，却足以震撼天地！

随着它的动作，龙云舒慢慢抬起头来。双目中的黑瞳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炽烈的白，仿佛其中燃烧着两团金白的火焰，令人不能直视。片片青鳞，从双目周围生出，爬至耳后，漫过脖颈，又从脖颈一路向下，朝着全身铺展。一条条青筋从颈后绷起，沿着肩背和臂膀伸展，隆成一道道虬结的筋肉。他咆哮一声，双膀较力，狂野的力量汹涌而出，猛烈地冲击着紧缚在体外的金链。金色的光芒从金链外蜿蜒闪现，打得他周身腾起阵阵白烟，他却仍自不肯服输，只以蛮力硬抗。

叶婴站在山下，望着龙云舒的变化，惊愕得无以复加。这位活了近千年的古者，第一次出现了慌乱。他没有想到，对方竟会有如此不屈的斗志和顽强的耐力！自己设下的天罚阵，不仅未能压灭他的力量，反而将他体内的龙之力激发，与巨龙产生了呼应！


金链外电流愈发密集，龙云舒死咬牙关，额头青筋暴起，硬生生抵抗着深入骨髓和灵魂的剧痛。金链陷进了他的肉里，却仍被他一点一点地撑起，极限状态下的筋肉扭曲而恐怖，仿佛随时都要扯裂开来。

他仰天发出一声暴吼，声音未落，便闻黑山之巅骤然响起一声龙吟。那声音带着撼天动地的神威，直击人心灵深处最原始的恐惧，人们闻在耳中，只觉山崩海啸，地裂天倾，江河倒卷，火浆横流，几名龙人直接吓得瘫倒在地。

在龙吟声响起的刹那，龙云舒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了一团青芒，直震得周身金链节节寸断。金色的电流化作道道金蛇，奔腾射向虚空，在尖锐的撕空声中，湮灭不见。而随着阵法的破灭，叶婴自身亦遭受反噬，几道粗大的裂纹从心脏处裂开，快速朝着周身延展，更分化出无数细纹，转眼遍布周身。他惊恐欲呼，方一开口下颌便崩裂开来，飞落空中碎作一蓬尘埃，转眼消散。他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哀号，踉跄倒退，下一刻，身体轰然破碎，飘散空中，就此化作乌有。

青龙的动作，亦激发了捆龙索的响应。无数道巨粗的闪电，从捆龙索上泛起，朝着青龙的身体抽打。那捆龙索有缸口之粗，闪电有成人腰肢粗细，每一击都带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威力。龙身痛苦地扭动着，青色的鳞甲与山体摩擦，碎落了大片的巨石，朝着山下滚落。下方众人在乱石与电火间哭号奔逃，无数人被砸成肉泥、击成飞灰！

第三十五章 宿命所归



青龙体外的天罚阵印，不知是由古代哪位大能所设，威力着实比叶婴设下的强大千倍万倍。道道巨粗的闪电，轰击在青龙的身体上，令青龙痛苦地挣扎扭转。它本就不具备清晰的意识，只因受到龙云舒的召唤才本能动作，此刻受到强大力量的镇压，很快便重新归为了沉寂，闪电也随之渐渐停息。

黑山脚下，已是一片狼藉。上方砸落的山石和四处飞窜的电弧，给山脚下的众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具具尸体，一段段残肢，横斜在碎裂的山石间，周围尽是电击后的焦痕。幸存者们也大多或伤或残，他们痛苦地呻吟着，哀号着，混乱不堪。

姬仙媛奋力推开一块大石，从一处山体裂缝内爬了出来。她衣物破损，浑身多处淤青，有些部位还带了血痕，看起来十分狼狈。她踉跄着站起身，喘了几口气，扫视了一圈周围众人，而后抬起头，望向了上方龙云舒的位置。受山体遮挡，她只能大致看出龙云舒躺在地上，似乎没有了动静。

她咬了咬牙，攀着嶙峋的山石，努力朝着龙云舒所在处爬去。

十几丈的高度，若是往日，她根本不会放在眼里，然而如今体力过度消耗，攀上这石峰便绝非易事了。她手脚并用，好半晌才来到了龙云舒的跟前。

龙云舒体表的龙鳞已然淡去，筋肉也恢复了常态，他处于昏迷中，面色惨白，毫无血色。她赶忙为其查验伤势，又掏出一粒回神丹，给其服下。回神丹药效显著，于体内流转开来，通达四肢百骸，只不多时，他便缓缓睁开了眼睛。

见龙云舒醒转，一双眼珠黑白分明地望着自己，她一下子哭了出来。

龙云舒心中一慌，赶忙挣扎着坐起身，用袖子为她拭了拭脸颊上的泪，焦黑残破的袖口，在她的双颊留下了两团黑乎乎的腮晕。他望着她，嘴角抽搐了两下，终憋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她抹了把泪，皱着眉头问。

龙云舒自觉有些失礼，忙忍笑正色道：“我没笑……”话音未完，却见对方抹泪之后，黑晕朝脸颊两侧散得更开，将那原本精巧的脸，弄得跟花猫一般。他瞬间笑崩，赶忙低头遮脸，可身子却止不住地微颤起来。

她心生疑惑，伸手摸了摸脸，放到眼前一看，不由一声惊呼，慌忙扭过身去。片刻后，复又转回身来，一把将黑手印按在了他的脸上。

二人同时一滞，彼此对望片刻，齐笑。

笑闹过后，气氛轻松了许多。龙云舒在姬仙媛的搀扶下站起身，环顾四周，又仰头望着上空的巨龙，一阵黯然。姬仙媛问起他有何打算，他想了想，道：“龙之力恐怖如斯，确实不应存在于这个世上，但若让我像龙稷太子那般将之镇压于此，我却也不愿。”

姬仙媛道：“那该怎么办？”

龙云舒道：“如若可能，我希望将它送走——送往它最初来自的地方。”

“送往它最初来自的地方……”姬仙媛喃喃道。是的，人类也好，动物也罢，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都应公平地享有生存的权力，这是自己作为一名医者，一直坚守着的信念。她扭头望向龙云舒——对方的侧脸，在黑空中像刀削斧刻般硬朗——都说医者仁心，眼前这个年轻人，又何尝不是侠者仁心呢？

“我需要尽快见到我的师父，”龙云舒继续道，“他一定知道许多关于它的事情，武当也一定有着许多关于它的记载。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们一起找！”姬仙媛朝他一笑，道。

龙云舒望向她，顿觉心头一热，重重点头：“好！”

二人正自说着，忽觉远方传来一阵掠空声，回身一望，便见一蓝一紫两道身影，如风驰电掣一般，朝这边疾飞而来。二人神色一紧，然而待看清来人之后，却又转忧为喜。

来者非是旁人，正是水座浮渊和雷座列缺子！

这二人由蓝洞进入，在混元水劲的防护下，一路潜入万龙水窟，穿过圆镜通道，又沿着地下河一直寻到了龙城。二人尚属首次来此地下世界，一路上走得颇为谨慎，是以耽搁了些时辰，此刻赶到九幽寒潭，远远望见潭中巨龙，这才加速飞至。

“水师叔！雷师叔！”龙云舒提高声音叫道。他重伤在身，这样一喊，便引得胸腹一阵痛闷。

水座雷座闻声一望，从空中一个折转，落在了龙云舒二人的身前。

龙云舒赶忙上前见礼：“龙云舒拜见两位师叔！”

“免礼！”水座袍袖一挥。他面沉似水，抬头望了望青龙，又低头环顾周围惨象，道：“看来，青龙之灵的事情，你已然知晓。”

水座的表现令龙云舒有些错愕。自己由抱犊山失踪三月有余，战死的消息于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如今水座见到自己、见到青龙，却无半点惊诧之状，仿佛对这一切早已了然于胸。转望雷座，列缺子亦是一脸严峻。此人掌管武当刑罚，为人公正刚直、手段狠辣，很少参与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更极少离开武当山，此刻千里迢迢来到此处，却又是为何？

“我正想返回武当，将此处情况禀告师尊！”龙云舒道。

“不必了！”雷座突然道，“我二人此番前来，便是奉师尊之命……将你镇压于此！”他话音未落，身形骤然化作一道紫色的闪电，激射而至！

龙云舒决不曾想过，师叔会对自己突下狠手，他只觉眼前一花，一只手掌已狠狠印在了自己的胸膛。他身子倒飞而出，半悬空中“哇”地喷出一口鲜血，随后重重撞上了身后的石崖。未待下落，又见眼前紫影一闪，雷座已跟至了近前，双掌一抬，掌中两道紫

色电芒骤然射出，穿入了双侧的琵琶骨。

噬魂钉！

深入灵魂的剧痛，令龙云舒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噬魂钉穿透双肩，尖端插入背后岩石中，尾端仍留在他的体外，将他悬空钉在了崖上。道道紫电于钉中闪现，“滋滋”作响，令他再也提不起丝毫的气力。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只在眨眼之间，一旁的姬仙媛此刻才反应过来。她发出一声惊呼，直朝龙云舒扑去，却见身前蓝影一晃，水座已拦住了去路。

“姬姑娘，这是我武当的内务，百草门便不要干预！”水座负手站在前方，声音轻柔舒缓，轻松得就如吟风赏月一般。

“为什么？”姬仙媛愤怒质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水座道：“他生具龙灵，此处便是他的宿命所归！”

封印龙灵！姬仙媛蓦地惊觉，武当山此举，是要强行将龙云舒与龙灵一并封印于此！

又一声嘶吼，声音惨绝，第三、第四根噬魂钉，齐齐穿入了龙云舒的双膀！它们带着道道紫色电流，尖端没入岩石，尾端留在体外，巨大的破坏力将伤口周围扯裂开了几道裂纹，鲜血从中流出，顺着腿侧往下滴洒，却转眼在紫电的烧灼下干涸。

“龙云舒——”姬仙媛泪水夺眶而出，“水座，求求你放过他，他不会释放龙灵的！他才说过要把龙灵送回影州！”

“孩子，你们的想法太稚嫩了！”水座道，“此事的复杂程度、牵涉的势力范围，远远超乎你们的想象！我武当，自二代道尊以婴封术封印龙灵，至今已历九百九十一载，数辈人士始终未敢放弃对青龙之灵的研究——没有破解之法！更不存在将龙灵送回影州之可能！龙灵的力量一旦释放，必给整个中州带来灭顶之灾！”

话音落处，第五、第六根噬魂钉，同时穿入了龙云舒的双腕。他的头颅低垂着，双臂平伸着，身体呈丁字形钉在崖上，剧痛下的嘶吼只化作了一声虚弱无力的呻吟。

“龙云舒！”姬仙媛发出一声撕肝裂肺的哭号，手中千缕白绫猛地飞出，卷作一支尖锥，直朝水座射去！那尖锥旋转着，带着锐利的风鸣，直插水座前胸，竟一出手便是搏命的杀招！

水座静静地站在原地，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势，他的面上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平静得就像一汪深潭。在尖锥及身的刹那，他的上身忽而一晃，道道水波从海蓝袍外浮现，轻轻荡开了尖锥的锋芒。尖锥从体侧滑过，掠向了身后，直将一块大石击碎。

姬仙媛手腕一抖，尖锥忽一调头，从背后朝水座突袭。水座身形又是一晃，粼粼的水波，将尖锥推在一旁，复又给尖锥注入了一股新的劲力，朝姬仙媛迎面刺来！

姬仙媛大惊，慌乱间不及躲闪，只将左臂探出，一拨一圈，将尖锥散作白绫缠在臂间。白绫中蕴含的水劲，一波波冲击着她的手臂，震得她半身发麻，她“噫噫”向后倒退数步，险些一脚踏空坠落崖下，急忙腰腿用力，将将停在了崖边。

她银牙一咬，身形猛地向前一冲，双手白绫齐出，于空中分化作十柄尖锥，朝水座围攻而去。她十指快速变幻，十柄尖锥便似十条迎风飘舞的白色魔爪，封住水座上中下三盘，抽弹卷刺，令人眼花缭乱。

水座双目一凛，脚下水步轻移，左闪右避，周身荡起圈圈涟漪，每每于不可能间避开尖锥的攻击。几番躲避之后，他抓住破绽，身形向前一涌，从两道尖锥间穿过，同时抬起左掌，轻轻推在了姬仙媛的小腹。

姬仙媛只觉一股阴柔的劲力涌入腹中，一波波好似沧海细浪，顺着奇经八脉流向全身。这股劲力并不强大，然而流经之处，自己的内力竟随着它的频率波动起来，与它合成一股，渐渐汇作狂涌的海潮，在经脉间横冲直撞。她暗道不妙，想反抗，却已丝毫提不起气力，这般下去，怕是要被这巨力震得筋脉寸断！

当此紧要关头，水座忽而掌力一收，她顿觉周身一轻，软倒在地。

“媛儿……”龙云舒望着她，声音颤抖着，双眼一片湿润。他知道，她必不是水座的对手，二者的功力有着云泥之别，她不该进行这样一场自杀式的战斗。

她用双臂撑起身子，缓缓抬头，朝着龙云舒强行挤出了一丝笑，而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她的内力尚未平复，筋脉也受到了损伤，这令她起身的时候踉跄了一下，险些再次跌倒。她望向水座，目光中满是决绝。

她的眼神，令龙云舒骤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他强忍着噬魂钉带来的痛，沙哑着喉咙朝她大喊：“媛儿，别做傻事……”

话音未完，两股剧痛突然从踝间传来，令他的尾音变成了一声惨嚎。

第七、第八根噬魂钉，打入了他的双踝！

姬仙媛双目似同火灼，忽而双手一抬，置于了顶心，指尖一枚银针，闪过了一道刺目的光华。

《青囊书》十大禁术之首——回光返照！

“不要！”龙云舒看出了她的意图，挣扎着身体，朝着水座大喊，“阻止她……”然而声音出口，却已沙哑微弱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

水座站在原地，面上仍无半丝表情。面前的女孩，他本意是不愿伤及她性命的，一来顾忌自己的身份，二来对方毕竟是百草门门主的女儿，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与百草门结下这等仇怨呢？可话又说回来，倘若对方一再得寸进尺，自己便也无需再讲情面了。袍袖一摆，粼粼水波于海蓝袍外闪现，做好了随时攻防的准备。

回光返照之术一生仅可用一次，人体所余能量将于这一刻完全激发，从而释放出生命中最璀璨的光华。姬仙媛知道自己不可能战胜武当二位首座，故想到了此术——叶婴的濒死残躯尚能爆发出那般可怕的力量，自己怎么也不会更差劲吧！

她已存必死之心，哪怕搭上身家性命，也要为龙云舒讨回公道。

她右手二指捏住针尖，左手二指压住针尾，对准头顶百会穴。此针需要深及脑髓，毫厘之差便可能当场毙命。她闭上眼睛，脑中回忆着《青囊书》中的行针要诀，正要缓缓推入，却听一声大喝从下方传来：“媛儿，休得放肆！”

她蓦地一愣，睁开眼睛，循声下望，却见一部人形铁甲站在山体下方，细一打量，透过透明的琉璃面罩，来人正是父亲姬无殇！

“父亲！”她大叫一声，望着自己的父亲，一瞬间泪如雨下。

姬无殇以分水冑的铁爪抓着岩壁，朝上方快速攀爬而来，不多时便来在了山腰。他朝

水座抱拳施了一礼，道：“小女不知轻重，方才多有得罪，还望水座见谅！”

水座抱拳回礼，道：“令爱情深义重，只因未明龙灵之事的利害关系，一时做出过激举动，也属人之常情。在下方才多有冒犯，也请姬门主、姬姑娘莫要见怪！”

姬无殇道：“水座客气了！”又扭头望向龙云舒，后者被八根噬魂钉牢牢钉在石崖上，八团紫色电光“滋滋”作响，几缕鲜红的血痕从伤口流淌而出，看起来触目惊心。

“父亲，”姬仙媛跪在姬无殇的身前，强忍着泪水，道，“媛儿求求您，救救龙云舒！”

姬无殇望着她，静了半晌，最后发出了一声叹息。

“媛儿，我身患古蓝病之事，想必你早已知晓。”他毫无征兆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姬仙媛先是一愣，而后缓缓低头。

“是、是的……”她承认道。此时她才明白，自己多年来偷偷观察着父亲，父亲早有所觉，只是一直没有点破罢了。

“我的病，便是从这里感染的。”

她此前已然想到父亲来过这里，然而此刻听父亲亲口说出，还是令她深感震惊。

“四十年前，我与武当九代道尊借幻水阵失效之机，一同入此寒潭，将龙云舒带离了此地。返回的途中，我二人遭到龙人的偷袭，我由此感染古蓝病。我本应必死，是九代道尊按《天下图》所示，去往昆仑雪冢，寻获了雪女之泪，以此压制我体内的古蓝菌，令我得以苟活于世。

“多年来，我承受着非人的痛苦，苦心钻研治疗古蓝病的方法，虽有所成效，却始终未得根治之方。而近年来，随着古蓝病的发作愈发频繁，我知晓自己大限将至，但就在这个时候，你将龙云舒带回了百草门。

“龙云舒的出现，让我知道九代道尊镇压龙灵的计划失败了。就像我四十年如一日研究古蓝菌一样，道尊也一直在研究青龙之灵，他想找到一种方法，在不伤及龙云舒性命的前提下，彻底将龙灵镇压，但始终未获成功。随着龙灵在龙云舒体内的渐渐复苏，他开始意识到，是时候将龙灵重新送回寒潭了。

“因近年云梦水涨，九龙幻水阵一直处于全力运行的状态，人力根本无法通过，只能强行毁阵。道尊与我商定了毁阵期限，然而期限至时，他却并没有到来，我后来才知道，是玄冥教主秘密与他会面，言在抱犊山下，发现了九幽寒潭的另一个入口。”

玄冥教，抱犊山！这几个字，如惊雷一般响彻龙云舒脑海，他努力抬起头来，望向了姬无殇。

姬仙媛也正望着姬无殇。父亲的话，触动了她的某些固有认知，让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黑白分明。

姬无殇看了眼水座，又望向姬仙媛，继续道：“水座方才所言不假，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你们的想象。自始皇一统九州，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如今又是群雄并起之时，各方势力彼此争斗相互制衡，各顶层人物之间更是关系微妙。作为中州最大的两股门派势力，武当和玄冥在争斗的同时，也在共同维持着世界的平衡，而一旦龙灵出世，必将打破世界秩序，撼动天下局势，最终给中州带来灭顶之灾！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累卵，对于龙灵，务必镇压！”

水座点头，接言道：“抱犊山地势极阴，对玄冥教功法修行大为有利，他们秘密占领此处，作为南下中州的根据地。这里的极阴之气来自于一处无底深渊，名为还魂崖，从未有人到过底部，直到后来教主冥王亲至。

“冥王潜入深渊，见到了青龙，意识到此处竟是九幽寒潭。他返回后，向教众谎称下方是阴曹地府，而后亲自会面武当道尊，将此事与道尊商议。于是，便有了龙云舒抱犊山之行。”

龙云舒听着姬无殇与水座二人的讲述，大脑一片混乱。惊愕，愤怒，悲伤，怨恨，种种情绪搅作一团，到最后，却只化作一丝苦笑，从嘴角溢出。他曾以为自己是荡平鬼教的盖世英雄，然而此刻才发现，这个英雄，只不过是各方势力阴谋操控下的一只木偶！

水座继续道：“按道尊与冥王的计划，龙云舒会被中央鬼帝擒获，而后丢入还魂崖，虚弱状态下的龙云舒坠入寒潭，必无幸存之理。但二人没有料到，一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胖子，竟也在打玄冥教的主意，他与龙云舒兵合一处，竟导致了中央分部的覆灭！他们更没有料到，龙云舒会被一头大蛟吞入腹中，并辗转来到云梦泽。”

姬无殇道：“龙云舒的出现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然而当发现龙灵虚弱到极点之后，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这便是杀死龙灵的最好时机！中州没有杀死龙的武器，但百草门中有来自影州的力量——獬豸之灵！”

“我那时觉得，这一定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让我在临终之前，能有机会完成这样一件泽被天下的大事，能有机会解决这样一个千百年来无人攻克的难题，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将龙灵置入了不死神木中。

“我没有真正意识到龙灵的可怕之处，它所呈现出的濒死状态完全诱导了我，结果是，獬豸之灵没能抽干它的能量，反而被它残忍地将自身能量掠去了近半，令龙云舒苏醒！如今想来，我当时真的是被鬼迷了心窍，以至于如此疯狂而愚蠢。好在，过程虽然波折，结果并未改变，龙云舒，终又回到了九幽寒潭。”

他说到这里，望向了龙云舒。

雷座发出一声吼，双掌一抬，四道紫色电芒齐射而出！

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根噬魂钉，同时打入了龙云舒的双肘双膝！

十二道电光，在他身体的十二关节处交替闪烁，将他的肉体与灵魂一并固封于此。他低垂着头，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痛苦，却已不能唤起他的一丝回应。

“孩子，这个世界很大，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都比儿女情长更为重要。”姬无殇望着姬仙媛，后者已是泣不成声，“你终有一日会明白，我们只不过是茫茫天地间的一只蝼蚁，行走在时间的长流中，生老病死，聚散离愁，都如过眼云烟，唯有在青史中留得一份芳名，让后人知道你曾为人类的进步做过什么，才不枉你来这世上走这一遭。”

雷座双掌叠于胸前，掌心中第十三根噬魂钉忽闪明灭，将龙云舒笼罩在一片灼目的紫色光华中。

第三十六章 双战禺狨



第十三根噬魂钉一旦入体，将与此前十二钉产生呼应，届时电流在各个钉身间流窜，彻底摧毁人的心脉经络。

雷座将噬魂钉抬起，正欲打入龙云舒胸膛，忽闻一声尖锐的破空声，由远及近，朝自己疾速而来！他不待细辨，左手一扬，一道电光朝那声音迎去，同时扭头侧望。

紫色的闪电，与一团银芒凌空交碰，电光闪烁间，银芒轰然破碎，转而分化作百十枚银色鳞片，铺天盖地，继续朝他扑来。他暗道不好，那些银片纤薄锋利，打磨得如镜面一般，倘若及身，怕是要被射成了筛子，赶忙身形一转，顺势将背后紫电披风解在手中，凌空旋作一面盾，其上道道紫电闪烁，将自身护在其后。

一阵密集的撞击声，银片与盾面交碰一处。盾面柔弹，以旋卷之力，将银片撒向两侧，银片于黑空中汇作两条银蟒，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回，一斗笠人双臂一扬，两条银蟒由双腕缠上，迅速漫至周身，转眼拼成一件银裘，裹在了他的身上。

他站在远处的潭面上，扬起头，两眼冒着精光，发出“嘿嘿嘿”一阵大笑，像极了一只成了精的老耗子。身旁一名胖硕男子，上肢粗长几可及膝，手臂泛着一层细密的黑色绒毛，却如一只庞大的猿猴。

“来者何人！”雷座高声厉喝，如惊雷炸响，声震天地。

“巫门山山神违天、水葬师承滢是也！”胖子答道。声音不惊不响，却如滚滚海潮，气势雄浑。

无名教！雷座水座闻言，皆面露惊色。无名教唤醒禺狨之灵一事，他二人也是近日由道尊口中得知的，而禺狨的宿主，正是面前这位昆州八巫之首——山神违天！

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知对方来者不善。水座身形一纵跃下石崖，站在了潭面之上，脚下蓝波闪现，一股水流逆旋而上，化作一条水龙，围着身周盘旋。混元水劲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控水，劲力所及处，江河湖海皆在其驭使之下。此处寒潭水阔，水体极阴，更能大幅提高水劲的威力。水座立于潭中，一道道水劲从足底生出，朝着水下蜿蜒扎入，它们越扎越深，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体根系，它们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他的身体踏在其上，就像巨木根须上生长着一株小草。

违天望着眼前一幕，不惊反笑，道：“水座为何如此心急，咱们便不能坐下来谈谈么？”

水座道：“你二人无非是为了龙灵而来，有何好谈？”

违天笑道：“水座果然眼明心细！却不知水座的混元水劲，对阵我的禺狨之灵，能有几分胜算？”

水座目光一凛。没有人知道兽灵究竟有多么强大，关于它们的一切，都是传说。

“交出龙云舒，我可以放你二人一条生路！”违天猛地拔高了声音，震得整个潭面呼扇一抖。

水座脚下的蓝色根系，在起落的潭水中招摇闪烁，他望着违天，双目中波光粼动。却

听雷座于崖上高喝一声：“尔等好大的口气！今日本座倒要领教一二！”话音未落，身形已电射而出！

“小心脚下！”水葬师突然惊呼。与此同时，违天便觉脚下水波一动，不待细想，身形已向后纵退。但见一道尖利的水峰，骤然从潭中直插而出，它蹿起一丈多高，峰尖如锥似剑，寒光烁烁，险险擦过他的足底。

他飘退数丈，双足方至水面，又觉身下异动，赶忙足尖一点再向后退，将将避过了第二道水峰。此番他仓促间不及蓄力，只退后三丈便朝下落，身置空中，惊见下方寒光一闪，第三道水峰破潭而出！

他避无可避，半悬空中双掌一推，一股劲力自上而下拍向水峰，伴着“砰”的一声巨响，水峰轰然破碎。巨大的反冲力，将他的身子直直推向高空，同时，身下破碎的水浪中，四条蓝色水链冲天而起，转眼缠上他的双踝双腕，将他缚于当空！

这一切发生只在瞬息，到违天被缚之时，前两道水峰才先后从空中散落，它们化作两股蓝色落泉，“扑通通”坠回了潭中。

水葬师本欲相助，却见半空中紫芒一闪，一道闪电斜插而下，朝自己迎面击来！他不敢怠慢，竭力向旁一纵。闪电劈落潭中，强大的力量掀起一股巨粗的水柱，令数丈范围内的潭水都沸腾起来。

他惊出一身冷汗，抬头望正见雷座自空中飞掠而下。他不待雷座靠近，身形一转双手一扬，银蓑分化作片片银刃，朝雷座呼啸而去。雷座身处半空，忙将披风旋开，阻住银刃攻势。他气息一破，身往下坠落于潭面，脚下却是不停，直朝水葬师飞冲。

混元雷劲霸道狂烈，然而这些能量巨大的电流，皆由内力转化而来，每一次激发，都对内力损耗极大，故而不能频繁使用。此刻对阵水葬师，雷座知对方银刃数量多、攻距远，远距离的消耗战对自己决然不利，所以当机立断，朝对方施以近战突袭。

水葬师银蓑未及收回，此刻见对方来势凶猛，赶忙将斗笠摘在手中。他单手一旋，银片由外至内环环脱落，化作一条银蟒，朝雷座卷去。雷座右手披风于身前虚晃，却将左掌暗暗抬起，一道闪电激发而出，与银蟒蜿蜒撞在一处，紫电瞬间贯穿蟒身，只闻一串“噼啪”声响，银蟒从头至尾碎裂开来，化作片片银屑，于空中飞散。

雷座一击毁掉银蟒，再朝水葬师飞冲。然而经方才这一瞬的耽搁，银刃已重新聚向了水葬师。水葬师片刻不停，操纵银刃一波波朝雷座飞射，雷座只将紫电披风舞动开来，护住周身。漫天银刃在二人周围飞窜，令黑潭之上阴风怒啸、银雪横飞！

二人这边斗得正烈，水座与违天那边也已出现了新的变化。违天被四条水链缚于空中，四条水链缓缓收绞，将他的双踝双腕缠得死死，同时水座双手结印，控制水链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拉扯，只欲将他撕成碎片。

违天身处劣势，面上却未流露出任何的慌张或惊乱。他望着水座，嘴角咧出了一丝谑笑，而后双臂双腿齐发力，反向抵抗水链的拉扯。他力量奇猛，竟将水链缓缓拉伸开来，道道水纹于链外急促闪动，状同颤抖。角力之下，水座所结手印亦开始颤动，赶忙双掌灌力强行压制，一道道蓝色水波沿水链逆流而上，令水链转眼增粗了一圈。违天双目一瞪，胸膛处黑芒骤亮，他猛发出一声暴吼，力量狂涌而出，大力一扯，四条水链齐齐绷断！

水座受此反噬，上身连晃几晃，好似海中浮萍一般，然而脚下却是稳稳，被庞大的水体根系牢牢固住。劲力一波波传至脚下，根系摇摆闪烁，终将反噬力化去。

碎断的水链化作一蓬蓝雨，从天空坠下，违天置身雨中，缓缓落至潭面。身后，一个巨大的兽影浮现而出，猿面黑身，长臂弓腿，正是禺狻之灵！

“武当水座，不过如此！”违天高声道。身后禺狻之灵发出一声粗重的鼻息，天空霎时风雷滚滚。

水座仰望兽灵，心中惊骇。如此巨大的能量体，凝如实质，带着无尽的威压，一呼一吸间，都令人的灵魂感到窒息。它与身后黑山上的青龙是不同的。青龙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当于一个无生命的巨大雕塑，虽令人震撼却不会构成威胁。眼前的禺狻却是生命有意识的，它有着不可一世的仇恨和狂怒，在它的身前，人类就像蠕动的爬虫，它只需轻轻抬脚，便能将人碾个稀烂。

他双手掐诀，三道巨粗水浪从身前立起，化作三个十丈高的蓝色水人，与禺狻遥遥相对。这三个水人有头无面，上肢分化为人形，下肢则是粗大的浪尾，它们置身于翻腾的巨浪中，下身一摆，掀起一排三丈高的大潮，朝禺狻狂涌而去。

禺狻将违天捞在手中，随手搁在肩头，而后将身一跃，巨大的身量，只如一座大山拔地而起，它径直越过大潮，借着如山的坠势，双拳一合，朝着居中水人重重砸下，伴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震响，水人轰然破碎！

水座立于狂浪之中，周围情景好似飓风海啸一般，足下水体根系剧烈地抖动，将他受到的反噬力化解，纵然如此，仍令他胸膛阵阵发闷。他紧咬牙关，手诀变幻，左右水人曲臂握拳，道道水浪自水人身下逆卷而起，沿着水人身体朝双臂涵涌汇聚，转眼令水人双臂膨大了数倍。它们侧身挥起重拳，同时朝禺狻给出沉重一击！

水人的身体比禺狻矮着一头，两只重拳齐齐砸在了禺狻两侧肋下。禺狻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丝丝黑气从中拳处朝着周围逸散，却是被打散了的能量。

禺狻大怒，双臂左右一摆，将左右水人砸得头脑迸裂，两水人身躯一垮，纷纷散落潭中。

违天站于禺狻肩头，得意狂笑，透过铺天的雨浪，望向水座，却见水座瞳中波光一闪，与此同时，忽觉后方异动，扭头一望，正见第四个水人，悄然从禺狻背后站起。它比先前那三个水人还要小着一些，通体水波沉静，毫不张狂，但它的手中，分明握着一柄明晃晃的水叉。它不声不响，挺水叉照着禺狻后心便刺！

违天大叫不好，这才知道，先前三个水人只是诱敌的虚招，背后这第四水人，才是夺命的刺客！赶忙命禺狻向旁躲避，禺狻身子一偏，却终究慢了一步，水叉狠狠插入它的右胸，透体而出！

禺狻发出一声痛嚎，左肘狠狠摆向身后，迎面击中水人头脑，将水人击成了粉碎。它右胸处留下了一个黑乎乎的窟窿，道道黑气从中喷薄而出，好似鲜血喷涌。但同时又有黑气从身体各处涌入伤口，令伤口快速愈合。

“给我拍扁了他！”违天一指水座，高声怒道。他心里清楚，这些水人由混元水劲所化，如果不将水座除掉，便是砸死再多的水人也是白费气力。

禺狻咆哮一声，迈大步挥巨掌，朝着水座迎头拍下！

突然，一道闪电当空劈落，直奔违天！却是雷座赶至，发起了突袭。

雷座此前对阵水葬师，那水葬师终归不是对手，被他欺近身侧，一掌轰在了胸前。他掌劲凌厉，掌心中带着电流，直将水葬师震退数丈。那水葬师被震得半身发麻、气息尽乱，银片散落了一地，再无攻防能力。他本欲乘胜取其性命，却赶上禺狨出世，滚滚水浪将二人隔开，水葬师抓住机会，趁乱逃脱。

此刻，他见水座危难，立即飞身上前，以闪电攻击违天。这道闪电他蓄势已久，速度奇快，威力极大，违天不敢怠慢，赶忙控制禺狨阻挡。禺狨弃了水座，将那只原本拍向水座的手臂向上一抬，挡在了违天身前。

巨大的闪电，击在禺狨的臂处，顺着它的身体蜿蜒而下，将它的大半个身子贯穿。它身体剧烈一震，发出一声惊恐的咆哮，向后连退两步，周身黑气亦随之一阵翻腾。

它惧怕闪电！雷座、水座同时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啊，闪电是苍天之怒，是万灵之克星，哪会有谁不惧怕呢？就连囚困青龙的天罚阵印，不也是以金色闪电作为主要攻击手段么？

禺狨受惊之下，抬眼望向闪电袭来的方向，正见雷座悬空而立，它登时暴怒，迈步挥掌朝雷座拍去。雷座赶忙飞身躲避，巨掌从身侧掠过，带起的劲风将他的身体吹得翻了个跟头，他未及稳正，又见另一只巨掌从侧方拍来。

禺狨体型巨大，攻击范围极广，令人难以防范。他避无可避，正当此刻，一条水龙骤然从禺狨脚下钻出，盘着禺狨的身体螺旋而上，张开巨口朝违天便咬。禺狨收回双臂，双手扼住水龙的脖颈，将龙头拉离了自己的身体。水龙朝它大口一张，一股水柱由口中喷出，喷了它满脸。它大怒，将水龙抡将起来，狠狠摔在了潭面上，水龙崩碎成千万蓝珠，蹦跳着重新融入了深潭。

雷座瞅准时机，于空中再度激发出一道闪电，朝着禺狨头顶劈落。禺狨双臂一架，挡住闪电攻势，却被电流灼得黑气四逸。它咆哮一声，再朝雷座猛扑，水座则双手指诀连动，唤出道道细长水龙，与它纠缠不放。

姬仙媛远远站在崖上，战场中百年难遇的情景没能引起她的丝毫兴趣，她的眼中，只有龙云舒一人。

在雷座离开石崖之后，她便不顾父亲的阻拦，扑向了龙云舒。她试图将噬魂钉从龙云舒的体内拔出，然而指尖刚刚碰到钉身，便有一股强大的电流飞窜而出，重重将她掀翻在地。那一瞬她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也失去了知觉，过了好一会儿，痛觉才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体，令她知道自己还活着。

她强忍着全身的剧痛，挣扎着爬到龙云舒的跟前，摇摇晃晃地站起，伸出手打算再去拔那根钉子，却听父亲在旁说了一句：“他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她突然意识到，在自己遭受电击的同时，龙云舒又何尝不是在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呢？那些钉子贯穿了他的身体，十二根，每一根带来的痛苦，都比方才自己感受到的更为强烈！

她缓缓收回手，抬起头，望向了龙云舒的脸。龙云舒也抬高视线，回望着她，然后努力从嘴角挤出了一丝微笑。

她呆呆地注视着这丝微笑，下一瞬，泪水像决堤的河水，疯狂地朝外涌。她发出一声嘶吼，伏在他的身下，号啕大哭。



蓝色的雨随风而来，洒遍了山间。

第三十七章 重阳之约



水座与雷座共战禺狻。

水座阴柔，以水劲勾缠锁困；雷座刚烈，以雷劲轰炸劈击。二人配合无间，竟一时与禺狻战成了平手。但二人深知，此种战局根本不可能维持长久。禺狻是能量体，它的身体上几乎找不到致命的弱点，若想杀死它，唯一的方法便是耗尽它的能量。然而它的能量实在太过巨大，以当前的情形来看，便是武当八位首座齐聚，恐怕也没有十足的胜算。

二人的内力已然所剩无多，雷座的闪电越来越细，水座脚下的水体根系也缩小为不足先前的三分之一，照此下去，不消多时，二人必败无疑。

违天察觉到了这一点，仰天狂笑道：“二位首座，我违天敬你们是个英雄，倘若你二人此时罢手，自废修为，我倒可网开一面，饶过你们不死！”

雷座怒道：“放你娘的屁！”掌力一推，一道闪电朝他蜿蜒射去！

水座道：“士可杀，不可辱！”双手结印，三道水箭破潭而出，朝禺狻飞击。

禺狻抬双臂护住违天，自己的身体则任凭水箭击中。违天厉声道：“既然你二人想死，便休怪我无情！”操控禺狻，便欲狠下杀手。

当此紧要关头，忽闻远空传来一声低吟：“无量天尊！”那声音听似低弱，然而在如此惊涛骇浪、雷鸣电闪的战场，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它似一缕清风，带着令人心宁气静的舒适和惬意，让每一个人的动作都不由得一停。

就连禺狻也停了下来，扭头朝着声音传来处望去。

龙云舒努力抬头，望着远方疾飞而至的身影，望着望着，突然爆发出了一声低哑的嘶吼，他的情绪失控了，像疯了一般扭动着身体，打算挣脱束缚。十二道噬魂钉，电光齐闪，劈啪作响，打得他皮焦筋裂！

“龙云舒！”姬仙媛哀声惊哭，“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要这样……”

他停止了挣扎，深入灵魂的剧痛，耗尽了他的气力。他的肌肉抽搐着，身体却再不能动弹。

远处的那个人，他再熟悉不过。二十年来，自己在他的教导下长大成人，是他养育了自己，并传授给自己做人的道理。明辨善恶、扶正祛邪、救危济困、刚直不阿……他灌输给自己一切正义的辞令，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更无数次地告诫自己：人活于世，若生与义不能两全，大丈夫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是亦师亦父的人物，在他的心中，一直高大得像武当山最为雄伟的天柱峰。

然而，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别有用心人的阴谋！自己在他的眼中，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妖魔，他表面对自己无微不至，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着如

何将自己镇压！

这一刻，天柱峰坍塌了，与之一并坍塌的，还有他的整个天地！

武当道尊悬空而立，背后一黑一白两道仙波缓缓流转，合成一尊硕大的太极图，朝外散发着神圣而柔和的光芒。他远远望向龙云舒，发出了一声别无人知的叹息，而后移开了视线。

“道尊师兄！”

“道尊师兄！”

雷座、水座大喜过望，纷纷叫道。

违天一见道尊，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了一丝怯意。这令他非常奇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道尊，远处这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明明生了一副神仙般的模样，为何会令自己产生恐惧呢？他望向禹戮，见禹戮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道尊，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这让他猛地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恐惧了——自己心中的恐惧，来自禹戮之灵！

一念及此，他悚然而惊。他从来不曾知道禹戮也会胆怯，细细体察，才发现并非出在道尊身上，而是道尊身后缓缓旋转的太极图。那尊图中似乎带着一股特殊的能量，他感受不到其中的强大之处，却本能地觉得神圣和敬畏。

——仙力。

两个字，突然跃入了他的脑海。这是禹戮通过意念直接传递给他的信息，简短而直白。

“几分胜算？”他没有纠结于什么是仙力，而是直接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打得过。

禹戮静默半晌，最终只传回来一团模糊的意识。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一是对方的力量太过强大，它无法看透；二是它没有能力来衡量出双方的战力差距。

无论哪种可能，结果都不容乐观。

道尊没有对雷座、水座的招呼作出回应，也没有看一眼违天或是禹戮，而是将视线投向了前方的一片虚空。他注视着那里，道：“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

众人皆惊！顺着道尊的视线，抬头望向那片虚空。

一道黑影，缓缓由空中浮现。他着一袭黑袍，胸前一团血色的天眼图腾，明灭变幻。周身黑雾缭绕，隐隐将头脸遮在其后，令人辨不清模样。

“教主！”违天和水葬师同时叫道。

来人正是无名！

无名的出现，令水座雷座二人细思极恐。这无名处于战团外围，己方二人竟无一丝一毫的察觉，更不知他已在旁站了多久，如此神出鬼没，倘若方才出手偷袭，焉有己方二人的命在！

“武当九代，确有几分手段！”无名道。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梦幻般的磁性，仿似由四面八方传来，令人陷落和着迷。

“阁下谬赞！”道尊望着他，面上无喜无怒，但身后的太极图，转速却已明显加快，“敢问阁下，此番所来为何？”

无名道：“只欲带走龙云舒。”

片刻的沉默。

“请便。”道尊仍是面无表情，只说出了这样的两个字。

“道尊师兄……”雷座脱口叫道。他有些不明白，堂堂武当山一派之主，怎会如此屈从于一个邪教首领。

水座站在一旁，亦是皱了皱眉头。

无名道：“识时务，通机变，知进退，善其身。九代其人，着实叫我刮目相看！”

违天在旁哈哈大笑，身形向前一冲，直奔黑山石崖。身后禺狨化作一道黑芒，紧随而去，围着他转了三圈，钻入了他的胸膛。

他落在石崖上，朝着挡在龙云舒身前的姬仙媛一抱拳，道：“姬大小姐，还望与在下行个方便！”

姬仙媛略一迟疑，望了眼龙云舒，而后退到了一侧。

“多谢！”违天道。他迈步来在龙云舒身前，见龙云舒满身伤痕、低垂着头一动不动，不由眼圈一红。他扫了眼龙云舒身体上的十二根噬魂钉，伸手打算去拔，却听姬仙媛在旁提醒道：“不要碰！”

他猛地转身，朝着雷座吼道：“列缺子，拔走你的钉子！”

雷座恼火，望了望道尊，最终只发出一声叹息，飞身来在了崖上。他面朝龙云舒而立，双手掐诀，十指成爪，隔空探向了龙云舒。两道闪电从掌心发出，半空中各自分化为六道细电，蜿蜒接通十二根噬魂钉，而后双手向后一带，将十二根钉齐齐从龙云舒体内拔出。龙云舒失去支撑，直往下坠，违天伸双臂将其接在怀中，朝雷座道了声谢，飞身跃下石崖。

“龙云舒……”姬仙媛叫了一声，紧步赶上崖边，却被姬无殇横臂拦住。他望着她，轻轻摇了摇头。

姬仙媛咬了咬下唇。她知道，龙云舒此番被无名教劫走，对龙云舒个人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他不会再有性命之虞，也不会再被囚于这寒潭之中。

但对整个中州而言，这或许将成为一个灾难。

水葬师已在崖下等候。他的银蓑斗笠尽数散失，身体也受了很重的伤势，行动多有不便。违天重新召唤出禺狨，这一次，禺狨收束力量，只化作一只丈高的巨猿模样。二人携着龙云舒跳上禺狨后背，禺狨迈开足爪，踏着潭面奔向远方。

无名道：“中州历三十六年九月初九，天隙通道封禁，十二兽灵散落九州。吾与你武当开山道尊签下千年契约，千年内互不相犯。如今距契约履成，余六十日正。六十日后，吾将率众齐聚武当，望你届时能够遵天应道、行君子之所为！”他话音落尽，身形慢慢融入夜空，消失不见。

随着他身形散尽，道尊的身体突然垮了下去，身后太极图亦随之暗淡。没有人知道他方才究竟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无名望着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暗含着山岳般的力量，他所表现出的一切泰然自若，皆是强撑！

“道尊师兄！”雷座水座赶忙上前，将他扶稳。

他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望着远方的黑空，悲声道：“天意如此，中州将亡。”声音中带着无尽的苍凉。

百草门内，夜色如墨。

一个幼小的白色身影，从回春堂内蹑出，借着丛丛灌木的遮挡，朝着草神殿的方向跑去。她一路行得谨慎，沿途避过两队巡夜的守卫，终于来在了殿外。

一座丈高的白贝岩石像，矗立在殿外的广场上，粗衣短帽，怀抱医书，作一副儒医的打扮。那是百草门的初代门主——草神叶婴。石像前，一汪池水清澈见底，池中几丛白色莲花，于夜风中轻轻摇曳。

她站在池边，对着石像拜了三拜，忽听不远处传来脚步声，赶忙双手一撑池沿，跳入了池中。两名守卫从殿外走过，其中一人道：“方才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另一人道：“啥声音？”

“好像是水声。”当先那人道，然后迈步朝着池边走来。他朝着池中望望，见一条半尺多长的红色锦鲤，正从一块凸出水面的大石后游出，于是伸长脖子踮起脚尖，望向了大石的背后。

“你他娘的能不能别吓人到怪的？”另一人跟上前来，骂道，“这深更半夜的，你跟一条破鱼叫什么劲？走走走！”

他悻悻地缩回脖子，二人一道走远。

随着二人身影消失，池边一丛莲叶分向左右，女娃浮出水面。这丛莲叶就处于方才那人的身下，那人只需低下身子探手一拨，便能将她暴露出来。

她游向那块大石，盘膝坐在石上，而后从怀中一伸手，掏出了一支巴掌大的瓷瓶，拔下瓶塞，将瓶中之物尽数倒入了身下的池水中。

黑色的液体，入水之后，朝着周围迅速扩散，片刻工夫，便将池水染成了一片墨蓝。

她转而又从头上拔下雪花簪，捧于手心默念一阵，发簪端部的九瓣雪，纯洁晶白，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她弯下腰，将发簪轻轻置入了身前的水中，而后双手掐诀，轻声念诵起了一串咒语。发簪悬而不沉，竖立于水面之下，缓缓旋转，朝外散发出晶莹剔透的光芒。这些光芒将一丈范围内的水体照亮，并逐渐凝聚成了一朵巨大的九瓣雪花。它旋转着，随着发簪旋转的节奏，映亮着她冰雪般的容颜。

一点蓝色的荧芒，从巨雪的中心飘出，在空中打了个旋儿，随后飘入夜空，却是一枚蓝色的九瓣雪花。

她手诀变幻，口中咒语愈急，更多的蓝色雪花从池中飘飞而出。起初是一枚接一枚，后来是一簇挨一簇，再到后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从整个巨雪中往外飞。它们欢呼着，跳跃着，朝着周围和上空飘散，沿途吹进石屋，卷入木穴，落在每一位睡梦人的身上，转眼钻入皮肤，湮灭不见。

偌大的百草门，在这个夏日的午夜，化作了一片蓝雪的世界。

她从大石上站起，抬头仰望漫天大雪，清澈的眸子里，饱含着全世界最清纯动人的微笑。

（责任编辑：空气 邮箱：kongqi1101@qq.com）



李狐

洵公子◎著

前言

天隆王朝嘉麟年间，一座名为“万福楼”的昆曲戏楼坐落于京城的南塘老街上。这万福楼里有一位写戏先生名叫唐海若，此人才华横溢，妙笔生花，他除了会写戏台上的戏，还会写江湖上的戏。唐海若所写的每一部戏，都会被万福楼的祁班主安排戏子将其演绎出来给大家看，其中江湖上的戏被称之为：侠戏。

1、

每过一段时间江湖上就会出现一个坏人与整个江湖作对，虽然江湖上有许多厉害的侠客会将坏人消灭掉，但却始终不能彻底杜绝坏人的出现。

李狐就是这样一个坏人，他人如其名，不仅生了一张狐狸般的奸诈嘴脸，性格也同样奸险狡诈。他坏事做尽，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杀人放火更是家常便饭，好像一天不做坏事就浑身难受。

没有人知道李狐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

人们只知道他是江湖上的头号坏人，没有感情也没有人性，武功奇高专好杀人，而且是那种最为江湖人所不齿的虐杀。据传闻说被他杀害的人，尸体上被捅了整整一百零八个窟窿，身体里的血尽数被吸干，所以又有传闻说李狐喜欢喝人血，还是活人的血。

实在可怕，这江湖上竟然有如此十恶不赦之人，必须除之。

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江湖，七大门派以及江湖上的重要人物齐聚松山卧云寺召开针对“李狐事件”的紧急商议大会。

经参与会议的人共同商议后决定，不计一切后果对李狐展开地毯式的围捕，所有江湖侠客须无条件配合此次围捕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抛开一切私人恩怨，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齐心协力，一定要在一个月内歼灭李狐。

议会还决定了此次围捕李狐行动的代号，就叫：猎狐行动。

一场轰轰烈烈的猎狐行动就此展开，声势之大已经到了举国上、下人尽皆知的地步。一时间，上到耄耋老人，下到黄口小儿，无人不知李狐的恶名，就连人们平时上街打招呼都从“吃了没”变成“李狐抓到了没”。

由此可见，猎狐行动是一个多么明智的举措，整个江湖乃至天隆民间都因为李狐事件变得格外团结，毕竟团结才能排外。

敢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李狐，你死定了。

2、

有些事就是这么突然，没有预兆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就发生了，令人震惊之余不免感慨万千。

是的，猎狐行动失败了。

且不说先前商定的一月之限。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三个月，李狐却依然逍遥法外，四处杀人。

谁能想到，倾尽了整个江湖的力量，用尽了所有厉害的手段，居然还不是一个李狐的对手。是江湖没落了吗？还是七大门派领导能力不足？

为了给天隆王朝的百姓们一个交代，七大门派以及江湖重要人物又齐聚松山卧云寺召开紧急会议，经众人商议了三天三夜后得出结论，并不是江湖的问题，而是李狐太狡猾了。

有句俗语说得多好啊，再精明的猎人也斗不过狡猾的狐狸。本来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不过此次猎狐行动失败了，所以只能这么说了。

李狐还活着，天隆王朝的百姓们很焦虑，连出门买个菜都提心吊胆，生怕被李狐掳走吸干了血后还要在身上插一百零八个窟窿。

为了安抚民众的惶恐情绪，松山卧云寺特别推出了一款“驱狐护身符”，据说是由卧云寺的得道高僧空度禅师亲自参与设计并开光，每一个护身符都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道佛法洗礼，可以说是注入过灵魂的，又有松山卧云寺这块金字招牌加持，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价格上也非常考究，一个护身符只卖三钱银子，略贵，但也在寻常百姓的承受范围之内，可以说是非常为普通民众着想了。这还有什么理由不买呢？

一时间，江湖乃至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抢购护身符的热潮，出门不戴个“驱狐护身符”，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当然了，也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对卧云寺推出的护身符发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场欺骗，毕竟李狐是人不是鬼，护身符根本不起作用。

对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给予了最客观的解释，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护身符有没有用，可是大家都有，所以我也必须要有一个，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再说，万一有用呢。别人都有，就我没有，那李狐一作恶，我岂不是首当其冲？”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卧云寺的和尚们果然都是聪明绝顶。

但是这股潮流仅仅维持了半个月就过气了，因为有些事就是这么的突然，没有预兆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就发生了，令人震惊之余不免感慨万千。

是的，李狐落网了。

3、

多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但李狐落网了，所以只能这么说。

天隆王朝的百姓们喜极而泣，纷纷称颂抓住李狐的英雄，虽然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他捉住了李狐，所以他是英雄。



面对群众的夸奖，酒鬼坦然受之，他说：“那天我正喝酒呢，忽然冒出个人来要打劫我，他说他就是李狐，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我没钱只有酒，然后他就管我要酒喝。当时我就生气了，什么也没想就一拳打了过去，然后那个李狐就被我打晕了。”

一个连江湖七大门派都对付不了的李狐居然被一个酒鬼一拳打晕了，听上去似乎有点不那么令人信服，可事实就摆在那，又叫人不得不信服。

难道说……

这个貌不惊人的酒鬼就是传说中的绝世高手在民间？俗语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别看这酒鬼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也许就是某个看破红尘的隐士高人在游戏人间呢。

更重要的一点，他嗜酒如命，李白有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大多是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太多生活与感情上的波折，最终失去了所有，空有一身皮囊与无敌天下的功夫。

正所谓：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间一场醉。

高人，一定是高人。

4、

京城，南塘老街，万福楼。

写戏先生唐海若最近很是苦恼，本来他已经策划好的一场侠戏，眼瞅着好戏就要收场了，谁知半路突然杀出两个程咬金，彻底将这场大戏给搅乱了。

其中之一便是现在被奉为英雄的酒鬼，明明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却被传扬成为民除害的大英雄，更可气的是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说法，就连酒鬼本人都觉得自己是个绝世高手，尤其是在他喝了二斤白酒之后。

另一个则是冒名顶替的假李狐，因为江湖上根本就没有李狐，一切都是万福楼策划的一出大戏，仅仅是为一个大人物初入江湖所做的垫脚石而已。

所有的前戏都已经做好了，主角却被一个酒鬼抢了去，这打击谁受得了啊。

唐海若愁啊，尤其是近几日，那位大人物似乎等的不耐烦了，竟然冒出了一个“凭自己的本事去闯荡江湖”的大胆想法，简直幼稚得不行。

还好祁班主巧舌如簧，好说歹说劝住了大人物心中那个天真幼稚的想法，又给唐海若争取了三天的时间扭转局势。

只有三天的时间，若是唐海若再想不出办法，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全白费了。

“唉，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个李狐呢。”唐海若满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忽然间，一个莫名的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唐海若似乎找到了扭转局势的办法，只是在此之前他需要见一个人，成败在此一举。

5、

经过一番周折，唐海若总算来到了刑部大牢，见到了他戏中的人物，江湖头号坏人李狐。

在创造“李狐”这个人的时候，唐海若从没想过这世上竟真有长得像狐狸一般的人。但是在见过了这个假李狐之后，唐海若忽然有一种“李狐”从戏中走出来的感觉。

“像，真是太像了。”唐海若趴在牢门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牢房里手脚被拇指粗的铁链锁住的犯人。

“你谁啊，看我做什么？”那犯人被打得浑身不自在，气哄哄地质问道。

唐海若嘿嘿一笑，反问道：“我还想问你呢，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李狐？”

“我不是冒充的，我就是李狐。”

“呵呵，见了我还要演戏，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我才不管你是谁，反正我是李狐。”

“我叫唐海若，是万福楼的写戏先生。”

那犯人明显愣了一下，随即一脸兴奋道：“原来你就是唐海若啊，你怎么不早说。”

唐海若心下好奇，问道：“早说又如何？”

那犯人一脸讨好的笑道：“你早说你是唐海若，那我就不是李狐了。”

“为何？”

“有人事先跟我说好了，叫我扮演一个叫李狐的坏人，然后被官府抓起来。如果我走运的话会等到一个叫唐海若的人来找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能加入你们的江湖，成为江湖中人了。”

闻听此言，唐海若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他虽然是一个写戏先生，但也是整个天隆王朝江湖的缔造者。现在竟有人敢在他面前策划了另一出戏，这不是公然挑战他的权威吗？

唐海若很生气，但现在又不是查明真相的时候，上面的大人物可只给了三天时间。

心念于此，唐海若压下心中的火气，朝假扮李狐的犯人问道：“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江湖？”

犯人一脸坦然道：“来钱快。”

“呵呵，小子，你说的也不错，不过咱江湖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来的，要么有权有势，要么有真本事，你有什么？”

“我有真本事。”

“我怎么知道？”

“那你想怎么知道？”

唐海若淡然一笑，道：“这样吧，从现在算起，十二个时辰之内，你要从这刑部大牢里逃出去，然后找到之前打你的酒鬼，在他身上捅一百零八个窟窿，放干他身体里的血，将他的尸体挂在京城的东城门楼上，你做得到吗？”

犯人爽快地点了点头，道：“做得到，然后呢？”

“然后来万福楼找我，我就让你成为江湖中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6、

在唐海若意料之中，以及天隆朝所有百姓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拳打晕李狐的英雄被人杀了，尸体上不仅被捅了一百零八个窟窿，连身体里的血都



被吸得一干二净，现在英雄的尸体还挂在东城门楼上示众呢。

除此之外，京城里还传出来一个更加令人惶恐的消息，李狐从刑部大牢里逃了出去，至今未抓捕归案。

一时间，偌大的京城被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笼罩着，虽然今天的天气极好，但京城的百姓们却都紧闭家门，无人再敢上街，使得一向繁华的京城变得死气沉沉。

入夜时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很突兀地响起，马蹄声不大，但是在寂静的街道上却显得格外刺耳。

是谁这般大胆，竟然敢在这个时候走街串巷，难道他就不怕李狐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街两旁的百姓们透过门缝向外张望，想看一看到底是谁这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但见空旷的街道上，一个模样颇为俊朗的少年骑着一匹白马，正向着南塘老街的方向缓缓行去。

有些好心人不忍见少年无辜惨死，透过门缝叫道：“少年，快回家去吧，城里有李狐。”马上那少年却微微一笑，道：“我就是来找李狐的。”

听了少年的话，众人无不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人相信少年是李狐的对手。

少年也不解释，一路行至万福楼前才停了下来。

此时，夜已经很深了，一轮明月就挂在了万福楼的飞檐下。再向上看去，但见一人遗世独立于飞檐之上，正是李狐。

少年在下，李狐在上，二人遥遥相望，并分别说出了自己的戏词。

“听说你在找我？”

“是。”

“你可知我是谁吗？”

“李狐。”

“既然知道，你还敢来？”

“为民除害，不敢不来。”

“哼哼，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

“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这是自寻死路。”

说完了话，少年拔出了腰间悬挂着的一柄华丽丽的长剑。

李狐也拿出了他的武器，一柄为他量身定做的玄铁刺，自万福楼的飞檐上一跃而下。

.....

7、

万福楼里，唐海若站在窗前，看着外面二人打来打去，一脸欣慰地叹道：“这场戏总算是圆满落幕了。”

“是啊，等过了今晚，沈慕白的名字就会传遍整个江湖，咱万福楼也总算能给申阁老一个交代了。”

说话之人脸上戴了一个奇怪的面具，与唐海若并排站在窗前，目光却落在了那名白衣少年的身上，也是这场江湖大戏真正的主角，天隆王朝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公子，化名沈慕白。

当然，这位公子对于幕后的一切毫无所知，以为自己真是实至名归的，抓捕恶人李狐的大英雄。

唐海若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祁班主，有件事我还是想弄清楚，你说这个李狐到底是谁找来的？”

祁班主淡然一笑，反问道：“难道唐先生还想要追查到底吗？”

唐海若理所当然道：“当然要追查了，咱们万福楼为了搭上朝廷这层关系可是费尽了心思，现在却有人在背后捣鬼，险些坏了这场好戏，此人若是不除，迟早会成为江湖一大祸患。”

祁班主满含深意地笑道：“唐先生，你有私心啊。”

唐海若摇摇头：“祁班主明鉴，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湖着想，你可不能冤枉我啊。”

祁班主笑道：“唐先生误会了，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世人都有私心，只不过你是咱们万福楼的写戏先生，我不希望见到你被自己的私心蒙蔽了双眼而已。”

闻听此言，唐海若凝眉沉思了好久，他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又似乎是不明白，思考了半天终究想不通，只好再次望向祁班主。

祁班主轻轻一叹，随即指向外面那两个打架的人问道：“唐先生，你知道那个李狐的私心是什么吗？”

唐海若展颜道：“他想赚钱，应该是个挺有本事的穷人。”

祁班主接着问道：“那沈慕白的私心呢？”

唐海若应道：“沈公子虽然有权有势，但也是少年心性，应该是想体验一番江湖武林的快意恩仇。”

祁班主点了点头，视线忽然一转，落在了唐海若身上，一本正经的问道：“那么你呢，你的私心是什么？”

唐海若面色一变：“我没有私心，我只是想这场戏能够完美落幕……”话到这里，他忽然沉默了一阵，缓缓道，“其实，这就算是我的私心了吧。”

祁班主点了点头，坦言道：“不错，你是咱们天隆江湖的写戏先生，却有人敢在你写的戏里策划了另一出戏，你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想找出这个人，然后除掉他。”

唐海若望向祁班主，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祁班主回望了他一眼，接着道：“但是，这个在背后捣鬼的人，对你、我乃至整个江湖都没有什么恶意，否则他也不会找了一个和李狐一模一样的人来。或许他只是看不惯某些门派的投机欺诈行为，比如，松山卧云寺。”

言尽于此，唐海若终究叹了一口气：“祁班主说得也有道理，倒是我多虑了。”

祁班主终于松了一口气，望着外面已经被沈慕白打倒在地上的李狐，感慨道：“唯有乱世纷争、人心惶惶，才能成就江湖。而今，世道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毁了这太平盛世，便只能以这种方式，让江湖看上去仍旧像个江湖了。”

唐海若点点头：“只有这样，我的戏才能写下去。那么，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吧。”

（责任编辑：蓝汀 邮箱：shfu0010@126.com）



食鼎记 · 食势造英雄
(七)

王新禧◎著
董绍华◎绘

上期回顾：

白食易在皇宫冰库中得前辈寒心叟指点，前去城外草庐寻找热薪叟求取内功口诀，以弥补自身危及性命的武学缺陷。谁知草庐中已有各方人马会集，原来唐王朱聿键也在此处，如今追兵已到，陈近南力保唐王，争斗一触即发。白食易意外被卷入风波，却得一赤发老叟指点，化险为夷，战斗逐渐平息……

第四十九回
倾盖如故

黑乌败于白食易之手，又被火将军提枪击毙，这一下变生肘腋，兔起鹘落间尘埃已定，在场众人都惊得呆了。忽然间又是“哎哟、哎哟”连声，包钻山双腿一软，委顿在地，显然陈近南那边也分出了胜负。

高鲸虎关心义弟，急忙冲上去扶住包钻山，问道：“二弟，哪里受伤了？”

包钻山有气无力道：“邪门……头晕……”

高鲸虎道：“水月笛吹到高昂时，如水妖鼓浪、海魔弄潮，摧人心智，伤人于无形。二弟你定是遭笛音袭脑了，速速坐定，屏息运功，以内力排斥外音。”

陈近南横笛道：“他此刻脑中全是深海幽邃激荡之声，如再催动内力，只会令头脑更加混乱，届时脑血汹涌，必死无疑。”

高鲸虎瞪视陈近南道：“那要如何施救？”

陈近南笑道：“你我是敌非友，我为何要告诉你？”

包钻山忽地大叫起来：“好蓝啊，大哥，我掉进海水里了，身边全是水，全是水，我要化了……”

高鲸虎急忙道：“好兄弟，你忍一忍，忍一忍！”

包钻山脸上肌肉抽搐，诡异地笑了起来，边笑边道：“大哥，我变成鱼了，我要游……要游到那口大锅里。啊，快来把我蒸了吧。”

高鲸虎见他受笛音侵袭，竟已至癫狂边缘，心中惶急，语气一软，对陈近南道：“你把化解的法子与我说了吧，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他与包钻山结拜已久，颇有手足之情，眼见义弟受难，无奈之下唯有忍气吞声，哀嗟求恳。否则依他性子，绝无低头之理。

陈近南将笛子收入袖中，吟道：“四大久拼成泡影，英魂到底护皇明。”

高鲸虎按捺怒气，道：“我二弟快疯了，你还吟什么诗？”

赤发老叟道：“你还不明白吗？”

高鲸虎道：“明白什么？”

赤发老叟叹气道：“终究是一介武夫。这是气节明志之诗。他是要你忠于大明，忠于明主，才肯救你义弟。”

高鲸虎不快道：“我身任大明御前侍卫统领，早已效力朱家天子，还要我怎么忠？”

陈近南道：“你保的虽也是大明，却非明主，况且这样子也看不出真忠假忠。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太平时在朝为官，衣紫腰黄，威风荣耀，自然个个把忠字喊得震天响。然而国家有难，特别是倾覆扰攘之时，要真忠，就难得很。李闯杀进北京前，朝中大官无不怒骂闯贼；闯军兵临城下时，满朝文武争先恐后投降大顺。这些就都是假忠。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就像作诗人那样，要到危急存亡之际，时穷节乃现，才算真忠！”

高鲸虎闻言嘿然，少顷道：“福建郑家的心腹，今日说这番话要我会意，怕是日后有所图吧？”

陈近南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高统领家世繁昌，于嘉定厚植势力。只须识得利害干系，异日必有厚报。”

高鲸虎鼻中一哼，道：“既然同为洪武帝脉，你就认准了唐王是明主，值得扶保？其他宗室便都是草头？”说着瞥了一眼正北小桌上堆着的书籍，轻蔑道，“哼，书呆子！”

唐王却不理他嘲讽，口中吟着那句诗，道：“四大久拼成泡影，英魂到底护皇明。好诗，好诗，不知是谁所作？无限惆怅，满腔忠魂，俱在诗中矣。”

陈近南道：“这是耘野先生巡抚广西时，因心伤国变所作。前两句是‘高歌每羨骑箕句，洒泪偏为滴雨声’，我家郑将军读了，也连赞好诗。”

唐王点头道：“忠臣良士，殊为难得。其矢志忠于大明之心斑斑可见。日后有缘，当须一会。”

白食易见唐王吐属清雅，谈诗论士，寥寥数语，文华英隽之姿，已远胜水泡眼癞蛤蟆一样的朱由崧，不由心中大生好感，向高鲸虎道：“论起嗜好，谁没点嗜好？嘉靖帝一心钻丹房里炼药、洪熙帝一生耽于美食、宣德帝酷爱斗蟋蟀、天启帝决不肯放下辘辘斧锯。然则皇明十七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于大义大节处从未有亏，最有骨气。这位唐王的嗜好不过是好读书，爱书之人总比爱捉蛤蟆之徒强上百倍吧？”这些话其实都是他在通吃侯府所听来的通吃侯夸赞自己祖宗的厚辞，但此时此境道来，恰恰合用。

唐王听他如此说，心中喜慰，向白食易投去嘉许目光。陈近南也微笑点头，显然对他的驳斥之言甚为满意。

高鲸虎口才远逊武艺，被驳得难以还口。又听白食易说到捉蛤蟆，面上一红，怕扯出炼春药之事，更加不堪，心想还是尽速带义弟脱离险境为上，遂道：“陈小兄字字句句，高某俱不忘于胸。回去后定细细思量，洞明大义。今日时辰已不早，还请解了笛音之害，放我们兄弟去吧。”

陈近南道：“若真能如此，甚好。但你还需应承我两个条件：第一，适才听你们言语，这位小哥也来自宫中，你们回宫后不可与这位小哥为难；第二，不可将我福建郑家救护唐王一事告知朱由崧那个昏君。”

高鲸虎至此地步，还有何事不能应承？满口全答应下了。陈近南便传了他一套口诀，

教他早晚两次扶包钻山钻入河底，按口诀行气散功，消解大海潮音。高鲸虎心中苦笑：得，这回豹子不钻山，改学泥鳅钻河了。抱起义弟，施展壁虎功，攀附道旁树干，疾速游离而去，只片刻已在数十丈外。

陈近南望着他的背影，手心捏一把汗，自语道：“此人武功远胜那头豹子，幸亏先制住了豹子，令其投鼠忌器。若是由他来战，胜负便难料了。”

这时草庐中两路来追袭唐王的人马，一崩一退，赤发老叟目视火将军道：“火麒麟，别来无恙。”

火将军凝望赤发老叟片时，一揖到地，道：“原来是热薪叟老前辈。一别八年，颇认不得了。哈哈，您老人家胡须头发都变成了赤红色，可喜可贺啊！”

白食易从赤发老叟种种举动，早已猜到他就是热薪叟，待要上前问安，又觉不妥，就暂且不言，听他与火将军对话。

热薪叟将堆积的木头全部扔进灶里，双手食指催动，火势大旺，随之对火将军道：“北葵向暖，南枢倾寒。人各有志，本来不可强求。然而八年前皇太极摆下凤凰宴，火侠为挫鞑子锐气，会同火麒麟与红莲狮，夜战三田渡，熊熊大火烧得皇太极焦头烂额，‘中原三绝火’的大名从此海内皆知。此役你火麒麟居功至伟，今日若说你真心投降满清，老夫是绝对不信的！”

火将军胸口起伏，显然颇为激动，但转瞬即宁定下来，道：“再造我者史阁部，知我者前辈也！八年前火麒麟不过一介蛮夫，浪游江湖，只识快意恩仇。后来有幸得史阁部收在麾下，日夜熏陶，始知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尚有国家大义可持、民族气节可秉。故而奋身不计，许以驱驰。史阁部殉难前，将一件极重要事托付于我，要我潜伏满洲以图之。为此我不惜剃发屈身，假意向清廷投降，以便近身而谋。

“数日前豫亲王多铎兵锋直指长江，摄政王多尔袞担心明朝宗室众多，南京的小朝廷即便覆灭，反清志士也能拥戴其他朱明子孙称帝抗清。便派出‘萨满三乌’，分头狙杀唐王、鲁王、桂王。”说着向唐王那边瞥了一眼。他这些话刻意压低了嗓门而说，所以只有在他身边的热薪叟和白食易才听得清。

热薪叟回应道：“大明三百年江山，固然没出几个像样的皇帝，但日月所照之处，千山万水，尽我华夏衣冠。单凭这点，就比鞑子来统治强。保住朱明血胤，等同保住汉家河山。是以你不惜暴露身份，也要趁机击杀黑乌。”

火将军郑重地点头。

那边厢陈近南走到唐王跟前，单腿跪下，恭行大礼。唐王忙搀起他，赞道：“你不过总角之龄，却已身当大任，锄强拯危。我大明有此等少年英才，何愁不能扫尽胡虏，光复中原！”

陈近南恭敬道：“殿下过誉了。小子不过南安伯麾下区区走卒，强我百倍者比比皆是。南安伯总镇福建，兵多将广，雄视万里关山海域。现今南北割裂，生灵涂炭，伯爷常道唐王贤明，若得南面事之，名正言顺主持兴复大局，不但为郑氏之幸，亦是苍生厚福。故而殷殷以待，盼能迎请殿下入闽，共商抗清大业。深望殿下玉成。”

唐王低首默忖：自己行藏已露，又无寸土安身，南京与北京两个朝廷都欲置自己于死

地，为今之计，除了入闽确已别无他法。当即点头应允。陈近南大喜，掏出一张百两银票给四个脚夫，命他们赶紧去寻一辆大车，一路伺候，随同赴闽。脚夫们一贯行走四方，有钱便赚，欢欢喜喜接了银票，收拾了桌上书籍，飞奔去雇马车。

陈近南望向白食易这边，心道此人颇有侠义心肠，又仗义相助，那击杀萨满高手的高个头想必也是同道中人，都须好生结交，定有益于抗清事业。遂迈步走近。

火将军却明显不愿与陈近南见面，当即向白食易和热薪叟道：“五伦十义，首义为忠。火某对大明忠心耿耿，此心可昭日月。今日就此别过，异日相逢，定叫二位见识火某是怎样顶天立地的真汉子！”长枪一合，变成短枪插回背上，大步流星出庐离去。

陈近南过来谢了协力御敌之惠，互通姓名。

热薪叟望望陈近南的笛子，又望望火将军远去的方向，道：“真是巧了，你们一个使旭日枪、一个用水月笛，一日一月，合起来恰成一个‘明’字。若能同心协力，共同护定明主，定能成就一段千古佳话。可惜瞧他举止，似乎不愿扶保唐王，唉……希望日后相见，大家是友非敌吧！”

白食易见陈近南年纪虽小，已是长身玉立，隐有大将风度，有意深交长谈，热薪叟却向灶间使力催劲，灶间的柴木越燃越旺，噼噼啪啪，火舌开始向灶头延烧。白食易惊道：“不好，再烧一会儿，整间草庐就全着了。”

热薪叟道：“到此地步，难道老夫还舍不得小小一庐么？”将黑乌的尸体拖到灶边，火舌燎到尸体，尸油流入火中助燃，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热薪叟拉着白食易，陈近南护着唐王，飞身蹿出草庐，大步走到数十步开外，来到安全地带。这时四名脚夫在附近雇了一辆大马车，驱赶着回来，看见火光熊熊，翘舌不下，又不敢多言，服侍唐王上了马车。唐王依然作儒生装扮，陈近南扮作他的书僮，脚夫跳上车辕，挥动长鞭，马儿喷出个响鼻，拉着车子向南而行。唐王掀起车厢窗帘，望向白食易，这小伙子正直质朴的面容，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小小草庐在烈焰卷裹下，很快便化作一堆焦木。白食易记挂着此行目的，急请热薪叟到一旁叙话。热薪叟摇头道：“方才那场激斗，老夫已看出你的来历与目的，然而草庐已毁，‘煎水作冰’的心法此刻已不适合讲授。这样吧，今年有两个六月，我与寒心叟那老儿有约，闰六月初一在江阴醉江楼共品江醪，你届时到醉江楼等我们吧。”言讫一拱手，竟自别去。

白食易心想高人行事莫不高深，既已言明，难以再求。无可奈何，只得向树身解了缰绳，骑上骏马，辨明方向，径赴船宴之约。

秦淮河河面宽阔，由东而西，横贯南京城，号称金陵的“小江”。白食易拨马东进，入水西门，沿河岸挽缰徐行。暑意正浓，沿途夏花繁茂、蜂飞蝶舞，景致煞是迷人。白食易并非墨客骚人，当此暖风拂面，得能片刻悠游之际，也觉说不出的风雅兴寄。看看天时，已是午后，上午在草庐闹了一场，不曾进食，腹中饿了，手搭凉棚，眺见前方有家小酒店，便过去系了马，挑帘入内。

这店虽小，壁上挂出的菜牌颇上得台面。白食易估量下自个腰囊，点了一道油焖笋衣、一道蒜瓣炒苋菜，也不要汤，再来碗白米饭，都是店里最便宜的，有滋有味地吃起

来。他将红色的苋菜汁倒进饭碗，搅拌几下，菜汁染红了白饭，如胭脂洒于白雪。那油焖笋衣用的是深埋地底的夏笋，只剥取笋尖最上那一圈皮，脆嫩口感与春冬之笋大不相同。白食易将肥白的蒜瓣拍碎了，塞进笋衣底下，让蒜瓣饱吸油汁与料汁，再塞到白饭里。白饭既收苋菜笋衣之清气，又得油汁料汁之荤辛，彼此互渗，香飘气蔓，引得店小二过来望了一眼，笑道：“客官真是会吃之人。这般吃法，换我能吃得下三大碗。”

过了约摸一刻钟，店外一阵喧哗，人喊马嘶，不一会儿走进来四名军士，粗声大气连声呼唤上酒上菜。店老板见他们凶恶，赶忙亲自上前招待。为首的军士点了店里最贵的酒菜，把酒碗倒得满满的，道：“兄弟们辛苦，吃！”四人海喝猛啖起来。

白食易在皇城进出，常见明军官兵，这四人虽也穿着鸳鸯战袄、头戴铁尖盔、胸前绣着偌大的“明”字，但背心处却绣着更大的“高”字。白食易不明所以，自顾埋头吃饭。

过了一阵，忽地又起一阵喧哗，门帘揭开，又进来四名军士。他们见到先前四人背心处的绣字，眉头一皱，恶声恶气道：“老板，把最好的酒菜给爷们端上来。”店老板慌忙点头哈腰，请四人坐下，端酒捧菜，佳肴尽出。

白食易打量这四人，军服胸前一样绣着偌大的“明”字，但背心处却绣着更大的“刘”字。

堪堪将要吃完白饭，酒店外数人高声谈笑，越走越近，入到店里，却又是四名军士。不过此四人的态度比前两拨温和得多，为首者和颜悦色对店小二道：“有馒头或肉包便来一屉，再来一大碗青菜汤，我们吃饱还要赶路。”

店小二见他们点食简单，怕怠慢了，扭头瞧向店老板，待他示下。店老板迎过去道：“小店的馒头肉包不巧卖完了。”

军士道：“那随便上些菜吧。”店老板亲自去厨房端了两屉现蒸蟹黄包出来，另有一碗过油黄金肉、一碟铁炉鸡丝，一大碗虾球鳊鱼汤。为首军士笑道，“客气，您客气了。”却不拒让，坐下便吃。

先前那两拨军士见新来军士的军衣背心处绣着大大的“黄”字，相顾变色，都目视各自的为首者。两个为首者皆摇摇头，打个忍耐的手势，继续饮酒夹菜。不过吃喝的速度明显加快。

这家小酒店正处在通往“内秦淮”的要道上，人来人往，不一时门帘微动，又进来一位客人。来客状貌魁梧，一身富商打扮，头戴方顶幞头，幞头中央镶着一块透绿的大翡翠；身穿绛罗绸袍，衣袖肥阔，右手拇指上戴着一枚和田墨玉扳指。年约三十多岁，英气勃勃，行路生风，大有气派。

富商见店里坐得满满当当，已无空位，走到白食易桌前，客客气气道：“小兄弟，与你搭个桌如何？”

白食易道：“不妨，我也快吃完了。”

富商坐下，仰头望着壁上的菜牌，招呼店小二过来，点了杏梅羊肉、大烩三鲜、换心虎皮蛋、煎蟹盒、荷包鲫鱼五盘菜，外加一碗三菌鳝鱼汤。店小二见他尽点贵价菜，十分欢喜，殷勤跑动，不多久五菜一汤就陆续端上来，将桌面摆满。富商执筷在手，做个请的手势，对白食易道：“小兄弟，若有合意的，莫客气，一起吃吧。”白食易忙推谢不受。

富商扫了一眼白食易点的饭菜，笑道：“小兄弟殊非凡庸，也是懂吃之人。既然有缘

一会，何必谦让？就当朋友间饮饌嘛。”说着夹了一筷羊肉放进白食易碗里。白食易见他热情，不好再夹回去，只得吃了，继而眼望汤碗，却不言语。

富商大笑开怀道：“小兄弟，你看我识人眼光不赖吧？说你懂吃，定然错不了。”说着取过空碗，舀了几勺鳊鱼汤，放到白食易面前。他语调中带着山东口音，又夹杂着关外腔，加上身材高大，显系来自北方。

白食易见他堂堂正正一张国字脸，眉目耸拔，豪爽大方，心中不免先存了几分好感，接过汤碗，笑道：“哦，兄台何以见得？”

富商看着白食易将汤一口口喝下去，道：“杏梅羊肉这道菜，以杏梅之甜香略酸，去除羊肉膻气，食来鲜而不膻、肉嫩可口。只是羊肉性燥，杏肉又性寒，二者因味而合，食性上却相冲，免不得寒热交匀，食后不适。而三菌鳊鱼汤，系以牛肝菌、玉蕈、兰花菇配鳊鱼片精熬，汤白滑润、咸鲜醇浓。三菌能养血散寒、驱热补中，鳊鱼性温味甘，可通血助力。故此汤与杏梅羊肉中和，可抵消食性上的冲突。此乃食补与味和之理，若非有一定饮食功底，难以顷刻间洞明。小兄弟仅食过一块羊肉，即明须鳊鱼汤作和，对饮饌之道当钻研有年了。”

白食易喜道：“兄台点菜时，五菜一汤，悉具妙用，我便知你大才盘盘。此刻数言间剖析食理，一语中的，更是大食家风范。你这个朋友，值得交。若不嫌穷寒，小弟唤你一声大哥吧！”

富商也大喜道：“古人杵臼之交，一言相合，立成莫逆，扯什么贫富贵贱！我与小兄弟倾盖如故，心中痛快极了。愚兄痴胜年长，便邀幸叫声贤弟了。”端起汤碗道，“大哥今晚还有宴饮，此时不便饮酒，以汤代酒，来，干了这碗！”

二人汤碗一碰，仰脖饮尽鳊鱼汤，相顾赧然，都觉胸中欢畅不尽。富商自言是山东食料商人，来江南采办食材。二人执箸谈心，各叙生平食事，越谈越投契，彼此皆觉相见恨晚。

愉悦快意，浑忘时光流逝，肴尽羹残，富商待要叫小二结账，那边背心处绣着“高”字的四名军士也已食毕，为首的军士大呼一声，店老板赶紧弯腰弓背来到桌前。军士一脸坏笑，对店老板道：“店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店老板忙点头哈腰道：“军爷请说。”

军士嘻笑道：“咱哥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这顿饭由店家你请客。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

店老板一愣，犹豫道：“这……这……”

为首军士脸一沉，怒道：“你知道俺们是谁吗？实话与你说，俺们是徐州高将军的部下，鞑子大兵眼瞅着要打来了，俺们以死相拼，保你们在后方太太平平。如今你请俺们好吃好喝一顿，作为谢礼，难道不成么？”说着横眉怒视，用手摸了摸刀柄。

店老板见此情形，肚里把军士的祖宗直骂到第十九代，脸上却装出兴高采烈的模样，笑道：“噢，噢，原来如此。那是该当，该当！军爷们请吧，这顿饭免账啦。”四名军士得意洋洋，剔着牙，扬长而去。

店老板憋了一肚子气，叫小二过来擦桌抹凳，哪知背心处绣着“刘”字的那四名军士，又叫嚷道：“店家快来，我们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店老板惊得腿肚子一哆嗦，磨磨

蹭蹭地挨到那桌边，为首军士堆出满脸笑容，道，“店家，咱哥四个也好好合计了一番，决定这顿饭呀，也由你请了。你看，开不开心？荣不荣幸？”

店老板面孔涨成猪肝色，不敢拒绝，嗫嚅道：“啊，这个……这个……”

军士顿时变了脸，骂道：“我们寿州刘大帅的部下，一样打鞑子，一样保你们太平，姓高的能免账，姓刘的就低人一等？你能谢他们，不能谢我们？啊呸，刘军爷的刀可不比高军爷的刀钝！”

店老板吓得面青唇白，只好硬挤出一丝笑容，道：“免，免，一样免！军爷们舍生忘死，保家卫国，我能请军爷们一顿饭，何其开心，何其荣幸！”四名军士互视一眼，神色间也十分得意，各自拎起一壶酒，哼着小曲掀帘出店。

店老板提心吊胆，不时瞥一眼第三桌背心处绣“黄”字的军士，深怕那边也有“好消息”。然而怕什么来什么，那桌的四名军士终于也吃完了，为首者唤道：“店家，来……”

店老板身子一颤，战战兢兢挨过去，吞吞吐吐道：“军，军爷……你，你们有啥好消息？”

为首军士哈哈一笑，道：“不，不，我家黄大帅治军严明，我等行事岂能如高、刘那样的兵痞？这饭钱是一定要给的。”

店老板放下心，感激道：“多谢各位军爷，这顿饭的零头就免了吧！”

为首军士道：“好说，好说。”从怀里掏出十枚铜板，一枚一枚排到桌上，一团和气道，“店家，收钱吧。”

店老板一愣，道：“十……十文钱？”

军士依然和气道：“对呀，十文钱。”

店老板面颊一抽，道：“可这一桌我成本都至少要三两银子。”

军士道：“哎呀，店家，我们进店时，只要了一屉馒头或肉包，一碗青菜汤，也就值十几文钱，免了零头，十文奉上，有错吗？”

店小二在旁实在忍不住，插嘴道：“可后来你们吃了两屉蟹黄包，还有过油黄金肉、铁炉鸡丝、虾球鳊鱼汤，都是实打实落肚的，难道不算钱了？”

为首军士温言道：“然则这些菜是我们点的吗？是老板为我们换的。既是相换，自然要换等价的食物，这桌菜等于是用那十几文的馒头菜汤所换，总不能让我们多掏钱吧？现今鞑子已杀到江边，大帅同我们说，要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共体时艰。所以我们每一文都要省着花。店家，你说我讲的有道理不？”他说到“道理”二字时，口气突然变得冰冷，透出丝丝森寒。

店老板见过无数南来北往的客人，老于世故，颇识变通，见此光景，已知被打闷棍，竭力压下怒火，换上一副奉承的面孔，讨好道：“有道理，有道理。黄大帅的部下就是比别家强，个个通情达理，这顿饭确实只须十文。”将桌上的铜板收了，腰一弯，毕恭毕敬道，“请，请。”

为首军士拍拍店老板肩膀，高兴道：“店家如此会做生意，我们一定再来。哈哈。”与同伴有说有笑，离店而去。

店小二等他们走远，啐了一口在地，骂道：“呸，吃人还要装善人，比明抢的强盗还坏。老板，今日咱们亏大了，被白吃了三桌霸王餐去，难道就任由他们？没有王法吗？”

店老板叹气道：“王法可不敢管他们，朝廷还指望这帮兵痞打鞑子呢。告到官府去，最后咱们吃的亏更大。忍了吧！嘿，你今天的工钱扣掉，就当‘共体时艰’了。”

富商与白食易在旁桌默默看了，富商摇头道：“江北四镇兵骄将悍，飞扬跋扈，以往在江北地区布防，已经害得徐州、淮安、寿州、庐州百姓苦不堪言。近日北军攻势猛烈，四镇抵御不住，这几拨军士，想必就是遣派去南京兵部要求加增饷粮的邸兵。四镇擅权自专，往来京师递讯，一律不用朝廷驿卒，而是自遣邸兵。一旦饷粮不能称意，四镇便要回撤江南，届时江南百姓要遭大殃了。”

白食易听到“江北四镇”，忽然想起那日在汤羹局，洪火烈曾声言自己在四镇中的黄得功麾下铁狼营任职。洪火烈为人豪爽仗义，他所奉仕的主将，似无戕民之理。

他将疑虑与富商说了，富商冷笑道：“贤弟适才也亲眼见到了，黄得功惯于伪善，因此他的部下也多花言巧语之徒，表面上和颜悦色，实则敲骨吸髓不亚于其他三镇的豺狼。四镇中高杰已死，军马由他儿子统领，实力最弱，其余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无不兵强马壮，小朝廷倚为栋梁。他们的部属，实属家兵，只效忠家主，非朝廷所能节制。若是任其踏马花花世界，还能有个好？”

白食易听了默然无言，心想无论别人如何，我洪大哥总不会是害民之辈。

富商叫店小二来结了账，二人出店，各自走到绿杨下解开系马拴绳。白食易见富商骑的是一匹黄膘瘦马，毛长筋露，羸弱无力，便牵了自己的白马，将绳递给富商道：“大哥，我的马借你骑吧。只可惜这匹马不是我的，不然就送了大哥。”

富商把缰绳推让回去，感动道：“贤弟，听过秦琼卖马的故事么？大哥这匹马看似瘦弱，却是万中挑一的宝骥良驹，日行千里而不倦。贤弟情重，大哥心领了。”

两人皆不愿就此分别，于是手挽缰绳，牵着马沿秦淮河岸缓步徐行。看看天色，已近黄昏，微风轻拂，令人身心俱惬。白食易忽然一拍额头，道：“哎呀，谈得尽兴，竟忘了请教大哥尊姓大名！”

富商微一沉吟，道：“好教贤弟得知，愚兄姓罗，双名‘高天’。”

白食易道：“大哥好名字。志比天高，男儿所向。”

罗高天浅笑道：“愚兄比天高的，岂止是志向！”停了停，问道，“贤弟你的台甫呢？”

白食易报了姓名，罗高天笑意转浓，道：“贤弟也是好名字，令我想起盛唐时的大诗人白居易。当年白居易游学长安，拿着诗作去拜访顾况。顾况见到拜帖，笑言‘米价方贵，居大弗易’。等到批阅过白居易的诗稿，又嗟赏‘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贤弟之名与白居易虽仅一字之差，然则方今乱世，兄弟想要‘白食’，恐怕更不容易。哈哈。”

白食易道：“白居易靠大诗才、大文笔名动天下。我亦要在饮食方面发奋砥砺，做一个大食家，方不负名中的‘食’字！”

罗高天拇指一翘，赞道：“好！贤弟志向亦不算小，他日定能在食林成就一番大业。”

二人边走边聊，罗高天学识广博，纵谈苍黄史事、食林掌故，白食易听得津津有味，心中好生钦佩，忍不住道：“可惜，可惜。”

罗高天道：“可惜什么？”

白食易道：“大哥于军国大事、坟典功策，无一不精，却投身商旅，做个寻常商贾，

着实太屈才了。故而说可惜。”

罗高天眸中精芒一盛，直视白食易双眼，道：“贤弟，愚兄其实……”突然一顿，笑道，“哈哈，以后再说。”一瞥眼见路边摆着个西瓜摊，问道，“贤弟，口渴吗？”

白食易道：“方才的菜肴以咸味居多，此刻确实有些口渴。”

罗高天道：“走，咱们买个瓜吃。”

来到西瓜摊前，罗高天道：“贤弟，你挑一个吧。”

白食易道：“大哥，我不会看瓜，只怕挑不好。”

罗高天道：“你就先挑一个。”

白食易左瞧瞧、右望望，挑了一个西瓜，瓜贩取刀切开，却是个半生不熟的白瓜。白食易两手一摊，无奈道：“大哥，你瞧……”

罗高天呵呵一笑，道：“换我来。”蹲下身子，随手在西瓜上拍来拍去，目光却一直不离瓜贩。

瓜贩被他盯得毛了，不耐道：“瞅啥瞅？拣瓜呢，又不是拣婆娘。”

罗高天取一瓜在手，拍了两下，道：“称一称。”

瓜贩麻利地上秤一称，道：“七斤半。”

罗高天道：“算七斤如何？”

瓜贩爽快道：“行，就七斤。”

罗高天却不买了，放下瓜，又取一瓜在手，道：“称一称。”

瓜贩称了，道：“九斤三。”

罗高天道：“算九斤如何？”

瓜贩犹豫一下，道：“行吧，不图那两钱。”

罗高天却又不买了，放下瓜，再取一瓜掂了掂，道：“称一称。”

瓜贩不满地皱皱眉，强压住火气，又称了瓜，道：“八斤一，切开么？”

罗高天道：“算八斤如何？”

瓜贩这次坚决地摇摇头，道：“一两都不能让，就是八斤一。”

罗高天开眉道：“好，就要它了，包红包甜。给切开吧。”

瓜贩手起刀落，利索地剖开西瓜，果然瓢红汁多，熟透了。罗高天付了钱，又吩咐将瓜切成四瓣，与白食易各捧两瓣，离开瓜摊。

白食易把缰绳挽在臂弯里，双手捧吃沙甜的红瓢，欢悦道：“大哥，原来你是个挑西瓜的高手，可要教教我如何看瓜。”

罗高天眉角一扬，道：“看瓜？愚兄可不会。”

白食易奇道：“那你挑的这个瓜，怎会这么准？”

罗高天微笑道：“愚兄看的不是瓜，而是人！”

白食易大惑不解，道：“小弟愚钝，请大哥指点。”

罗高天行路吃瓜，笑而不语，待走出数十丈外，见不到西瓜摊时，才道：“我自始至终未细看西瓜，只留心观察瓜贩的神情。我挑第一个瓜给他称时，他面容紧绷，似乎在担心什么。称完后，七斤半的瓜，竟爽快地让了半斤之多。很明显，这个瓜他急于卖掉，

不是生瓜就是熟过头的瓜；挑第二个瓜给他称时，他神色不慌不急，要他让秤时，犹豫了片刻，终于也让了。这表明第二个瓜尚未大熟，所以卖也好、不卖也好；等到第三个瓜过秤，瓜贩神情镇定，仅仅一两也坚决不让，还主动问要切开么？那么此瓜必是正好十分熟，拿得出手，所以我就要了。哈哈，果然是个好瓜！”

白食易听得呆了，衷心佩服道：“以往只听人说，挑西瓜要什么掐、弹、观、掂、摸等诀窍。如今大哥别出蹊径，看人挑瓜，一击即中，小弟实在是五体投地。”

罗高天吐出几个瓜籽，道：“这法子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只因南人多狡，那瓜贩又是小精明之辈，才能相人行事。如果遇到朴实的瓜农，便行不通了。”白食易感叹不已。

此时晚霞绚丽，天边一片绯红。罗高天仰望火焰般燃烧的美丽云天，向白食易一抱拳，道：“贤弟，天色将晚，愚兄须赴一场夜宴，不能与你再深谈了。今日有缘结识，日后贤弟可到曲阜孔府找我，愚兄定设大宴，与贤弟持樽言欢。”

白食易一惊，道：“曲阜孔府……难道大哥是孔圣人的后代？”

罗高天傲气地一昂首，道：“不，孔圣人固然了不起，但做愚兄的祖先还不配！”

白食易听了这般大口气，知他来头非小，当即也抱拳道：“大哥，无论你是白衣还是朱衣，兄弟总一样看待。孔府大宴也好，路边小食也罢，只要有兄弟情谊在，就是世间至高美味。”

罗高天见他神情诚挚，显然出于真心，大为感动，一拍他肩膀，道：“贤弟，愚兄心中，也是一样。保重。”说完翻身上马，两腿一夹，绝尘驰去。

那黄膘马果然神骏，片时便奔出二三里地，然而风驰电掣中，总有一匹马的哒哒纵蹄声跟着。罗高天心中诧异，回头一看，白食易骑着白马，紧紧追随在后。罗高天“吁”一声勒住马缰，掉转马头，白食易也急急止住奔马。罗高天恳挚道：“贤弟情深义重，愚兄心领，不必再跟随了，请回吧。”

哪知白食易尴尬一笑，道：“大哥，小弟并非尾随不去，只是此刻要赴一船宴，走的也是这条道。所以正好跟在大哥马后，才有此误会。”

罗高天讶道：“哦，船宴？莫非是河东君的秦淮船宴？”

白食易茫然道：“河东君？那是谁？小弟要赴的是钱尚书夫人柳如是的船宴。”

罗高天大喜，道：“哈哈，世间竟有如许巧事，可见我与贤弟缘分非浅！‘河东君’就是柳如是的别称啊。咱们要赴的，是同一场宴会。”

白食易也喜之不尽，道：“如此便不必立刻与大哥分离了。大哥，咱们同去。”

罗高天马缰一放，悦然道：“好，同去，同去！”



第五十回 秦淮船宴



银鞍白马驰如风，摇鞭骏行踏落花。白食易与罗高天联辔沿外秦淮驿道飞奔，罗高天

精擅马术，控缰踢镫，雄姿英发；白食易骑的是宫中御马，膘肥毛光，脚力甚健，跑起来四蹄不点地，丝毫不逊黄膘马。二人似驭龙破风，飞一般驰过驿道，直到转入内秦淮，水网交错，行人渐多，才下马步行。

此时暮霭四合，华灯初上，罗高天四顾粼粼流水、拱桥艇舟，叹道：“兄弟，南国水乡，不适奔马，今番不能畅意。有机会到北国去，愚兄带你到旷野上无拘无束畅快驰骋。”

白食易应道：“好，小弟只在逃难时到过北方，从未好好游览过，如有机缘，一定尽兴。”

秦淮河因有南北两个源头，故有内外之分。外秦淮是护城河，由通济门经中华门绕行城外；内秦淮是景观河，流于南京城内，由东水关入城，从西水关出城，沿途景观绝佳。大名鼎鼎的秦淮画舫，即在内秦淮河。

罗高天与白食易找家客栈，将马暂寄厩下，徒步徐行，观赏秦淮景色。有道是“千年夫子庙，十里秦淮河”，蜿蜒蛇行的秦淮河，自六朝开辟以来，就一直被视作“风华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

入明之后，江南商业繁盛，豪商与雅士加倍流连温柔佳人温柔水，朱翠交辉、衣冠云集近三百年，秦淮河盛况愈胜往昔。北岸的夫子庙一带，青楼林立，莺歌燕舞；河畔绿窗朱户，美人夹岸而居。夜幕降临时，一艘艘灯船似火龙在河上慢慢游荡，河岸上玉兔灯、蜻蜓灯、莲花灯、飞燕灯纷纷点亮，千灯辉映，流光溢彩。灯船上，看不尽的红妆丽人软吹细唱，管弦歌乐、琴瑟笙箫彻夜不息，撩人心魂；岸边河房里，头簪白玉兰的轻纱女郎，卷起珠帘，倚栏凝望，垂柳依依、佳人脉脉，又是一道活色生香的美景。

白食易几曾见过这般旖旎风光，一路观来，瞋目鸿耳，如痴如醉。罗高天不住地颌首，赞道：“江南好，好江南。这烟水迷蒙、诗情画意的景致，比慷慨唱大风的北国更合流连。这些个吴侬软语、清音吟唱的娇娃，也更胜北地胭脂三分。好，果然是‘此身唯愿江南老’！”

行出四五里，来到秦淮河中段，只见一条浮雕祥云、船尾高翘的大画舫泊在岸边，船头四角亭中俏生生地立着一个美人儿，玉手牵着一个胖乎乎、估摸八九岁的小女孩，正举目眺望。她见到白食易走近，欢喜无限，迎上来道：“终于来啦。就怕你遇事耽误了，不能赴约。”

白食易慨然道：“史姑娘之约，纵有千难万险，也要赶来！”史琉璃莞尔一笑，似乎对这回答十分满意。

那胖女孩自然就是喜儿，见到白食易也格外开心，稚气道：“大哥哥，大哥哥，今晚终于能吃到秦淮船菜了，我盼了很久啦。谢谢你和大姐姐。”

白食易想起那日逃出扬州城，在城外树林暂避时，自己曾答应带小郡主品尝秦淮船菜，而今促成此约的实是史琉璃，不由感激，瞧向史琉璃。两人四目相接，忽感彼此心意相连，万千话语，尽在不言中，不必再说那个谢字。

罗高天见到喜儿娇憨可爱模样，蹲低身子，摸着喜儿的圆脑袋，笑道：“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喜儿突然脸一绷，斥道：“大胆！本郡主的金枝玉叶头，岂是你能随便摸的？”

罗高天一愕起身，他不知喜儿刁蛮任性遗传自朱宝儿，与白食易、史琉璃只是混得熟了，又颇多依赖，才显得温驯和顺。

史琉璃急忙捏捏喜儿小手，问道：“这位是？”

不待白食易回答，画舫中突然疾步奔出一人，叫道：“哎呀，罗兄到了！怠慢，怠慢。快请上船。”

喜儿小嘴一撇，大声嚷道：“哼，本郡主驾到，竟然不先恭请上船，实在不成体统。”她这段时间住在皇宫中，宫女太监都对她低眉顺眼、千依百顺，令她小小年龄又学了一番不同于侯府的皇家气派，言行愈发骄贵起来。

来人一惊，望着史琉璃，尽是询问眼神。史琉璃轻轻点头，道：“这位的确是当今乐萱郡主。”说着蹲下身，刮了刮喜儿的鼻子，柔声道，“乖喜儿，咱们今晚是来做客的，要客随主便，不必在意身份尊卑，成不成？不然姐姐以后不带你吃好吃的了。”

喜儿也是吃字当头，忙答应道：“好，好，听大姐姐的。”

来人惶恐道：“在下是秦淮七十二画舫总厨江上生，只因钱大人与柳夫人并未告知今晚的贵客中有郡主在，故而招呼不周，郡主切勿怪罪。”

喜儿肉乎乎的小手一挥，学着大人口吻道：“不知者不罪，你在前边带路吧。”

白食易向罗高天道歉道：“大哥，她虽是郡主，毕竟年幼，失了礼数，望大哥千万海涵。”

罗高天不以为意，大度道：“不打紧，我有一个侄儿，今年七岁，也是十分顽劣调皮。这样年纪的顽童，应付起来任谁都头疼，兄弟想必也闹心得很。哈哈。”

江上生行礼迎宾，众人待要入船，一群穿着破衣烂衫、背着草席的穷苦人，忽然从街边涌了过来，口中都道：“大老爷又开宴喽，大伙儿快来占好地界！”他们手中或拿破碗、或提铁锅，快步奔跑，纷纷抢画舫停泊的岸边空地上，随即三三两两，各自分堆坐下，目光齐刷刷望向画舫的窗口。

史琉璃惊道：“这是要做什么？”

江上生叹口气道：“各位受惊了。此事宴到中局便知端的。请，请，钱大人与柳夫人已在恭候。”

江南画舫，始自明初，由盐商的驳盐船改造而来，分大小五等，船身皆仿园林住宅，大有大的气派、小有小的风雅，宴饮观景、会友嬉游，各得其便。美人沉香明窗、士子泼墨洁几，正是画舫独有的景致。

一般盐商所购画舫，前为蓬廊，后为大舱，可置八仙桌一席，容八至十人宴聚，略有局促之感；而显贵豪富的画舫，舱楼可置大圆桌三席，称为“大三张”。钱谦益身任东林党魁首，又久经宦海，贵为当朝礼部尚书，囊中充盈，置办的画舫是五等中的最上等，呼为“走舱”，前舱亭、中舱榭、船尾阁，雕梁绘栋，既大且长，在秦淮河上极是抢眼。从其船头四角亭走到中心舱楼，竟达二三十步。

江上生轻叩舱楼门扉，一名侍女从舱内轻轻开门，众人鱼贯而入，眼前骤然开朗，但见舱楼内繁缛富丽、堂皇华贵，靠壁摆放着八件铸铜鎏金、篆刻精美的金银器皿，辉光闪耀；四围角落里各置四盆白蕊花，花香氤氲；正中一张象牙镶榫、金珠嵌角的玉色圆桌，温润大气。一扇工笔山水曲屏风巧妙地侧立而置，将宴饮的舱心与观景的舱头隔开。另有自鸣钟、花镜、唾壶、雕纹衣架等陈设，无不瑰侈。画舫的舷窗古朴精巧，窗棂雕镂着比翼鸟并蒂莲以及古今才子佳人的故事，双双对对，相顾相惜。窗外风檐下挂着一溜

大红灯笼，将舫身与河水映得通红，透着一片祥和之气。

钱谦益与柳如是见到宾客入舱，与已经先到的几位贵宾一起施礼相迎。舱内甚是宽阔，至少摆得下六七席宴桌。不过此时仅开一席，席上外圈环列着蜜饯、茶食、水果、冷碟，内围空置，主菜要等宾客到齐方上。

柳如是娇笑晏晏，钱谦益也笑容可掬，三位宾客侧立他们身旁，其中一人浓眉大眼、神气清朗，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骚客；另两人皆是老者，年纪都在六十开外，华发苍颜、精神矍铄，面上深深的皱纹透出饱经风霜的睿智。

钱谦益以主家身份，介绍道：“这两位老夫子，是戴山先生、左都御史刘宗周大人，石斋先生、吏部侍郎黄道周大人。”又介绍中年骚客道，“这位是大词家、大诗家、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大人。”他说话时，目视史琉璃，神色间既亲热又恭谨，因他知道史琉璃是代嫔妃而来，至于白食易，不过是当陪客看待，相较自然冷淡。

罗高天眼望两位老者，满是热切之意，钦敬道：“刘、黄二位大儒，一为心学大师、一为书法大家，并称‘完人二周’，今晚竟在此一并遇上，何幸如之！”又向陈子龙道，“大樽先生诗词赋三绝，雄浑高迈、伟丽秾艳，直追唐宋、不输李杜，我在北地也常吟颂。那句‘当日英雄俱寂寞，汉南漳北暮云秋’，又‘华年一掷随流水，留不住，人千里’句，真真唯如椽巨笔方能写就。有缘结识先生，亦我平生一大幸事。”

刘、黄、陈三人俱是当代名士，并非喜谀乐谄之人，但听罗高天的称扬言辞恳切，显系出于由衷，心中也不免有几分自得。钱谦益笑道：“这位姓罗的陶猗，是江总厨的好友。江总厨竭力推荐罗兄赴宴，言他学渊识博，于美食一道更精意覃思，必有高明见地。此刻相见，果然不似商贾作派，倒颇有儒士雅风，老夫甚是中意。哈哈哈！”

柳如是见喜儿一派天真烂漫的模样，十分喜爱，笑盈盈地捏捏她的粉脸，道：“这位是史主理的妹妹吗？长得真惹人疼。”

喜儿嘟起嘴，不乐意道：“又是一个没规没矩的，本郡主真的要生气了。”

柳如是惊道：“哎呀，史妹妹，你说的那个小童，竟是小郡主么？”

史琉璃带着歉意道：“正是。”蹲低身子，柔声对喜儿道，“我们是来做客的，要以主人为大，不可以任性哦。”

钱谦益听到乐萱郡主光降，忙与刘、黄、陈过来，行礼参见。这几人都是当世名儒、学林榜样，最重三纲五常，当即便要请喜儿坐到主位，史琉璃忙述以客不压主之理，钱谦益见此理亦通，便不再强让。众人寒暄一番，正要就座，窗外忽然喧哗声大作。钱谦益向江上生皱眉道：“那帮细民怎地这般不守规矩？尚未开宴，就大哗起来，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江上生虽顶着七十二画舫总厨的名衔，实是钱谦益的心腹，又兼着钱府管家的职分，协助处理各项事务。当即快步下船看了，回来禀告道：“大人，有一名狂生，在岸边嚷嚷着要上船赴宴。围观者见他形貌邈邈，都一齐起哄，故而喧哗。”

钱谦益怒道：“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来此闹事！你带几个仆役下船，赶了开去。”

江上生为难道：“大人，那狂生说与夫人熟识，还唠唠叨叨说东林党欠我的债，今晚该还了。”

柳如是问道：“那狂生可是三十多岁，相貌英挺，却一身油腻？”

江上生答道：“正是。”

钱谦益换了一副笑脸，对柳如是道：“夫人，你当真识得那狂生？”

柳如是笑道：“是香君妹妹识得。你忘了？与侯公子争风吃醋那位。”

钱谦益使劲回想，仍然记不起来，遂笑道：“罢了，既然与夫人是故识，多他一双筷子也不妨事。让他上船吧。”

江上生奉了命，忙去迎请。少顷众人听到岸上那帮穷苦人发出阵阵惊叹艳羡声，一名胡须拉碴、长衫油腻、年约三十多的秀才，大摇大摆踱进画舫舱楼。

钱谦益见到来者邈邈模样，双眉紧蹙，并不迎宾，只淡淡地朝江上生递个眼色，江上生会意，将秀才请到末席坐下。

秀才冷笑两声，道：“在下穷途潦倒，原也只配敬陪末座。”大刺刺坐了，扫了几眼在场众宾，见只有白食易服饰平常，不像富贵身份，招招手道，“小兄弟，来，坐我旁边。咱们都是白衣，理应多亲近亲近。他们不是公卿就是巨贾，自然也要凑得近些，方便勾连营私、植党互肥。嘿嘿。”

白食易微微一笑，不置一词，过去挨着秀才坐下。秀才大喜，道：“兄弟不嫌贫爱富，甚是拔群，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然而秀才并不知道，白食易与史琉璃，是认得他的。端午节那日，白、史二人与言胜雪相约春风楼，这秀才在楼下大吵大闹，说是不要酒菜，只要讨残羹剩饭或者狗食，又用美酒佳肴交换一个少年乞丐的剩饭剩菜，最后声言要加入丐帮，跟着少年乞丐扬长而去。因他行止古怪、言语出奇，给围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白食易与史琉璃都在春风楼上，故而对秀才记忆犹新。后来听言胜雪说，秀才名叫玉茭白，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忽地自暴自弃，变得癫狂浮浪起来。

陈子龙是有名的廉臣，听了玉茭白挖苦的话，颇为不满，欲待批驳几句，见柳如是使眼色制止，便将话吞了回去。

列席者加上不请自来的玉茭白，正好十位。柳如是为众人引见过玉茭白，各自坐定。江上生并不上桌，侍立一旁。喜儿人小个矮，柳如是取来一个厚厚的小锦墩，放在黄花梨官帽椅上，喜儿坐上去，正好够得着桌上的碗筷。她格外高兴，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对柳如是道：“很好，你是个好姐姐，我记住了。”

喜儿个头“长高了”，又比他人眼尖，忽然指着宴桌道：“咦，有两个月牙。”众宾定睛细看，只见宴饮的这张玉色圆桌，是由两张桌面半圆形的白玉月牙桌拼成，牙腿相交，宛如两弯新月连缀，色如冰轮皎洁、形若圆镜柔婉，未及饮酒，已令人观之心醉神迷。

刘、黄、陈三人为官清正，虽居高位，日常用度并不奢侈，见此上等家私，既赞且叹。罗高天见过大世面，只微微颌首，示意欣赏。

钱谦益环视众宾，道：“今夜月明尘阙，好风相从。当此清景无限，正是把盏倾杯之良辰。老夫与内子聊备菲酌，尚请诸君赏光之余，高谕赐教。”头一扬，示意江上生上菜。江上生双掌连拍，四名丫环各托一只玉边白瓷盘，袅袅娜娜，步上楼梯。原来画舫的底舱就设有厨房，所有热菜皆现做现呈。

四名丫环放下瓷盘，众宾一看，两只白瓷盘里装着鲜活的青虾，另两只装着黄白相间的蟹生。一名丫环报菜名道：“这是‘万三美酒醉生虾’，这是‘枳橘香醋洗手蟹’。”

罗高天执箸赞道：“妙，起手两道美味用醉虾与蟹生，鲜秣开路，劈开味蕾，引出船宴真况味。”

柳如是抿嘴一笑，道：“船宴是水乡特色，所用食材自然应以水产为主。但秦淮河百年来屡经疏浚，数度更换河水，河中鱼鲜失去长久沃养的环境，肉质难称佳美，是以用别处湖鲜、河鲜代替，让罗爷见笑了。”

罗高天道：“不管是哪片湖、哪条河捞上来的，只须持定一个鲜字，便不亏了船宴之用。大家瞧，这活蹦乱跳的鲜虾，通体透明、长须铮铮，使劲跳脱挣扎的模样，犹如性烈的武夫，不肯屈服。一望可知生猛得很！”

钱谦益捋须大笑，道：“罗爷真乃趣人，比拟得甚是恰当。这虾是从巢湖鲜捞，快马送来南京，吃时用秦淮独有的‘万三酒’浸醉。当年一代巨贾沈万三在秦淮边上建了一座‘白酒坊’，自酿自饮。后来太祖皇帝抄没沈万三家产，将白酒坊也充为军用。此坊所产白酒，既有雄健之酒体，又带江南柔婉的甘芬气味，以之醉虾、醉蟹、醉螺，姜蒜醋等皆不必用，入口香悠如兰，醇馥绵长，与别家醉生大是不同。”

刘宗周接道：“江南醉生，向例用黄酒，尤以陈年花雕最佳，此宴以白酒醉生，醉更深、浸更透，滋味当更饱满酥软。”

钱谦益点头道：“刘大人是绍兴人，对于花雕醉生，自然大有心得。哈哈。”

两盘活虾已事先洗净，剪去虾须，盛在盘中挣来蹦去，水滴四溅。“啪”一下，一颗大水珠溅到喜儿脸上，喜儿手指一弹，气道：“坏虾笨虾，我要吃了你报仇。”

众人闻言大笑。黄道周道：“醉虾在广东一带，又名‘满台飞’。此刻观之，不虚此名啊！”

侍女朝各人面前的小碗中倒入万三酒，再撒上翠绿的葱花，嗅之如浴兰芳。众人各夹了数只虾浸入酒碗中，那万三酒果然酒性雄烈，仅片刻巢湖虾悉数酩酊大醉，青绿色的生虾壳慢慢变为酡红色。

喜儿叫道：“呀，虾醉啦。”抓起一只虾，轻摁虾尾，拧掉虾头，剥去软壳，露出洁白的虾肉。虾的鲜香伴着酒的冽香溢出，令人手指大动。各人皆挽袖持虾，食其肉而吮其脑，虾壳已酥，虾膏浓鲜，虾肉晶莹剔透，指尖舌尖之快感，不能言表。

柳如是吃得甚是文雅，拧去虾头后，不剥其壳，纤手捏住虾身，将虾抵唇，上下牙齿轻轻一挤，柔嫩的虾肉便滑到舌尖。此时虾未醉死，魂儿尚在，在口中还能抽动几下，红唇映白肉，皓齿衬杏腮，佳人风姿醉煞凡尘。

钱谦益眼望夫人雅艳食相，心中乐极，道：“我们江南食风，观一人是否为食家，凭食虾、食螺、食蟹三项即知。盖因取食这三味的要诀，在于能否保持食材外形的完整。若是咬嚼喷吐，狼藉成堆，失于儒雅，必是不识吃的夯货。老饕食毕，无论虾形、螺形、蟹形，皆完整不着牙痕，任谁见了，都要翘一翘拇指。譬如内子，此刻便值得竖拇指一赞。”众宾顺着他拇指望去，见柳如是将虾壳整整齐齐排列小碟中，拧掉的虾头安在虾身，每只虾从外观上看果然都无损无缺，不见半点牙痕。

众宾赞叹不已，喜儿突然用手指着玉茭白，道：“那这人不就是夯货？”这一指，登

时将齐刷刷的目光引向了玉茭白。只见他手抓指扯，大吃大嚼，将虾壳咬得破碎，吐到桌上。酒汁淋漓，溅了满身也不管不顾。

其他与宴者虽然吃相不如柳如是那般雅致，也都颇为斯文，唯独玉茭白的吃法却与柳如是正相反，粗野无礼，如市井鄙夫。钱谦益连连摇头，不满道：“兄台，恕我直言，你这般囫囵吞虾，直似猪嚼牡丹，说你是夯货倒显客气了。”

玉茭白嘴角一撇，露出一丝嘲笑的神情，道：“然则老牛啃嫩草，又胜过猪嚼牡丹几多？佳人不得配才子，我为陈大人一叹。”

钱谦益对玉茭白不请自来本就不快，闻此讥刺，脸色大变，立时就要发作。原来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二人情切意笃，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可惜美景不长，陈妻河东狮吼，加上陈子龙清贫，难以为柳如是赎身，只好无奈分离。陈子龙为此作词二十四首，伤心欲绝。柳如是情殇之下，邂逅钱谦益，感其精诚亲爱，遂委身下嫁。

论才学，钱谦益丝毫不下于陈子龙；论财力，钱家肥田千顷、良屋百座，原是蓝田种玉的上佳人选。只可惜我生君已老，邂逅柳如是时，他已两鬓霜华，日薄桑榆。老夫少妻，心中对此自不免既遗憾又避忌。所幸他身居高位，旁人处处恭维奉迎，无不将这段风流韵事夸赞为文坛佳话，谁敢当面讥讽半句梨花压海棠之语？这大胆的玉茭白却直截了当地剥了钱大人的面皮，焉能不叫人着恼？

当下钱谦益板起脸，待要呵斥，陈子龙已抢先道：“玉兄此言差矣。陈某与柳夫人当年虽两情相悦，但始终发乎情而止乎礼，决不涉褻乱之事。后来柳夫人相从于钱大人，举案齐眉、和如琴瑟，更获封诰命夫人，荣光无限。由此可见，陈某全然不如钱大人，配不上柳夫人的恰恰是我。所以玉兄不该为我一叹，反要为钱大人一赞才是。”他这话明着是说给玉茭白听，实则句句都要钻进钱谦益的心眼里，释去这位东林党魁不便宣之于口的疑忌。

钱谦益听了陈子龙一番话，果然面色转霁。玉茭白翻了个白眼，道：“陈大人既如此说，倒是我枉作小人了。该罚，该罚。”将浸虾的万三酒从小碗倒入酒杯中，连尽三杯。吟道，“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这是陈子龙写给柳如是的离别词《满庭芳·和少游送别》的下半阙，词意哀婉缠绵，多年来传唱于青楼歌坊，十分有名。

钱谦益当然意会，叹道：“情多总累人，哪个才子不风流？子龙贤弟不必过于执著往事。”他只见这首词是倾诉断情绝意的凄楚，然而曾身历其境的陈子龙与柳如是却清楚，此词明写乍聚即离之苦，实含互寄相思之欣，此刻牵出，实在不合时宜。

柳如是也有些愠怒，道：“玉兄，一道醉虾就把你醉晕了，看来洗手蟹是不必吃了。李香君妹妹最喜欢这道船菜，你若吃了，不免触景伤怀，愈发晕头晕脑了。”

玉茭白长叹一声，道：“俗人浅薄，皆以为我拜倒李香君裙下，可柳夫人怎么也如此看待？在下过往虽对李娘子一见倾心，但她明言只种情根于侯公子一人，故我早已断了痴想。无奈李娘子的一帮姊妹，总还以为我余情难了。唉，天地虽大，有谁知我真心所属？”停了停，咳了几下，又道，“玉某所钟情者，实则另有其人，适才所吟《满庭芳》不过聊

以自遣，柳夫人勿怪。”

柳如是素知玉茭白牙尖嘴利，说话句句带骨，本来心下忐忑，恐他挑起往事，惹出不快。听他明言并非针对自己，当即放下心来，报以一笑。陈子龙闻言，生出同病相怜之感，关切道：“不知玉兄为哪位佳人牵肠？”

玉茭白苦笑道：“不敢说，不敢说。来，且吃蟹，枳橘香醋洗手蟹，酸得很，正合我意！”

黄道周伸出筷子，点在洗手蟹的盘边，笑道：“我们福建人，和广东人一道，常被称作‘蛮子’。而蛮子的标志之一，就是‘食生’，蚝生、鱼生、蛤生等，皆在其列。今夜先食了生虾，看这蟹的肉色，似乎也是生吃。诸位皆是江南出尘人物，却都要和黄某一起做蛮子喽，哈哈。”

钱谦益亲自夹了一只蟹螯，放到黄道周碗里，笑应道：“这洗手蟹，是无肠公子至鲜至美的一种吃法。所谓‘洗手’，乃形容此肴制作快捷，犹如电光石火，只需食客去洗个手的工夫，转眼便得。宋人傅肱在《蟹谱》里说：‘盥手毕，即可食，曰为‘洗手蟹’。元人韩奕也在《易牙遗意》中说：‘用生蟹剁碎……再加葱、盐、醋共十味，入蟹内拌匀，即时可食。’在《东京梦华录》里，洗手蟹是汴梁城中最受欢迎的菜式，大小食肆酒楼，无论贫富贵贱，人人见了眉开眼笑。”

黄道周颌首道：“受教了。”夹起那只蟹螯，细看了看，道，“这刀工不得了！蟹螯本来崎狰，此螯的切口却锋锐齐整，方方正正，必是以极快手法劈剁，绝非寻常厨伙可致。”

柳如是笑靥承颧，道：“黄大人说对了，洗手蟹的做法，是将活蟹先折下双螯，然后急速剁成方寸碎块，撒盐，浇以香醋佐味，即刻上桌。食客落座，随点随吃。上菜速度之快，荤食中无饌可比。既然要求利索便捷，对庖人的刀工自然要求极高。若锋刃滞涩，不免壳碎肉散，菜品立废。我们请的这位师傅，可了不起，他曾在厨坛七大高人之一的白一刀最小的门徒座下，习过六年的刀工，方才有这般精强的造诣。”

白食易听柳如是提到自己父亲，立时留意倾听，只听黄道周道：“那算是白一刀的徒孙了？连徒孙的技艺都这等高超，白一刀的刀工，更不知妙绝到何等地步！”

白食易眼眶一红，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心中却感奇怪：父亲明明没有收徒，哪来的门徒、徒孙？又听陈子龙道：“我十余年前游学西川时，曾有幸在成都‘天下第二楼’上品尝千层宝塔肉。听人说，这道菜是白一刀的拿手绝活，他将古蜀国的琢玉法化入刀法中，那把刀运用得出神入化，真有镂月裁云之殊妙。宝塔肉属家常菜，一般人家有心去做，总能捧得上桌。但要像白一刀那样，将五花肉刀刀不断、厚薄均匀地转圈切出一千层，层层薄如轻纱，非绝顶高手不能做到！后来听闻闯军入川，白一刀夫妇俱殁于兵燹，可惜可叹。”

钱谦益道：“听子龙所述，白一刀真具刀神之髓！可惜再无缘亲眼一睹，确然可叹。”

众人遥想千层宝塔肉的挺拔高姿与白一刀的大师风范，不禁一阵叹息。玉茭白却不理睬这些，夹起蟹块，入口吮咬，牙齿与蟹壳相遇，发出喀喀的碰撞声。他牙缝嗖嗖有风，哧溜着嘴道：“酸，酸得带劲！这鲜甘的蟹肉配上酸郁的醋汁，将原本浓腥的蟹味中和得清腴馥美。看来蟹与醋都用的上品啊！”

柳如是笑道：“这些都由江总厨采购操办，请他为诸位说说吧。”

江上生微躬一礼，道：“大凡虾蟹二物，总在水泽中生。溪虾肉少、海虾肉硬，真正的食家，有河虾在，就不会再点海虾；同理，有湖蟹在，就不会点海蟹。我们这船宴用的蟹，是汾湖的紫须蟹。汾湖系太湖分湖，湖形狭长，水质清澈。此蟹只能在汾湖里生长，腮旁有两根赤紫长须，壳青肚白脐凸，爬行时背驼高耸，进退敏捷，在湖底犹如兽行，腹不着淤泥。最特别的是其两螯有大小，右边大、左边小，因抢食激烈、争斗凶猛，螯壳里的蟹肉尤为饱满。”

“一般食蟹都在秋季，九十月间蟹最肥美，但洗手蟹是连壳带足入嘴，紫须蟹脚爪犀利如锥，又常夹取连根芦苇，故而十分硬实，若待长成，用作生剁脆嚼的洗手蟹便不合适。是以在五六月左右捞取，此时壳薄爪嫩，蟹肉丝缕幼滑，做成洗手蟹，不食那膏脂，专一啖嚼脚段与白肉，滋味悠长，蟹韵截然不同。”

众宾听他讲得头头是道，交口称赞。刘宗周道：“不愧是七十二画舫的总厨，满腹食事经纶。”顿了顿，又道，“我记起来了，陆游《醉中作》一诗中有吟：‘披绵珍鲈经句熟，斫雪双螯洗手供。’便是写洗手蟹吧？只是这酸味，亦与别不同，其中可有什么讲头？”

江上生谦敬回道：“刘大人过奖了。洗手蟹重点虽在于蟹，但七个字的菜名，前四字‘枳橘香醋’也颇紧要。枳橘，选的是福建的福橘，皮薄汁多，酸度适口，剥皮后把橘肉搅打捣汁；香醋，选的是以台湾土产凤梨为原料酿造的凤梨醋，醋色澄清，酸而不烈。将橘汁倒入凤梨醋中稀释，所制成的佐料酸中带甘，散发着幽幽果香。装进葫芦中，均匀喷浇在蟹块上，即是洗手蟹的最佳调味品。”

“生蟹腥气较重，枳橘香醋能中和掉腥气，清香果味更能提振湖鲜的腴嫩。二者似胶漆深契，缺一不可。王初寮诗曰：‘熟点醃姜洗手生，樽前此物正施行。’即将醋与蟹一并称赞。当年南宋权臣张浚在府内设宴款待高宗皇帝，洗手蟹与名肴‘蟹酿橙’同时出现在宴席上。后来一个太监将宴席的菜单从后厨抄了出来，传到民间，为浦江吴氏所得，巧手改进，锦上添花，传承至今。”

史琉璃道：“哦，浦江吴氏？可是那位撰写《吴氏中馈录》的奇女子？”

柳如是道：“正是。古往今来饮食典籍斗量车载，著者尽为男子，唯独浦江吴氏一名女子跻身其间，堪称女厨之典范。”

众宾听了这番细述，对洗手蟹兴致大增，纷纷起筷大啖。

罗高天食了几块蟹段，道：“关外有道名菜，叫‘红棉虾团’，金红油亮，色肥艳美；又有蟹肴，名曰‘辽河斩蟹’，用秋季生于大海，春夏时爬回辽河的大蟹为材。此蟹螯上绒毛丛生，甚是壮健。渔夫抓来后，斩螯卸足，剁块裹面糊翻炒，出锅后油润粘嘴，肉质紧实。这两道菜一虾一蟹，差相仿佛，但在口感与卖相上则各得其妙。南北水产烹割之异，由此可见。”

钱谦益道：“听来罗爷对关外颇为熟悉。祖上在关外么？或是定居关外？”

罗高天回道：“在下常往来辽东辽西营商，从关外购入食材到关内贩卖，所以遍尝关外美味，对此略有心得。那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螃蟹爬进被窝里’，是难得的鱼米之乡，满人居之兴起，也算因势顺导了。”

玉茭白忽地哼了一声，冷冷道：“而今关内可比不得关外。瞧满人的菜式，红红火火、

油光发亮。咱们呢，前一道菜醉生梦死，后一道菜酸心透骨，与目下江南的形势倒颇相称。”

钱谦益眉头一拧，便要驳斥，柳如是用纤手轻轻覆住他宽厚的手掌，嫣然一笑，摇了摇头。钱谦益对爱妻向来又敬又宠，望着她的芙蓉笑靥，如沐春风，怒气又息了。

这时江上生见席上的醉生虾与洗手蟹已堪堪食尽，双掌再次连拍，上来四名丫环，两人撤去虾蟹，两人奉上新肴。其中一名丫环报菜名道：“这盘是‘望庙心切’，这盘是‘君子弄玉’。诸位大人慢用。”

罗高天拇指一翘，道：“柳夫人安排得妙！这两道菜与起手两道菜搭配，将水产与儒风融合，既点中船宴真义，又贴合与宴者身份。高明得很。”

众宾一想，确实如此，皆随声附和。哪知玉茭白扫了一眼菜式，又冷哼一声，语带嘲讽道：“我看不是‘望庙心切’，是做官心切吧？啥‘君子弄玉’？文绉绉是这么叫，若直白了讲，就是老儒吃豆腐嘛。果然安排得妙，与堂堂礼部尚书钱大人的身份十分相符。”

那“望庙心切”，是鳊鱼头蒸菜心，鱼眼朝向朱红色的胡萝卜围边，寓意士子应举，拜夫子庙求进身，前程似锦；“君子弄玉”是老珠贝烩豆腐，雪白的豆腐用高汤烩好，装在贝壳里。众宾听了玉茭白的揶揄，再想想，挺像那么回事，人人欲笑又止。钱谦益涵养再好，也终于忍耐不住，忿然道：“这位玉秀才，你我素昧平生，恩怨两不结，似乎没有必要句句话里带刺吧？”

玉茭白眼白一翻，道：“钱大人，东林党欠了我好大一笔债，你身为东林党魁，我刺你几句，你以欠债之身，只应低头啾啾，发火就不对了。”

钱谦益大怒道：“真是岂有此理！你口口声声东林党欠你的债，倒要请教，是何年何月欠的何债？快快说来！若说的不真不实，立时轰了下船。我家的船宴，不欢迎尔辈尖酸刁赖之徒！”

玉茭白夹一筷豆腐，放鼻头嗅嗅，道：“竟然不酸了？嘻嘻，老儒熬成官，倒把酸气去尽了。钱大人莫急，只听说讨债的急，你欠债的急什么？”

钱谦益越发气恼，手掌一拍桌面，就要逐客，忽地窗外岸上又是一阵喧哗叫闹，一人瓮声瓮气，吵嚷着朝画舫奔来。

玉茭白喜道：“债主来啦！钱大人且安坐，待讨债的上船来，咱们青天白日打算盘——拨拉个分明！”

第五十一回 醉大饿极

众人竖起耳朵，倾听岸上声响。那帮在空地上占位的穷苦人，纷纷嬉笑哄闹，嚷道：“老酒鬼来喽。”

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回道：“去，去，别乱喊，什么老酒鬼，叫俺醉侠！”四围顿时嘘声一片，人们嘲谑得愈加厉害了。

嘈杂声中，奔向画舫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江上生凝神听了片刻，道：“来者呼吸粗浊、步伐滞重，应该身无半点武功，想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

罗高天点点头，又摇头道：“江兄只说对了一半。从呼吸与步伐声听来，来人似乎不会武功，但一些顶尖高手能够隐藏自身真力，从外表是看不出深浅的。”

江上生道：“罗兄说得是，一会儿还请罗兄帮忙掌眼。”言罢打开舱楼门扉，迎了出去。

等江上生再进舱时，众人的目光齐齐射向跟在他旁边的一个醉老头。只见此人身材瘦小，头戴黑缎扎巾、身穿白苎直裰，肩上斜挎着一个布袋，留三绺灰白短须，布满斑点的酒糟鼻尤其醒目。他身上并不携带酒葫芦、酒囊，手上也无酒壶，却醉醺醺地，满面酡红，走路一摇三晃，似乎喝高了，颠颠倒倒、跌跌撞撞，直向宴桌靠来。

钱谦益见到这样一副尊容，心中不悦，作色道：“何处撞出的莽汉，也不看看在什么地方，成何体统！”醉老头却不理他，迅速扫了一眼桌面，失望道：“没，没有酒……哎呀，宴席竟然没有酒？”

柳如是对醉老头倒相当客气，让侍女搬了一张椅子，请他坐下，道：“适才因为有醉虾，怕酒味相冲，所以暂未上酒。老人家来得巧，此刻正宜呈上佳酿。”说着目视江上生。江上生忙一招手，来了两名青衣丫环，纤手各持一壶美酒，放置于宴桌上。

醉老头盯着酒壶，神色既喜且忧，问道：“你们这儿喝酒，打不打人？”

柳如是笑道：“老人家说哪里话来？请客饮酒，和和气气，打人做什么？”

醉老头喜道：“太好了，终于找到一处喝酒不挨打的地方了。”说着撸起袖子，指着一处伤痕道，“这是在九酝帮借酒喝时，被帮主辰三西打的。”又挽起裤管，指着一处疤痕道，“这是在塞北舜原府借酒喝时，被风曲堂主用刀砍的。”紧跟着摸摸屁股，酒糟鼻一耸，气道，“更可恼的是，在醉月山庄借酒喝时，瑶光仙子还放狗咬俺。”他每说到“借酒喝”三个字时，神情都颇古怪。众人肚里好笑，情知所谓借酒，必然是偷酒，也不点破。

罗高天道：“老汉借酒喝的这几处地方，都是有名的产酒地境，看来老汉对杜康之道研机极深啊！”

醉老头嘻嘻一笑，道：“这位爷说得不错，你也好杯中物？俺最爱结交酒友了。只是莫叫俺老汉，叫俺醉侠。这个名号听着舒服，跟大热天喝了雪花酒一样透心舒服。”

江上生嘴角一撇，不屑道：“你这什么‘醉侠’，是自封的吧？嗜酒如命之人，食林中向不少见，譬如酒仙、酒侠、酒娘子，甚至于酒魔，都是爱酒胜逾性命。他们的名头响当当、亮堂堂，几乎尽人皆知。可你这位醉侠，闻所未闻，不见经传，估摸着是近期才出来闯江湖吧？嘿嘿。”

醉老头半睁着酩酊醉眼，斜视江上生，一迭声道：“你不信？瞧不起俺？看俺不像个大侠？”江上生冷冷不答。

柳如是打圆场道：“酒上席了，诸位请饮酒品菜，别说东道西啦。”

醉老头迅速转向那两壶酒，鼻尖使劲嗅了两下，喜道：“啊哈，是金波将军酿的‘翠烟酒’！好极了，钱大人果然脸面大，金波府的酒都拿得来，还不用挨打。”拎起一把酒壶，将壶口凑近嘴巴，咕嘟咕嘟吞饮起来。

钱谦益发怒道：“岂有此理！翠烟酒酿造不易，金波将军格外宝爱，老夫凭三十年的

交情，才用南珠十颗换了两壶。恁大面子换来的美酒，是用来招待贵宾，不是给你洗肠的。”

醉老头把头一歪，放下酒壶，道：“哟，原来是给老爷们喝的，草民喝不得。那还给你们吧。喝不喝？俺给你们倒上。”作势要往众人的酒杯里倒酒。众宾见壶口沾满醉老汉的口水，都赶紧摆手谢绝。

玉茭白一直含笑看着醉老头耍酒疯，这时用嘲讽的口吻道：“南珠十颗换酒喝，钱大人倒是从不亏待自己。只是区区一壶翠烟酒，比起你欠人家的债来，还不够还哩。”

醉老头转过脸瞅着玉茭白，道：“这秀才是谁？咋知道俺来讨债？”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钱谦益讶道：“你们不认识？”醉老头坚决地摇了摇头。钱谦益横眉冷眼，向玉茭白道，“你待如何分辩？”

玉茭白笑道：“在下何须分辩？你欠债人都不识讨债人，难道讨债人就一定要识得我过路人？”

与宴众人闻言哗然，啼笑皆非。适才听他言辞凿凿，以为是给醉老头打前锋，哪知是个路人。钱谦益戟指叱道：“这么说来，你是管闲事、讨白食了？”

玉茭白镇定自若，不径直回答，却向刘宗周、黄道周道：“刘大人、黄大人，在座诸人中，二位冰魂雪魄，最令人信服。刘大人更肩负左都御史的要职，担着弹举官非、参维纲纪的重任。在下有件事想请你们评个理，不知能否秉公决断？”

刘宗周、黄道周皆为人耿介、性情坦率，素以敢于抨击时政，直犯龙颜而著称。天启、崇祯二帝都被他们上书怒骂过，权宦魏忠贤也被他们气得七窍生烟过，朱由崧更曾被刘宗周骂得晕头涨脑，不得不退殿趋避。只因二人占着理，大义凛然，又是心学、书法大师，追随者甚多，皇帝也拿他们没法子，只能容忍。玉茭白深知二人往事，却又恐他们与钱谦益有私交，所以先用话拿住，好令他们如秤之平。

刘宗周敛容屏气，左右望望，正色道：“你有何事？但讲无妨。老夫决不偏私。”

黄道周也郑重道：“我辈虽非侠士，慷慨扶义、明公正道总是无异。你尽管直言吧。”

玉茭白正要他们这句话，立即接道：“好，言出如山，那在下就放胆了。”拍拍醉老头的肩膀，道，“打开布袋吧。”

醉老头当玉茭白说话之际，一直盯着他瞧，这时一摸短须，道：“俺好像记起来了。你……你是那天在吴越饭庄吃狗屎的人？”

玉茭白脸上愧怍之色一闪即没，淡淡道：“不必多说，且把布袋打开。”

钱谦益听玉茭白竟吃过狗屎，心中又是鄙夷又是快慰，面上却平静如水，等着瞧玉茭白到底要讨什么债。醉老头将肩上斜挎的布袋解开系绳，道：“真的要拿出来？怕吓着大人们。大人们身娇肉贵，可吃不住吓。”

玉茭白道：“无妨。而今山河破碎，天崩地裂，再不堪的事百姓都遭过，大人们见识见识，就当增广见闻了。”

醉老头凄然点点头，将手伸进布袋里，掏掏摸摸，随后拿出一件事物，放到宴桌上。众人定睛一瞧，顿时变貌失色、毛骨悚然。喜儿吓得“啊”一声紧闭双眼。原来醉老头摸出来的，是一根白森森的人骨。

江上生怒道：“大胆狂徒，竟敢用如此惊心骇目的秽物惊扰郡主、惊扰诸位大人。来啊，

轰了出去。”几名壮健男仆从舱下奔上，就要撵人。

玉茭白急向刘宗周、黄道周道：“二位大人，有冤！”

刘宗周止住男仆，钱谦益一挥手，男仆退了下去。醉老头又伸手入袋，掏摸出另一根人骨，摆在桌上；接着一根又一根，一共摸出七根人骨。

柳如是和史琉璃掩面不忍。陈子龙问道：“这是谁的骨头？”

玉茭白冷然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七根骨头，就是冻死骨、饿死骨。”

钱谦益忍住反胃的阵涌，厉声道：“然则这与老夫何干？你们以此搅扰老夫的陋宴，不免过分！”

玉茭白悲愤填膺，道：“陋宴？好一个陋宴！敢问钱大人，今晚的陋宴，须花费银钱几多？”

钱谦益本拟不答，犹豫片刻，道：“这些银钱俗务，老夫怎知？”望望柳如是，又望望江上生。

江上生道：“秦淮船宴例有定式，头尾共十二道菜。经夫人斟酌改换，定为十道菜，寓意十全十美。食材皆从外地择优采购，不计耗损，只求最佳。今晚这一桌船宴，共花费纹银二百一十八两。翠烟酒另计。”

醉老头听了，喉中低沉地呀呀几下，仿佛有满肚苦水，欲诉还休。玉茭白道：“最近十余年来，国朝饱历忧患，百物腾贵，一石大米需二两银子才能买到。可是钱大人一顿自谦的陋宴，就足够普通百姓家吃上八、九年。正所谓‘富室一餐饭，穷家十年粮。’在下为钱大人忧耻，亦为百姓哀哭。”

钱谦益毫不动容，冷哼一声，道：“笑话！老夫吃穿用度，皆拜祖产荫赐，自福自享，亏欠了谁？你替老夫忧耻个什么劲！”

玉茭白道：“好，钱大人累代为官，祖荫丰茂，受享不尽，也说得过去。然而东林党数千羽翼，大多出身清寒，入仕者吃的是朝廷微薄俸禄，却浆酒霍肉、纸醉金迷，那又怎么说？”

钱谦益斥道：“一派胡言！我东林党仕林清流，政声卓荦，人人洁身自好，清白如冰壶秋月，岂容你澜言诋毁！”

玉茭白嗤笑道：“是么？”将目光转向白食易，道，“这里只有兄弟看上去非官富之辈，你可知画舫外头，岸边空地上那些穷苦人，聚在那里在等什么吗？”

白食易道：“我正奇怪。上船前江总厨说宴到中局便知端的，不知究竟为何？”

玉茭白又问刘、黄、陈道：“三位大人呢？”

三人俱摇头道：“我们是头回赴这船宴，也是不知。”

玉茭白道：“好，现在就让诸位知道究竟为何！”突然伸手，抓起桌上盛着“望庙心切”和“君子弄玉”的菜盘，一手一盘，奔到画舫窗边，对着岸上那帮拿着破碗破锅的穷苦人喊道，“闹龙宫喽……”

那帮穷苦人哄然响应，个个使出吃奶力气，拔步耸肩，拼命挤到前面。玉茭白将两盘菜使劲一甩，甩到空地上。穷苦人登时一哄而上，争抢地上的食物。有人一边往嘴里塞鱼肉，一边叫道：“谢龙王赏宝……”



江上生怫然作色，骂道：“混账！这两道菜宾客们尚未食过，怎么就拿来闹龙宫？”

画舫中众人纷纷走到窗边观看。柳如是娥眉微蹙，道：“罢了，把先前的剩虾剩蟹也都赏了吧。”

江上生打个手势，两名丫环应命，把之前吃剩的醉虾与洗手蟹，都甩到岸边空地。穷苦人群又是一阵骚动，人人奋力争食，彼此推搡吵打，只为将一段虾尾或一块蟹肉塞入口中。有一些饿得手脚无力的人，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

白食易与史琉璃，以及刘、黄、陈三人都看了心中不忍，恻隐之情见于颜色。喜儿却小手连拍，大笑道：“好玩，好玩。”史琉璃柳眉剔竖，瞪了她一眼。喜儿吓得吐吐舌头，不吱声了。

钱谦益手捋白须，对喜儿道：“小郡主，你是金枝玉叶，安坐高席日食万钱，是理所当然。而下头那些蓬门荆布，像蝼蚁般争食，也是顺理成章。什么人，什么命，就吃什么饭。这帮草民能吃到如许美味，已经是高抬他们了。”

白食易愤然道：“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亚圣有云，民贵而君轻；荀悦亦云，足寒伤心、民寒伤国。钱大人身为朝廷重臣，该当对民生疾苦，视作己饥己溺。怎么能目无下尘、视民如芥呢？”他少年遭逢巨变，父母双亡，流离失所，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对饥寒之痛感同身受。是以一听到钱谦益倨傲之语，立即出言反驳，也顾不上主人的面子了。

钱谦益一怔，待要发火变脸，瞧瞧喜儿，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出声。

玉茭白欢声道：“说的好！这位兄弟，玉某定要交你这个朋友！”

罗高天也点头称赞道：“贤弟，欧阳修曾说‘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贵何由逃？’你虽是布衣之身，却与先贤心怀相通，极是难得。”

从画舫扔到岸上的食物毕竟有限，人多菜少，不一时便抢光了，岸上哄抢声渐稀。穷苦人又三三两两散开，交头接耳，有人道：“今天没有月亮肉么？风筝鸡也没吃到。”

一人应道：“不急，等大老爷全吃完了，说不定还有光膀鸭、梳子鱼赏咱们呢！啧啧，刚才抢到的那口蟹肉，好吃得我想把舌头吞了。”

又有人骂道：“呸，贱骨头，几块烂肉就给跪了？那些阔人们吃的穿的，哪样不是盘剥百姓得来！”

被骂者反口回骂道：“你不贱？不贱怎么和咱们混一堆儿抢食？”

罗高天耳音甚灵，听到这些言语，问江上生道：“江兄，他们说的月亮肉、梳子鱼之类，是什么菜？宴席上没有呀。”

玉茭白悲叹一声，抢先答道：“这都是流民、乞丐们抢食的‘行话’，其实就是酒宴上的剩菜。他们也要脸面，不好意思说自己吃剩菜，就分别给取了文雅的名字。‘月亮肉’是残白的甲鱼肚皮肉；‘风筝鸡’是啃得仅余翅根的煨鸡；‘光膀鸭’是只剩下鸭背的硬邦邦的南京板鸭；‘梳子鱼’是吃得只留下骨头，像梳子一样的鱼。其他还有草鞋蹄、葫芦饼等等许多名目，都是厨余的委婉说法。而乞讨争食也不能直说，得叫‘闹龙宫’。这些都是穷人的体面，既可怜又可笑。自甲申国变，无数难民南逃以来，在秦淮河畔画舫窗边，等着争抢船宴残羹剩菜的穷饥者越来越多，座无隙地，夜夜如是。”

刘、黄、陈三人都以清廉自认，闻言嗟叹连连。钱谦益见状，急忙朝江上生递个眼色，江上生团团作揖，道：“窗边风凉水冷，莫吹坏了各位的尊体，请回舱里坐吧。”钱谦益带头回舱，众宾本想多瞧一会儿，见主家如此，也只能跟随着返舱落座。

玉茭白拎过另一把酒壶，斟了两杯翠烟酒，自取一杯在手，轻轻摇动，杯中酒液上，有碧色云烟缓缓流动。玉茭白望着碧烟，道：“金波将军师从江南第一酿酒名家天醇老人，已得八九分真传。这酒经九度蒸发冷凝，酒珠蒸馏后聚汽成烟，后劲极大，酒量浅的人，只须四五杯便醉倒，正合一浇块垒。有哪位愿与在下共浇此郁？”

白食易正想伸手取杯，刘宗周抢先饮了，道：“玉老弟表面上肆言如狂，但种种行止，颇具侠士风范。适才你引大家看了一出‘闹龙宫’，不知是何用意？与人骨之冤有关么？”

玉茭白拱手道：“在下区区一个落拓秀才，本不敢多嘴聒噪。然而我既绝了当官出仕的念头，又自问颇有些侠义心肠，撞上了惨绝人寰的大冤情，苦主又无法出头，我就决心不畏权势，替他们讨一回公道，看看老天爷的眼睛到底是睁是闭！”

黄道周指着醉老头道：“想必这位老汉，就是苦主了？”

玉茭白摇头道：“不！他其实也是事不关己但不愿高高挂起的仗义人。”

黄道周问道：“然而为何称他为债主？”

醉老头苦笑一声，尽收先前的惫懒模样，老泪纵横，悲道：“因为债主全死了，没活口来讲理。俺只好收了他们的骨头，替他们来讨债了。”

刘宗周唏嘘道：“是遭害死的么？凶手是谁？玉老弟口口声声找钱大人讨债，钱大人儒雅之士，总不可能是凶手吧？”

钱谦益愠道：“刘大人哪里话来？老夫连鸡都未杀过，从来只放生积德，怎么会做伤生害命之事！”

玉茭白大笑三声，道：“钱大人，天下伤生害命的法子，可不止刀砍斧劈这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何止千百。”

钱谦益不耐烦道：“到底什么事，你直说了吧。”

玉茭白环视在座诸人，目光落在喜儿身上，道：“适才听钱大人之言，这位是郡主喽？敢问郡主一声，你饿过肚子吗？”

喜儿打出娘胎起，只有扬州城破那天，饿了半日。由于仅此一遭，所以记忆深刻。她使劲点头，道：“我饿过。饿肚子不好受……”

玉茭白肃容道：“然而刚才你见到岸上饿肚子的人抢食吃，却喊‘好玩’，应不应该呢？”喜儿胖脸一红，望了眼史琉璃，把头低了下去。

玉茭白又转问陈子龙道：“陈大人可曾饿过？”

陈子龙思索道：“太饿不曾有，但在下游学时，某次在野外露宿，寻不到食物，饿了一天两夜，很是难捱。”

黄道周不待询问，自行道：“老夫当年为大学士钱龙锡冤死案，冒死直谏先帝，先帝震怒，将老夫下狱。狱卒因我拒付贿赂，克扣三餐分量，顿顿不得饱，饿了个腹里行车——辘辘响。”

刘宗周凄然道：“老夫比你们惨多了。当年魏阉把我关在天牢里，五日五夜不给饭吃，



饿得前心贴后背。至今思及，犹有余悸。”

玉茭白又问白食易与史琉璃，二人想起扬州围城那段日子，断粮绝食，惨不堪言，连蚂蚁都刨来吃，不约而同答道：“饿过！刻骨铭心，毕生难忘。”

罗高天迟疑道：“在下贩贾为生，而今四海不宁，行商途中多次遇险遇盗，数度绝粮。幸而所贩之物悉为食材，到实在顶不住时，便将食材拿来充饥，总算熬了过来。”

玉茭白目视钱、柳二人，钱谦益转过脸去不睬他，柳如是眼眶一红，道：“犹记得八岁那年，因家中贫苦，实在难以支撑，父母不得已将我卖到吴江为婢。主母心狠，日日打骂，顿顿只给一小碗菜粥度命，饿得十分难受。”钱谦益见触动爱妻悲肠，忙柔声劝慰，备极爱怜。

玉茭白冷笑道：“看来只有钱大人不曾饿过肚皮了。你出身巨室，天生富贵命，八珍玉食原也理所当然。可是……”他仰头喝干一杯酒，扫视全席，愤然道，“诸位之饿，皆不过是短期困顿，时日不长便有食物充饥。可是有些人却日复一日地饥火烧肠，被饿得嗷嗷无告，最后凄惨死去。难道他们是天生命贱，活该被饿死么？”

众人惊愕，刘宗周道：“你说的是谁？”

醉老头“咕嘟咕嘟”，痛饮几口翠烟酒，恨道：“就是这些人骨！”

刘宗周骇然道：“他们为何被饿死？被谁饿死？你只管说出来。”

玉茭白应道：“说出来，只怕大人不敢管。”

黄道周沉声道：“我与刘大人当年连皇上都不怕，而今更有何可惧？”

玉茭白举起酒杯，对刘宗周、黄道周道：“二位大人并称‘完人’，褒的是你们高风伟节、涅而不缁。只要你们能高悬秦镜，无惧任何人的权位、财势，玉某就算搭上这条命，也要指佞触邪了。”仰脖再尽一杯酒。翠烟酒后劲果然极大，酒晕恍如流霞，染红了他的面颊。

刘宗周慨然道：“我二人既担了‘完人’的称誉，又忝为朝廷命官，就要对得起天地民心。只要证据确凿，我们定替你做主。”

玉茭白重重地点点头，向醉老头道：“这七根人骨，都是谁，你来说吧。”

醉老头用衣袖抹抹脸上的汗水泪水，指着第一根白骨道：“这是乐仙楼东家周子兴的骨头。都指挥佥事李承恩为了谋他的酒楼，将他关进‘两张皮’。”说着抬眼望了望钱谦益，见他听到李承恩的名字时，脸颊轻轻一抽。又指着第二根白骨道，“这是吴越饭庄主人严中羽的骨头，右通政张拱宸要强夺他的饭庄，把他关进‘两张皮’。”指着第三、第四根白骨道，“这是折梅小筑的主人李尧华和他妻子的骨头，他们是被太仆寺少卿魏应知关进了‘两张皮’。”

刘宗周右手连挥，止道：“且慢，且慢。‘两张皮’是什么意思？”

史琉璃犹豫一下，应声道：“人吃人！”

这三字一出口，包括钱谦益在内，在场诸人无不颤栗。黄道周道：“这怎生讲法？愿闻其详。”

史琉璃道：“五胡乱华时，后赵国的太子石邃性情残暴，以吃人为乐。他将掠来的人口关押在一座地窟里，随时斩首洗血而食。民间纷传‘人吃人，吞尽肉；一把骨，两张皮’

的鬼谣，吓煞万民。后来‘两张皮’就成了食人窟的代称。只是年深日久，渐渐不为人知。”

醉老头“嗯”了一声，继续悲戚道：“剩下的三根白骨，是鹤林苑主人石退思一家三口，逼害他们的，是侯方域！”

刘宗周失声道：“侯方域？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难以置信。”

黄道周踌躇道：“你适才控诉的四个人，除侯方域是复社领袖外，余皆为东林党名士，且均系当朝大臣，李承恩更是钱大人的门生。若说这些清流干下抢占他人产业的恶行，老夫心里实不愿相信。须知这几位都是世宦出身，家境富足，住不完的大屋广厦，又何必去抢他人的产业呢？”

玉茭白接话道：“二位大人久居庙堂之高，对江湖事不甚了了，故而不明所以。在座诸位可知晓镇海楼、霸王馆、铁围阁么？”

史琉璃惊疑道：“莫非是家叔提过的那个人？食……”

玉茭白脸上神色瞬间转变数下，道：“不错，就是他！镇海楼、霸王馆、铁围阁，都是他一个人的产业。这个人，身在江湖、势在庙堂，皇帝都惹不起他！”

罗高天突然道：“这么一说，我也知道是谁了。”

众人齐问：“是谁？”

罗高天与史琉璃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食恶不赦食无天！”

画舫里顷刻间变得安静异常，仿佛空气都被凝固。即便是初次听闻者，也被这慑人的名字震撼住，久久不能出声……

终于，刘宗周打破沉默，说道：“此人是什么来头？似乎人们都很怕他？呃，食无天……无法无天。光听名字，就透着一股张牙舞爪的凶横。”

玉茭白愤慨道：“他是食林头号大恶人，走一步路南北食坛厨界都要震三震。世上的当权者一手遮天就足以顾盼自雄，他号称两手遮天，一手遮朝廷的天、一手遮食林的天。当然，现在北方沦于满清，他遮的正是诸位大人奉仕的弘光朝的天。”

陈子龙道：“此言似乎不确。我等为官也不止十天半月，怎么从不知晓？”

玉茭白道：“他深藏幕后，勾连操控着一大帮黑官为己效力。而那些在台前替他奔走的官吏，正是自命清流的东林党人。”

饶是钱谦益涵养再好，此时也无法再忍，气吼道：“放屁！我东林党抱德炀和，四海皆知。良金美玉般的佳名岂容你乱辞败坏！”伸出巴掌，就要掌掴玉茭白。

玉茭白坦然无惧道：“在下不否认阉党倒台前，东林党人多以清明刚正立朝，对民生疾苦牵肠挂肚。然自魏阉垮台后，东林党失去制衡，渐渐变质，党人也变得唯利是图，只知清谈攀附、党同伐异。但凡不入东林又挡路者，一概扣上阉党的大帽子口诛笔伐，哪里还有半点清正可言？钱大人如果觉得这一巴掌能打得问心无愧，尽管来！”

刘宗周急急按住钱谦益，劝道：“牧斋兄不必动怒，凡事有果必有因。你看这森森白骨，瘆人可怖，也不似特意伪造来说人的。大概有不肖门徒瞒着你做出恶事来，亦未可知。且听他接下来怎生说。”对玉茭白道，“依你所述，是食无天指使那几位东林党人，强占良民产业了？他这样做有何动机呢？”

玉茭白道：“食无天自十年前得势后，横行霸道，不但一副唯我独尊的做派，还生出

了一统江湖食林的野心。然而他也并非全无顾惮，江西贪饕大帅就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柳如是道：“贪饕大帅我们是知道的。这翠烟酒的酿造者金波将军，就是贪饕大帅的部下。”

玉茭白续道：“百余年前，贪饕大帅的祖上曾追随王守仁入赣，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正德帝赐封世镇江西。传到贪饕大帅这一代时，金多粮足、兵强马壮，号称‘中南一柱’。大帅麾下‘酒肉二将’，即金波将军、卤肉将军，还有瓦罐先锋、本味军师。这四人忠心耿耿，辅佐大帅保境安民、威压江湖。朝廷倚之为干城，江西官员也俱受大帅节制，其势煊赫，隐然已成一方霸主。是以食无天对大帅颇为忌惮。”

罗高天道：“单‘贪饕’二字，就足够凶狠霸气，又有四杰为羽翼，难怪食无天会忌惮了。”

玉茭白点头道：“不错，贪饕大帅睥睨狼顾，自成势力，对朝廷都是听调不听宣，又怎会听从食无天的号令？自然成了食无天企图一统食林的一块巨大绊脚石。双方逐渐势成水火，食无天决定先从江南着手，扫除南直隶、浙江两省加盟贪饕大帅旗下的酒楼食肆。乐仙楼是松江有名酒家、吴越饭庄系嘉兴头号食府、折梅小筑乃湖州第一茶楼、鹤林苑在衢州食宿行里执牛耳，遂成为主要翦灭目标。食无天调动官府之力，对四店主人妄加罪名，强抢其产业，四店主人和他们的家眷，未及向大帅求援，已被关入‘两张皮’中。这魔窟是食无天私设的地牢，阴冷潮湿，人被关进去后，立时断绝饮食，无粒米落肚，只能依靠石缝中渗出的涓滴冷水支撑。”

醉老头用手指轻抚着其中一根最小的人骨，悲叹道：“这七个人，均是安分守己的好人儿，被关在‘两张皮’里二十余日，饿极了，理智全失，为了活命，只好彼此互食，由人变成了野兽……”除玉茭白外，余人皆感背脊一凉，骨寒毛竖，浑身战栗。

玉茭白咬牙道：“这其中的惨况，我也不忍多说。而比人相食更可恨的，是食无天偏偏又留给他们一个希望，声言最后活下来的人，可以离开地牢。于是七个人互戕互害，彼此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全是为了吃人与避免被吃。特别是李尧华与石退思二人，原本心心向佛，慈悲和蔼，如果仅仅自身被困，必定自尽解脱而不伤害他人。但他们一个为了让爱妻逃出生天、一个为了让儿子脱离地狱，就迫不得已要作困兽死斗。诸位想想吧，那是怎样的惊心骇目、怎样的惨无人道。七个人枵肠辘辘，残酷搏击，互相吃得只剩下两张皮、一把骨，髑髅累累，乱置墙角，比舂骨地狱还恐怖。”

在场众人都听得从心底发颤。白食易激愤道：“人心竟能荼毒若此！那食无天还配做人么？”

史琉璃扼腕道：“可叹这些年食林的前辈高人，如五帝三皇、七子四义等，要么不知所踪、要么退隐林泉、要么溘然长逝，才让食无天不断坐大。山中无主，猴子为王，终成食林一大祸害。”

玉茭白悲忿之下，再倾一觞，酒晕愈深，已有酩酊之态。他仗气使酒，用臂一扫，“哗啦”一下桌上的冷碟半数砸到船板上。

刘宗周忙阻住他，道：“不可胡来。”

玉茭白醉眼圆睁，死死盯住刘宗周，嘶噪道：“食无天江湖巨魁，大人无奈其何。但助纣为虐的东林党诸人皆在朝为官，请大人弹劾官非，为无辜惨死者伸冤。”

刘宗周沉吟道：“你说七个人都死了。既然人已死，你又如何知悉这些惨况？况且你还说自己是过路人……”

玉茭白道：“这桩惨案，是侯方域在酒醉后亲口对我诉说。此外，这位自称‘醉侠’的老汉，更亲眼目睹遇害者濒死的惨状，没有半分虚情。”

柳如是犹疑道：“你与侯公子曾是情敌，后来香君妹妹被阮大铖征入宫中充任歌姬，侯公子大病月余，稍愈后性情大变，日日借酒浇愁，不敬些说，做些出格的事，或许是有的。但你心中既早存下对侯公子的偏见，是否借机中伤，怕也难明。否则岂肯干冒大险，与东林党、食无天这样的强权为敌呢？”

玉茭白亢声道：“玉某人拼了命来出头，是为了报救命之恩。只因在下性子不好，得罪过不少人……”

钱谦益冷笑插言道：“原来你也自知。”

玉茭白不理他，继续道：“月余前，在下被仇家使坏暗算，中了邪毒‘十三破’，路过吴越饭庄门口时，突然毒发倒地。多亏吴越饭庄的主人严中羽，知道一个奇方，用骆驼草和钟漏花的种子喂黄狗吃，拉出来的狗屎里，有未消化干净的种核，将种核磨粉吞服，能以邪破邪，解‘十三破’之毒。在下因此捡回一条小命。严中羽遇害之事我本不知晓，数日前在丐帮捞泔水时，巧遇这位老汉找丐帮打探刘大人的行踪，原来是要替那七个屈死的人，当出头的架梁、讨债的债主。我听说救命恩人也被东林党的狗官害死，心中恼恨，又见老汉喝得稀里糊涂、东倒西歪，担心他来船宴找刘大人时说不清楚，故而先来打个前锋，让他有个帮衬。”

醉老头道：“原来如此。你虽是个秀才，侠义心肠不逊朱家郭解，可敬。”二人彼此一笑，壶杯互碰，美酒倾喉。

柳如是见夫君面色铁青，唇齿频磕，知道有些话他不便询问，便代夫向醉老头问道：“老爷子，你既非亲身受害，何来‘债主’一说？你要为人伸冤，总要有个因由吧。”

醉老头依旧轻抚着那根最小的人骨，轻声道：“好孩子，真个好孩子。偷偷拿了父亲珍藏的浮鳞酒给俺喝，不打俺不骂俺，真善良呀。可惜死得惨，太惨了……”他昂头朝上，想望一望老天，头上却被船板挡了，黑沉沉一片。他叹口气，道，“这根骨头，是鹤林苑主人石退思儿子的。俺感他年少高义……”

江上生讽道：“原来偷酒给你喝，就是高义。”

醉老头道：“那也未必。譬如俺此刻正在喝贵老爷的酒，却觉不出他有多高。”

江上生被反刺一句，一时语塞，颇感悻悻。醉老头继续道：“俺知悉少年被虏时，正在藏边神女峰巅与杯雪散人飞雪鉴酒，拼了老骨头散架，用了七日时间，万里奔回江南，潜入地牢，可是已经晚了，石家少年饿得奄奄一息，只跟俺说了一句‘酒债不必还了，请帮我讨还血债’，就咽了气。他是‘两张皮’里最后断气的，因他父母拼力保护他到最后，他能留个全尸，没被吃掉，总算和俺见了最后一面。须知鹤林苑中珍藏了数十种世间罕有的美酒，俺连着三个月去借酒喝，少年发现了，不但没有阻骂，还从他老爹床底下把最上等的浮鳞酒也偷出来给俺喝。俺既然说了是借，定非要还的。债主没了，就得依他的嘱托，替他了结遗愿。所以嘛，钱大人，这笔债，你身为东林党党首，逃不掉了。”

罗高天与江上生听醉老头说到藏边神女峰，彼此互视一眼，心头都大感震惊。那神女峰高数千丈，冰封雪覆、崎险岖崕，寻常人爬十天半月都到不了山腰。醉老头不但能在极寒的峰巅谈笑鉴酒，此后疾奔回江南，万里之遥只用了七天，这份功力当世几人能有？江上生微微摇头，意示醉老头八成在吹牛。罗高天凝眉思索，推想世间高手谁能及此。忽地心间一亮：难道是他？

玉茭白见钱谦益不置可否，一仰脖，又将一杯翠烟酒倒入腹中，酒力发作，趁酒骂道：“东林党结伙作恶，又岂止李承恩等人？这七根人骨不过是冰山一角。自阉党败亡，东林党再度得势以来，十余年间，由党魁至一般党徒，人人邀名图利，利欲熏心，干下的坏事千千万万。你们岂止欠这七个冤魂的债，更欠了普天下所有百姓的债！大明北土覆亡，你们也难辞其咎！”

钱谦益对东林党被揭作恶之事一直沉着脸，不予回应，此刻听了玉茭白的指摘，却猛拍宴桌，斥道：“狂徒又在信口雌黄了。你辱骂老夫一人尚不打紧，竟轻侮了东林全体，罪莫大焉。若不惩戒于你，老夫枉为东林魁首！”转脸向江上生耸耸眉头。

江上生会意，右手往后腰一摸，再一抖，足底轻斜，人影闪动，欺到玉茭白身畔。旁人若不细看，看不出他手中已抖开一面渔网。这网是洪湖渔帮用银毫细丝所编，网身近乎透明，上面缀满小刺，本用于捕捉洪湖底的龙口鱼，作为武器使用，往往伤人于无形。江上生也不想取玉茭白性命，只打算将之网住，扔进河里浸一浸，杀杀那满身的狂气。

玉茭白并无武功，不懂得以内力化解酒劲，此时玉山倾颓，眼看就要被渔网罩住。醉老头突然摇摇晃晃，晃到玉茭白身后，嘴唇一吹，一股暖风带着浓郁酒气，将那面撒开的渔网反兜回去，把江上生全身网住。江上生大骇，急急运劲挣扎，可越挣扎越被渔网小刺攢扎，扎得哇哇大叫。他怵慄失色，惊道：“这风……这是酒侠‘愿长醉神功’里的‘杯酒春风’！你、你是酒侠？”

醉老头闻言，猛晃了几下脑袋，醉态愈浓，答道：“俺、俺不是酒侠，酒侠已经死了……”
江上生与白食易同时一愕，齐声诧道：“死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空气 邮箱：kongqi1101@qq.com）

下期预告：

醉老头武功深不可测，他与传说中的酒侠究竟是何关系？罪行累累的东林党徒又是否会付出代价？精彩尽在下期《食鼎记·食势造英雄（八）》。

侠眼看天下

WUXIASHIJIIE

面对茫茫无垠的资讯，你是否手足无措？
面对雷剧、渣剧的狂轰滥炸，你是否身心俱疲？
面对热门影视动漫，你是否总是失之交臂？
以侠眼看天下，小曲为你去粗取精，带你领略最夯、最潮流、最武侠的影视动漫文化。



《霍元甲》： 武魂不灭，精武不朽！

文 / 曲终

电影《精武英雄》中的主角是精武门五弟子陈真，而精武门中除了陈真之外，还有另一位传奇人物，那就是陈真的师父，也就是精武门的创立人——霍元甲！

首先，历史上的的确是有霍元甲这号人物的。但他却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些光辉战绩。他的绝技“迷踪拳”也称“密宗拳”、“燕青拳”，此拳种虽然源远流长，却并没有传说中那般神乎其技。而时常出现在影视中的“精武门”原型，却是由陈公哲、陈铁生、霍元甲所创办的“精武体操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门派。





而“霍元甲”其人更是被后世编导以主角的身份写进剧本，既然是影视改编，那么这些作品之中自然会有与事实相差甚远的某些情节、设定，咱们自然也不去深究。

其中出色的影视作品有：1981年黄元申版本的《大侠霍元甲》、2006年郑伊健版本的《霍元甲》。这二者都是电视剧，而本期要安利的却是由于仁泰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

津门第一

影片一开始，只见银幕上出现了身穿现代服饰的杨紫琼，她用并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向一众老外拆开了“武”字——“止戈”。

随后，镜头画面一转，转到了一百多年前那位提出了同样思想的人身上——正是霍元甲！

此时镜头之下的霍元甲非常落魄，时不时想起一个小女孩纯真的笑脸，然后，镜头再转，转到了近三十年前。

说实话，像这样开片就连续来两次甚至多次时间跳跃的手法在电影里面并不少见，但是能将这种手法运用处理得恰到好处，使观众既能轻易明白，同时又能吸引住观众的，那就没几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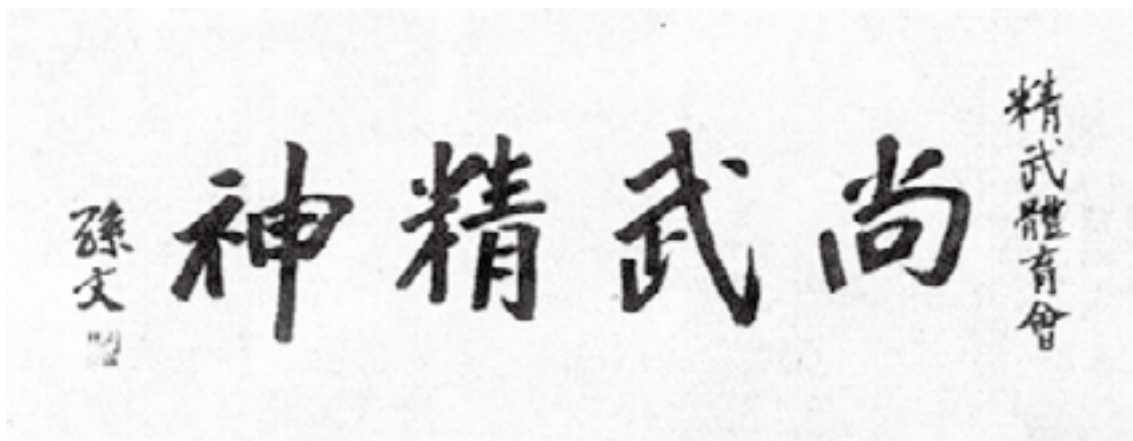
在此片之中，幼年时期的霍元甲便立志学武，但他的父亲霍恩第却只让他练字读书。因为霍恩第瞧出，霍元甲学武的初心不过是争强好胜罢了。

值得一说的是，饰演幼年时期的霍元甲与农劲荪的两名小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精彩，二人无论是扮相还是气质都与成年后人设极为契合。

之后霍元甲偷出了家传拳谱，并痴迷习武，写字读书的活儿便只好由农劲荪代替了。这也正为后续剧情埋下了伏笔。二人长大之后，霍元甲成了一介武夫，而农劲荪成为一位通晓家国大义的学者。

待霍恩第去世，霍元甲更是奔着“天津第一”的称号屡上擂台，生死状也如流水一般地签。好友农劲荪劝他不必将名声看得如此重要，男子汉应当为国效力。而霍元甲却说：“国事，有你们文人去操心，我就是一介武夫，做我的津门第一。”

这时候的霍元甲，正如同一柄出鞘之剑般的锐利，杀气盎然，神挡杀神。但终究过刚易折，他凭一身锐气，不深究是非对错，使重手打死了一位姓秦的武师。而那武师的弟子一怒之下，暗杀了他的母亲和女儿。



霍元甲找到武师家里，那弟子光明磊落，当他的面自杀。霍元甲没有因仇恨而诛杀秦家满门，也代表他守住了自己心中最后的底线。

他自此疯疯癫癫，乘上了船，却不知道要去哪里。所谓的“天津第一”，竟落得如此地步。

充满哲学性的台词

有朋友或许会觉得奇怪：“唉，这姓曲的不是不爱写剧情吗？为什么这一期扯这么多，想水字数啊？”

好吧，没错……咳咳，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令我不得不这么写，那就是：这部影片的剧情实在太棒了！而且不仅剧情精彩，连台词也是金句频出。

话说霍元甲流浪到了一处偏远山村，落魄已极，却又哪里还是当年在天津称霸一时的霍元甲霍爷？

或许直至此时，他方才明白她母亲所说的话：

“……武术是用来克制自己的好胜心的，人与人相处，是要懂得尊重别人。”

“……善待他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

“……别人怕你，跟敬重你是两回事啊！”

这些都是最为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可惜当初的霍元甲戾气太重，听不进心里。

他被村里人从小河中救起后，就开始被一位老阿婆和一个名叫月慈的姑娘疯狂灌输正能量。

“阿黄（年老的黄牛）已经习惯了，一到时候，它（自主）就来田里耕地，它从不偷懒的。它知道自己要走了，走之前，它要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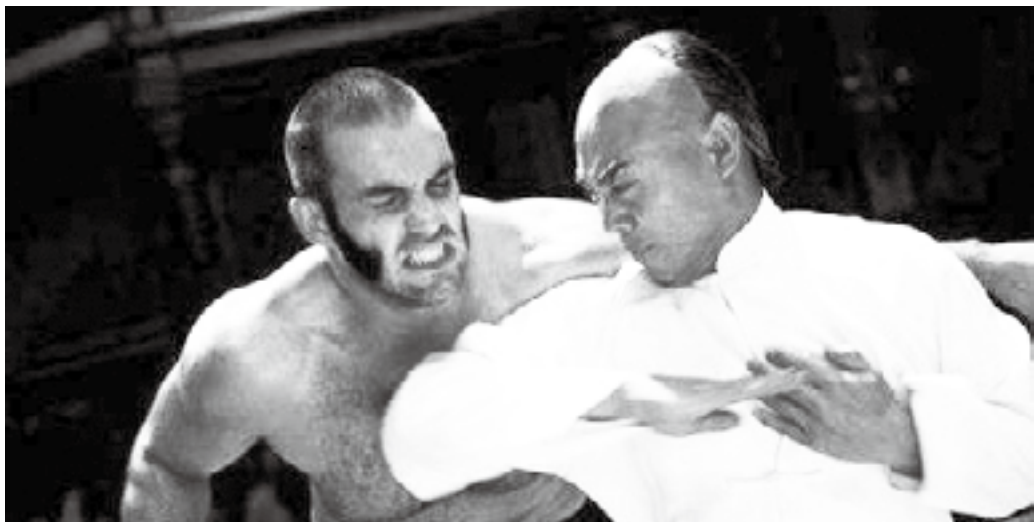
“只要这一生一世不留下什么遗憾，就会走得踏实，走得心安啊。”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在为他之后宁愿战死于擂台也不愿及时就医做铺垫。

“吃吧孩子，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吃！”

“你不愿意伤别人的命，你也不要让别人伤了你的命啊孩子。”

在受到这些哲学性台词疯狂轰炸的同时，霍元甲也终于悟道。

此时坐在银幕前的观众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角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而且令其变化的方式极为自然，合情合理，不似《太极张三丰》，靠一部秘笈改变主角；也不像《精武英雄》，陈真始终是那样果敢刚毅；本片却通过一件件事，一句句旁人的规劝，最后才终于使主角大彻大悟——懂得了“武”的真正含义。



无处不在的高光时刻

本片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武人是如何从莽夫变为民族英雄的，而本片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最后所提出的精武精神。

“精武体操会，崇尚三育：育体、育智、育德。武术乃育体修身之方，无分门派，以交流互进为其精髓，体格健壮、智德兼备。国民方能振兴自强！不准以我之拳加于同胞之身，不准滥用武术歧洋排外！以人为本，自强不息！”

这，就是精武精神！就是唯一主题！就是整部影片的高光时刻！

用霍元甲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懦弱的人，才会通过武力去证明自己的强大。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没完没了的仇恨，所以我想把习武，转变成强身健体的运动，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对自己的修炼。”

说到了剧情的高光时刻，那么肯定也要谈谈角色的高光。

首先是主角霍元甲。他的高光时刻肯定就是最后与日本人的那一场比武了，他

已知自身中毒，但却仍拼着性命不要，坚持打完了比赛。最后燃烧自己，为国人大增颜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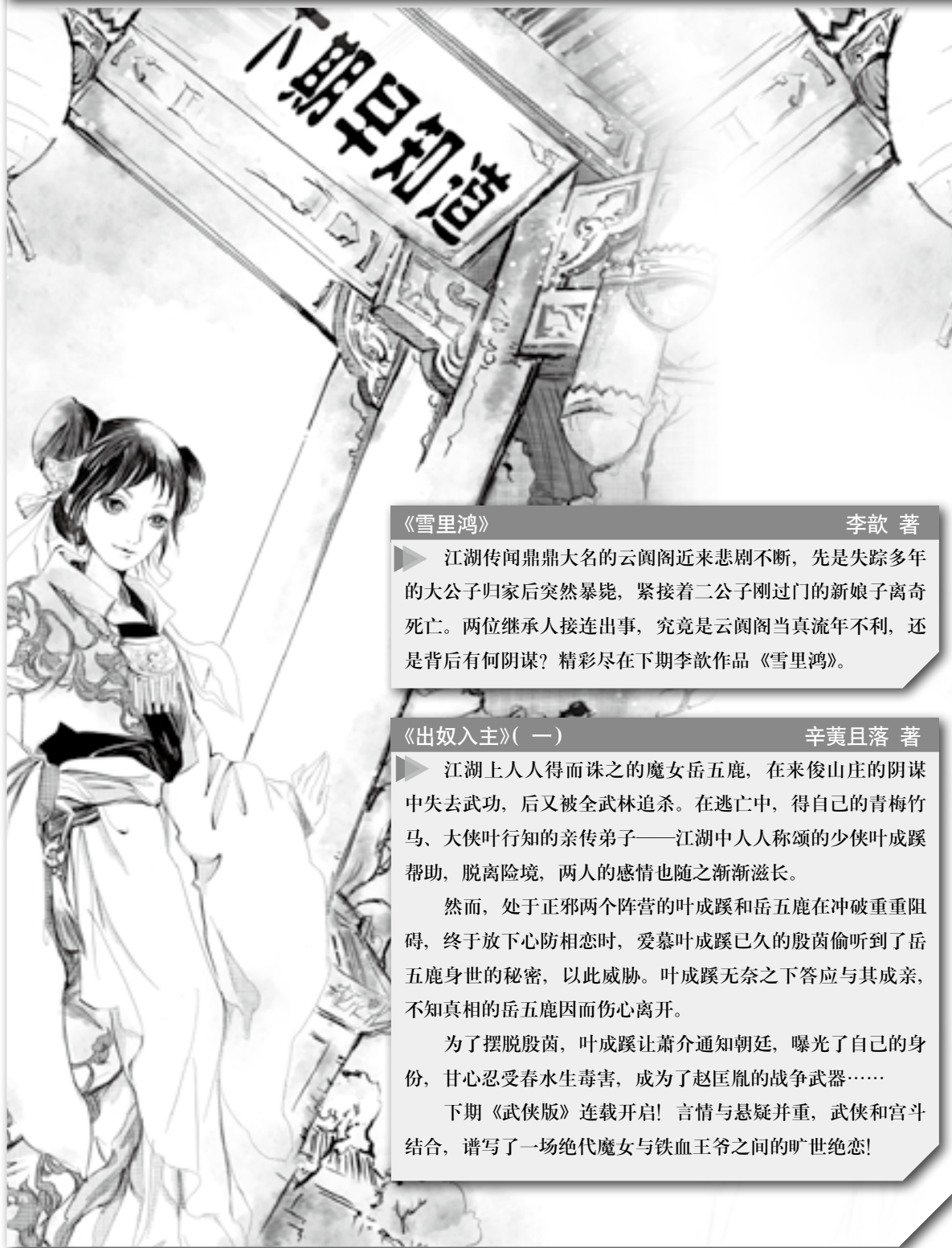
其次是女主月慈，她的高光时刻也很明显。一年清明，月慈对霍元甲道：“婆婆说：‘过些天要去给我爹娘上坟。’”说完后羞怯离开。霍元甲沉吟间，却只见镜头余光正扫着一树明艳娇嫩的春花。这个镜头绝对是导演有意为之，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此片之所以能够成为李连杰完美的收官之作，剧组人员自然功不可没，尤其其时更是武术指导袁和平的顶峰时期，但是，就我个人认为，MVP 应该还是属于四位编剧的，因为想要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深厚的文学功底”、“敏锐而丰富的感情”、“高超而细腻的手法”，这三者缺一不可！

观完影后，我只觉自己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升华。这种电影，两年能出一部，那就很好了。

但看着片中李连杰潇洒利落的身姿，心中也是忍不住地悲戚。因为这样美好的事物已经不复存在了。此时李连杰染病已久，深受折磨，廉颇老矣，令人顿生英雄末路之感。

还好有此片的片尾曲来稍作治愈：《霍元甲》。



《雪里鸿》

李歆 著

▶ 江湖传闻鼎鼎大名的云阙阁近来悲剧不断，先是失踪多年的大公子归家后突然暴毙，紧接着二公子刚过门的新娘子离奇死亡。两位继承人接连出事，究竟是云阙阁当真流年不利，还是背后有何阴谋？精彩尽在下期李歆作品《雪里鸿》。

《出奴入主》(一)

辛黄且落 著

▶ 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女岳五鹿，在来俊山庄的阴谋中失去武功，后又全武林追杀。在逃亡中，得自己的青梅竹马、大侠叶行知的亲传弟子——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少侠叶成蹊帮助，脱离险境，两人的感情也随之渐渐滋长。

然而，处于正邪两个阵营的叶成蹊和岳五鹿在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放下心防相恋时，爱慕叶成蹊已久的殷茵偷听到了岳五鹿身世的秘密，以此威胁。叶成蹊无奈之下答应与其成亲，不知真相的岳五鹿因而伤心离开。

为了摆脱殷茵，叶成蹊让萧介通知朝廷，曝光了自己的身份，甘心忍受春水生毒害，成为了赵匡胤的战争武器……

下期《武侠版》连载开启！言情与悬疑并重，武侠和宫斗结合，谱写了一场绝代魔女与铁血王爷之间的旷世绝恋！

侠说

XIA SHUO BA DAO

呆萌暖男马光佐

文 / 明月



马光佐是何许人也？或许许多侠友一时半会还真的想不起来，咱也不卖关子了，马光佐出自《神雕侠侣》，与尼摩星、潇湘子、尹克西、金轮法王并称为蒙古五大高手。说是五大高手，实在是有些抬举马光佐，他在这群人里实在是十分另类。明明是反派的四大天王，实力弱鸡，人品却优秀，在小说中，如同走错了片场似的，呆萌地散发着自己的暖男气质。

四大天王中最弱的

蒙古四王子忽必烈座下有五大高手，但严格意义上只有四大天王，虽然四大天王有五个人是常识，更因为马光佐实在是太弱鸡了。波斯巨贾尹克西，天竺奇人尼摩星，湘西僵尸潇湘子，蒙古国师金轮法王，这四个人各有擅长，背后都有自己出生地的文化和武力加持。唯独我们马光佐兄，一出场就带着世界的恶意，不对，是金老爷子的恶意：

其后两人一个身高八尺，粗手大脚，脸带傻笑，双眼木然。

傻笑、木然，这哪是敌方四大天王的配置哦，就算是段天德、洪凌波这种小 boss，都一个比一个人精。说是四大天王、五大高手，怕不是傻姑的老公走错了片场。不过，话说回来，武林中也不乏那些，看似蠢笨，实则牛逼哄哄的狠角色，什么李元霸、石破天都是外挂级别的高手，那么这马光佐会不会是？不会，



绝对不会：

金轮法王见尼摩星双目炯然生光，潇湘子脸上隐隐透着一股青气，知道这两人内功均深；尹克西则嘻嘻哈哈，竭力装出一股极庸俗的市侩气来，此人越是显得无能，只怕越是有底，倒也不可小看了，那巨汉马光佐却是不必挂怀。

果然，马光佐便是四大天王中最弱的那一个。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呢，能够忝列五大高手之中，起码不是个裘千丈那样的骗子吧。我们从书中追寻马光佐的事迹，发现尴尬了，这人除了力气大以外，还不如骗子呢，因为他很可能是误入江湖，连内力啥的都不懂：

马光佐还未明白，拾起筷子，五根手指牢牢捏住，心想：“这次你总再也碰不下了。”伸筷再去挟肉。法王又是一筷横出，这一次马光佐抓得极紧，果然

震他不下，却听得喀喇一声轻响，一双筷子断为四截，犹如刀斩一般，两个半截落在桌上。马光佐大怒，大吼一声，扑上去要和法王硬拼。忽必烈笑道：“马壮士不须动怒，若要比武，待用完饭再较量不迟。”马光佐畏惧王爷，恨恨归座，指着法王喝道：“你使甚么妖法，弄断了我的吃饭家伙？”

这次“夺肉”，有很大程度是五大高手争夺“蒙古第一高手”的成分在里面，但对于马光佐而言，或许单纯地想吃肉罢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最终他输给了金轮法王，输了也不打紧，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输的，说什么“妖法”，这就太外行了。人家裘千丈好歹知道江湖中厉害的功法是什么，还专门研究方法，马光佐倒好，啥不知道，就混成了蒙古五大高手，凭啥呀？

——呆萌，没错，答案就是呆萌。

呆呆傻傻闯天下



这一位是来自天竺的尼摩星



这是甚么鬼地方
没酒没肉的

什么都不知道，就表示什么都不怕。见到厉害的高手，也不会像其他几位高手那般精于算计，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所以，在众人初入绝情谷时，面对不知凶险的陌生环境和神秘莫测的谷主，金轮法王等人都是步步为营，唯独马光佐，倒展现出过人一面：

第一个绿衫人道：“我们谷中摒绝荤腥，须请贵客原谅。请用饭罢。”说着拿出一个大瓷瓶，在各人面前碗中倒满了清澈澄净的一碗白水。马光佐心想：“既无肉吃，多喝几碗酒也是好的。”举碗骨部骨都喝了两口，只觉淡而无味，却是清水，大嚷起来：“主人家忒煞小气，连酒也没一口。”

没事骂骂谷主弄些淡不拉几的花食，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入谷的第一个晚上，一行众人都是提防得睡不着，整个房间里，就马光佐呼呼大睡，显示出过人的一面。

不仅如此，在老顽童戏弄这五大高手时，马光佐也为他们恶人队争取了不少颜面：

原来他这一掷之劲巧妙异常，既发即收，矛头刚飞到四人身前，突然转弯插地，马光佐是个憨人，只觉有趣，哈哈大笑，叫道：“白胡子，你的戏法真多。”潇湘子等三人却是大为惊骇，忍不住脸上变色，均想适才这一接不中，矛头转弯，自己的性命实已交在对方手里，矛头若非转而落地，却是插向自己小腹，凭他这一掷之力，哪里还有命在？

试想一下，若忽必烈帐下都是潇湘子这些蝇营狗苟之辈，一遇挫折，就尽皆不语，暗自心惊，忽必烈的脸面还挂哪里。一个团队之中，马光佐这种浑人，既能够起到缓解气氛，又不会威胁到团队核心的地位，堪称是团队吉祥物担当，也难怪忽必烈如此看重。

反派中的性情中人

马光佐在书中和杨过有过不少互动。一个呆萌的浑

人，碰到杨过这种小机灵鬼，自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在小说中，马光佐被杨过耍得团团转：

杨过猜到他心中想些甚么，说道：“那大和尚会画符，他送了给僵尸鬼和黑矮子，身上佩了这符，便不怕妖法。大和尚有没给你？”马光佐愤愤的道：“没有啊。”

杨过道：“是啊，这贼秃不够朋友，也没给我，回头咱们跟他算帐。”马光佐大声道：“不错，那咱们怎么办？”杨过道：“咱们袖手旁观，离开得越远越好。”马光佐道：“杨兄弟你是好人，多亏你跟我说。”收起熟铜棍，遥望郭靖等四人相斗。

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说，也只有杨过想的出来，当然也只有马光佐能够听得进去。不过，话说回来，马光佐和杨过相识一场，虽然经常被骗，但是却没什么大亏。杨过何许人也？照理说，以马光佐的智商，杨过让他投河，他绝对不会自刎。那么，马光佐又是如何在杨过手下逃过一劫呢？那边是马光佐心中的一片赤诚：

马光佐满头鲜血淋漓，走到杨过身前，挺起大姆指道：“小兄弟，真有你的！”杨过道：“马大哥，你这些同伴都是存心不良之辈，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定要吃亏，不如辞别忽必烈王爷，回身已老家去罢！”马光佐道：“小兄弟说得是。”他向小龙女望了一眼，见他虽然重伤，仍是丰姿端丽，娇美难言，说道：“你和新娘子几时成亲？我留着吃你喜酒，好不好？”

此时的杨过本就是穷途末路了，但是马光佐在乱战之中，丝毫不以自己淋漓的鲜血为意，反倒是挂念着吃两人的喜酒。此时的杨过，即便生死一线之间，听到此言，心中想必一定是温热的。

自此，马光佐的暖男形象在杨过心中就此根植下了，所以，当马光佐提出要来助拳时，杨过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不想让他妄送性命。杨过就是这种人，以德报恩，以直报怨。马光佐傻傻呆呆，待人至诚，反倒是救了他一命。而那些以武功、智勇著称的尼摩星、潇湘子等人，一个身残以至于惨死，另外两个得而不获，就连武功最高的金轮法王，也是呜呼丧命，一个个都没好下场。唯独马光佐潇洒而来，潇洒而去：

马光佐一楞，猛地会意，鼓掌道：“不错，不错。连大和尚、活僵尸他们都打你不过，这些臭道士中甚么用？小兄弟，新娘子，我去也！”倒拖熟铜棍，哈哈大笑，回头便走，只听得铜棍与地下山石相碰，呛琅琅之声不绝，渐渐远去。

这种潇洒，倒颇有几分任侠的快意之风。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的观点：“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便是赤诚之心，不饰浮华，在躁动中追寻宁静。而诸多马光佐这样大智若愚的人，不就是保持着这样的童心吗？

二十八猎师齐聚，舍身赴死破解阴谋！



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唐朝，朝廷成立的

神秘的，则是异能者辈出的狩猎局。朝政的每次
主角钩弋无名为复活父亲，与一百多男女同
等待神的选择。经过一番生死考验，一百多人仅
被武则天授封为二十八猎师。

日蚀之时，蚩尤冢突然发生爆炸，钩弋无名
并得知他们这些所谓的天选者，竟然只是数千年
阴谋渐渐显露了冰山一角。

而与皇上灵魂相系的本命兽头上忽然生出十二
留给他的时间，仅仅只剩十二天。

多方势力的纠缠下，这天下的走向将会如何？

10月刊《
重磅连载来袭！且看逆水
《大唐猎

十二因缘花实现，逆水行舟重食机四伏。

大唐 狩猎局

逆水行舟
◎ 作品

秘密机构层出不穷，紫微府、控鹤监……其中最为变动，似乎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入云梦山许愿，被异门宗主武天授安排在狼尤冢前幸存二十八人，获得了超越常人的异能——神通，

和几位猎师潜入地下，发现了大禹筑的九鼎之一，前一个神秘组织的试验品，一个绵延了数万年的阴

二因缘妖花，因缘花一旦结果，将永无回头之日。

《武侠版》，

行舸打造的神奇平行世界：

《狩猎局》！